

吳稚暉先生全集

易培基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9260B

卷
一
科
學

吳稚暉全集總目

吳稚暉 照相

王伯羣 題字

王寵惠 題字

白崇禧 序文

伍朝樞 序文

易培基 書眉

馬寅初 題字

張乃燕 題字

張知本 題字

陳德徵 序文

(以姓氏筆劃多寡爲次)



吳稚暉全集

總目

一

~~252500~~

曹聚仁 序文

馮玉祥 題字

黃惠平 題字

鄒魯 題字

蔣作賓 題詞

蔣夢麟 題字

嚴慎予 序文

發行者 照相

方東亮 跋

卷一 科學

卷二 語言文字

卷三 音韻

卷四 哲理

卷五 教育

卷六 思想批評

卷七 政治討論

卷八 無政府思想

卷九 論黨

卷十 文藝

吳稚暉全集
總目

吳 稚 暉 先 生



作 者

光燄萬丈

王伯羣



砥

柱

中流

王寵志題

吳稚暉先生全集序

稚暉吳先生從先總理革命數十年其高尚之人格與

夫聖者中絕主精神足以表聖群倫風流薄古不獨以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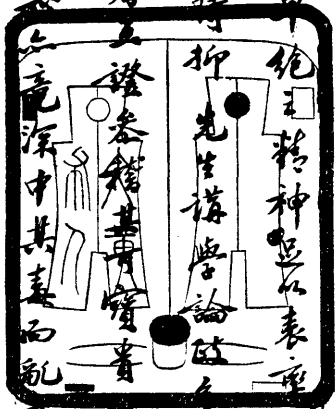
章名於時抑先生講學論政多遠見所為蓋有與眾異先總

理遺著上證參稽其書實貴何如也方人猶軒說權行吾党

少茲同表其意深中其毒而亂其趣向識齷齪心焉憂之上

海羣眾固專以司梓梓先生全集行世而向歸於予予喜研

究先總理主義學說者得先生此集為之津梁必大有



蔡大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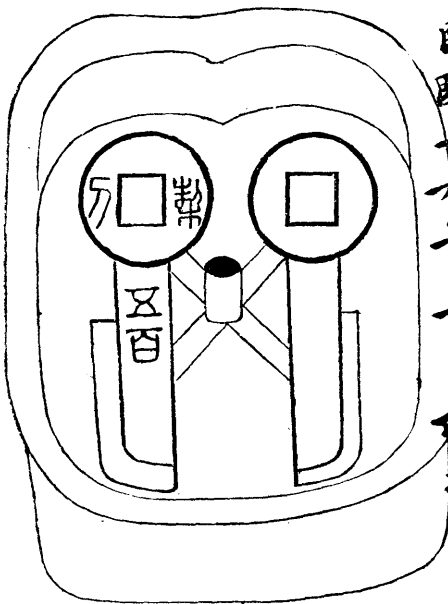
大布價

朵雲軒

撫古

造於革命前途也毋樂為一言於此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月桂林白崇禧



文曰契
 刀五百
 篆法極
 為精勁
 朵雲軒
 造樣眉
 庵摹



吳稚暉全集序

伍朝樞

稚暉先生道德文章負海內重望於學無所不窺平居與人談議論透闢譬喻精當往往一言甫出眾為解頤其為文亦獨闢途徑莊諧雜陳而理解澄澈善狀難達之情為國人所敬服先生頻年奔走黨國事卒卒鮮暇顧仍不廢著述日積月累蔚成巨帙上海羣眾圖書公司乃為搜羅編輯區別門類將彙刊稚暉全集以公諸世不佞雖未窺見全書內容而就卷目所列已可知其包羅之廣陳義之富其足以信今而傳後無疑先

生之文自有真值原不藉他人之言以為重以羣眾圖
書公司走書相告之雅故為誌數語而歸之民國十有六
年十月伍朝樞識於觀渡廬

旨遠辭文

馬寅初題



先覺之聲

張乃燕敬題

龍暉先生全集

以先
知覺
後知
以先
覺
後覺

張知本

吳稚暉全集序

陳德徵

文字是思想底表現，思想高超者的文字，不獨可以開導不知不覺者，並且可以訓練後知後覺者。現代中國底先知先覺，在文字上表現出來的，除總理外，當然要推黨內的幾位不可多得的先進同志如胡展堂李石曾蔡子民汪精衛吳稚暉諸先生了。而其中感人最深甚至使人們鼻涕眼淚都會流出來的，總得要推吳先生底文章了。

我會親聽過吳先生幾次的教訓。有一次，吳先生和我談了足是有三個鐘頭之久，因吳先生之矍鑠精神，使我立着聽着，不惟不敢有一點倦容，而且覺得越聽越有味，惟恐吳先生有事不能繼續講下去。吳先生對我很簡單的談一個摩托救國問題，然而在時間上，他從上古說起直到近代，在空間上，他從中國說起直到全世界，語語有意，句句動聽，以他底談話來比他底文章，可說相得益彰。

平時我們常常看到吳先生底文章，然而我們總感到有「一鱗一爪」零落不全之憾，尤其

在清黨以後，我們極願吳先生底文章，彙成總集，以便同志間有所遵循，然而事實總不允許我們做到。現在好了，羣衆圖書公司居然肯費許多心思，把我們底導師吳先生之文章，集爲全帙，從此歡喜讀先生之文章的，得着異常的便利了。

我敬吳先生，我愛讀吳先生之文章，我因而對羣衆圖書公司做這種工作，認爲滿意！於是乎寫此幾句，以表微意！

陳德徽

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於民國日報編輯部

吳稚暉集序

曹聚仁

方東亮兄將刊行吳稚暉集，許我在上頭閑說幾句。

據我推想：吳老丈要是聽到有人替他出集子，必是搖頭嘆氣，以爲人家把他「撒在報章雜誌上的狗屁」收葺起來，是坍他的臺。但在社會，在青年，這位思想界的先導，言論行動影響這麼廣大，怎不期望有一部完整的集子出來呢？

替人家編集子，本來是難得妥善的。一則編者和著者中間須得有極密切的關係。二則耐性找耐性等，耐性越久，成績越好。三則要有豐富的書報做蒐葺的依據。坊間曾經出過吳稚暉先生文存，據序文看去，編者和吳老丈關係頗深，結果怎樣？我們是看見過了。吳稚暉先生有「還搜到三十年前的書院課藝」一語，意中已致不滿。吳老丈的文字，除了幾個專冊以外，大都零散披露在各地雜誌報章上，你要收葺材料，就得有耐性，但這是學者研究整理的事業，豈能期之人人？坊間關於吳老丈著述，收葺得不完不備，也是難怪。即使有了耐性，這個得過且過的學術界，何處

去找這些書報？所以我開卷便替這本集子吹一吹，材料比較豐富得多，可說是「雖不中不遠矣。」

編集子的體例本無一定，且看編者的目標。吳老丈的文字別創一格，要是爲青年習文起見，選編自是一法。如要了解吳老丈的思想，那就非依年月先後或依文字性質編次不可。我是主張一個集子，在學術分類以外，還得使讀者了解思想變遷的過程，最好能夠附一篇年譜，但又談何容易！我對於這集子的分類，從大體看去，覺得是很滿意，尤其是把有永久性的科學語言文字音韻提到前面，最能抓住先生的思想中心。有一天，我碰到一位誇大的朋友，他滿口稱贊章太炎的學問好，我問他：「太炎先生的學問，最特長的是那幾種？」他紅着臉回答不出。所以我希望崇拜吳老丈的，讀吳稚暉集的，要先認識他的思想中心在那里？

一年以前，對於吳老丈，大家佩服稱贊的多；不但對於他的思想對於他的人格也如此。及到他仗義出言，做清黨的急先鋒，輿論對於他才成爲毀譽參半。最嚴刻的批評，要算某君說他「千

年狐狸現形，」但也頗可回味。我於春間回鄉，途中只帶幾本蒐葺他的著述的小冊子。在暑中重又看些他的篇什，心中頗有所領悟，趁此閑談，拉雜地說一些。

吳老丈對於思想、生活，從來沒有苟且麻胡過，這句話，我們是可以斷言的。李石岑先生說吳老丈「一團勇猛的精神，無時不可以激發青年的內心。先生雖不以學問家自居，却是個極留心學問的人；並且先生的那種留心學問是無所爲而爲的。」我們覺得這一些也不是過分的贊揚。我們再把吳老丈回答李石岑先生信裏那句「這全是後世的膚淺話頭」加上，更可見得老丈的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精神。

當吳老丈呈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文在報上發表的時候，許多人以為這決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必是受別人的包圍了。及今到其他文字披露出來，這些人換了論調說，是他老昏了變節了，及到他做政治部主任，再進一步，說他是利祿薰心，所以不能不隨波逐流了。但是不久以後，他的快郵代電披露出來，說是「在還是亂嘈嘈的時節，苦我不着，把這不祥頭銜同那游街高帽子一樣，戴在我頭上，開開頑笑罷了……別無俸祿呀，公事呀，責任呀。一切無官樣關係。」再過後書

銑電後披露出來了，說是『吳稚暉頂倒霉，廣州把幫着陳炯明造反的商團懲創了，許多反對國民黨的大罵特罵……現在上海又把幫助着共產黨造反的工會繳了械，那弄到國民黨的汪先生也出來發火。』於是「包圍」「老昏」「變節」「利祿薰心的閑賬一筆勾銷。

吳老丈對於政治主張爲什麼要如此呢？這是吳老丈已溺已饑的苦心。有一回，北京社會日報林白水說西北大老板必不用吳稚暉輩，他便發表一篇「官歟——共產黨歟——吳稚暉歟」中謂「我說：官是不可做的，國事是不能不過問的，這「國事是不能不過問的」一語，用一句古語，便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老話。本着這個精神，所以他請願章士釗時，便道：『國事也者，乃中華民族千秋萬歲之國事。』又道『且說到個人，就是成功了個人，毀了個人也，只是雞蟲得失。』所以泰谷爾到中國來，要提倡東洋思想，他便道：『我愛太戈爾，不敵我愛中國，並且也不敵我代他愛印度。』他認定『世界優進之器藝，如此劇變，不過百五十有六年，前半之進尙弛，後半之進愈勁。——經不起再滑過二十五年，便進了滅種的第二步。』所以康有爲幹復辟的把戲，他反對，章士釗要復古，他反對，共產黨願意把中國奉送給赤俄，他也反對，始終本是一貫的。

那末，他爲什麼不去做官呢？這他又很明白地說過了。「所以官是做不得的呀，丟下來的時節，大哭小喊。門前冷落車馬稀，一不甘心，便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其實即跌於糞坑污處矣。故若爲做官而做官，登台容易下台難，不可不知也。」馬伏波云，「凡人當貴賤也。」我雖非其人，願對灼手可熱的人們，投一帖清涼散，對侘傺無聊的人們，獻一粒定心丸，不然，不必官場，即在黨團，一有患得患失之心，犯了急色病，便擠軋怨望，皇皇若不終日，求生反死，求巧反拙，他以爲「正我輩投機之時，其實永遠造成一個天下荒荒之際」的局面罷了。」

那末，他自己說過：「所貴乎溫和穩健派之新黨者，即一方戰勝官僚，一方容忍急黨，而自命即爲收拾現局惟一適當之人物是也。……恐其與舊黨妥洽，所以事實可稍通融，而言論則不假借。又恐其與理性不妥洽，政策則當堅持，而言論不能不容讓。」又說過：「這種濫殺人，固然不必直接激起赤化來，然醞釀深了，你們相信現在的世界，還會殺成一個陸水漂，洗心革面，不會染成赤化麼？」爲什麼又主張嚴厲的清黨呢？這個也可用他自己的話來解釋，他先前以爲「上舉之陳（獨秀）譚（平山）要行共產主義於中國的，還是一個也沒有。因爲連俄羅斯的共產黨也

不會行共產。』誰知陳獨秀輩決定二十年後實行列甯式共產主義，並且決定『利用別人想做無產階級的心理機關，貌合神離的幫助他，以打倒國民黨。』將來勢必『共產黨勢力統一在中國實現共產黨之時，中國全歸蘇俄支配。』情勢這樣危急，他那能不奮臂以起呢？

當國內戰爭正劇烈的時候，美國的飛機已經橫掠過大西洋飛到法德境中去了；意大利那位大胖子已經高喊道：『飛機的發動機的聲音鎮壓了全個意大利的喧擾，飛機的大翼遮蔽了我們這半島上的日光。』我時常這麼想：『我們的飛機呢？』月前到青浦去講演的時候，翻到下面一段話，引起我的十二分注意。吳老丈說：『百多年前他們一隻極可笑的輪船出了世，不料轉瞬就是戰鬥艦開過來了，巡洋艦放進來了，什麼條約要你訂，你怎敢不訂？那麼赫貞江上的慶祝會，無異就替我們預開了追悼會罷。』在這個世界共通優進器藝飛行絕迹之時，再不容蹉跎過去，吳老丈再三苦口婆心促醒我們過了。（吳老丈的文字對於介紹科學方面獨多。）

近年來一些閑空的學者們歡喜講些什麼精神文明東方文明，好像頹廢昏庸的衰老生活，真的比朝氣蓬勃的西方文明高明得多，還有咬國粹概矢誇大狂的人們，居然挺起頭把舊傢伙一樣一樣抬出來。這個現狀，結果好一點，永遠這麼疲怠不能振作，壞一點，便要和湘黔苗子把臂入山。吳老丈對於這個認為十二分地痛心。他寫給朱謙之的信說：

『以結』長伴於山林之間，吟風弄月，傍花隨柳，爲一種目標，乃近理智，恐怕將來「吃人」。我則以爲有時在山林之間，吟風弄月，傍花隨柳，有時亦可在牛衣之中，相對涕泣。有時亦可在大宇廣筵把臂入坐，有時亦可在醜惡機器你蒸火，我注油，有時亦可在古怪試驗之室，交頭以窺結晶分肥，窺吾「一個」分身，有無窮之美麗。』

這話便是在把醜風雅的東方文明裂作片片飛。民國十三年，吳老丈編輯科學週報，擎着鮮明的旗幟和烏烟瘴氣的「精神文明」對抗，篇篇都有精采。尤以！

『時代的進行與停滯，止看努力不努力。號稱出風頭的各國，也不過新增些科渣，便像物質文明，止配他們耀武揚威，我們止好哭哭啼啼，把一個精神文明來貧賤驕人。』

『有一句不夠常識的普通謬誤，叫做科學是物質生活，玄學與美學是精神生活……請問什麼是精神？不就是指情感同思想等等，所謂抽象的便是，請問什麼是物質？不就是我们自己臭皮囊，同一切星月花鳥石斧卉衣，詩箋畫版煙通機器，大炮機關槍等等，請問沒有情感思想，自然沒有臭皮囊。但是沒有臭皮囊同星月花鳥……沒有烟通機器，大炮機關鎗，會讓情感思想在無何之鄉表現或自由發抒麼？玄學美學先生是他的個體精神，被自然物質屈服了，發起一種麻醉性的精神，被清風明月弄的窮愁潦倒，又把同類的臭皮囊，害得風餐露宿，反自矜精神以外無長物，便叫做精神生活。以被屈爲和平，以被屠爲犧牲，青山綠野，載寢載哦，似乎神仙境界，特不免於刀俎上之宛轉呼號而終，這叫牛羊的精神生活。若科學朋友他便抖擻精神征服了自然的物質。』

這幾段話，是昏聩的精神文明者的頂頭釘。

吳老丈既認定中國目前唯一的需要，是拔了鞋子在日本後面追，趕緊地追，追到日本前面了。那些「國粹」也者，「本同小老婆吸鴉片相依爲命。小老婆吸鴉片，又同升官發財相依爲命。」

「洋八股」也者，「其目的不過在翰林進士，否則賣路賣鑛耳，都該一脚踢開去，換上一條新途徑走走。」吳老丈寫客座談話，再三指導青年自己上工場，以斧鑿鋸鉋爲新陳列品。希望今後的青年，自修室中，都有刨床鑽台鋸座，自製一半匹馬力至兩三匹馬力之汽機油機馬達，以自牽其刨床鑽台鋸座。可說是一力於從實際上振作中國的物質文明了。

吳老丈的尊重科學如此，對於物質文明的認識如此，所以他的人生觀也是始在同一方向，說是：

「凡是兩個動物戲裏的頭等名角人應當：

有清風明月的嗜好，

有神工鬼斧的創作，

有覆天載地的仁愛。」

我們佩服吳老丈的思想嗎？他的思想永遠站在時代前頭，怎能不佩服？我們愛諷讀他的文字嗎？他的文字，輕描淡寫地說來，沒有一個字不深入我們的心坎，怎肯不諷誦？但是吳老丈從來不屑以文學家自居，記得有一回，羅志希先生從美國寫信到現代評論信中說起吳老丈有能做文學家的材料，他便老實不客氣道：

『因爲之乎者也得熱鬧，野蠻文學家便高垂青眼了。等到的麼呀啦得有勁，文明文學家又會特加賞贊，閱微草堂裏的鬼，固愛迷人，土窟大王手下的幽靈，也能拉客。人家偶愛打諢，他們就有什麼「射代耳」「幽默」一類好聽的名詞，勾引他入港。譬如遇見一個村姑，不幸包裹着小小的腳兒，便有舊式虔婆，稱贊他該做秀女，可以升步步金蓮的貴妃。幸而放成天足，又有漂亮的密司，勸他着高跟鞋，可以做外交場中的花。其實還止是一個粗頭亂服的毛丫頭，叫他員上台盤，還要吃着無數矯揉造作的苦頭，不定果能入格。』

他自己說明他自己的作文，便只是：『在小書攤上，翻看了一本極平常的書，却觸悟着一個作文的秘訣。這本書就叫做「豈有此理」，他那開頭兩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用

這種精神，才能得言論的真自由，享言論的真幸福。」明白了這個，那末，一般什麼派什麼調迷的文學家不亦可以己乎！

有一天下午，我在西門遇到吳老丈，便借一家小茶樓閑談，閑談中吳老丈講起一個故事，這故事我便借來做個後尾。

「張李兩人同住在一家人家。張住在樓上，李住在樓下。一天晚上，樓下火起了，李急忙起來，高聲喊張從速下樓。一陣響過了，不見張下來。李急忙問道：「火猛得很呢，還不快快下來？」張答道：「我穿了一隻襪子，還有一隻不會穿好呢！」李急忙促道：「笨貨！火起了，還穿什麼襪子？」再一陣響，又不見人下來。李再問道：「你做什麼呀？」張回道：「你說襪子不要穿，那隻穿好的襪子我在此地脫呀！」

一九二七，十月二十一日。

吳稚暉全集
曹序

白頭青年

馮玉祥



真理之光

黃惠平



中華民國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青年部用箋

第 頁

嘻笑怒罵
皆成文章

鄒魯題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先生學有本源躬行實踐故
能融合東西新舊取精去粕成
一家言其言莊諧重寓曲於老致
而真氣磅礴屏絕世俗纖靡空
俗之病烏虜道喪文敝學雜言
奄挽瀾障流起衰彌闕微先生
吾誰與歸

蔣作賓



不朽

題 吳先生文集

蔣夢麟



吳稚暉全集序

在一個時代裏，必有一個先知先覺的導師，才能廉頑立懦，開發一條光明大路。否則，這個時代不是萎靡不振，便易流於浮誇虛妄。時代的導師，正是時代的寶貝呵！

我上面所講的話，不單是指着政治，其他科學，哲學，文字各方面，無不如此。譬如以現在科學家的萎頓，哲學家的頹唐，文學家尤其是虛偽不知長進；都要有人出來指導。才可轉入正路。但是，這個時代的導師，他的能力，他的眼光，他的興趣，決不是偏於一面。我們的總理孫先生，他自然算得上是一個時代的導師，大家也知道他是一個大政治家；可是，從他的著作裏，或是講演裏，隨時可以見到他對於科學的精奧的理論，對於哲學徹透的觀察，對於文學驚醒的提挈。可見，要無所不知，無所不包，才配得上是一個時代的導師。

吳稚暉先生，我們已從這次清黨運動裏感到他的偉大，他的識力，振臂一呼，一枝秃筆勝毛瑟十萬，吳先生可當之無愧。但是，他的所以裨益世人者還不止此，其他關於科學哲學文學的

作品，以滑稽的筆墨，寫深邃的理論；平常人讀長篇說理之文，以其枯澀單調，總易流于厭倦，惟以吳先生之文筆，乃能使人百讀不厭。這無俟我多說，好在羣衆圖書公司，已搜羅了吳先生著作的全部；分門別類，讀者可以仔細去玩味。

我所要說的，我們是欽崇吳先生過去對於人羣的勳績；而更盼先生繼續的努力呵！

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嚴慎予

跋

右吳稚暉全集十卷，自春迄秋，編理校勘，凡八閱月。着手之初，以爲身所見聞，材料當不難立集，而不謂吉光片羽，都非易獲也！既集稿矣，比次數四，求其至當，求正於曹聚仁先生，謂爲無大過，乃付剞劂，今幸其成！

吳稚暉丈，邦之柱石，吾錫之賢達，其文字光芒萬丈，其人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爲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輯集丈之著述，爲社會宣揚文化，凡從事文化事業者所不容辭；東亮愚拙無所似，責任所在，敢不黽勉以相肩荷。得失長短，在所不免，然區區之私，當爲海內人士所共諒也！

集分十卷，前四卷專輯學術論文，其後六卷，或批評思想，或議論政治，要皆足以發人深省。輓近語體文，周氏兄弟以隽永勝，胡適以簡潔明淨勝，獨丈之文字別有淋漓滂礮之氣，令人諷誦不忍釋手，故筆記書簡，亦兼收並容，惟上下古今談天演學圖解荒古原人史三書，以篇幅繁富，且坊間已單行，不復彙入耳。

集初以吳稚暉著述集林定名，恆人所不能喻，撤去，嗣以吳稚暉文集定名，稱文集，違丈旨亦撤去，終乃以吳稚暉全集定名。稱全集，重版即增，隨獲隨補，期以不缺，庶無負全集之稱。校讐或有失誤，隨校隨正，期以無誤，庶無負刊行之本旨，所賴明哲學子，匡其謬說焉！

書成，承 王伯羣，王寵惠，白崇禧，伍朝樞，易培基，馬寅初，張乃燕，張知本，陳德徵，曹聚仁，馮玉祥，黃惠平，鄒魯，蔣作賓，蔣夢麟，嚴慎予，諸公題辭序端，具徵愛護文化之熱忱，東亮敬泥首以謝！

中藝民國十六年十月 日無錫方東亮跋。

亮 東 方



者 行 發

吳稚暉全集目次

卷一 科學

一——一九八

科學與人生·····	一
科學週報發刊語·····	八
科學週報編輯話(一)·····	一一
科學週報編輯話(二)·····	一八
科學週報編輯話(三)·····	二四
科學週報編輯話(四)·····	三一
科學週報編輯話(五)·····	三八
科學週報編輯話(六)·····	四四
科學週報編輯話(七)·····	五一

科學週報編輯話(八)	五七
科學週報編輯話(九)	六二
科學週報編輯話(十)	七〇
科學週報編輯話(十一)	八〇
科學週報編輯話(十二)	八六
科學週報編輯話(十三)	八八
科學週報編輯話(十四)	九三
科學週報編輯話(十五)	九六
科學週報編輯話(十六)	一〇一
科學週報編輯話(十七)	一〇五
科學週報編輯話(十八)	一〇八
科學週報編輯話(十九)	一一四

科學週報編輯話(二十).....一八

科學週報編輯話(二十一).....二五

物質文明與科學.....二八

復蔡子民書.....三七

轟報新年雜話.....四三

論工黨不興由於工學不盛.....五〇

工人俱樂部之娛樂品(上).....五三

工人俱樂部之娛樂品(下).....五七

七十年前的日本官不識炭.....六一

甲寅游法記.....七〇

機器促進大同說.....八一

青年與工具.....八六

再論工具……………一九五

卷二 語言文字

一——一五四

二百兆平民大問題最輕便的解決法……………一

移讀外藉之我見……………五六

書神州日報『東學西漸篇』後……………七三

評前行君之『中國新語凡例』……………一〇二

新語問題之雜答……………一一一

書蘇格蘭君『廢除漢文議』後……………一二三

書『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後……………一三〇

也是一個雜感……………一三八

對陸德明釋文問……………一四〇

氏族先後辨	一四二
安車輓輪解	一四四
沽酒市脯解	一四六
餞駟解	一四九
釋爾雅名義	一五〇
始之養也解	一五二

卷三 音韻

一一一四四

致錢玄同君論注音字母書	一
補救中國文字之方法若何	二三
四聲實驗錄序(增劉復序贅書序贅後)	五五
國音沿革序	七九

草鞋與皮鞋·····	一〇一
答《君廣韻注音字每的疑問》·····	一〇六
覆羅國杰書·····	一一七
致羣報記者書（崙羅君再致先生書）·····	一二七
佛遺教經箋注序·····	一四一

卷四 哲理

一——一六四

與友人論物理世界及不可思議書·····	一
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	七
致朱謙之信·····	一五一
答李石岑書·····	一五四
四十二章經箋注序·····	一六二

卷五 教育

一——三二二

創辦農學校議·····

一

海外中國大學末議·····

三

中國之社會教育應兼兩大責任·····

二八

舐蠶客座譚話·····

三〇

卷六 思想批評

一——一六二

宗教道德與社會主義·····

一

宗教問題·····

六

評前行君之『論智識以外無道德』並闢宗教維持道德之迷信·····

二七

天堂之末路·····

三一

箴洋八股化之理學·····

三八

敬答胡擘先生……………四七

廣說輯……………六一

友喪……………六六

讀經救國……………六九

一鼻孔的人有兩張嘴……………七八

章士釗——陳獨秀——梁啓超……………八二

官歟——共產黨歟——吳稚暉……………一〇〇

致邵飄萍先生書……………一〇八

我們所請願於章先生者……………一一八

中國人之腐敗病……………一三五

中國人的招牌主義……………一四一

「乙丑」弁言……………一四四

婉告太戈爾……………一四六

皇會聲中的太戈爾……………一五二

又來了……………一五五

雜誌界之希望……………一五七

人心……………一五九

卷七 政治討論

一——一五〇

皇帝……………一

願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六

臭皮囊蛻化……………一〇

溥儀先生……………一六

致戴季陶君論做兵官……………三四

國民黨不加入善後會議……………三六

怎麼辦呢.....	四二
苦矣.....	四五
我也來試一試看.....	四八
試驗過的善後會議.....	五三
致京報飄萍先生書.....	五六
答王希真先生.....	六〇
復郭秉文函.....	六四
復穆藕初書.....	六六
致張仲仁書.....	七〇
和平園欽成記.....	七四
恐不「赤」染血成之歟.....	七五
所謂赤化問題.....	八三

軍閥問題答一涵先生(上).....	九一
軍閥問題答一涵先生(下).....	九七
柱石外之問題.....	一〇六
三致邵先生書.....	一一八
中國政治改造從何處下手問題之附言.....	一二四
祝實踐旬刊萬歲.....	一三一
說幾句不吉利的老實話.....	一三五
致李石曾書.....	一三八
經濟侵略下之中國序.....	一四四
聯俄與仇俄問題討論集序.....	一四八
卷八 無政府思想	一一一—一一八
以政學治非政學.....	一一

釋非政學·····	二
政學與非政學·····	八
評鞠普君『男女雜交說』·····	一三
答人書(一)·····	二二
答人書(二)·····	二九
軍人與服從·····	三六
巴黎之清早·····	四四
談無政府之閒天·····	四九
遊鷹山村殖民地記·····	五五
『觀娼感念』附言·····	六二
答某君·····	六七
書排滿平議後·····	七〇

無政府主義以教育爲革命說·····	七一
各盡所能與各取所需·····	七六
殺人·····	七七
譯 W. Tcherkesoff 『我良心上喜歡如此』附言·····	八一
一百號·····	九二
白宰甫·····	九六
託爾斯泰·····	九九
巴黎之大同革命·····	一〇一
勤工儉學傳書後·····	一〇九
紀念師復先生·····	一一五
卷九 論黨 ·····	一一九八
讀民立報所載紀述吳綬卿先生雜作書後·····	一

關於黃花岡立碑姓名籍貫之往來函件·····	六
與華林書·····	二四
答華林書·····	三五
個人的瞎三話四上·····	三八
個人的瞎三話四下·····	四三
中山先生少年時遺著·····	四四
我亦一講中山先生·····	四六
中山先生的革命兩基礎·····	五〇
三民主義三十年成功·····	八二
『安不忘危』·····	八六
請查辦共產黨呈文·····	九〇
書汪精衛先生銑電後·····	九八

用真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一).....	一一〇
用真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二).....	一三二
答一般頌與罵者.....	一五〇
在五九國恥紀念會演講詞.....	一五二
在東路軍總指揮部特別黨部執監委員就職宣誓典禮大會演講詞.....	一五六
中央半月刊弁言.....	一五九
天下爲公.....	一六一
總理蒙難五週演說詞.....	一六五
「國共兩黨關係」之說明.....	一六九
致陳德徵書爲大同學潮事.....	一七一
再致陳德徵書.....	一七二
黨的重要和黨的責任.....	一七五

最近寄汪精衛先生書……………一八六

可以告訴人人……………一九六

卷十 文藝

一一—五二

亂談幾句……………一

上下古今談序……………四

茶客日記……………六

三十年前日記佚存……………三七

跋山邱偶語……………四三

寒厓詩集序……………四五

八大人覺經箋注序……………五〇

印度洋口占……………五一

黃花崗薤露歌……………五二

科學與人生

人類的歷史，在有史以前，是很難稽考的，如果以一百年爲一時期，那麼起初的二百萬年，是原人時代，跟着就是老石器時代，大約有七千萬年，新石器時代，大約有三十萬年。曾在瓜哇掘到陳列在巴黎大博物院的原人骨蓋，所容腦量只及今人的一半，他的腿骨，也和今人不同，大約是不能一天站到晚的，想來他的兩隻手，也還不行，那位老祖宗，好像同猴子一樣，雖然也會拿東西，却不會製造東西。

最近的一萬年，是歷史時期，我們中華民族，大約有六千三四百年（不過也很難稽考，所以周代共和以前，叫做疑年。）以我的理想，有一種假定，不知對不對，還請諸位改正。我的假定是，以二千年爲一期，每二千年一變（或者要二千多年）每一時期中，其初的一千五百年，是醞釀時期，後來的五百年，是變化時期。現在列一個簡單的表如下：

第一時期 從伏羲到堯舜 約二千多年

第二時期 從堯舜到秦始皇 約二千多年

第三時期 從秦始皇到民個紀元 約二千多年

從伏羲到黃帝，大約千五百年，是茹毛飲血的時代，他們糊糊塗塗地過了一千多年，直到神農時代，才有耕稼，才有日中爲市的制度。據孔子開給我們的一本賬——易經，也許是秦漢之間造出來的一本賬——有一章記黃帝造東西的歷史，把一根大木，挖一個洞，就算是船；把一塊石，鑿一個洞，就算是臼。並且在那時還做了衣裳，衣裳二字，還有分別，上衣謂之衣，下衣謂之裳。創造衣裳的是聖人，創造棺材的也是聖人，所以現在什麼人都可以做聖人，現在有托名黃帝著的幾種書，都是假的，都是後人造出來的，因爲著書人的智識，比黃帝要高得多了。

從黃帝到堯舜，大約五百年，到了堯舜，才懂得一點人生。所以孔子要祖述堯舜，那時講的話，已經有一點科學意味，初立起五倫之說。後人便本了他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這幾句話，還不大差，不過「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一句話，未免荒謬，如果叫我吳稚暉改起來，我可以改做：「有父子然後有兄

弟，有兄弟然後有朋友，有朋友然後有君臣。」似乎比原文妥當些。他們後來又把君放在父的上面，叫做「君父。」這是爲君的一種手段，他一定要把自己抬得高高的，叫老百姓去信仰他，對他不准有絲毫懷疑；好像吳稚暉今天在這裏倚老賣老，像煞有介事的演講一樣。那時「一年三百六十日」也鬧出來了，自然科學中幾樣東西也鬧出來了，可見知識是跟時代進步的，說不定在現在所謂科學，三四百年後都會變常識，現在的理想，將來也許變成事實。那時我們要到東山去，到旁的地方去，只要把機器一動，便都達到目的。從前我同張靜江先生閒談，談到新時代的人是怎麼樣的一種人，我說「那時候的人身體一定很高大。」他說「不對，那時候的人頭一定很大，但是，其他的部分很小，腳很短，因爲都用不到了。」

從堯舜到孔子，大約一千五百年，文學哲學科學部慢慢地進步，（文學家是瘋子，專門胡說八道，我在三十一歲的時候看見一本書，叫做「豈有此理」——坊間現有出版，改名「何典」——他第一句話就是「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文學家的本領，只是胆子大，能隨便放屁。哲學家介乎其間，既不像文學家之隨便胡說，也不像科學家之事事認真，他所講大概都是超乎人

們的常識。這三種互相循環，都是需要的，好像前幾年的科玄之爭，儘管科學家的證據充足，但是玄學家他還是要講。不過現在的青年，太偏于混蛋的文學和哲學罷了。尙書易經詩經，都是這一個時代的作品，此外幾種，雖說是孔子以前的作品，但都是假的。譬如三禮，便是政治科學，是孔子以前所鬧不出來的，至少一筆是假的。在西洋荷馬的英雄詩，也是商周之間的作品。

從孔子到秦始皇，大約是千五百年，是中國第二個變化時期，諸子百家都出在這個時候。文學哲學科學，都有長足的進步，如果沒有秦始皇的一燒，中國的文化，真是不可限量。

從秦皇到宋朝，大約一千五百年，宋儒的學識，是我們革命黨最反對的，那時可說是一個黑暗時代。可是宋儒的思想，雖然要不得，而他們的方法，却很有進步，他們的長處，就是解釋謹嚴。從宋末到民國紀元，大約多過五百年，明代初年，那時西洋人還是渾渾噩噩，過他們渾渾噩噩的生活。到了明朝的中間，才發展起來，而我們清代的漢學家治學，也已有兩種科學方法，就是「系統」和「分類」。什麼要拿出證據來，不是理想，所謂實是求是，清代學者，確有科學的頭腦。

西洋文化的大發展，還不到二百年，一七六四年瓦特蒸汽機的出世，確是一件頂天立地的

事業；一八五六年達爾文的種源論出。而思想事業，更爲之一變。世界已經改變了許多，而中國却還有許多人三個不信，一定要作曲辯子，有了遺老還不夠，還有遺少年，年紀輕輕，已經做了曲辯子，拿隔年的歷本來翻好日子。從前科學的時候，出一種題目，叫做「截題」的，「好像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他們說「不亦」兩個字，有許多神情在裏面，這種事情，在從前不以爲奇，在現在便覺得豈有此理。科學隨時代而進步，人生觀也因而改變。有許多文學家哲學家的事情，現在都成爲科學了。有許多從前發明家的事情，現在覺得一點不希奇，好像在學生的英文讀本上，有一段故事說：『科崙布在發見新大陸以後，有人還要笑他，科崙布叫他們把雞蛋站起來，他們不會，科崙布把蛋的一端砍碎了，把他站了起來，他們說：『這有什麼希奇？』他說：那末你們爲什麼不做第一個呢？』瓦特發明了蒸汽機，並且發明了一立方的水能變成一千六百方的蒸汽，那時真是了不得的事，現在小學生都已知道了。

我常常說，一個人是永遠存在的，由幾千幾百個他變成一個我，由一個我變成千幾百個他，譬如十幾年，諸君還在乒乒乓乓，我却已不知去向了。再過幾十年，也許諸位也不知去向了。再過

幾十萬年，也許空氣也沒有了，從而地球也沒有了。諸位聽到這裏，一定要說：這樣，那麼世間一切都是空的，還有什麼留戀呢？還要幹什麼呢？是的，本來是空的，但是不幹又做什麼？我們幹好像是做戲，做戲時總要努力，就是瞎鬧也要鬧一回，人生就是這樣，縱不能令人叫好，也不要令人叫倒好。世界上的事，好像是西洋鏡，科學家要拆穿這西洋鏡，文學家不要拆穿這西洋鏡，哲學家調和其間。歐戰以後，把許多的西洋鏡拆穿了，國會崩壞了，便是一個例。辛亥革命以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的西洋鏡，在中國也拆穿了，中國古制刑不及上大夫，孔老二先生說：「我亦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這是士大夫自爭權利的話，他却想不出國會來，直到英國人才想出來了，可是國會制度還是少數紳士的權利。從前有一段笑話，說有兄弟兩人，其母偏愛長子，一回兄弟兩人去考舉人，差人來報說，長子中了，婆婆跑到廚房裏，對大媳婦說：「你到外邊涼涼去。」一會兒來報次子也中了，小媳婦便立起來說：「我也涼涼去。」什麼是紳士，什麼是議員，便好像大媳婦，現在也有許多人，同他們算賬了。有人常常說，我們革命黨同流氓強盜往來，張之江就這樣問我，說革命黨的名聲不大好（其實我們黨裏的確也有不良分子，這是無庸諱言的）。但是如果我們不把

流氓強盜引到革命的路上，試問還有什麼人能夠解決他們？古人說：「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天下太平；」我說：「必聖人在強盜之位，然後天下太平。」聖人而不強盜，徒然是曲辯子，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所以我們黨裏時常有衝突，有的精神太利害，不顧歷史和環境；有的還要講幾十年前的話。世界是常常在那裏進步的，美國芝加哥大學裏，有一位老太太，年紀八十歲時，他家裏的重要人物都死了，他精神還很好，就進了大學預科；我看見一本雜誌時，她已經八十四歲，已經畢了一次業，還在那裏繼續讀書。其實老太太到學堂裏去唸書，同老太太去聽大鼓書有什麼兩樣？一點沒有什麼了不得。從前人到了二十五歲，沒有進學，就要給人家笑話；因為進了學後，再過幾年，就要中舉。現在大學畢了業，說完了，不要學了，這真是笑話！求學同吃飯睡覺一樣，從小時直到棺材裏，沒有一天不吃飯睡覺，就沒有一天不應該學。學堂裏招考，二千人中取了二百人，不取的便懊喪得了不得；其實求學那裏一定要學堂，如何可以說沒有學堂便不能學；圖書館裏只有書沒有教員，却是求學的好地方！瓦特沒謂進過學堂，十幾歲便做學徒。最後我並希望諸位於文學哲學之外，再學一點科學，要救中國，非科學不可，這是我的一點貢獻。

十五年八月

科學週報發刊語

民國日報同人許我自由投稿，並許在附刊上評論些現在人的評論。我正覺得近來時人做夢的太多了，偶然對着什麼夢囈，叫喚一下子也好。後來又想對牛彈琴，雖說可笑；但是真能彈琴，或者也遇着雅牛，能欣然領略。可惜我簡直祇懂亂敲破鑼，徒然好像向牛去開頑笑，似乎我也真變了無禮的硬幹，惹得蟲蛙千字文的先生們又要說什麼「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我也祇好掉文的自解道，「抱薪救火」，結果是白費筆墨。不如尋些科學的廢渣，對着許多小校裏的小朋友，瞎三話四一下，倒也忘機一點。想來今日的小朋友往後或不至於也一樣還進夢境罷。（二十五年前在天津上海學校裏朝夕相共的許多小朋友，他們戴着小指，罵說必定要候一班老廢物死盡，中國才有出頭日子。不料他們今日正有好些也推升了頭等老廢物，腐敗的程度，遠過於徐桐剛毅；又見今日的小朋友戴着小指，在那裏咒他們死了。）所以我就說你們的附刊，可否添

了一個「科渣賸話」我去尋兩個朋友拉扯起來？他們說，你的意思也好。我們的週刊，也好樂意有個科學週報。我想，驢頭不對了馬嘴了。我說是科渣，那裏就是科學。但是不等我分辨，他們又說道，剛好北京師大科學研究社商量在本報附出一個科學週報。他們不能親來整板。你既然高興弄這個頑意見，你就將他們的稿子，代他們每週整理一下，付與排字房。你要講些渣罷漿罷，你就補他們的空白就是了。我聽了，事有湊巧，竟是弄假成真。我祇望發賣些科渣，忽然有人陳列頂刮刮的天廚味精，能夠大開張了，真是一件快事。因此也不暇分辨我是科渣小叫賣，幹不了科學經紀人；我想將錯就錯，落得擔任了發排，可以做頭一個「先睹為快」的讀者。所以便糊裏糊塗，點一下頭，就算這麼一回事了。

以上的小段話，算是交代我的參與本刊的「發」。後面錄一段科學研究諸位先生的主旨，乃是清清楚楚說明本刊的所以「刊」。

他們說：『我們來和社會見面，特將我們的宗旨和目的說出，求社會的批評，指導和援助。我們的宗旨，「在研究科學的內容，申明科學的價值。」科學的範圍很廣闊，分類也繁。我們只能就

我們所知道的一步一步向前做去。

科學在世界文明各國皆有萌芽。文藝復興以後，它的火焰在歐土忽熾。近百年來，更是火暴迸裂，光明四射。一切學術，十九都受它的洗禮。卽如言奧遠的哲學，言感情的美學，甚至瞬息萬變的心理，瑣碎糾紛的社會，都一一立在科學的舞臺上，手携手的向前走着。人們的思想，終容易疏忽，容易籠統，受着科學的訓練，對於環境一切，都有秩序的去觀察整理；對於宇宙，也更有明確的了解；因此就能建設出適當的人生觀來。

以往的人們，受自然威權的制限太多了，因此而生出神權黑暗的時期。得科學來淡下了神的崇拜，人們的思想權，遂得一大解放。獨立自尊的觀念，未來的理想世界，都仗着它造因。歐美各國的興盛，除了科學，還能找出別的原動力麼？我國還做着羲皇上人的夢，大多數衣不蔽體，食不充饑，講一些苟安的學術，能敷衍行得過麼？你們好古，也知道炎黃祖先，他們在科學上的創造，載在歷史的，不後於別人的古代呀。何以別人能遙遙的光大之，我們祇記着他們幾句空話，弄得他們留遺下來的世界，半身不遂呢？朋友們！我們的民族，也自以爲富於創造性的呀。我們占有此天

然寶藏的富區，來唱起努力的歌，肩起科學的鋤，開采這無盡的寶藏罷。來吧！

諸位先生說得精括極了，用不着更贊一詞。我要附說一句，便是近日好古先生流行的口頭禪，終說他們是物質文明，我們是精神文明。哪里知道一百五十年前，他們也祇有精神文明。他們的物質文明，是二千年前，我們指南針，地震儀次第造成的時候，他們的祖宗也有些同樣的理論；又在二百年前，好像牛頓先生一流人，更要着蘋果等的把戲，於是一百五十年前造成了一只合式的鍋爐，才文明到物質上去的。可是精神也愈文明了。如其不信，物質比物質，可憐朋友們是屈服了；精神比精神，朋友說得高興時，也要留神些。說不定受科學洗禮，更曉得應該如何留心了！

科學週報編輯話

一

什麼叫做「杭育」，就是上海勞動者助他人用力的平民文學。凡做勞動工作的時候，必有一個略略說笑的，先信口胡謔了幾句故事，於是大家亥育，亥育的用力，他又贊上一句杭育，就算

一度的用力告終，普通的做法，略如左方：

(獨)李鴻章調動外洋兵，蘇州打開了六城門。

(衆)亥育，亥育；(贊)杭育！

(獨)馮國璋漢口齊(古音「齊」)燒完，孫文跑進子南京城。

(衆)亥育，亥育，亥育；(贊)杭育！

(獨)袁世凱風頭出勒洋鈔郎，出來出去到如今。

(衆)亥育，亥育，亥育；(贊)杭育！

科學週報許多嶄新的學者，齊用力叫我拉繩校讀，又要每次叫我說幾句，所以我也學了杭育的朋友，每次胡謔幾句故事，盡我杭育家說笑的職分；這就叫做「杭育」。

所以選擇到這個「杭育」的調頭，也有一段感觸，才無端的說笑起來。記憶到二十五年前，初來上海時，久住在徐家匯的所謂師範學堂裏，對面正起造所謂南洋公學的中院。長日如年，蟬聲聒噪的中間，更有顯著的聲浪，吹進耳鼓，「杭育」「杭育」的勞動揮汗聲。現在一聽到此聲，便悠然

想起陌頭柳色，往事如夢。當日什麼妖魔鬼怪的「師說」正氣，「獲麟」奇氣，什麼逸氣，什麼清氣等，却被美國人傳蘭雅老實的調侃道：「先生！我止曉得輕氣，養氣，炭氣，懂不得你們的各氣。」聽了大家也沮喪的乾笑。不料現在這個「穀氣」（各穀同音）還是當行出色，並且說「科學發達銷沉了國故」，恐怕請唐煥章，江神童來替國故紮了頭，裝起傷來，國故自己也好笑的罷。你想輕氣，養氣之外，三十年前，我們有正氣，奇氣，到如今科學週報還是叫不懂輕氣，養氣，止懂正氣，奇氣的吳稚暉來出名校讀。而且什麼叫做科學，雕刻木戳的朋友，還是不懂隱花科，鬻蹄科等等，算是進步，止懂得八股學堂裏有文科，理科，法科等的名詞。想來他們報館印刷界也有什麼「正張科」，「附張科」，「週報科」，「特刊科」一類的花樣；因此本週報是星期出版，他們猜想這個刊物是學「週報」科的，就將招牌雕做「學週報科」了。（輯者按：民國日報附刊之「科學週報」第一期報端木戳誤刊「學週報科」，作者以化臭腐爲神奇的閑筆墨，調笑了一頓所謂智識階級。）我們校讀的人固然是「能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薪」的，就對讀者十分抱歉了。這自然明明是一個滑稽的錯誤。還有替時代對於科學週報的作者，十的分抱歉，就是什麼科學的原名罷，科學的記

號罷，敵國的報館材料，大都不能設備；就是嵌幾個A B C D，全敵國的報社，都將字綴腰斬，字母顛倒，這是有目共賞的事實罷；因此弄得儘有很好的材料，不能下筆。勉強寫出，又遷就了印刷，弄得減色不少。這是我們現代的日報社，對於讀者作者都一百二十分的抱歉的呀。所以我向來大膽的敢說廢話，說道，一個國度的文明野蠻，不必看旁的，單看印刷物，而且不必近看，止要遠看；看他疎疎落落，方光圓黑，止有幾一樣大小的字，定是野蠻，遠看橫斜疎密，記數字粒，種數來得個多，大是大得來邪氣，細是細到姆淘成，這定是文明。總括一句話，是要計較「數」「量」的呀！

然而時代的進行與停滯，止看努力不努力。上面說的什麼數量，號稱出風頭的各國，也不過新增些「科渣」，好便像物質文明，止配他們耀武揚威，我們止好哭哭啼啼，把一個精神文明來貧賤驕人。細比量出來，精神文明，也有點說不過去，這就是數量增加，方才氣也增加，勉強不來的呀。我上次說他們一百五十年前也止有「精神」與「氣」，真正的物質文明，也無非鬧好了一隻科渣的鍋鏟，從而又產出了渣裏渣的機關鎗，才風頭出得十足的呀。

現在閒話說了太多，且入抗育的正文，來把「李鴻章調動外洋兵」一段的故事，胡謔一點，

做一結束。話說：不要講一百五十年前，就是整整一百年前，高明的科學固然說不到，就是鄙陋的科渣，也真正幼稚得可笑。

一百年前便是一千八百二十四年，彼時英國的一個放牛孩子，斯蒂芬孫已經活到四十四歲，居然也變了一個工程師。他的火車頭像現在城隍廟裏香爐一班的東西，已經造成了幾年，在木軌上拉煤。一個鐵軌的華里九十里的原始鐵路，從什麼達林頓 Dalington 到斯託克頓 Stockton 的，還是從一八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動工，直要到一八二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才開車，所以一百年前，世界上還沒有正式的鐵路。九十年前才有正式的達斯鐵路，然而還是運貨，不會正式有什麼載人的客車。正式載人客車的路綫是建築在我們楊篤生先生投海的利物浦，通到世界棉業中心點曼邱斯達，約有華里一百多，是八十五年前一八二九年九月十五日開的車，算是世界上第一條載客的路綫。那年九月十五年開車的一天，却有一件「抗育」史上驚心動魄的事項。現在胡謔出來，說是開車的前幾天，鬧得全國一個「不亦樂乎」；有些懷恨的，趕火車賣買的人聚起來詛咒，說『大家眼看開車的一天，必有大不吉利的事務發生。如何飛跑六十華

里一小時的一樣怪東西，能夠穿山洞，跑屋頂，下峻阪，過高岸，可許太平無事呢？到了九月十五日，利物浦是特別全城放假，幾百里外居民都好像趕節場的前來和興。車站的左右，鐵路的兩傍，擠得人山人海。早上十點鐘，打倒拿破崙，鼎鼎大名的惠林頓，剛做英國的內閣總理，率領了一班閣員，又跟着許多議員同闖人，一路風餐露宿，跑了三四天，才從大車上下來，進得站門，悠揚的樂隊，齊奏起來，人山人海裏，發一聲山搖地動的歡呼，歡迎這烏鎗打倒烏槍的怪物。十一點半，開起八個車頭，都像現在城隍廟的香爐，因為現在留名千古的「流星」Focket 車頭，還陳設在倫敦 肯心博物院裏（一個車頭是用英北省名為名，叫做諾存勃林 Northumbrian 拖了三輛車，第一輛是樂隊，第二輛是內閣閣員與特別個人，第三輛是車總管及重要局員，行在右邊軌上。還有七個車頭，有名「鉅人」的 Phenix 有名「星」的 Star 有名「北方」的，有名「流星」的，有名標槍的 Dart 有名「彗星」有名細箭的，有名「隕星」的；這也無非如會國 藩時代的兵船，取名「長龍」「快蟹」一般的用意罷了。都掛了四輛或五輛客車，載着各界的賀客，行在左邊軌上。共合八個車頭載了七百七十二人，所以分開左右並進，因為對面本無來車，以便彼

此並行，各在車上看着他車的速度，似乎格外有味。（可以顯出城隍廟裏的鐵香爐，有無限的神力。）開行到城外公園邊小站。車頭一齊停着裝水。預先局中發出傳單，勸乘車人決不可在軌道上隨意下車。不料車停之後，有些人不肯守這規矩。有位內部總長，叫做哈季孫 Hawskison，他與惠總理一向有些心神不合，那天他要在衆人前，顯出他與惠總理並無過節兒，所以乘着一位議員叫做胡爾謨的 Holmes，在對面車上下來，與惠總理靠著車窗談話，他也下車來和熱鬧，正與惠總理談得親切，不料發一聲喊：『大家跑進車，大家跑進車！』便是那「流星」的車頭，慢慢裏的跑了過來。彼時兩軌相離，止有四尺，客車的窗門同車頭的突出處，若彼此接觸出來，止有八寸餘地。照情理，也不大緊要，無如當時却個着了慌。哈內長與胡議員駭做一團。胡議員還算敏捷，慌忙身體貼在惠總理的客車邊，看見哈內長要從窗門跳上車子，胡議員便喊道：『天照料的呀！哈先生你切莫慌亂呀！』說時遲，那時快，哈先生已是上了六十的年紀，竟不濟了，側拉着窗門要進，「流星」車頭早將窗門連人帶轉，哈先生是一個倒栽葱，跌入軌道，「流星」便毫不客氣的把他一足輾斷。等到「流星」過去，胡議員同了一個候爵衛爾頓 Wilton馬上把他拉起。哈先生

叫道：『我死也，上帝恕我的靈魂罷！』據說開這「流星」車的工程師，叫做陸克 Looker，後來在鐵路工程上很要出大風頭的一個，他便做了哈內長的劊子手。於是大工程師斯蒂芬孫親自把諾存勃林車頭，載着一隻脚的哈內長，開足速力，二十五分鐘，便跑了華里四十五，到曷克爾地方，才有一個病院，速進去醫治，哈內長到夜分便歸天去了。哈季孫就算做了世界第一大客車開行的犧牲，（好像從前造橋釘柱，要殺一對童男女，中國內地，畢竟還有一種謠言：廠家造大烟通，定要買一個小孩放入，哈內長却實做了火車的第一童男女。）且被一班趕火車的，拍手料着，浮一大白。並且偌大的利物浦，現在至少有幾十個醫院，軋掉一段腿，也算不了什麼死症，當時利物浦招不出一間好病院來，（蹺脚的想也有。）要送到四十五里以外所謂好病院者，又是銀樣蠟槍頭，搭中國現在的蹺脚醫院一樣。哈內長又在精神文明時代，物質文明幼稚的犧牲者。亥育，亥育，亥育，杭育！

剛剛歇了七天的工作，他們科學的勞動家，又亥育亥育的從新動手，那我也免不了又要杭育幾聲，幫同着拉起繩來。唉！人是千不該萬不該，把兩條前腿變做兩手，於是自討苦吃的做工開始。就是要想博一「萬物之靈」的頭銜，不甘心老是四脚着地，背駝了日月。被人愛宰愛殺，也就何妨保留了猴祖爺的地位，坐在新月邊樹杪頭，漫嘯幾聲，做個自由自在的猴詩人，豈不大好麼？爲什麼偏要多出兩隻手，從「做石斧，「燒野火，」做到「打鐵，」於是害背駝日月的牛羊，常時受宰殺之苦，樹上的猴詩人，亦逼到贖着最深的山谷中，才伏匿着一小部分。牠們儘管毫無抵抗，盡量的在深宵黑夜，吟嘯得淒慘，想感動人們；人們還是毫不領受盛意，利牠一張皮，畢竟無情的火花，隨聲音擊射來了呀。恐怕還是望人們什麼「變金石做食料」的能力擴充愈充擴，隨着他自由博愛，「不畏強禦，不侮鰥寡」的聲浪，等他泯了強弱，庶幾一定也要遍惠禽獸的呀。太戈爾先生，能夠借蟹行文字，做到諾貝爾獎金的評判家五體投地，似乎文字是吉祥的器具，不像機關槍那種的兇惡了。但是同一蟹行文字，他搦筆在彭谷兒省的裁判官手裏寫出來，把抵抗的愛國者，可自由判決死刑，那就變了無形的機關鎗了。你想，我們讀太先生詩集上的蟹行文，何等充滿

了摯愛？然而把一樣的文字，寫着取締印刷物的議案，就好像弱者的末日已經到了一般。何以一樣的吉祥文字，能變成好像兇惡的機關槍而有餘呢？所以器具是沒有什麼善惡。手是人類第一件自己演進得來的器具，能說造手便是古代西方人多事，在我東方人決然只要腦子，不要手的麼？然則機關槍也何嘗絕對的止供惡人去殺人呢？不要說閑話，我從本地風光來拉扯幾句，關涉機關槍的歷史，且杭育了來：「熱不息惡木陰，渴不飲盜泉水。」古來有這麼一種窒塞不通的善人，然而那一種「不與小人作緣」的精神，畢竟令人拜倒。諾貝爾是何等樣一個人物？諾貝爾的銅錢，是怎麼樣一個來路？太戈爾今日要力與機關槍絕緣，如何好措諾先生的油，洋溢他的詩名？並且得了他的銅錢，可以吟風弄月，不受環堵蕭然之厄呢？我知道諾貝爾倘然活到今年民國十三年，還止是一個九十大慶的老翁。他比太先生止大了二十七歲。可憐一八五七的三月二十九日，印度起了通國兵變，却止作成了東印度公司歸公，人家老太太升了皇后。這年也就是咸豐七年，我們的頭品頂戴廣東總督部堂葉名琛大人，在廣州一片火光中，捉上七桅船，直載往太先生府上的恰兒恰太。據說做了幾個月詩，（想來太先生的尊大人，還夠得上同葉總督唱和，）不幸

考終王事，却蜜在糖裏，穿着紅頂花翎，裝入玻璃轎內，遊行恰城；現在看來，還帶着些殺雞懼猴的作用呀。（這段故事，是比諾貝爾年紀還大五歲的一個無錫說掌故好手的袁杏初先生，在四十年前，常常當衆演講的。）這種不人道的把戲，諾先生已是二十五歲，應該在瑞典看報，能見而知之，至於太先生還在他太夫人的子宮裏做未成功的孕蛋，當然是聞而知之了，我們這班老怪物，於甲午割地，庚子聯軍進京，見而知之，所以想到了，便把詩思打斷；若於聞而知之的葉總督，誰還問他在糖裏曾否出蛆呢？因此那種駭得煞的薊屠叛兵，太先生小眼睛不會在娘肚皮裏看見，也就弄做鄰貓生子，不會橫斷慈愛的詩情了，就是對方口袋裏袋了機關槍的朋友，也必定心照不宣，很贊揚「無抵抗」的詩篇，價值抵得過「王道之隆也，巢父許由，皆威鳳祥麟而呈瑞矣。」同樣是一片承平聲呀。（這就是章瘋子說嚴幾道先生有天申之度的韻味，太先生到後，一定威鳳祥麟，百獸率舞，頃刻將有民國超登三代以上之慶了。）

現在決計再停閑話，把主要的諾貝爾找足幾句，就此又告結束。諾貝爾在九十年前，生於瑞典的京城，他十歲便上俄國就他父親，助着一種工作，叫做魚雷同水底炸彈。你想，他是這樣的

一位小魔王，自小就是一個直腿洋鬼子的惡種草，更兇惡的，他要想把硝化甘油製成頂厲害的炸藥。他還有極深的研究，極精的豫備，要造那種毒品，先把相關的附屬器具發他出來。他在印度全國兵變的一年才二十五歲，便專利了一具計量瓦斯的表；二十七歲接續專利了精細的量液器。并且把氣壓表也改善了，於是有了精密的工具，把那硝化甘油，好像太先生一般，「吟成五個字，撚斷數莖鬚，」苦心的弄了七年，在一八六六，他三十四歲的時節，就把所謂至兇惡的毒品，叫做「雙料炸藥」Explosive Compound Dynamite 出了世。彼時太先生已經五歲，能像李賀一樣的索句了。就是小區區也已經視息人間了兩年，若有長的小耳朵，聽見波羅的海上充滿爆發聲，也就決不預定八股的一生了。你想諾貝爾他出了世害多少人？或說否他非但不會殺人，他在鑿山通道，却救了無量數苦工，免除了三十倍五十倍的血汗的勞苦。從前晝夜不停的鎚子鑿子，後來却止要做了一二小時彎腰曲背的工作，便可站得遠遠，執着菸斗歇息一下，把電線通了，就算全事。若沒有資本家大揩其油，專爲人類工作，諾先生是值得造銅像的呀。但是表面上看來，諾先生還有渾賬的發明，什麼叫做無烟火藥，這不是更算暗箭傷人的利器麼？他還發明什麼人

造橡皮，給小孩子做玩具，還有些詩意。哈哈。且不管諾先生罪孽與功勞，他竟因此發了大財。可惜他比現在的太先生止活過了一歲，在六十四歲時節，就嗚呼尙饗了。他在彌留之際，撥開了皓白的鬍子，寫着一張遺囑，說道：

提遺產一部分存在銀行，夠得每年生利四十萬元。（是英磅四萬）每年五分均分，每分八萬元，贈與當年五個頂聒聒的脚色，各人一分。

第一位是物理學上有發明！（這是一種渾賬的西方化）

第二位是化學上有發明！（又是渾賬的西方化，都不言而喻，叫他們接續了造炸藥罷了）

第三位是醫學上有發明！（不知曉得贈到最高明的五行，五色，五味家否？）

第四位是文學上的翹楚！（這就是太先生發祥的根源了，然而畢竟寫以蟹行文，還嫌西方化太重。以後東方化遍行了歐美，我們新文學界諸君子，恐無希望了。惟江神童可以預賀）

第五位能鼓吹萬國和平最有力者！（這就是諾先生發了橫財，力贖前愆。太先生要將他的詩篇，做間接的鼓吹，或者尙有再得大彩的希望）

這就是諾貝爾一生的草圖，他賣炸藥得來的銅錢，你想太先生竟向荷包裏一袋，到底該不該？然諾貝爾必定大罵吳稚暉，他說：「你知道什麼？在他二十五歲發明計量瓦斯表的前二年，英俄在黑海邊的克拉米大戰，便有人說，有一回「俄軍擊射了一萬三千顆子彈，止傷英兵三個，並未死一人。」戰具愈厲害，死傷愈少。（這就是所謂空前大歐戰，死了七百萬人，不及死在洪楊、烏槍、長矛時代十分之一也。）他受了那種暗示，所以毅然決然，爲着鑿山通道，竟發明了上好炸藥。然而諾先生若看看幾日前的小時報，據說已有人將他的炸藥製成實藥四千磅的飛機炸彈，投下來，可以把全望平街成一無底窟窿。詩篇無靈，充滿了這種互相仇視之氣，奈何？

不要緊的呀！新月集無用，再加上啓悟集就是了。亥育，亥育，杭育。

——一九二四，四，二十——

三

這幾回，我的廢話，說得太多，把許多緊要的稿子都壓閣了，沒有篇幅快登，真胡鬧得很。但是出版以後，研究社的先生們，又告訴我，他們說：『有許多名人都說，提倡科學，當先引起一般讀者。

的興趣，然後一步一步，再說到高深學理。並願提倡中國已有的實業，著爲文字，俾讀者可得些實際的益處。還有人說，著述不要只求新說，有些事情，在外國固已不新；在中國還可以介紹的，對於普通生活的現象，社會的迷信，都宜爲之解釋。」就是，我亦得到許多科學家來致意：他們說：『附在日報社一個小小週刊，載得幾多個字，要想把高深的專門學說，供少數內行做重要的參考料，是可能的麼？沒頭沒腦的說些甚深微妙的話，叫少數內行點頭，那一萬個看報的人，止有十個八個人懂得，恐怕九十多位看不懂，反疑心做的人故意顯本領，亦未可定。況且跟着日報，做個普通運動，在我們這種科學很幼稚的社會裏，還是說得更普通，就收效愈大罷。且一個報，十年八年看下去的人，是居多數；有了先入的底子，材料慢慢一年一年加深，似乎更順理成章了。』我得了上面許多暗示，就想，要把普通學理引著了方好跑進去，我就是九千多個看報人裏的一個。他們學者既肯降低了架子，顧著實際，他們必定對於什麼方便法門，在實際上有關的，都許用上一用。那我又躁妄的斷定，以爲九千多個看報人，必定還有少數，連科學的本身都懷疑了，要斟酌斟酌，才不生問題。對於這少數，簡直先要說些非科學的外行話，他或者聽人說得有勁，與會倒也鼓勵。

了。這些話，科學家那都願意說呢？我就毛遂自薦，想讓我來試試。好在用得着這種方便話頭，止是最短的時期內，砍上程咬金的三十六斧，便可停工的，我怎麼不揀了「攘臂下車」的氣概，勇往直前呢？愈謬妄，話頭也愈多，這也有科學的定理的罷。所以在這開始的幾期內，多占了許多篇幅，止可算作不可避免的一個大犧牲罷了。

拿洋八股來保護周秦漢魏的國故，同說廢話來保護科學，真是蜻蜓來保擁石柱一樣的可笑。既然三十六斧，止砍了三斧，這回自然又應當還着斧勢，再來保護科學一下。時髦一點，又要尋到太戈爾先生。自從太先生上了南京，不是我在覺悟上，已把一個講愛的詩人，看做捨經的聖人了麼？有一位同他一同上杭州去的科學巨子，對我說：『我們定要弄清楚太先生自己堅決的說明，「他是一個詩人，止是一個詩人。」在詩人外，借他同科學發生問題固非；就是在詩人外，望他同科學發生戀愛亦非；所以在杭州見他同散原山人同照一相，那就銖兩悉稱，是華印的一對詩人了。他的說話很難翻，皆有詩境的曲折，報上許多譯述的演稿，大半是失了真意的罷。所以我們一位名學者，譯他的書，譯得很審慎，所譯的種數亦不少，此番親去問太先生自己，他譯得對不對，

太先生不許可，因此這位繙譯者，便自憊不再譯他的書了。」照這番說話，我們憑着報上的譯稿，就將太戈爾本身如何如何的加起批評來，未免上當了。所以他亦口口聲聲恨他自己不會說中國話，他也必定已經感繙譯人牛頭不對馬嘴的，使人憤悶了。何況「賣野人頭」的還含了些作用傳述出來，又加上「像煞有介事」的聲口，還有「止是一個詩人」的太戈爾自己在紙上麼？詩人的對於物貨文明，自然不能有尋常的企合，他說得「正言若反」起來，賣野人頭替他加點油鹽醬醋，定然可以硬派太戈爾是科學的劊子手了。現在一面把太戈爾自己說北京大學的六次講演，有預寫稿子的，請他把英文原稿發表出來再說，一面把那些加着醬油酒的譯稿，防牠淆惑人心，（不是有位達先生已在申報上認認真真大廣同調嗎）還是大家來拉雜的糾正。

拿本週報已發表的東西來糾正他一兩條，就是他那米同金剛鑽的比例，這是西洋的一個老比，例叫做「金剛鑽不及煤的可貴。」因為金剛鑽不過是一個天然炭質的裝飾品，珠玉琳琅，正是吟詩的詩料，自然是廢物，那里勾得上物質文明？煤才是一種炭質的科學驕子，不但直接的造成偉大的物質文明，而且間接的賜給了印度無量數的米粒。這個證據，就在本期「改造世界

的科學」篇內。牠裏面說：『從煤黑油裏發明了人造一品紅，法荷比各國種植茜草的土地就可以種植穀物了。發明了人工藍靛。以後，印度就省出一百五十萬畝種靛的土地，可以種米了。』你想，科學裏便增出米來了；詩裏做得出額外之米麼？照太先生的意思，互相慈愛，大家止管做詩，吃飯，生兒子，意思很好呀！但是到了人多田少，怎樣辦呢？科學就有方法。這個證據在科學週報的第一二期「農業之改進」篇內。因為美國糧食不足，他們就用科學的選種法，叫牠大大的增多起來。做詩做得出這個方法麼？太先生呀，你們的農田，亦許英國人已經替你們改進了。至於我們的農田，不是蕪穢不治，便是墨守成法，說到農業，對於物質文明已進的各國，真要愧死呀。幸虧你是一個不辨菽麥的一位詩人，我也不責備你的沒有調查，否則你把自稱農業國的古文明調查一調查，你一定軟了半邊了。難道我們要求物質文明，所急的真是金剛鑽同機關槍麼？麵粉廠裏反用美國的麥，身上着的是別人的布，醫病時用的是別人的藥，同米一樣的物质文明，我們無科學幫助也正無辦法呀！什麼笑你是菽麥不分，那是同你開頑笑。你說從上海到杭州，看見田裏：（大約是穀。）我們那種正真菽麥不分的玄學先生，就糊塗翻做米。實在此時田裏都是麥，那里來

米呢？這自然毛細極了，豈敢吹毛求疵；不過同顛預的朋友，也順便開開頑笑罷了。

你說你要將慈愛遍贈世界，我們很相信你有這誠意。但是主張物質文明的人，似乎主張得博愛更切，他們不要牠「口惠而實不至」，他們要牠實行。用機關槍打人，與用機關槍對打，太先生呀，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你要細細分別，不可一概批評的呀。你說：『撲殺此獠，』這句話本不像你的話，然而人家栽贓在你身上，姑且算做你說。你若果說此話，獠者即打人的機關槍的代表，撲殺者即對打。那就證明你的慈愛也不是普遍的，你也不肯送你老命，去當老虎的點心的。那麼你撲殺機關槍，用什麼東西呢？像吳稚暉用機關槍麼？像義和團用毛竹槍麼？

你以為爲打人用機關槍，乃反對慈愛，就是對打用機關槍，也反對慈愛，機關槍是唯一反對慈愛之物。我因你是詩人，頭腦是直的，你的左右是玄學鬼，頭腦是昏的；我曲折的同你細細分別，我也無此力量，你們也自然不屑聽。我且做講你青年時代，恆河邊上的山水風鳥，難道他們是純粹慈愛的麼？你們的菩薩，要將你恆河邊上的山水風鳥，與你在濟南所說「一團惡濁大氣」，你一定看做無差別，就是防你去了真理，單把表面的物質（山水風鳥——惡濁大氣）來做自己催眠

的講演。我現在實際來告訴你，因為你滯於山水風鳥，在你不知道的一方面便造成反對慈愛的絕大慘痛。山水風鳥，那種占有物質文明的獠，還比你愛。真叫做魚我所欲也，（煙突）熊掌亦我所欲也。（山水風鳥）他雖占有林立的煙突，他還要到郊外去圈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中間山水風鳥，無一不備，還養許多詩人做他門客。就是一點山水花鳥的野心，擴充起來，他住在黃浦江邊，我驅在衙堂裏的鴿子棚裏了。否則沒有詩人給他那種享清福的暗示，他一定就在煙突旁邊起居了呀。這證明山水風鳥，簡直是變相的機關槍，因為他將許多窮人打殺在衙堂的鴿子棚裏呀！

你若還要辨第二義，你就是一個不成熟的古舊強權者。怎樣呢？你不是說：『你青年時代的光陰，幾乎消磨在恆河兩岸，在那里對流水而默想，在野鴨羣中，得着了詩的聖感和思想，所以見着山水風鳥，都異常親切而自然。』進一步想，你若沒有先人的餘蔭，做了恆河上漁夫的兒子，非逼他偵着野鴨，要打倒幾頭，才能換得午飯米，他能把光陰去對流水而默想，全付消磨麼？他看野鴨，正如苦工看了煤塊，那里來得詩的靈感呢？至今雲泥各別，他彎了老背，還在那里捕他的野鴨，

並且落了「不仁」或「殺風景」之名。你得了詩的靈感，你萬花園在頸上，你居然與物質文明爲緣，如是云云，這般這般，我也不敢太小氣，不必細說了。拿你看「有圍七十里」之獠，與捕野鴨者看你，不是你的山水風鳥，又成了好像摧殘他的武器了麼？

太先生呀！我現在疑心你決不會這麼簡單，我錯同你嘮叨，我也是要爲科學辨護，出於無心的得罪。還有一義，我們正就要仗着物質文明，達到圓滿的慈愛，與你的心願，非但不背正想要替你一同「進一步」的勉勵呀！還有人說，你所謂獠，實有所指，你的傷心，我們也猜到的。惟其如是，消極更不是善法，這是我們自哀，故能代哀，再會！

四

——一九二四，四，二七——

梁任公先生娛樂嘉賓，知道太戈爾先生是一個「傳布慈愛的天使」，於是把中國的音樂，建築，繪畫，雕刻，劇曲，詩歌，小說，歷法，醫術，字母，著作體裁，教育方法，團體組織，一共十二端，凡可以裝飾得天使格外詩味盎然，古氣滂薄的，都歸印度所賜。梁先生本在那里搜尋震旦藏書，續纂元

和王仁俊先生的西學古微，現在別纂一篇印度古微，本無所難，但有一個小學生給我一本「沙漠」地方通俗書，叫做十世紀發明。是一九〇三年，美國「沙漠的」華盛頓專利局委員杜力特 Doolite 做的，他遙遙的恭維太戈爾先生，却說有人在印度裴家坡 Pajapo 地方，尋到一尊銅砲，重有八萬九千六百磅，上面刻着的年代，恰值西歷的一五四八，亦就是明朝的嘉靖二十七年，還有題署，意思叫做「戰地的共主」；其餘年代稍後，同樣的巨大火器很多，杜先生也就同梁先生一樣，認為「沙漠的」西洋，受了「綠洲的」的印度，所賜不少。恰如中國不遇印度，便將音樂也不成音樂，繪畫也不成繪畫……於是杜先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也說梁先生的良心話，說道：

『The Hindos, when acquaintance was made by the Europe answered as far advanced as the latter in cannon and firearms』意思是說『直脚鬼與紅頭阿三初做朋友的時候，大砲呀，一切乒乒乓乓的火器呀，阿三是遠勝於直脚鬼的呀。』然而杜先生的恭維，是拍馬拍到馬背上去了。豈不是印度古代的寶藏，也有機關槍，太戈爾先生一定紅漲於臉，罵那小鬼頭饒舌了。但是放心就是了，現在印度是沒有那些兇惡東西了，因為切菜刀也止收贖了十家合着一把，

那裏還有「戰場的共主」呢？現在印度人求死不得的機關槍，決不是印度綠洲上土造，都是歐洲沙漠上送人的罷了。敝中國也決不敢落於人後，二十年後，也一定達到如此乾淨的目的。

去年林玉堂先生在北京晨報五週增刊上，做了一篇科學與經書，他說：『因為無論何一種科學，都免不了歷史探問的野心，所以小小如指南針的來歷沿革，還得待德人夏德去由韓非子、太平卸覽古今注、後漢書張衡傳、宋書禮志、南齊書祖冲之傳、宋史與服志、續高僧傳、一行傳、格致鏡源、夢溪筆談、朝野僉載、萍洲可談、圖書集成、車輿部十三種舊書蒐集得來，而後略得端倪。（見梁氏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一一一面）』我却要問林先生這是做歷史人應配研究的古書呢？還是清華學校留美學生應當研究的古書，讓一步講，治指南針科學的人，自然能夠曉得了這些故實也好。但照例還是應該梁任公、夏德一班人搜討了給研究指南針的學生看呢？還是得指南針學生蒐集了十三種書，才得到一隻久擲在灰堆上廢物指南針好呢？那十三種書至少有兩千多冊，爲了一隻廢物指南針，叫留學生攜帶如此笨重的行李跑路，不太累贅麼？足見科學與古書有些歷史關係是一事；科學學生到底急乎需要那一隻廢指南針麼？又是一事呀！倘如梁先生有夏德

的興會，能把牠拉扯附會做西學古微，印度古微的精神，簡直學沙漠上，法蘭西人狄岱麓一流，做部中國的百科全書出來，改良了太平卸覽等等，這比給人一冊書目表，叫人辛苦地自己從十三種舊書尋一隻廢指南針好了。若舊書裏尋得出比較今日航海家更精的指南針，那就兩千冊，三千冊，幾百箱也得裝出去，可惜尋出來止是一隻久擲灰堆上的廢物，這無異證明牠（古書）自身也是個廢物，做學生時代，暫且丟牠在毛廁裏，這不是遇見「機關槍鬼」的過舉呀。所以說句公道話，有人整理古書，省便學生的研究，古書却是重要的參考品。若要叫人到古書裏去尋科學，或替古書做兩腳書櫥，這正是梁先生自己打自己二十五年前的嘴巴。古書還有一種用處，便是接待古董來賓，說些灌米湯話，軍閥做壽罷，富商出喪罷，打點出風頭電報罷，也少不得牠。還有編輯話裏，湊點字數，開開頑笑，倒也是一個救命王菩薩。

那就現在我也來小小博古一下：直脚鬼非但叫冤，說機關槍有杜先生為證，不是西方文明，正是東方文明；而且連機關槍的母親，也是印度出身，倘使中國人肯拿物質式的指南針，自認為發明者，博個光榮，那就太戈爾先生還要拿機關槍母親，推倒「小兄弟」身上來了。機關槍的母

親便喚做火藥。火藥的發明，十個直脚鬼，倒有九個公認，說支那是產地，先送上印度，於是由亞刺伯人帶上西洋。但有少數人，如英國有位斯湯登 Staunton 便說：『火藥是支那歸支那，印度歸印度，各自發明，時期不過差不多罷了。』所以有人證明支那用火藥，始見載籍是紀元八五，便是東漢章帝元和二年，可是希臘有位雄辨家叫做 Philostatus，是東漢末年的人，他引印度傳說，有位 Oxydrace 是上帝所愛，同太戈爾先生一樣，通得靈感的，他曾在恆河邊上，用「雷球」射擊亞力山大使之不得進，舍印度而歸。雷球必用火藥，因此證明印度關涉火藥的記載，遠在支那前三四百年，可見印度的火藥，不必去自支那。所以西洋機關槍的母親，說不定還生在印度。終之支那也是火藥發明地，無不承認。照此說起來，無論兩家的祖宗分頭造惡罷，或者合夥作孽罷，總之都是機關槍的「老哥哥」，沙漠式的西洋，止是小兄弟罷了。

再把我們自己供招的來說說，我沒有十三種舊書在手頭，止在丁仲祐先生架上，抽到我們老鄉親趙雲松先生的駭餘叢考，看了一看，他沒有章帝時代用火藥的證據，但說『軍中火器，古已有之，周官有火射枉失之屬。然燧象火牛，赤壁之燒，秣歸之火，皆以草木葦荻束而灌脂，非火藥

製器也。至所謂砲者，則皆以機發石，大砲實起於南宋金元之間。虞允文采石之戰，發霹靂砲，以紙爲之，實以石灰硫磺，投水中而火自跳出。魏勝創砲車，施火石可二百步。其火藥用硝石硫磺柳炭爲之，此近代用火器之始。』那是中國始用火器的記載，已在西歷的十二世紀初期，而虞允文采石所用者，但有火藥成分的硫磺，還非火藥。然西方記載，却說紀元六九〇年，即唐武則天稱帝之年，亞刺伯人圍攻都城美加，已用火藥，得自印度。他們又相傳中國在紀元九六四宋祖開寶二年，會用火箭。火箭將火藥實蘆葦中施放，類乎煙火所射發，非以攻打，止用傳警。如此則周官之火射枉矢，想非束荻灌脂，意者即宋時火箭之類，是火藥之發明，當在周時，亦猶印度在戰國已用雷球麼？或者但有硝磺之屬，成分尙未配準如後來的火藥，亦未可定。現在也不必瞎猜。終之中國的火藥，未用於戰爭，先好久用於煙火及爆仗之類，必爲時甚古。西人所謂東漢初已用火藥，或尙非發明之初，亦可想見。爆仗與爆竹，初分而復合。爆竹是以火燃竹發出畢剝之聲，拿牠駭鬼，這個作用，雖沒有極古記載，可料定是極古，或者遠在三代以前。施宿會稽志稱：『除夕爆竹相聞，亦或以硫磺作爆藥，聲尤震厲，謂之爆仗。』這是火藥發明，或未完成之火藥，但有硝磺成分者，試納所燃之

竹燒之，及覺聲尤震厲，從此便廣爲之，名之曰炮仗，炮仗以其駭鬼尤猛烈而有效。於是火箭等皆因之而起。久之又用紙頭裹捲，以代竹管。有火箭，而烟火之製自然亦出。無論炮仗烟火，大都供被除祝慶等之用，至今如此。用在戰爭，恐反受印度等之影響。（俟下面再說）但終爲機關槍之作俑者，則斷不能逃罪。因爲西洋又有一要證，卽西洋之砲，名曰 Cannon 或 Canin，其語則來自 Cane。Cane 者意卽謂竹，一謂葦。便是實藥於所爆之竹之砲仗，爲西洋砲名之由來。然則機關槍文明，正是支那古文明。證之印度，既是機關槍祖宗，證之支那，又不能抵賴，如何梁小兄弟與太老哥哥兩人在那裏反誣沙漠的直脚鬼爲主犯呢？真無賴極了。

西洋的火藥，或說北宋南宋間，十字軍由亞刺伯攜回，或元初（一二八〇）亞刺伯占摩洛哥，圍西班牙用火砲，西王斐狄南第四學之，遂遍行歐洲。而南宋末英國的老裴根於一二一九在西班牙得到火藥方子，是朴硝七五，硫磺一五，柳炭一〇，恰與魏勝所用的方子相同。在短時之間，何以魏勝所用者，已爲裴根所知，是見火藥配合的成分，傳世已狠久狠久。該餘叢考又言：『阿里海牙攻樊城時，元世祖得回回亦思馬因所獻新砲法，（元史世祖徵砲匠西域，阿老瓦丁與其徒亦

忽馬因至，造大砲，豎午門前試之，聲徹數十里。命送軍前，乃進攻樊，樊破。移以向襄陽，一砲中譙樓，聲如雷震，世所謂襄陽砲也。』襄陽之役，在西歷一二五八，是在亞刺伯人用砲西班牙之前，即此可見中國用砲，却受西域影響。所謂西域，即皆亞刺伯人教之，因亞刺伯人在唐時已能砲攻美加。然攻美加之砲，又稱得自印度，其後印度之銅砲所謂「戰場之共主」，西洋造砲已久，猶贊美之。這是歸根到底，印度實一古機關槍文明之聖地。太戈爾先生現在反詛咒其小學生，真考古家之所大不服了。（爲之一笑，蓋凡考古家皆如此夢囈者也。梁任公先生作俑，吳稚暉學而稍疏者耳。）

五

——一九二四，五四——

有一句不夠常識的普通謬談，叫做科學是物質生活，玄學與美學是精神生活。這種話在無意識的時候，做一種像煞有介事的談話，在大家說說笑笑亦無不可。若認認真真把牠算着典要，牽做人的標準，那就照例不應該讓他們到底去胡扯罷？除了他把精神去同上帝靈感，看做三位一體，那種本來是半人半鬼，他應有「說昏話」的權利外，他若吟詩，作畫，談玄，說政，尙曉得帶了

三分論理，在世上生活的，我們就應該不辭問題的毛細，對他分辨分辨。請問什麼是精神，不就是指情感思想等等，所謂抽象的便是？請問什麼是物質，不就是我們自己臭皮囊，同一切星月花鳥，石斧卉衣，詩箋畫版，烟通機器，大砲機關槍等等，凡可聽可視可臭可觸，有形有色的便是？那麼，請問沒有情感思想，自然是沒有臭皮囊，（由兩個臭皮囊的愛情發生一個臭皮囊）沒有星月花鳥，石斧卉衣，詩箋畫版，烟通機器，大砲機關槍。但是沒有臭皮囊，同星月花鳥，石斧卉衣，詩箋畫版，（詩情畫意，都在星月花鳥等的材料上，才發得出）沒有烟通機器，大砲機關槍，（臭皮囊早做餓殍俘虜式的鬼物了）會讓情感思想在無何有之鄉表現，或自由發抒麼？那就精神物質，一物而異名罷了。玄學美學先生是他的個體精神，被自然物質屈服了，發起一種麻醉性的精神，被清風明月弄得窮愁潦倒，又把同類的臭皮囊，害得風餐露宿，反自矜精神以外無長物，便叫做精神生活。以被屈爲和平，以被屠爲犧牲，青山綠野，載寢載哦，似乎神仙境界，特不免於刀俎上之宛轉呼號而終，這叫牛羊的精神生活。若科學朋友，他便抖擻精神，征服了自然的物質，當他幼稚時代，也能造起茅屋小橋，襯着自然的野花明月，分有緻。比那長林豐草，毒蛇猛獸，自己竄伏在樹枝

土穴，精神發舒得多。進步又進步，居然能豎起煙通，裝出機器，什麼星月花鳥，詩箋畫版，都點綴得優美，供給得完備；而且有什麼直脚鬼要欺侮紅頭阿三，而大炮機關槍也不留情，精神可以不屈不撓。這是精神壓倒了物質呢，還是被鬼上帝粗製的一點星月花鳥便壓倒了精神呢？不是玄學鬼亦常說科學家能征服自然，這便是征服物質。既說征服自然的止有科學家，那就無異說爲自然征服的便是玄學家及美學家。至多說得好聽一點，說玄學家和美學家與自然調和；調和者即講和的別名，即就物質屈不了精神，精神也屈不了物質，也就再無可抵賴的了。如何能說玄學家和美學家精神生活能壓倒物質，反說科學家被物質壓倒，是物質生活呢？這惟有不管邏輯的玄學鬼才能如此顛倒瞎說，否則豈不是一句不夠常識的普通謬談嗎？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玄學家美學家是精神不健全而懶惰的，因此略帶昏聩，精神是有些麻醉的，上帝靈感終不免乘虛竄伏其胸中。所以貪天之功，以爲上帝已爲我等造有星月花鳥，享樂享樂，也就夠了。他們最大的理由，反對征服自然，便是有了烟通機器，做出點輪船火車，看印度星月花鳥厭了，再到綠洲的中國看看，固是好的，（所以他們也作「西方科學實有無價寶庫」，「物質

也有其相當地位」等的應酬支離話。惟兼造出了大炮機關槍，實礙世界和平，他這種似是而非的愛和平話，怎好不領受他的美意呢？但是從石斧揭竿，而到連弩鳥槍，以至大砲機關槍，無不是吃飯睡覺的器具進步，而相打器具也隨了進步；這都是昏聩的善人，享樂「自然」太過，造成了他的腐敗同類，於是昏聩惡人，生起取亂侮亡之心，便利用那種凶器。惟器具愈利，死亡愈少，乃是歷史上明明白白的事實，這便是一方面科學的理論愈精，而公法呀，報章呀，制裁那執凶器惡人的力量，也跟着進步的緣故。所以未到大學校教育強迫時代，善人對於惡人，大砲機關槍也是不可少的。慈愛不用麻醉式的苦肉計，也不用「吃砒霜藥老虎」的笨法子，想拿「孝經退黃巾」，一定要將科學還出一定不移的緣故來，是大同毀兵總有一天到的人類的「第三期」是要候大砲機關槍，又轉變了連珠毒氣飛行彈，庶幾真個到了。深恐紅頭阿三，黃臉阿四，早擲着詩卷，做了機關槍鬼，也看不見了。

還有一個卑怯心理，便是明知紅頭阿三，黃臉阿四的機關槍，終於造不過直脚鬼，「羊肉不得吃，惹了一身臊」，反促進別人的注意，禍來愈快，且候天網恢恢，惡人自有上帝收拾，所以「地

質學上第三紀的堅甲厚皮之獸，已經拆了牀鋪，讓我們睡了，安知機關槍的直脚鬼不伏天誅，讓我們阿三阿四來吟詩獨樂呢？這種善氣彌綸，那是曲阜大學農村。無論理的玄學，新月集中早洋溢着了。我們不信有上帝，而且貴州山中的苗哥哥也望我們倒斃已久。我現在姑且不論。惟有直脚鬼的機關槍，已經到了阿三阿四終趕不上地位，這才是使人氣破肚的自暴自棄呀。一是機關槍到底已經觀止了麼？難道連珠毒氣飛行彈，不就在面前麼？二是到了連珠毒氣飛行彈的時代，上帝的助我降罰，拿得穩麼？到了那時，上帝偏不幫我，與偏不幫苗詩人來出山正同，那更怎麼辦呢？三兄呀，四兄呀，沒有趕不上的那回事！我們鄰居的木屐先生遲了一百年，止努力了四十年，完全的趕上了。不是前回編輯部裏說，四百年前，直脚鬼自認大砲製不過三兄，現在他製出來的機關槍，三兄却心灰胆落，自信望塵莫及了。其實他們也何嘗有什麼深奇奧妙，能阻我們的追趕呢？我再來說件可笑的故事出來，寬寬三兄四兄的心。他們在這四百年內，雖然砲呀，槍呀，都能隨時改良，什麼後膛呀，來復呀，連發機關槍箭呀，都在前一百五十年內次第的想出，但是就現在眼光看來，可以算精細的，還就在這五六十年內外造成的呀。所以木屐先生也就老實不客氣，把他

前三四百年的廢物，簡直不理會，止就五六十年內精細研究，也就村田銃呀，夏瀨藥呀，竟後來居上了。如此，三兄四兄若下手，連五六十年前的古董都不必理會，直就村田的，夏瀨的，再改良起來，有一二十年工夫，難道還造蠢笨的機關槍麼？竟造機關毒氣飛行彈了。凶惡是凶惡極了，可是手執毒氣飛行彈，口說博愛平等，世界應當大同，那就免了詩人口裏說出，被人笑之以鼻罷。

故事且不要忘了，便是一百五十年前，來復槍是已經盛行了，我們科學週報上有位屢屢稱說的大科學家叫做富蘭克林的，他有勇氣發明電理，叫沒有信心，料後來會有機關槍。他在獨立戰爭的時候，極勸獨立軍隊注重弓箭。他說：『弓箭是至有用的兵器，有六大理由可以證明：一，兵士射法取準，箭的穩定，可過於毛瑟槍；二，能於毛瑟鎗施放一子的時間，發箭四次；三，毛瑟鎗射發出煙，可炫射者之目，不如箭能清晰取準；四，箭如雨下，較子彈藐小不易見，又足寒敵人之膽；五，敵人着箭，非待抽出，不復能動作；（實可發笑）六，弓箭任何地可造，鎗與彈則不能隨地製出。』我寫這段故事，不是叫我們老科學家台。後了富先生一百年，余小子還親見弓箭下操，我皇上也下過上諭，說我大清以騎射開國，爾臣民勿忘祖宗創業利器云云。從前弓箭說與火器說的筆戰，還

劇烈過今日玄學與科學的文陣呀。到了明明白白，又非白晝遇鬼的今天，還會擺什麼玄學與科學陣，那里禁得五十年前還爭弓箭說與火器說呢？富先生在尤前的一百年，表彰一點弓箭的好處，也就算不了什麼奇怪。我借他來證明直脚鬼也不是開天闢地，便從娘胎裏去帶了機關鎗出來，這是顯然的了。機關鎗不過科學在百年以來再進一步的結果罷了。在科學上的百尺竿頭再進一步，何難使今日的機關鎗，畢竟還等於富先生時代的弓箭呢？努力哉科學，沒有什麼趕不上別人那回事呀！有大詩人，做首詩做個預言，乃是正當人生。因為領我們同進大同博愛世界，便是機關鎗；不要世界是大同博愛了，我們却躲在苗山裏。

——一九二四，五十一——

六

編輯我們這個科學週報，懷一種感想，簡直是一個伶仃孤苦，在搖籃裏要自動的乳兒；舉世上有一個考進義務小學的阿兄，（便是科學雜誌）也辛苦得了不得。你想，中國的科學，簡直冷到好像在南北極的冰界，冷度在零點下倒數五十度的光景。什麼物質生活，大多簡直過着豕牢

的生活。居然有了科學物質壓倒精神的嘆聲。東方病夫犯的什麼病？現在方知犯的就是精神病，所以滿口的精神精神。這個報止有我們的讀者來表些孤冷的同情，此外盡是癡人，需着替他說夢，所以編輯廢話不能不多說一點，而且不能不對於最近反科學的行動，反復糾正一點，那就要提到將要歡迎的太戈爾先生了。我們抱歉得異常，向他這遠道寵臨的嘉賓，質疑問難，好像慢客。其實，因為我們是同蹈於「巨人」的足下，石板底下的蛆，還是爭扎的好，還是「犧牲」的好，似乎我們一見面討論問題要緊，不是止講些恭維禮貌，忘了我們自己的災難固不好，就是看太先生領了他們印度同胞，張眼去忍受大犧牲，止盼望精神安樂於靈界，好像也不忍。有人要「致敬盡禮」於世界大詩人，固是一義；但有人願「獻可替否」於鄰族愛國者，（大家辨他止是詩人，他開口來，却並不止是詩人）也未嘗非一義。若有心知其意者，以此義曲加容忍，則形式若「反對」者，改目曰「諫諍」，那就我們的抱歉，一定可以寬減些了。太先生願守東方「大犧牲」的文明，使巨人減些戒備，巨人自然迷魂大樂，必翹拇指而稱善。從前我們肯守「臥碑」及宣傳「聖諭廣訓」的佳士，也莫不能邀關東巨人天語褒揚。今太先生以建過牌坊的資格，又親來勸文定淑

女，過門守貞，巨人將自厓遠送，曰『勉哉珍重』，又可想見。說至此等之酸辛，太先生必將瞿然曰：是誠何心哉，我豈……！我等亦惶恐愧謝曰：曾參豈能殺人者？萬勿介懷……至此必相對無言，客泣主亦泣，吟之必成聲。故傅太先生甚灰心，知之者其誰歟？果簡單爲慢客之故耶？人者感情動物，必不如是之簡單也。

始終惟昨日覺悟上沈雁冰先生之感想，開得最扼要。他說：『極盼望太戈爾抱何爲東方文化，明白地具體的解釋一下，不要空空洞洞地咨嗟歎詠……太爾戈並不希望肉體的人類到他的第三期世界裏去……他說：『損失初不外肉體之損失……精神則不受損失……即使吾國人得以達到光明之世界。』損失了我們的肉體，而後可以達到，所以這第三期世界是靈魂的世界……太戈爾在上海講說所痛恨的西方人的「組織方法」而已。這些組織和方法，雖然極醜，極爲詩意，但確是征服我們肉體的利器。』總括沈先生看出來的緊要處，便是太戈爾勸我們不要肉體來流連什麼終不免煙匪滿地的印度與中國，須追尋那「野鴨」已經先去的天國，正在那裏等我們去臨流把玩。肉體既全不貪戀，儘管讓人把極醜的組織及方法來征服，我們用不着學他

的組織及方法來保護。質言之：太先生雖有「科學是寶庫」及「科學有相當地位」等語，簡直是應酬話；同梁漱溟先生的全盤承受西方化，又說印度第三條路是極軌，一樣的滑稽。我來附益沈先生一語，便是他們絕不重此物質的「人世界」，他們注重精神的「靈世界」。他們那里是個詩人與哲學家，簡直是個教士罷了。正經批評，絕不是精神向物質反動，乃是世界俶擾，民不樂生，鬼向人反動。我有一天讀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李先生相信「做人之日甚短，做鬼之日正長」。我也祇好忍俊不禁，戲以語朋友，以為笑樂。孰知吾友反正色告我曰：此近來信士甚多之流行語，若聶雲台先生之類者皆堅持之。余始大駭，復轉怡然。縱然覺得永樂的鬼世界，雖至善，亦不過成了我漆黑一團主義的玻璃花球，沒有我的物質變戲法有趣。但他能助我科學的興味，却反而不少。因為一個正長的鬼世界的鬼分子，必先要經過到物質的人世界裏投一個人身，那就足見物質人世界，便是精神鬼世界的養成所。人身是鬼的幼蛹，拿科學來整理物質培養暫時的幼蛹，也是最合理的辦法。於是我便老實不客氣，尋出兩句古文觀止來，暫與精神絕交，謝之曰：（是臣報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臣無科學，無以至明日，科學無臣，無以終餘年。」）精神可以讓做了鬼，我們

在永樂世界從容再講罷。但求讀者原諒，組織及方法的精神，我們用得還多，惟空洞神妙的精神，留着做鬼的再用，這還是科學經濟的方法。一笑。

昨日還有學燈添請了一位新記者，他說明今後之學燈，彷彿改做奈何橋邊之接引燈，引人太平過橋，直達靈世界。他又提起驚駭物質者，是大觀園內的劉老老。然而我連帶想起沈先生追朔太戈爾游德的大受歡迎，却很像大觀園中的哥兒姐兒歡迎劉老老。劉老老把鄉村的家常便飯，愈說得憨蠢，愈博得哥兒姐兒的歡笑。他現在却走進了破落戶的敗屋裏，還對吃饑饉的講同樣的村話，縱有少數破靴子弟，想不開元天寶之盛，共雪同情之涕，然多數耐不了他嚼那無意識的閒天。反耽誤人家去找柴米鹽油，故弄到主客都抱歉，都是文不對題的緣故。然這是題外的閑話，今且不必問學燈新記者的「思想」是思想的什麼，又讀我所編輯的雜感裏，有一位說：「我們中國現在是不是人格破產，物質勢力橫行的時代？」上自總統，下至平民，都是賄賂公行，不加顧忌……在這人格淪亡，物質勢焰的當兒……」就引他這幾句，竟拿賄賂公行，歸罪於物質勢焰，有邏輯麼？他既提起了「上自總統」的總統，我却來請一個總統之弟，舉他一段故實證明證明：

四月二十四日無錫（錫報）云：城中田雞浜雲仙觀舊址，改設無錫道院，自成立後，各埠信徒絡繹而來。日前北京、天津、濟南等處道院統掌徐世光等聯袂來錫，信徒於昨日上午，在該院開會歡迎。到會者約計六十餘人，首由徐世光演講。（徐道號素一）「素一此次來錫，承諸君開會歡迎，實不敢當。道院內以仁義爲主旨，仁義者，不可須臾離也。事之正者卽爲道，人生所片刻不能離也。修道必須有堅恆之心，不可今是昨非。無錫道院成立，甫經一月，已有如此成績，實屬不易。老祖之道，以救濟衆生爲宗旨，務望諸君均存堅恆之心，則去道不遠矣。」散會後，徐等卽於本日下午，搭滬甯路特別快身赴滬轉杭。昨日該院抄發前日亂諭云：沙雲室寶孚聖，自妙山奉命來，一定（卽徐世光謝素定）兩掌此次南下，名雖遊覽，名勝實爲道務進行。僕僕風塵，辛苦已極，各賜師案前福酒一杯，以養其靈而壯其神。（好傢伙）知之。（一）

賜徐素一——夕陽消息隔癡雲，鶴井遙天尙逐羣，多少來田翻白浪，梁溪草木更欣欣。（一）

賜謝素定——樓台倒影映池泉，泉石清流各一天，天賦何如完爾素，素心定處卽爲仙。春能兩掌，準伴同一定兩掌，赴杭游覽，知之。又抄發前日判求病亂諭云：沙雲室濟佛，自杭院奉命

到判方。世風不古，道德淪亡，人心險惡，詭譎百出，厲氣邪氛，瀰漫空際，此病之所由來也。今人之病，不病於形，而病於神，不病於身，而病於心，是發於隱意，而顯於行體者也。吾意不但願以草木礦石，而醫有形之病，更願以平靜息默而治無形之症。深願世人明以養性，凝以養靈，默以養神，公以養私，空以養情，勤以養身，足以養心，廉以養貪，諸方細細味其意，免受二豎之擾，其各勉旃。

看了這段新聞，他們人口裏的「仁義」及神筆下的「今日之病，不病於形，而病於心。」云云，乩界詩翁，亦不弱於暫留人世的詩哲罷？他們的「賄賂公行，不加顧忌」是物質害他的呢，還是「仁義」害他的呢？總統之弟是道院總理，那一位可以「上自」的巡閱監軍，不列名在精神生活出的雜誌字內，他看得起物質一眼麼？嗚呼學燈！可憐科學週報！（可憐者可憐被我占了許多篇幅也。）

上星期我的朋友許元啓先生告訴我，他說，他在上海大戲院裏看發明輪船的电影片名「小紐約」。他又說，這就是一千八百零七年八月七日在赫貞江上初次出現的 Clermont 船 Robert Fulton 發明的。片上形容當時一班人士那樣的驚駭奔走。高呼上帝，真形容盡致！許先生告訴我之後，不多幾天，看見報上記載法國杜愛西乘了飛機，達到上海江灣，上海一班人士那樣的驚駭奔走，去高呼着，想也同影片上看輪船，一般熱鬧。他們去看飛機的人，對於黃浦江上萬噸千噸的大小輪船，便眼睛也不去正視牠們一下了。因為他們是看慣了。上海大戲院裏的輪船電影，同江灣的法國飛機，我皆不會能看見。我是很怕看。如果我去看電影，我就要想到僅僅在一百多年前，他們一隻可笑極的輪船出了世，不料轉瞬就是戰鬥艦開過來了，巡洋艦放進來了，什麼條約，要你訂，你怎敢不訂，那麼赫貞江上的慶祝會，無異祇替我們預開了追悼會罷。照此比例，我們現在江灣去歡迎他一只破飛機，也的確是一件趣事，但再一百年的小支那人若在電影裏看了，安知不奇怪我們迎進了瘟太爺，竟會高興，也是可驚的事。然而幸虧許先生告訴了我赫貞江上輪船的电影片，我又會悟到，到底還是僅僅的一百多年，一百多年前推上去，推到千年萬年，

直到亞當夏娃，他們也不會有什麼輪船。所以他們到了今天，還念念不忘，矜貴他一百多年前來一隻可笑的輪船，要從新扮演照入電影叫他們的小官官知道他們的祖老太爺創始的不易。那就所謂「西方人是征服自然，崇尚物質文明」，經他們自己在電影上招供，並非開天闢地生就的一個物質文明民族呀。僅僅是一百多年前，有幾個閑空好事的人，好像小孩子弄玩偶，做了出來，驚喜的不可言喻，直要到巡洋艦逼到了便宜條約，才像煞有價事的呀。因此飛機是止上天了廿年，所以牠飛在水溝裏的笑話，還叫你們親自看見，把你們也做了後一百年電影裏的人物！而且赫貞江上輪船行了二十年，並不會聽見前清的嘉慶皇帝采辦過輪船。飛機有了二十年，居然浙江盧督辦已有飛機借與杜愛西。可見世界一交通，照一百年來這一點笑得倒將來人類的物質文明，真是人類共通的一點小東西，毫不成問題的呀。爲什麼便要叫且跳，亂說物質文明已經壓住了精神呢！所以頂可恥的自己造起輪船來，還比別人赫貞江上的故物，改良得不多。借給客人的飛機，還止是用銅錢買來的，有點說不過去罷了。然而到底僅僅落後了一百多年罷，沒有大不了的，趕呀，追呀，非凡的容易的呀！比我們矮的，已經着了木屐追上去了！爲什麼我們有了兩

條長腿，不拔上了鞋沿，趕緊追呀！

既然人家還把那種「科渣」的輪船，照進電影，給影戲院裏賣錢，那我們也好借來瞎三話四則個：

雖則一千八百零七年紐約赫貞江上的輪船，大家認為第一條真正的輪船，富爾敦亦得了創造輪船的大名了，可是富爾敦也不過做了幸運的代表人，赫貞江上的克羅蒙脫小火輪，也做了幸運的代表船罷了。其實精蟲時代的汽機正在那裏夢想出來了，而輪船也跟了做着精蟲，要想一同出世。所以最早的輪船，在中國的明朝已經傳說。西班牙人堅稱一四五三當嘉靖二十二年有他們的國人在 Barcelona 的港口試行過蒸氣船。這種傳說，定是一種玩具的附會。可是到了一六九五當滿清康熙三十四年，大名鼎鼎牛壳門的搖籃裏汽機也要出現，法國有位朋友叫做 Pap, u 就做了一隻大模形的汽船出來，放在巴黎森江裏試演。可惜他那空氣壓動的汽輪，竟走了便停，不能使人叫好，巴先生無法可施。後來一七三六年當乾隆元年居然有位英國朋友叫做 Hulls 他大胆地把他製成的小汽船，請求專利。雖然他的重要部分，十九世紀的輪船上

還採用了好幾件。可是虎先生空有了專利名目，不會能夠真正獲利。除了巴虎兩先生之外，做好夢的還有若干人，都是失敗的英雄。其大原因，便是牛壳門的提籃汽機，直要等到一七六九當乾隆三十四年出了一個改造世界的華特先生出來，汽機公子居然送進了國民小學，輪船君方才靠着了準備大出風頭。

出風頭的大人物，還不就是富爾敦先生。其時法英美三國各不相謀，都在那裏想把搖籃裏的輪船阿弟，也送入國民大學。第一就是法國的一位候爵先生叫做Jonffroy，在一七八三當乾隆四十八年，居然在里昂的淞江上試演了一隻汽輪的小船，他自然沒有載貨乘客的効力，當然還算在玩物之內。他正要想發展，可是大革命一起，不幸身充貴爵，就流放在外。等到回歸家鄉，却已經有一位先生把他的原理偷去，得了專利的憑據，想他當時吃虧是個貴爵，官司不會打贏，可惜那位先生也沒有本領成功一隻滿意的輪船出來。法國人便算失了輪船創始家的大名。

其次就要說到英國的Symington，這位辛先生，英國人却幫了他，力爭是一個真正的輪船創始者。上海大戲院的電影片，一定是美國貨，所以把一八〇七紐約赫貞江上的小克羅蒙脫，

算做第一條輪船。若是叫英國人製起影片來，便不叫「小紐約」定叫「小蘇蘭。」地點也不在紐約的赫貞江上，一定在上蘇格蘭的Dalswinton達斯溫登湖。時間也不是一八〇七當嘉慶十二年的八月，一定是要早十九年，是一七八八當乾隆五十三年，月分是那年的十月，這是他們「國拘」的把戲，我們也不必去管他們那筆閒賬。把他引來說說，足見他們也震而驚之，鄭而重之，僥倖在一百年前得到那物質文明罷了，不是天生就，西方就是物質文明的賤種呀！這位辛先生的輪船，也的確可以算做真正輪船。蘇格蘭達斯溫登湖上有位富翁，叫做Wiler，他喜歡弄弄奇怪玩具，（西方的特性，不過這一點，不似東方人有長者風，深惡好弄也。）所以製造了幾條腳踏輪出來，在湖面上已經弄了兩年。他的一位西席老夫子叫做推羅，他是認識辛先生，知道辛先生剛把華特的汽機改良了許多，他提議於東翁，請辛先生把汽機裝上，替代腳踏。

那位好弄的東翁，豈有不興高采烈的贊成呢！就請辛先生在一隻長二丈五尺，闊七尺的腳踏輪的船上，裝起新汽機來。汽機師呀富翁呀，西席老夫子呀，坐在中間，拍達拍達，一點鐘行華里十八里的速度，在岸上觀者如堵牆的光景中，出足大風頭來了。這就是趨先赫貞江上輪船十九

年的故事。馬上居然有位公爵，請辛先生躉造小火輪八艘，要在葛蘭斯哥城外的小江裏行走，那不幸的不但地方人民竭力反對，說這樣的速力，常川行走，必定要將江岸一齊沖毀；就是那公爵也猝然去世。辛先生就算窮苦而死。惟有那一具米羅富翁脚踏輪上了汽機，經了無算收古董的主人，還有一時被人丟在牆角，幾乎拿牠回爐，最後終算送入了蔡子民先生最稱贊的倫敦青星博物院中陳列至今。（蔡先生提議要將英國退還的賠款，照肯星敦博物院，在中國造兩個。）這一個汽機，英國人認為輪船發動機的始祖。

其次就在美國，也在富爾敦以前，已有兩位朋友，造成了遠度華里十二至二十一的輪船兩艘，但如何試行，却不曾明白表出，所以也做了無名英雄。現在便要講到富爾敦先生。富先生是愛爾蘭出身的美國人，他在世五十一年。一八零七那年是他的四十三歲。他在少年時代，便去英倫學習，做了當時一機器師叫做West的學徒。據說他討了辛明登先生的教，也就不少。說來話長，本來不說亦好，就要說說，這回又占了科學週報的篇幅太多了。譬如上海大戲院看影戲，停一停幕，下次再說罷。

上次編輯話七，從看影戲，講到輪船創始家的富爾敦，沒有講完，正要來接續了談一回閒天，充數編輯話八，忽爾這天報上又鬧英國出了一個「死光」發明家，叫做馬佐。「死光」是什麼東西，各報也沒有記得清楚，止說牠能夠遠遠的爆炸軍火，阻止飛機，在歐戰時已奏實效。說得她像煞有價事的利害，宛同神怪小說內的風火輪，乾坤圈，差不多的神奇。那就連帶想到一百二十年前的富爾敦也有同樣的神奇。英國要設法勾致，不叫他為法國所用，也與現在的馬佐相類。因為當時富爾敦在一八〇二當嘉慶七年，曾經發明一隻潛航艇。確在是年七月三號，在法國西北角 Brest 海邊同着三個同伴，共乘了所製的潛行艇，下沈至二十五尺之深，當在水中約一小時，因為艇中取亮，攜點洋燭，空氣受牠的影響，不能持久。嗣後想法，開了一個厚玻璃窗，直徑止有一寸半，七月二十日再去試驗，居然所得亮光，足夠看表等之用。從此更將推進器，羅盤等，一齊弄得很靈動。升降左右，都能自如。更想造一較大之艇，可容八人，入水可到百尺之下，留水可至八小時，於

是可放胆圖毀敵人船。其時英法正是失和，英國戰船時來法國海邊。有位英國的貴爵叫做 *John* 富爾敦從前在英國曾與他有些交情。那位斯貴爵打聽了這個發明出來，又聽人說得神奇，說他的潛行艇可以近戰船之底，毫不能覺察，必要等被牠所轟燬的戰船，已成了千百塊飛舞空中，才知道中了奇禍。其實不要說富爾敦當時很可笑的所謂潛行艇，沒有如此能力，要是後了一百二十年，歐戰中德皇威廉第二的潛行艇，也不會有那理想的兇猛。但當時斯貴爵相信富爾敦的潛行艇，正與今日英政府相信馬佐的死光一樣。一得了消息，馬上很矜張的報告於上議院，提議招致富爾敦。果然當時的首相亞廷登，設法與富氏通書，勸他離法歸英。這個勸誘，雖直接未生效果，但富老先生的潛行艇，實是銀樣蠟槍頭，要想暗燬敵船，離去事實甚遠。法人因他不顯效力，漸生厭惡，方才逼着富先生果然叛法，且用他另一發明，叫做魚雷，反攻法船。可惜亦不高明，不會能傷得法國戰船一毫。只有一只倒霉的丹馬三百噸的商船，誤入戰線，被他的魚雷擊沉，終算聊以解嘲。這是一八零五年十月初旬的故典。富爾敦當時的使人驚心動魄，恰與目前的馬佐相等。不曉得再過一百二十年的後人，說起了死光又如何好笑。

現在言歸正傳，上回說富爾敦是一個幸運的代表人，終算他是輪船的真正創始者。他是愛爾蘭出身的美國人。一七六五年出世，剛剛先了余小子是一百年。幼年因家貧，曾爲飾物店的學徒，到十七歲，便改習圖畫。二十歲以後，上英倫游學，便想改習機械，所以給機師惠司脫做了徒弟。後來一八九三，二十九歲的時節，在倫敦遇着發明紡機的博士 Calvert 談起蒸汽行船，卡氏本有精密的計畫，盡量指點富爾敦。於是富先生不肯再做畫師，一心要想要在機器上生法，特別注意於輪船。他在一七九七，三十三歲，改去法國。中間發明了績麻，絞繩，魚雷，潛艇，各種的新鮮的頑意兒，潛行艇的故事已敍在上面，他注意的中心點還在輪船。他得了美國駐法大使列文頓的幫助，在一八〇三，就成了輪船一艘，在巴黎森河上試行，却不曾有好結果。還是繼續的努力，却給拿破倫知道了，拿破倫妄想成功一個小火輪艦隊，可以直搗英岸。拿破倫於一八〇四曾降手書於富爾敦曰：

『我剛接到市民的工程師富爾敦計畫書，你何不早講呢？這種計畫必能將世界改變面目。現在什麼都不管，你先去叫學術院會員所組織的評議會檢查一下。』

「因為這個問題，全歐洲的科學家都將看該評議會的斷語來做解決。從我眼光裏看出來，這物質上的真價值，已經極其顯明。你得了他們的報告，請馬上報告給我。我盼望這件事，最好在一星期內便能決定。因為我已忍耐不住久等。」

拿破倫一八〇四、六、二一」

這封信下了之後，富先生還不會預備得及送東西到學術院去檢查，拿皇忽然不高興起來，不許他送檢查的東西去學術院。大約打聽富先生什麼計畫，無非空口說白話。當時有位法院長叫做 Costas 替他說情。拿皇不等他開口，便忿忿說道：「歐洲各大都會中，什麼探險家哩，設計家哩，真是滿坑滿谷。今日有這樣發見，獻給甲政府，明日又有那種發見，獻給乙政府。其實都是理想。說嘴的醫生，造誑的騙子，止想獵取金錢罷了。這個美國人，便是其中之一。不准再提他的名姓。」哈哈，拿皇也挖苦得世人太利害，足見什麼時代，都有些假古董。好比現在為東方精神文明最時髦的時代，便銀鐘般的歌聲，天理式的玄談，充滿了國中。倘一旦西方物質文明，又時髦起來，今日那種發見，明日這樣發見，一定又要烏煙瘴氣的呀。閒話少說，這就是富爾敦受了法人的奚落，

更得了英人的勾致，所以一八〇五便叛往英倫。他就親上蘇格蘭去訪辛明登，細看他的汽機行船，詳問他的構造。辛先生大着肚皮，一切詳細替他說明，讓他將手簿記出，就傳爲佳話。富氏又到英倫中部蒲明罕城華特同朋友開的機器廠內，買了一副機器。一八〇六就回歸美洲，仍得列文頓之助，造成了那隻克順羅蒙脫小輪船。於一八〇七的八月七號，居然開始行輪。直到一百二十年後，還在影戲院的銀幕上留影。也算「說嘴醫生」的奏了全凱，叫拿破倫失色的呀。

當富爾敦的克羅蒙脫正在製造的時候，紐約城中的非笑，變爲流行的談話。凡有人做了糊塗的事項，便有人笑之曰：這就是「富爾敦的昏迷」(Fulans Folly) 所以到了八月七號那一天，觀者人山人海。在 Hudson 岸邊開行時，觀者見小克羅蒙脫冒火噴煙，大家驚駭，疑是怪物出世。後來見牠穩穩前進，方才歡呼擊掌，贊嘆個不了。牠在二十二小時中，行了華里四百五十，從紐約到了亞班尼埠。然而富先生雖會繼續造了幾條小火輪，又曾造軍輪一艘，可是他却沒有得到多大利益；並且他的發明，很有幾個人和他爲難，語他是偷竊得來。克羅蒙脫出世以後，數年間同人涉訟，鬧個不了，富先生又氣又恨，精神也就不濟。到了一八一五，倫敦正在那裏創開定期

小輪之時，他年剛五十有一，就考終了。到了明年，那位法國失風的假爵 Jouffroy 還說富先生所用的激輪，就是偷他三十五年前，在里昂淞江上試行的法子。哈哈！由此亦可證明直脚先生所有一點小法寶，也是無意中在近百年後辛苦得來。一對至無足道的激水輪，也還自己看做非凡難造。決不是什麼西方民族，生就就是物質文明的種子呀。

九

——一九二四，六一——

近日我道不孤，先是唐大同人，見贈五月月刊，其間名著如譯述的愛迪生言行錄，如飛機，如丁字測高尺，如地震後日本建築界所得的教訓，如求展開式中任何項係數之研究，如給是怎樣發見的，如實用映影彈性法諸篇，無美不臻。在此精病的社會裏，又平添許多物質治療法也。同時有位劉先生遂生，掌教在徐州女三師。他曾經著有發明家與發明物一書。他把他與吳蔭雲先生一同記述的講演稿子一篇寄來。演講的人便是敵友王撫五先生。演講的題目是「近代自然科學底趨勢，關於數理化方面。」演講的地點是武昌師範大學數理學會。劉先生的意思，要把那篇

演稿公諸大衆。我看撫五先生所說「自絕對的而相對的」云云，在我們自然算做至理，然而在什麼刊物上，早有消極的先生們，把極聰明的玄理批評，他說：「定了一個相對做標準，還不就是絕對？」他們以爲宇宙間沒有什麼新理，止在左說右說，直說倒說，弄弄玄虛，其實不過一個循環罷了。因此我們還有一位好朋友，就是章行嚴先生，他在政治上受了委曲，氣破了心，激成功一個自殺式的論調，洩洩寡氣。也說世間止有循環，新文化三字是可笑得了不得。他的證據，便是袖子管由大而小，現在又由小而大，萬事都要倒轉來。可是他這種循環論，若海闊天空的講起來，我也贊成，宇宙本是漆黑一團，將來或復返到漆黑一團，亦未可定。地球本是星氣旋成的，將來一定還到星氣，尤其可靠。然若說不大不小的人類社會，恰如袖子的循環，便尋不出確切的前證。難道以後人類還是茹毛飲血？老子要剖斗折衡，但止看見幾千元一具的天秤出賣，到至今一只斗也不會剖過，一根衡也不會折過。其實就是袖子管的大小，昔日之大，非即今日之大，進化如螺旋形的。予小子二十年前在巴黎發刊的新世紀上已經說過，嗣後不約而同，說過的也很多。往往轉過去方向頗同，有如循環，而圈綫却已經移了進去。這正如撫五先生所說「自絕對的而相對的」或

過了一陣，又自相對的而絕對的，也未嘗不可。惟彼時的絕對的，決非原是牛頓的絕對的，那就一定無疑。而且還可再由絕對的而相對的，彼時的相對的，而又非便是愛因斯坦的相對的，也是無疑。吾鄉有句俗語，叫做「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是無法阻止的事。現在又可添一句，叫做「朋友要守舊」，更無法可想。因為他動了真氣，變了不屑與我們爲伍，那就任憑你罵他不通，責他不該，他止是付之一笑了。況且中國民族向來是一個「二百五」的民族，梁漱溟先生稱贊牠持中，簡直說明白這個民族是一個不澈底的半吊子罷了。什麼經國惠民，養生送死的物質，破碎支離到如此，竟大言不慚，精神被物質壓壞了，要跟着癩三坐在永安公司電機房的窗前階石上，看半夜星月，養精神去了。我其奈之何！我在每次編輯話裏，終要介紹幾句科渣，現在感於撫五先生那種威鳳祥麟，爲科學奮鬥，劉先生既有意要公布他的演稿，我卽全錄其詞，以實我話。以下卽皆劉吳兩先生所記，王先生的演稿：

『近代自然科學底趨勢，我想分作幾層底談話。

1 結果：

- 一、自絕對的而相對的；
- 二、自聯續的而分子的；
- 三、自原子的而電子的；
- 四、自二元的而一元的。

11 方法：

- 一、自微分的而大數的；
- 二、自演繹的而搜集的。

近代數理化底結果，有如上底變遷。我們先說結果，再說方法；因為先說方法，就無從說起。

1, 自絕對的而相對的：

近代數學和力學底變遷，舊力學從格利雷阿 (Galileo) 至牛頓 (Newton) 而集其大成。

其力學先有基本底假定，以為絕對底標準。研究天文學，先假定一體為不動，然後計算眼底物體底運動，例如人坐在火車上，看見光從東方來，以牛頓力學看來，以地球為絕對底標準，地上動底

物體，以地球爲不動而計算。例如人在地上走路，每分鐘有百步底速度，若是在火車上走，火車前行每分鐘有二百步底速度，（人和火車同方面進行。）那末，人是行百步；火車是行二百步，問人對於地球底速度若何計算時？以人底本身底速度，加火車底速度，就是每分鐘行三百步了。總而言之：牛頓力學以基本底假定爲根據，並沒有什麼困難；然以地球爲動的相對，以太（Ether 或譯能媒）爲絕對底標準，設想以太爲不動的，用此來作標準而計算大體之運動，但是仍然發生困難了！牛頓以一者爲絕對的，以地球爲絕對的；其餘的就爲相對的。天體以太爲標準。從光學上底研究，知道光底速度永遠不變，每秒是三十萬料（Kilometre）或說十八萬六千英里亦可——記者——底速度，無論對於任何星球（如地球，日球，月球……）都是如此。假想一人在太陽上，或是在別底星球上，計算光底速度，也是如此。但是光對於地球是動的，地球對於別底星球也是動的。那末，與前例速度的計算就衝突了！

於是羅倫子（Lorentz）即發明變位法則（Lorentz's Ternsf Ormstion）這就是相對各論（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他用他底公式

$$L = L_0 \sqrt{1 - \frac{v^2}{c^2}}, \quad T = \frac{1}{\sqrt{1 - \frac{v^2}{c^2}}} \quad \text{來計算。假使以一尺爲標準，在不動時計算牠，恰}$$

是一尺；在動時就不是一尺了。若以之置於前進底火車，普通就會短些，其長幾乎只有九九九九九九九……寸。以此論之：不動者長，動者短，又如一鐘在車站上是一分鐘，同樣置在動底火車上，則時間較爲長些，我們來看上面底公式， L 爲對於動底標準底計算， L_0 爲對於不動底標準計算， V 是動底速度。 C 是光底速度。假使 V 爲無限小，(Infinite Small) 時，則 VC 幾等於零。那末，動與不動是無所區別了。(由公式 $L = L_0 \sqrt{1 - \frac{v^2}{c^2}}$ 當 $V \rightarrow 0$ ，則 $\frac{v^2}{c^2} \rightarrow 0$ ， $\sqrt{1 - \frac{v^2}{c^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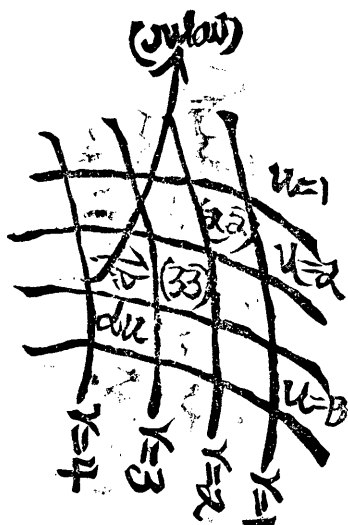
$\sqrt{1 - 0} = 1$ 。於是 $L = L_0$ —— 遂生註) 若 V 是比較大些底數，則 $1 - \frac{V^2}{C^2}$ 就要小些，就是

L_0 大些。若是火車底速度速度和光底一般快，那末 L 就等於零。若 $V = C$ ，則 $\sqrt{1 - \frac{v^2}{c^2}} = \sqrt{1 - 1} = 0$ 於是 $L = 0$ —— 遂生註) 此爲物理學上所不承認的。不過此公式有一極限 Limit

如微分積學上底 $VX \neq 0$ 則有意義；若 $VX = 0$ 則無意義。上面底公式，也是一樣的。於是可將從前底種種衝突消滅了！由此公式演繹光底速度，對於火車底速度，從別底星球上計算也是一樣的，可以保存前定律底成立，用此法可以不至於發生衝突。不過這個公式，對於完全等速直綫運動（Uniform Linear Motion）上才能應用；若是在不等速度的和曲綫的運動，則不能應用。於是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就發明了相對通論（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

其坐標系 Coordinate System 的用法不同。從前用三直綫互相正交，（三軸 X-Y-Z-Axis）作標準；他改用曲綫的軸。畫作許多曲綫，計算曲綫的距離，以求其中一點底位置。如圖：

用這種方法來計算，對於某種東西不論爲直綫，曲綫，都可以計算；不論等速運動，不等速運動，都可以計算；天體上的星球，都非直綫的等速



的運動。例如月繞地球而行，速度每每增加；而離心力也要增加，所以月球不會落到地上來。天體底行動既然不是直綫的等速的，所以從前的相對各論就不能應用。於是就發明相對通論，這就力學說的。

其次就數學上說：非歐幾里得幾何學 Non-Euclidian Geometry 發明後，坐標系就不止三元 Three Dimension 有了四元 X-Y-Z-T-AXIS 時間也算一根坐標軸了。從前牛頓假一物體不動，而計算各種物體的運動；現在就自己運動的物體來計算別種的運動現象。近來相對論不但是在數理界很重要，就是在化學上也不無小補，例如電子，原子……。

「註」愛因斯坦原係猶太人，一八七九年生於德國，入了德籍。一九〇五便發表了一篇相對各論。一九〇九在××大學當教授，一九一四年到柏林充當威廉皇家物理學會的會長，一九一五年他又發表了一篇相對通論，自他兩篇相對論發表後，科學界裏便起了大革命了。

——一九二四，六，九——

十

用拆字先生法，十字成數，要說幾句總結的話：科學掀起了大戰，是衆口一詞的冤獄了，然而都是古著老夫子的攀談。不料昨天有位朋友來說：『更有無政府黨朋友疑心提倡科學，是幫助資本家。』哈哈，這倒是託爾斯太不會想到，太戈爾不肯明言的一句陳腐的新鮮話了。（科學助資本家，是一般人的口中都蒙昧不明的常說，故曰陳腐。）我們崇拜科學：一是因爲道理上要講，常識是模糊影響的，科學是精細確當的。一是因爲我們不肯四脚戴毛，要用「人工」以抗「天行」。科學是人工的根本法，三要完全一切理想的道德，止有科學萬能，若「靠天吃飯」，「任天而行」，「與天爲游」，說得好像是天的孝子，其實都是依賴窮天爺爺的不肖子，折穿了說，叫做懶得做「人」，「人者能以人工補天行，使精神上一切理想的道德，無不可由之而達到，又達到者也。」不料我們對科學，止有這三個堂皇正大的理由，反對科學的人們，却「半夜裏殺出來一個程咬金」，「拿」掀起大戰，幫助資本家，「請了幾個蹩腳律師，出來勢不兩立的，控告他們一狀。因此逼住了我，在這兩個月內，也用律師的聲調，對準了他們的訴狀，反居功起來。這是「急來抱佛脚」，「抱

出來的聰明答復。（其實是放在眼前的理由，不早說出，蠢笨極了；還自譽聰明，可笑已極。）但是聰明罷，蠢笨罷，却不是總結的話，總結的話止是上面三個理由。所以此番還要在我的編輯話裏，續完全撫五先生的名論，所有公堂上辨護的奇談，且留了下次再瞎說。

王撫五先生的話，題目是「近代自然科學的趨勢，關於數理化方面。」他的話是在武昌師範大學數理學會演講出來的。記的人是徐州第三女師教師劉遂生先生同他朋友吳蔭雲先生。話分兩層，一是「結果」，二是「方法」。上期已把他結果中第一節登出，本期再從第二節登起。以下便是劉吳兩先生所記王先生演講稿下半篇。

（2）由聯續的而分子的：

在文藝復興以前，對於熱，光，磁，電的觀念為聯續不斷的。以熱為一物，冷又為一物，冷熱相合，就是溫和，文藝復興以後，就打破了這個觀念，以為熱和水流一樣，是聯續不斷的。雖然我們不能看見，不能聽見，然而想起來總是這樣的。但是現在知到熱並非物質，熱是由分子的振動而發生的。振動得快些，就是熱；慢的，就是冷。倘若完全不振動，就是完全無溫度了。現

在知道沒有絕對無溫度的東西，換句話說，就是絕對零度是不可能的。把從前一種形而上的玄體打消了！這就是科學上的精神。哲學上亦有此趨向，試看電和磁，從前是分離的，現在合起來了！近二三十年，講電的傳導，和水由上向下流一樣，即所謂電流。不過電流有兩種的觀念：（一）謂由正向負的流；（二）說是對流的，如果互相對流，聯續不斷的流，那不會起來衝突麼？現在的原子理論（Atomic Theory of Electricity）說電是一個個的原子振動發生的。某種傳電體，就是其本身原有電子容易輸散之謂；若是不易於輸散的，那就是不導體。那些電子一起聯續的，以上就是現在底理論，若把電流通，立刻就表現電子底能力，其速度之快，直不可以計算，因為電子聯續的，並且是流到的。例如一千人在一條直線上，拿一本書，從第一人遞傳到最後一人，無論怎樣傳得快，至少總須幾分鐘。假使人人手中各執一書，一聞號令，則同時傳遞，那立刻就遞到，傳電底現象，也和此事相彷彿。我們試將電池上的電綫連接起來，就有電底作動，其中底電子，都是連成一直綫的。所以現在電子的觀念，自連續的以至分子的，這種供獻，自然以湯姆遜（J.J. Thomson）為最大，且彼對於電子運動之理

論 (Activ, itp theory of elericity) 很多撰述。

談到光底一層：從前牛頓底光學，以光是最小的微粒子 (Corpuscle) 能通過透明體，所以射到人底網膜上，就能感光了。到了惠根斯 Huygens 以光之進行爲以太底波動，並非微粒子底運動，於是就把牛頓底微粒說推翻了！他以太實驗作根據，用集光鏡 (Convergent Lens) 放在光綫之下，則光全集在一點，假使光爲微粒，則於其焦點可得一種物質，用很精密的天平，也可以稱其重量，但在事實上確是不能成立，所以說光非物質。那時探用光之波動說並不發生什麼困難。

近來七八十年，馬克斯威爾 (Maxwell) 以爲光與電磁同一根源。在一定狀況之下，加極大之電磁力，可以使光之直線變爲曲線，這個理論，叫做光底電磁性底根原 (Electric-magnetism of origin of light) 距今一三十年，有勃郎克 Plank 假定光爲以太底波動，就發生許多困難，他把光當做一種量子 Guana 返倒牛頓底學說。他以爲光之放射和雨一樣。那些雨滴，譬如就是量子。由此看來，似乎和牛頓學說相符合，其實是進步。他底學說叫

做量子論 (Quantum theory) 這種學說，在物理化學 (Physical chemistry) 上成一個很大的問題。從前以爲光是聯續不斷的，現今以爲是量子的，這就是物理學上最大的革新啊！

(3) 自原子的而電子的：

這層是屬於化學上的：原子說發生於西臘，以宇宙間一切物質都是由原子而成。由化學上看來，從德爾頓 (Dalton) 底原子論上，先假定宇宙間底許多原質完全不變。從哲學上看來，覺得很不圓滿。但是德氏也不能解釋，遂謂有許多的原質是不變的。自從門德立夫 (Mendeleeff) 發明週期律 Periodic Law 以後對於德爾頓底學說，有許多疑問。若是依週期律上看來：例是從第一類底鈉，原子量依次增加，一直轉到鉀，其性質和鈉相似。一種由事實上看出：一種由理論上推究。那時就有人想到所有的一切原質，都是由一種東西而成；因爲在各種狀況之下，其構造亦異。於是有人說氫氣一原子，乃由十六個氧氣原子合集而成……在電子論說起來，所有的原質乃由電子而生，在昔者我們理想上想得到自門德立

夫發明週期律以來，由事實上證明本生（Bunsen）用分光鏡（Spectroscope）發明了許多新原質。他有兩大重要發明。（一）用分光鏡發明了許多新原質；（二）發明了日球、月球和別底星體構造底物質，有的與地球上底原質是一樣的。有的是地球上有的，而別的星體上沒有；有的是別星體上有，而地球上沒有這的；是創造時代底發明（Epochenade discovery）此重要的事實，從一根原發生，而追究其變遷，彼時不過有此種猜度而已。自分光鏡發明後，也不過加了幾分的相信；究竟沒有成爲有系統的結果。

現時放射化學（Radio-chemistry）發明，然後斷定各物質由電子集合而成，湯姆遜之電子論即如此。發明放射化學的人，首推居利夫人 Madame Curie。假使有人作一種試驗，在空氣稀薄的玻璃管內，兩邊連結電機，若是乾空氣在內不能傳電，何以厚時能傳電，而薄時就不能呢？由電子論論之：許多氣體底分子在內，就不發生電；如水，就能發生負電。負極光 Cathode Ray 從負而正，就是許多電子團感應，此乃由電氣放散水體底電子而生。由放射化學中，我們知道銻（Radium或作鐳）能放電子，就發生（ABC）線，這姑且不論。但是B

線和負極光是一樣。是方法不同，而所得的結果完全是一樣。何以能同樣地放射電子呢？因為物質底本身有放射電子底可能性。銑也是一種原質，因為電子集合太多，本身可以放射。現在所知道的原質，約有百餘種，這些原質，都是由電子組成。電子有正負之分，正電居中心，其周圍有負電環繞之。極紫光照在金屬上也發生電子。至此遇得有系統的理論。如金屬，炭素，如以高溫度，能發生電子；用幾種不同的方法所得的電子，完全是一樣。

從前以為原子不可再分；現在原子可分成千千萬萬的小電子。且知其性質，不亞於二三十年前知道原子有許多定律管理牠，可算得近代化學底大進步啊！

(4) 自二元的而一元的：

從前以為地球上底物質，在中國以為是五行（金，木，水，火，土）構成的，在印度以為是地，水，火，風構成的……物質是永久不滅的。在從前物理學上，以為物質和能力截然不同，而總有互相倚附的觀念存在。所以物質是死的，藉能力而活動；能力籍物質而表現。科學對於不能分開底能力，如熱變成光，電變成光，發電機使電變成磁，磁變成電，動就變成熱……現在都

把牠歸入一元了！不過在不同底狀況之下，就發生不同底現象罷了。從前八十餘種底原質，皆是完全不變的；現在知道皆由電子發生，不過其狀況不同罷了！所以現在把物質和能力歸成一樣，即物質由電子而成。電子即能力，故物質和能力一樣。

結論

總上以觀：近代自然科學——數理化——底趨勢，在數學與力學上而言，則由絕對的而相對的；在物理學上而言，由聯續的而分子的；在化學上而言，由原子而電子的；在數理化三方面說起來，就是由二元的而一元的；因其結果和從前不同，所以我們研究底方法亦異。

II 方法：

(1) 自微分的而大數的：

近代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雖然和從前不盡是不同，不過各方面比較進步些。在從前是用微分的方法，把時間縮短到無限小 *Infinite Small* 以解釋物底現象。我們知道微積分學是牛頓和萊勃尼慈 *Leibnitz* 發明的。他們所以要發明底原因，就是因為要研究無限小

底情形。但是宇宙間底現象狠復雜，用微分底方法，把時間縮短了，不足以應用於極大底範圍，於是物理學家創造氣動說，謂物質由許多底分子互相衝撞而動，並非同速度。例如打桌球：有許多球在一個桌上，我們只動一球，其餘的球受了衝撞，有的速度快，有的速度慢。其方向亦各各不同，故若以最小的來計算全體，那末，就不能滿足氣動說了。必須設法取其平均速度，以代表全體，所以就用公算律 *Law of Probability* 或稱大數律 *Law of Large Number*。這種定律，在物理學上，數學上，社會學上，生物學上……用牠對付複雜的現象，大多數找共同的性質，取其平均。大數定律就是研究大數無限底多，以平均底性質，代表許多不同底性質。例如有一物質，其全部底物質皆有物質質量，我們就以它的重心，來代表全體底質量。例如有一圓圈，牠底重心不在牠底圈子上，而之牠底中心。又如人手指上底戒指，牠底重心在手指上，照此看來，在普通常識上，殊屬荒謬，但在物理學上，確有這種事實。求這種共同的法子，和從前的微分大不相同；但我所謂由微分的而大數的，并不是把微分完全推翻，用大數底方法啊。

(2) 由演釋的而搜集的

在一八五〇年以前，完全是發明事實底時代，我們讀科學史，和那時理化雜誌，都可以看見發見這樣原質，那樣原質。從一八五〇年到一九〇〇年中間，完全是理論發展底時代，那時底物理學家，以為須求一種原理而概括整理五十年以前發明底事實，所以物理化學於此時即發明了。發明物理化學的人有四：(1.) Ostwalt, (2.) Vont Hoffl, (3.) Arrhenius, (4.) Hearnest. 他們用演釋底方法，以求化學的進步，而棄用搜集事實底方法。近五十年來，復用搜集事實底方法。自X光線發明後，以原子底性質作標準，找出許多新原質，不用原子量而用原子數 Atomic number 於是所得底結果，以H為1計算依週期律順次推出，到最大底原子數(鈾)為96，這種方法，並不是依一定底定律，好像是亂拚樣子。諸君不要以為真是亂拚；其實他們有他們底法子。X用光線射在原質上，研究所得的結果，大致與此相同。計算牠底次序，並不顛倒，所以現在用演釋底方法。而用搜集事實底方法。由新發生的事實，而得出新定律，假定理論，並非是不用演釋底法子；不過現在不盡用演釋底法子，而

且還用搜集底法子，以發現新大陸。

十一

——一九二四，六，一五——

前回我自己吹牛，說是玄學鬼把科學起訴，控告他激起了空前大戰；又我們的無政府朋友，深恐科學是幫助資本家於是逼住了我，在這一兩月內，此處彼處，信口開河的談話，便尋到了聰明的答復。哈哈，到底有什麼聰明呢，實在也不過爾爾。但是我自己却誠心的相信，實有這麼一回事。而且這就叫做人類進化的歷程。現在且不妨再把我所謂聰明的答復，簡單寫出，再來加個小結論，請教請教那了解宙觀的朋友們。

(一) 激起了空前大戰，不是科學的罪惡麼？科學告罪道：『是的是的，不過我（科學自謂）引起他們大戰，我是望世界又進一步，這叫做「騙上當」從前有一段捏造的神怪小說，正可拿來比喻：「有一個狐狸家屬，寄居在一家富人的空房裏。但那些狐狸們同主人很親善。主人却終不喜歡牠們，歸根結梢，想了法子把許多狐狸一齊燒死，只贖了一個老狐狸。那老狐狸過了幾時，

便搖身一變，變了一個諸葛亮式的道人，（讀者注意！這就是科學先生。）想法欲動主人稱，他有帝王之相，全家都有金枝玉葉的福命；又替他運籌帷幄，招兵買馬，擇日造反。先搶了一座縣城，隨即建號稱帝，御殿受賀。（混一宇宙的威廉二哥，在一九一四年八月裏，確有如此氣概。）哪知官兵大隊方到，要尋諸葛亮已不知去向，止索得這位富翁皇帝的全家，一齊做了刀頭之鬼。」哈哈，列帝要做共產試驗，德國要扯共和旗子，麥唐納要組工黨內閣，康有為不敢再談復辟，沒有小區區姓科名學的化了四十年工夫，在克魯伯炮廠吃盡辛苦，尸古拉肯去見閻王麼？二哥肯進荷蘭水瓶麼？勞合喬治肯出唐林街麼？溥儀世兄肯買了心勤讀潑拉買麼？照玄學老夫子的方法，勸得信威二哥止把我來通商惠工，那就還是香腸式的紳士充滿青島，尼布楚以來的條約赫然有效，德發債票也沒有那種名詞，能叫軍閥心癢，俄國賠款也無從改做教育費，弄得校長眼花。止有我能施起小小神通，便世界馬上政造。倘把這種大戰，再戰上××回，便托爾斯太，克魯泡特金，馬克斯羅素，太戈爾，張君勱，章行嚴的世界一齊實現了。何以我方拉了世界向前進，你們偏謀害了我，在半路上做了二百五呢？」這是科學先生第一個答案。

(二)人又嚴厲的罵科學道：唯有你是幫資本家做走狗。科學仰天大笑道：「閣下的見解，正就是白米產生在席子包裹的見解。可憐古今以來的黨人，沒有一個不癡愚的。着得稀破爛，寫字寫到別人不識，便算黨人。飲食不時，起居無節，也算黨人。童騃不識數目，也算黨人。失戀了吟詩罵敵，自然是了不得的黨人。消極到剖斗折衡，那就更是頂天立地的黨人。凡弄到沒有辦法，就算得了黨人的畢業文憑。然我要請問，倘不是我叫歌白尼，買利留，牛頓，出來畫策，作成了一個小子華特造成十八世紀末年一隻城隍廟香爐式的汽鍋，十九世紀能不能發生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呢？現在且少說閒話，交代我的正文。我的對於資本家，乃是南京宜便坊的「填鴨法」，「騙那班一毛不拔的土富翁，想發大財，果然仗着我弄到大廈連雲，貨物山積，把鄉下的土豪，一變了汽車裏的闊人了。然他當初在鄉下收放債，一盤散沙的農民，誰有機會來議論他一個「不」字呢？」（章行嚴先生要想歸農，我替他細細一想，現在鄉下的梢長大漢，尙且終年勞苦，僅得一飽。若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歸農，無非多養若干長工，自己在茅屋裏看書。做個變相的小資本家罷了。）一到他建設了大大的工廠，請農民都入廠做工，於是工會了，工黨了，雪片的結合起來，他也就睡不成好覺

了。於是由讓步而分紅，而合作，直至於歸公。有如便宜坊之鴨，吃的胖大如小豬，從而撕毛火炙，不是我，你們有法子騙他土富翁上城麼？能叫散沙的農民，也跟着上城，聚做工團麼？我未出世以前，號稱書契肇啓了文明，然四五千年止作成了皇帝陛下生殺隨意，一班敦詩書說禮樂的玄學大奴才頌揚聖明。到我出世以後，前三百年止有一點萌芽，便金牛章，市民政，鬧得一個不亦樂乎。最近的一百五十年，我頭角愈加崢嶸，便什麼共和，工會，共產，無政府，愈鬧到攪海搖天。這無非是煤油大王，鋼鐵大王，不自量力，要想代用皇帝陛下，便馬上獻醜。曇花決不夠一現，所以世界進步如是其快。所以工廠再多開點能夠叫鄉下人田地都讓富翁包辦了，用機器耕田，農民多變了工人，便馬上一個世界大革命起來。所有託爾斯泰克，魯泡特金馬克斯，羅素，太戈爾，張君勱，章行嚴的，世界一齊實現了。何以我方拉世界向前進，而向前進的朋友們也來錯怪我，情願在半路上做二百五呢？』這是科學先生二個答案。

以上兩個答案，拿過去的真實實事做理由，雖不能算十分聰明，也還辯護得很堅。因爲在科學本身，原止是永永有益人類的一種動力。人家要借這力來作惡，他就老實不客氣，把這力來

傾翻了你。況且不但科學富有品的力量，能傾翻較不正當的世界，進於較正當；即從藝術造成粗陋品物，牠的力量，能傾翻較不正當的世界，進於較正當。故括總言之：世界的進步，只隨品物而進步。科學便是備物最有力的新法。什麼叫做世界的進步，止隨品物而進步呢？若信人是上帝造的，或是黃泥搏的，我便可以一言不發。倘由微生物而進化至兩棲，爬行，哺乳，更由哺乳四足之物，經過猴子，始有人類，其說無訛，則人類或云已有三兆年，或云有了一兆年，姑可取後說認為止有一兆年。於是分：

七十四萬年為原人時代，品物一無所有。

一十五萬年為老石器時代，器物止有不多幾種的堅石卵，名曰石斧。

十萬年為新石器時代，器物始有石斧，石箭，骨針，角錘種種——甚而至於有青銅器。

一萬年至今為書契代了結繩文明，肇開時代。自琴瑟耒耜杵臼，至今輪船火車，飛機，潛艇，無非極言其品物之多而已。

書契以前是野蠻，書契以後是文明。不是打合同公認的話麼？為什麼九十九萬年之長，止是

野蠻區區一萬年之短，便一躍稱做文明呢？就是書契以後的一萬年：

五千年草昧初開時代，就算倉頡爲古皇，巴比倫作楔形磚，埃及能鑿象形碑，那時的茹毛飲血，衣不蔽體的狀態，東西不能諱。畫伏羲則半人半蛇，首蒙樹葉。尼羅江上碑中的人物，亦赤條條僅遮其陰處。

三千五百年爲專制時代，三代之隆，漢唐之盛，希臘羅馬之宏規，皆一方面玄學鬼談之而流涎，一方面專制酷虐之史迹，不可掩也。

三百年爲憲政時代，東方固無其事，西方則歌白尼一聲大喊，太陽居中而不動，金牛憲章成立。

一百五十年爲共和時代，則華特的城隍廟，香爐式，汽機出世之故。

目前則世上有共產國，則飛行機挑起了大戰之故。

以後什麼尤公平的名目時代，如何達到，我可不必要贅言，請看上表自知，這就是我們人類值得努力科學的理由。

——一九二四，六，二二——

十二

我爲了本報是科學週報，在本報上說編輯話，當然是要指出科學的重要。我個人又是信仰着科學，覺得要叫中國人的能力，得和世界上能力優勝之國相等，惟有他可以擔當。因此更推重得科學好像一佛出世，然而中國人的脾氣，亦有一部分，每每見人說得愈加像煞有價事，偏愈加不高興贊同。本來他心中也是一個信託科學的人，偏要顯出蔑視科學，自以爲將可以矯正謬妄。這正是高興人引出來的反動。這種反動，應歸咎於引出人的躁急，或者應歸咎於反動人的褊狹，這是雞蟲得失，姑且可以不問。現在且誠懇地根問這種反動人，他的心中，到底相信要與人能力相等，而且兼信託別的，那麼，別的是什麼？但奉勸決不可回答道：「兼信託精神。」精神乃是道德問題，非能力問題，然則要充足能力，就逼住了什麼人都止可回答道：「沒有別的，止有科學。」除非有一種人以爲道德萬能，可無所謂能力，於是將科學可以根本否認。若止認道德是人所當有，能力又人所當有，那就至少的限度，必如梁漱溟先生之說曰：「西洋物質，我們當全盤承受；」又

如太戈爾先生之說曰：『科學是何等重要。』質而言之，他們即是不廢除能力，所以不得不信託科學。即我上文明所謂本來他心中也是信託科學的人。然而欣聞梁先生的曹州中學，已首先從博物科，數理科辦起，有所表示矣；而太先生的國際學校，仍是那種滑稽的詩人樂園，他老人家重要於科學者何在？而彼將曰：『我們不廢物質，特不許物質壓倒精神。』哈哈，這種到底誰當壓誰，陳庸腐臭，兩個月前的老官司姑且不叫現在的筆墨再打。我將權認物質已壓倒了精神。但請問誰的物質壓倒了誰的精神？這就不必裝聾作啞，一定要挑逗出太先生來回答，我直捷爽快，替代答：『這叫做西洋人的物質，壓倒了西洋人的精神。惟有我東方人的精神，却壓倒了東方人的物質。』（即不如此，太先生與太先生的信徒，及開倒車的朋友，相信東方人獨具此本事。）那東方人的物質，真倒霉了。既受他人同性的物質來壓，又要受自己的精神來壓了，他還有出頭的日子麼？一個是壓倒精神的物質，一個是被精神壓倒的物質，兩物質相壓起來，我們那種可憐的物質，壓得起麼？諸位開倒車的先生們呀，你們竟公然直作廢除能力說倒爽快了。若還不好意思要作應酬話的，不要違了本心。試想想壓精神的物質，別人還是一天利害一天，我們可憐的物質，又被自

己的精神壓得緊緊，他還有什麼能力生得出呢？一旦那壓精神的怪物，便把我們的精神，物質，一齊壓做齏粉，不太慘麼？你們若止信道德是人的一成分，不信道德包辦一切，請你們別生氣，也幫零度下「能力」的忙，不要亂開倒車。我們要記好太先生說的，「科學何等重要」，又依梁先生說的，「把西洋物質全盤承受」，不可口是心非。

記好呀，「全盤承受呀」，不要做了二百五呀！你們「完全承受」了的「精神」是我們大歡迎的，你們二百五的「精神」是我們大痛惜的呀。要曉得口是心非，願做二百五，止願說話圓滿，世界上沒有這種精神式的道德的呀。你們道德的能有價值，全在「何等重要」呀，「全盤承受」呀，說得出，做得到。不然，道德已經破產，精神不等物質來壓倒，先已無形消滅了。我祝你們叫科學大成功，還勝過我們！

十三

——九二，四，六二九——

編到我們這期週報，剛剛中國科學社在南京開年會，大家把科學恭維得了不得，這也算科

學小小得意的日子，還有什麼唉聲嘆氣，要替科學喊冤，或者吹牛呢？然而在熱度高的時候，沖些冷水，也勝似頌禱罷？西諺有云：「老狗教不會新把戲。」我始初終不信那句話不可改動。後來經過了二十年內大大小小的經驗，才確信有那麼一回事。我們的真正家鄉，是太湖邊上一個區域，有十多里的廣袤，都算是同一鄉貫。也不下有一兩萬人都算鄉親。那種區域，當然算不得人文薈萃之區，但算他是江南繁盛地方的村鎮，也隱隱好比中華有五千年的文明，竟說東方自有文化，誰也不能否認。那僭竊一點，竟把吾鄉算做中國的一個縮影，不算十分離奇。所以一樣也有小遺老，小遺少；有小新人物，小政客；有小教育家，小宿學；充鄉佐，當教員，舉縣議員，做新文化學生，幹小投機事業，修家譜，徵壽詩，攘奪教育權等；凡報紙上所載全中國之人物，吾鄉具體而徵，莫不都有。總括一句：都是醉生夢死，掛招牌，學口禪，聊盡其天年。我在科學週報上能做編輯話，他們便以為科學大家。他們能夠買讀科學週報，也至少是科學內行。然而歸根到底，還是信用我，要我替他們寫把扇子，留個科學紀念。因為在我的科學成就中，還算寫一把扇子，比較的長行短行合幾何學學理。看官們不要笑我說話太不倫不類。我是借着不倫不類的瞎話，烘托出我們全鄉的科學意

味如此；我敢擴大了說到全國，也是如此。我們一兩萬鄉親如此，我們四百兆同胞也是如此。不但我們老中國如此，就是印度洋岸，紅海兩旁，通通如此。因為都是所謂文明久開的老牌子，換言之是一隻「老狗」。科學是新把戲，能教得會老狗麼？

埃及的開魯京城，也算接近了歐洲。數十年內英人介紹科學的新把戲進去，也算很用力。然而北半城新式區域內一間科學大學，止有二百個學生。南半城好比上海舊城內的古大學，讀可蘭經的大學生，竟有一千九百。這是爲什麼呢？就是科學於他的日常生活，沒有什麼意義。在他社會中，能赤脚着了紫色長袍，領了頭跪在極美麗的大殿花磚上，還比較尊貴。所以好比我們的紳士，縱然有少數，竭口贊同鼓吹科學，然而他的子弟還是聽他讀可蘭經式的國故。因爲將來身後替他整理遺著，編刻文集，還是一件名山不朽事業，定當付託後賢。老狗曰：這些事難道西洋名門世族無此相同的佳話麼？謹對曰：多極了。老狗於是帖然安其故常，新把戲畢竟若有若無。結局，寫扇子的終遠多於燒火酒燈的。

閒話少講，大家要問這回科學社十週年會，所有恭維科學的話是怎麼說法的呢？我說，那些

話已經登載各日報了，我們也可以不必肉麻的述說了。還是選些切實保護科學的話，采來放入我的編輯話中，留這一回科學的紀念。就中自以馬君武先生說的話最沉重，記馬先生話的，尤以東大邱孟潔先生記的最精要。今本邱先生的寄稿，發表如左，以便結束我這回冲冷水的編輯話。聽了馬先生的話，還使人奮興，不像我批評「老狗」的話，一味悲觀也。

馬先生的話，邱先生記之云：

『今天科學社開第十週紀念大會，君武以個人資格，來和諸社員，和在座諸君，略略談談。這實在是極榮幸的一件事！我們知道這科學社從誕生以來，不過十年，在十年之間，因諸社員的熱心，到現在居然成了一個很可觀的社會；但是同時有一種感想，覺得我們中國的科學，實在是幼稚得很，較之那歐美已老早發達到很高的程度，吾們實在是有些慚愧，但是我們要知道地球自從有人類以來，已經有了七八百萬年，而那歐美科學的昌明能成爲一種名詞，也只不過二三百年的件事，若以二三百年的期間和那七八百萬年的久遠的時期相一較量，豈不是差得多了麼？今以十年比之那二三百，視那二三百比之七八百萬

年，我們就能明白我們的科學社的成立，也沒有什麼遲緩了。

我們知道現在的社會是何等渾沌擾亂的不得了！有些人以歷史做根據，以為一起一伏一治一亂，有了二、三百年或一、二百年的治，那一定是要有幾年的騷亂，成了一種波浪狀似的，那實在是一種是自然的現象；證之我們幾千年的歷史，是很不差的。我們只知道這是一種現象，却終不肯研究這到底為什麼？原故以君武個人的見解，以為這不過是生計一個問題，馬爾薩士曾著有人口過剩學說，他以為人口若是繁殖到極點，吾人所恃以生活的東西，便不能供給周遍，因這個原因，就生出來一種互相爭奪，互相殘殺的一種結果，我說社會有了擾亂或戰爭的現象，只不過為了解決生計問題，原來就是這個意思。我們現在感到社會的渾混痛苦，是何等的厲害！我們勢不得不思所以解決的方法。欲解決這個問題，那當然是要首先解決生計問題。但是要解決這個問題，那不要發生戰爭和殺戮的一種事情。這因為是我們歷史上的一個成例。唉！我們都知道戰爭是何等危險的一件事！殺戮是何等殘酷的一件事！這總不是一種妥當的方法啊！究竟那最妥當最合理的方法是什麼呢？以君武個人

眼光，最好莫如增加生產的量。但是都知道天然間的生產，是有限量的，不能格外加增；因此不得不以人之效能，改增生產量，以供給我們人類，使我們人類得安享人類的幸福。諸位不要以為這件事尚屬理想的，不能實現的；要知歐美科學家，正在努力研究，聽說已有些成績了。所以我以為這種增加生產的大責任，就不得不放在我們研究科學人們的仔肩；這也就是我今天所希望諸社員和在座諸君的，並且我們大家應當努力的一件事。」

十四

——一九二四，七，六——

這一個星期，物質文明的曙光，終算在魚肚白的東方天際，露出霧日將升之赤綫。站立了十年穩定的科學社，開着極燦爛的年會於南京，增定了進行的條件不少。跟着便是八年卓立的工程學會，正又開着有價值的年會於上海，其結果亦必增出偉大的預計。一個科學社，一個工程學會，便是物質文明的兩大源泉。我東方人類若亦知用人工輔天行，以盡高等動物之職務者，將對於這兩大團體，有如何之熱望。同胞中體質怯弱者，不堪精思析理，或勞苦過度，遂近於山水自足，

花鳥相怡。以直覺而信天，以多感而嗜哲，自亦別有其高趣，宜得司類中之強有力者代加將護。此若方離香港之太戈爾先生，暨其富於精神之華友，正宜彼等需吟嘯，我輩供之以洋房草地；彼等需南北，我輩供之以輪船火車；彼等需傳揚，我輩供之以快郵飛電；彼等需談讌，我輩供之以風扇電球。乃我們科學與工程，甫在萌芽，皆不能供。能供之者，止是其碧眼之仇。經其仇所教，供以張家之洋房，李家之草地，甲板看曉色之輪船，膳廂用大餐之火車，記其起居以路透之電，送其歸程以搖涼之艙，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飽遊極東兩國，歷二三萬里而回。我輩無所供，反進之以藥言，而有似於慢客。宜乎宗白華先生恥於德人之訕笑，極訾我輩之無禮，我輩誠俯首而無詞。且我輩不敢得罪於杜威，羅素，杜里舒，敢加非禮於太戈爾，爲其爲印度耳。不知印度可侮也，德意志則不可使之笑也，徵宗先生，我輩固無所覺也。真糟糕了！但是，閒玩笑少開罷。正經說起來，精神家與詩人固忘機也，其實科學家與工程師，彼等正亦有其無所爲而爲之精神。不過彼等身體略健全。把「布算，燒火酒燈，控石，弄斧頭」正與「看花，酌酒，吟風，弄月，講誠意，正心」一樣算做有味耳。這回編輯話正苦沒有小故事可以拉扯，我的朋友褚民誼先生，做成一冊博士論文，叫什麼兔陰變論，

蔡子民先生在比利時京城替他做了一篇序，恰合我上面的論調，所以就把它抄在下面，充着我的篇幅，可以交卷。

蔡先生云：『褚君民誼治組織學有年，近以研究所得著免陰期變論一篇，其中要點已見於褚君自著而其研究之經過，則蕭君子昇之跋又已詳言之。余所以尙不能已於言者，則以此等問題，在我國普通人眼光，或將以無益費工夫視之。蓋自孔子之徒以小道爲致遠恐泥，而宋之儒者又喜用玩物喪志之廣義，是以學者遇一問題，倘非與彼輩所謂世道人心有直接關係者，皆將視爲無探討之價值；而又經古代崇拜生殖機關之反動，對於此種機關，尤以爲猥褻而不敢道。此卽吾國科學不發達之一因也。宇宙之間，事無大小，未有不互相關係者。古人稱「一物不知，以爲深恥」，今之科學家誠有此態度。惟不敢作一已盡知之妄想，冀與世界同志孜孜研求，日知其所無云爾。彼等爲鑿其求知之慾望，而究求不已。初不計所求得者，是否可以應用於實際之生活。而發明以後，利益之溥，或非本人初料所能及。例如植物雌雄蕊之別，我國人素未注意，歐洲科學家之發見者，其初亦不過用爲類別植物之一助，而

研求既久，關係大明，一切擇種改良之方法，皆以是為基礎。園藝之業因而進步，其遺傳之理，可應用於人類。而雄雌蕊高下不同之配置，且足以證明古代同姓不婚之有理。使其初以研求植物之生殖機關為無謂置之，又安得有此成效耶？動物與人類尤為切近，而兔類可為家畜，較之鼠類，尤與經濟問題有關。褚君之所發見，又包舉各期變態為前人所未及；然則本此理論，而求繁殖兔類之方法，或推諸其他家畜，在畜牧上必極有利益。推之於人類之生育，於淑種之學，亦未必全無影響。且觀於情慾發動，與生理變遷如是之關係，其密切則凡以縱慾敗度為憂者，不能棄生理病理，而專求諸心理，亦至易明。然褚君此篇，又豈得視為無益而忽之哉？中華民國十三年二月十日。時寓比利時都城不魯梭爾。」

十五

——一九二四，七十二——

這一星期炎威肆虐，我們住在鴿子棚裏的朋友，便弄得走頭無路。於是看了茜草一碧的廣場，所謂跑馬廳的，足趾不許插入。看了樹影參差，浦江縈帶所謂公園的，同狗一樣，不得闖進，便格

外的引起嘆憤；然而講到我們自己的行爲，養蒼蠅的瓜皮呀，造蚊子的污水呀，又街頭巷尾，堆積得五花八門，什麼新鮮空氣，衛生飲料，反正沒有科學上的智識來明白講解，我們也漠然不動於中。我們左右鄰舍的性命，都託給城隍老爺，觀音菩薩，我們也好跟着他們聽天由命。又看着報紙上，北呀，南呀，長江上游呀，都是大雨沒了城池，決口灌了村莊，什麼雨量的統計，高下的疏濬，都好像黃帝堯舜以來，還不會替他起着這等名詞。科學的測算，工程的計畫，更是鐵牌大王廟裏看作笑話似的呀。所以止好天災人禍，跟了蚊蟲蛤蛋，按了節序，猖獗起來。止盼望空中樓閣裏的帝爺爺，隨着秋風一起，把這些沸日中的災難捲了去，又算過了一年。這麼一年一年的過去，老實說起來，就是有少數人想拿什麼科學及工程，學着別人改良改良；就恐怕前期蔡子民先生說的「恐怕凡與彼輩所謂世道人心無直接關係者，皆將視爲無探討之價值。」好像褚民誼先生所研究的免陰期變論之類，決計算做「無益費工夫。」那就到了暑瘟發了，大水來了，想臨渴掘井的救法，便來不及了。

好了，這一回編輯話又要插幾句有價值的話，那直接於世道人心有關的話，當然不是我們

說得連貫的，承着上期，不如就把褚先生的免陰期變論的題解介紹在下面，或者吾人習慣了說些「無益費工夫」的廢話，倒轉了一個科學及工程世界，後人的天災人禍，說不定要減免點罷？

褚先生說：

『免陰期變論者，論兔類陰道隨其卵巢之發育循環而呈期變也。』

何謂卵巢發育循環？曰萬物並育，而賴生殖，所以傳其種，保其族也。生殖以時，故有生息，生而息，息而生者，是謂生殖循環；而其所以為生殖者，為卵巢之發育。生殖既有循環，則卵巢之發育，亦有循環；其為期也有定，各各不同；其為變也，有序亦各各異。一年僅一循環者，謂之單發育類；一年二次或二次以上者，謂之複發育類；發育之循環然，生殖之循環亦然。研究萬物生殖之理者，必察其卵巢之發育循環之如何為期與變以得其恆。故論各各哺乳動物之發育循環，非無據也；而實有其條理之可尋，持條而理之區以別焉，有大同小異耳。蓋卵巢者，生殖之中樞也，有卵宅焉，卵者，亦物之源也。卵衣以包，曰卵包；卵包成熟之時，即情感起發之秋；發育之正期也，或曰「起」。諺曰：『貓起過年，狗起種田。』言發育之有定期也。起者，起發

乎其情；情相感，而後相交；相交，而後相生；相生不已，則族類滋繁而不滅。是故卵包之成熟，爲卵巢發育之動機。卵包熟而自裂者，謂之「自放卵」；人、猴、犬等之卵是也。熟而必遇陽而後裂者，謂之「被放卵」；貓、兔等之卵是也。卵包裂，卵穴出，有黃物見於其中。故自放卵之獸，有週期之黃物發生；被放卵之獸，必待遇陽後，卵包始裂，卵始放，而黃物始生焉。卵放而有受孕者，有不受孕者，故有懷孕黃物，與不懷孕之別。不遇陽，則卵包過熟而退消，血化而無黃物，故被放卵之獸，無週期之黃物發生。夫黃物者，一內排泄腺也，其有功於生殖也衆。既有週期與週期之分，復有懷孕與不懷孕之別。懷孕黃物之功用，在使孕卵得棲於子宮，而助其發展；使乳房膨脹，以備他日哺乳之需。苟以外科手術試之，割去卵巢，或僅以火針燃其黃物，則孕卵不得棲於子宮，已棲者，亦將脫焉而出。不懷孕黃物，無大功用，僅調和發育之期耳。美人司氏與柏氏謂黃物指揮發育循環者，誤也。不然，何兔類等無週期之黃物，亦能自呈其期變乎？故美人亞林氏早闢其說矣。且以一獸的熟卵包液，注射於一他獸，卽能感觸其發育，此非卵包之成熟，爲發育動機之明證者乎？

發育循環，分爲四期：一曰『靜期』，二曰『預期』，三曰『正期』，四曰『末期』，或『後期』。靜期者，兩發育之間，情感不動之時也。預期者，預備發育，起之始也。正期者，情感發動，受陽之秋，起也。末期者，卵包自裂，或被裂後，黃物發生之時，起之末也。後期者，卵包過熟，退消而血化，起之終也。故發育之程序，始以卵包之充分長大，繼而成熟，終以卵包之自裂，或被裂，或不裂而退消，以至於靜。靜期之時，卵巢中之他卵包，又逐漸長大。又由預期而正期，或由末期而至靜期者，或由後期而至靜期者，輸流有序，週而復始，是謂卵巢之發育循環。

何謂期變？曰：卵巢之發育循環，爲全生殖器變象之先聲。故曰：卵巢爲生殖之中樞，而卵包之成熟，又爲發育循環之動機。故凡與生育有關聯之機體：如乳房，卵管，子宮，或子廊，陰道，等皆隨卵巢之發育循環，而各呈其特殊之變象。卵巢之發育，有循環，故其他機體所呈之變象，亦因之而有循環。以其呈循環之變象，而有定期也，故謂之期變。以卵巢發育爲各種生殖機關呈現變相之指揮者也，故有乳房之期變，卵管之期變，子宮或子廊之期變，有陰道之期變。

各種期變之中，以陰道之期變，外應內感，最爲繁複，研究大鼠小鼠天竺鼠等之陰道期

變者，固不乏人，而研究兔類陰道之期變者，甚少。有之，亦不過觀察其一部分一時期而已；未
有能為完全而確切之論者也。且兔類之卵為被放故所呈陰道之變象，逐期更易，新奇層出，
與衆不同。不但為前人所未見，亦為時人所未言。誠組織學中一有趣味之問題也。愚醉心於
斯，研究剖驗，閱時歲餘，略有所獲，爰述大要，就正高明。贅此數言，以當題解。著者自識。

中華民國十三年，二月。書於法國史太師埠。

十六

於焦熱日光中向前猛進，不提防脚下好似揣在爛膏藥上黏住了鞋底，又留不住的要淌前
去，仔細向下一看，才知道太陽的熱力，已把組街的柏油成分，融得稀爛，華龍路口的霞飛路上，已
把汽車把稀爛的柏油街，拉着一條一條的淺小溝，大約一小時前，曾經洒水的汽車跑過，所以淺
小溝內還積滿了水，就是南京路未修成的十字街中，舊木磚上，亦柏油沾濡得滑躓，急跑過去，要
留神滑倒。那末什麼數一數二的街道工程，止要天然的太陽多掉下了三寸，那種行路難的狀態，
也同天造草昧的境界一樣了。據別人說，足見科學工藝，倒底還是沒有辦法。據我們迷信科學工

藝的人們來批評，還是人類對於科學工藝，畢竟欠進步，那裏是物質文明已到了頂點呢？我們人工抵抗天行的成績，簡直太幼稚了，不必說到很遠，恐怕止要再過三千年，彼時的人若還把我今天編輯話上的說話，在博物院的故紙中檢到的，一定要笑倒噴飯的呀。近來的報上記載天津海關，裝腔做勢，算扣留了美國人賣給吳佩孚的軍火三百萬元，什麼步槍一萬枝呀，子彈一千萬發呀，機關槍二百五十枝呀，手槍一千五百枝呀，添到了洛陽軍壘裏去了。煞是壯起威風不小，但是那個偷着販賣的洋行，不過就美國什麼一個製造廠中，在堆棧的壁角裏，出清一筆廢貨罷了。科學工藝國裏，垃圾堆邊廢物，利用到東方文明國裏，已造成了蹂躪全國的大軍閥。唉！我們要想廢除不平等條約，希望留學生自由登岸，還有堆在正式軍械車裏的步槍呀，機關槍呀，爲數，千百倍於三百萬元，他作怪起來，也就可以叫我們頓口無言的罷。可憐的大俄共產國，也止是理論多了一點，科學工藝稍稍落後一點，眼看着幾百萬東方同胞，好像求死不得的朝鮮革命黨，就沒有幾百萬毛瑟步槍助他們，止有毛竹鎗，終於無事可爲了。然而伊畢竟占了一點接近歐西的光，居然昨天蒙古代表郭道甫先生說，亦政府還有十五輛鐵道運載車的毛瑟槍供給庫倫，庫倫居然

也有了自衛軍隊了。他說的時候喜形於色，我口裏不說，心裏暗想，恐怕爲數亦不過在美國垃圾堆邊掃過來，由津海關運給吳佩孚的一樣罷。吳大帥可以耀武揚威，成吉思汗的子孫居然也揚眉吐氣起來，一定被慣使酒精燈的民族掩口而笑。雙方情景，煞是好看了。所以我對郭先生說道，十五運載車的東西，竟使得我們今昔異勢，我們大家記好，這不算可靠的事。最好要使我們子孫也會製造這個，那真得救了。公道是要從拿着機關槍人口裏說出，才是真的。對機關槍跪着說，終是廢話罷。我們東方民族，也確是一個最愛和平的民族，機關槍拿在我們手裏，說不定竟口中主張了公道出來。何嫌何疑，一定止是跪在人面前，求公道饒恕呢？郭先生也很感動的贊同我的話了。

上面的雜感，已經也嘮叨的夠了，止是我一個人饒舌，終是不好。所以此次剛有黃俊昌先生寄給我的信，他也有同樣的感慨，把牠錄在下面，做我們彼此的一唱一和。

黃先生道：『現在的世界，完全一科學的世界。飲食衣服，居住行動，那一樣不受科學支配？尊重科學的，科學就給他繁榮興盛，否則給他衰敗滅亡。這並不是科學有所偏袒，自然之理，不能不

如此——連科學自身，也未必能自主罷。我們現在並不是要想滅人國家，侵人土地，殺人們子弟。不過是有人要來滅我們家國，侵我們土地，殺我們子弟，我們想作個困獸猶鬥罷了。他們之來，也是利用科學，我們之禦他，徒手空拳恐怕不行罷。我們提倡科學，僅僅止於此。

『可憐哉！冤枉哉！近來的呼聲呀。他們既怕物質文明壓着他們精神文明，他們又不赤裸裸跑到深山樹林去，和他們猴祖宗摘果而啖，掬泉而飲，偏偏要出則汽車，住則洋房。煤油燈已經很夠物質文明了，他們還不夠，還要大電其燈。電話已經是物質而又物質的文明了，他們還不夠，還要用無綫以電其話，偏偏他們又不怕物質文明將他擠死，反使得旁觀的人替他們懸心。人們呀！竟是這樣的矛盾嗎！』

『在我們這樣的貴國，最好是坐而待死。但回頭一想，有些值不得。他們談精神文明的，誰來做他們的主人，誰來做他們的父親，他們都可以叫一聲主人，叫一聲爹爹。因為這是一種物質的事，他們又那兒拿他在意呢！至於我們呢，既不願意喊，就非得挨打不可。這怎麼好呢？奮鬥罷！上前去，能到那步算那步。』

『我們來提倡科學，不免是蚊蟲負山罷。但蚊蟲雖不能負山。也許有能負山的，見蚊蟲而興起。我們只可笑我們將人家的糟粕，搬點過來。東翻西找，仍離不掉那一點。但連搬糟粕的人，在國內都不多見，你教我們怎好不努力呢。』

——一九二四，二七——

十七

上日，我不是說過麼，『又看看報紙上，北呀，南呀，長江上遊呀，都是大雨沒了城池，決口灌了村莊，什麼雨量的統計，高下的疏濬，都好像黃帝堯舜以來，還不會替他起着這等名詞。科學的測算，工程的計劃，更是鐵牌大王廟裏看作笑話似的呀。』果然，前晚李石岑先生也有同樣的嘆憫。他在商務印書館國語師範學校開的聯歡會裏演講，他說：『諸位將國語去統一，聯絡通國人的感情，是了；又將國語用到普通教育上去，使一般人民容易讀書識字，也是了。但是各位傳布時，最好又不是光說幾句空話。不然空講了些讀書識字的教育，還不濟事。例如我們湖南今年大水，起初便有一般受過教育的人，也附和着向南嶽求晴，可惜沒有效驗。後來鄉下抬出一個什麼菩薩，

居然而也止了，水也慢慢退了。所以閩動了是教育界，非教育界，共同的香花燭帛，排隊賽送。這是什麼一個現象呢？不能在這個上給他們一個真知灼見，湖南辦了多少年的教育，已算盡心了麼？所以我今晚更願意諸位同去務得想個方法，不要聽他們鬧着教育教育，還免不了我們湖南那種醜態。李先生所謂想個「方法」，一定就是指着「真知灼見」。所謂真知灼見，我來迂腐平凡的代他下個轉語，便是要請教育給人知識，是要給「科學的」不要給「迷信的」。若靠天吃飯，順天而行，變相點說說，循着天理，奉着天命，還有什麼教育要講呢？從前常聽見的口頭禪，都說把菴觀寺院改成學堂，那末，現在可以倒說過來，把學堂改成菴觀寺院，便一切停停當當了。若不肯竟開同善社，名目還要叫自治學院，何以開口反對科學，閉口反對工業，騙人說開南轅，其實專走北轍呢？工業是促成了社會主義，那是那種盲目記者先前也談得津津有味的。何以現在要變亂黑白，說反對帝國主義，先要反對工業呢？這正似說醫治敗血病，止要放盡了血便完了。我們是很歡迎有自治學院，不願開同善社的。我們又是很願意叫做有人格的西洋博士去做校長的，我們很不願意他反轉身來去崇拜辜鴻銘先生做先知先覺。老實不客氣，遍地的同善社是「非科

學的人生觀」鼓吹出來的。北京的鐵牌降雨，湖南的菩薩止雨，是同善社鼓吹出來的。有了靈機活動，還要什麼真知灼見呢？若自治學院無意中與同善社出了一鼻孔的氣，直接反對了工業，直接反對了科學，他有一種做夢的小功勞，便是去了物質文明，可以叫顧黃夫人不在跳舞會出風頭；那種南京路洋貨販賣場的電火高塔可以息了。這我也贊同的。但是粗鄙一點說，沒有工廠裏造起鐵樑鐵柱鐵架，沒有科學家長成黃油白粉烏藥，怎樣能夠生出大規模的鑿山通道，千里之塘，百丈之閘，挖斗深濬之湖，機船常疏之渠，早可以人工灌溉，潦可以排泄恰好，自治怎能自治呢？一個自治學院止化八萬元一年，較之什麼養匪養兵之費真藐乎小矣，我們一定要代抱不平，向對方爭持的。然而幫幫這樣一個物質太粗劣（真正止是半開化）迷信太過分（夠不上半開化）的中華民國的忙，自治學院的朋友們，也應該罷？一足加到科學社則科學社重，一足加到同善社則同善社重。你們隱隱一足加到同善社去了，你們自己也沒有知道，這無非是那柏格森的臭哲學，給你們的暗示，送你們自治學院的終。

請你們先把那種自殺學說，拉雜摧燬了，自治學院是可以萬歲的。你們一點小人格，我們

也崇拜的。但我爲公德計，得罪極了。因爲李先生說，『願意諸位回去務得想個方法，不要聽他們鬧着教育教育，還免不了我們湖南那種醜態』是何等沈痛。

——一九二四，八三——

十八

這個古怪的太陽，說起來是極可笑，不過恆河沙數年前，一塊星雲旋急了，生出大熱，漸漸涼下，便是火炭般地，變成了一個火球，直旋到如今，再過恆河沙數年，火熄了，變成了烏油了，變成硬殼了，又頹唐地，懶洋洋地，不提防同別一個懶東西，大家一碰，那一碰的熱度非同小可，來不及變漿，變油，變火，直變了氣，又叫做星雲，我們若跟了漆黑一團的老祖爺爺，到宇宙的外面，生一隻大如天河的眼睛來觀看，這一粒熾炭上噴出來火花一般的太陽，原不值一錢，可是這兩天老人家止是伸長了脚，放下三寸，我那鴿子棚裏的熱度，便馬上在法倫表上升到九十八度，使我也很不好看地，要伸了舌頭喘氣了。正自己這樣取笑，我們的小朋友，我的外甥，大家喚他做小馬的，他在比國曉露窪工科學大學，讀到了本報，他戲寫了幾張，願意給他的小朋友看看，要我附登在報上。

他那幾句話頭太普通了，尤其是其我在這裏懼怕太陽，他還在那裏贊太陽的熱力，真好像不識事務了。但是他稱贊太陽熱力，若不是這兩天去告訴人，人們恐也不大注意，若這兩天來稿說太陽的熱力，是比較容易動聽，又好像當行出色了，不管得許多了，這回編輯話正要想招幾句廢話來拉長些，就請我們的小馬來出馬罷。

小馬君道：『稍有理想的人一定相信今天既美麗又聰明的人類，是數千萬年前無形，無首無足，遠低過蟲豸的小物，經過鳥形，獸形，猴形，漸變成的。今天那非但有碧綠的菜子與絕香的鮮花，還有供傳播種子之果實的各種植物，也曾經過無葉，無花，無果的地步。可見得天然界的萬物，都向着完美的地步走。這天天的有改良，天天的有創造，就是天然的進化。進化就是從地球的生，日到地球的末日，永遠存在的天理，（這個天理是 Natural Law 不是玄學鬼所謂天理，乃是 God's Will）』

且說我們兩脚動物用得真奇特。他頭部的機關，生得更其靈巧：既能作照相鏡用，又可以當做留聲機器；眼睛所看見的，通通印在腦裏，好像人物山水拍在照相鏡的玻璃片上；耳朵所聽見

的，也刻在一部分的腦膜裏，好像音樂歌唱，收在留聲機器的蠟片上。哈哈，快把戲出現，這腦子裏，千千萬萬的照片蠟片，不是可以這一張同那一張配合給來麼？好，那幾張配成的一張，就是叫人腦的新發明，及新創造的計劃。於是費他兩只手的神，拿這一樣，那一樣的材料，構成那目的物，世界上就多了一樣新東西。有了這寶貝的一個頭，同那寶貝的兩只手，人類就永遠地改良了，創造了。人類既然有了改造的能力，當然不能不順着天理，盡力向更完美的地步上走。那麼，好朋友呀，那班閒空了享現成福的人們，豈不橫逆了天理了麼。

中華民國十三年，的同胞朋友呀，快快脫下綢長衫，穿下青布工衣，你也來改，我也來造，成就那天理自然的改造呀。改造些什麼呢，改造我們的環境。什麼叫做環境？就是吃的，穿的，住的，用的，大家務必要想吃得更衛生，穿得更舒適，住得更安樂，用得更靈便，這是文明人類應循的天理。吃止是很不衛生的便完了，穿的是很不舒適的便罷了，住止是很不安樂的便完了，用止是很不靈便的便苟且着了，這便是逆天理的野蠻懶惰罷了。歷史以前的人，茹毛飲血，遮點樹葉，宿在樹頂，他們腦子未發達，手工粗劣，叫做沒有辦法。今天我們吃的有重味，穿有成套，住有廣廈，用有百貨，

皆是我們幾百代老祖宗改造又改造的功勞。拿從前比現在，拿現在比將來，數千百年後，叫人類生活，比今天又有天淵之別，何消說得呢？老祖宗不憚勞心勞力，留下改造的榜給我們，我們做後人的祖宗，就不該肩着更進步的改造榜樣，留給後人麼？現在地球上人得享最衛生，最舒適的生活的，真是少數又少數。我們終要盼望有那麼一天，地球上的全人類，都吃極衛生的飲食，都穿極舒適的衣服，都住極安樂的房屋，都用極靈便的器具，什麼現在的食品製造廠，布帛製造廠，洋樓夏屋，飛機潛艇，將來都看做幼稚得了不得，因為那時的人，聰明也愈發展了，學問也愈高深了，他們解決什麼疑難問題，也愈覺頭頭是道，輕而易舉了。然而我們且不必羨慕將來的他們，我們且對現在的我們，提起我們在進化綫上應有的責任，我們大家快動手呀。

今天的目的，還說不到全人類；且各就力量及得到的人類。譬如中國人，便對着中國人，希望把他們的生活，依着較進化人們的路上行去。今日行得最快的方法，可望改造極速的，便要在動力上斟酌。那一種動力，是不能不強迫着要注意的呢？現在且攙說幾句閒話。動力是什麼？我們常見的馬車，人力車，可做動力例子。很重的馬車是馬拉的，連人的黃包車是人拖的，那只馬的拉，那

個人的拖，就是一種動力。這叫做筋力。大家知道無論做什麼事，做來吃，做來穿，做來住，做來用，或者說耕田，打米，劈柴，織布，鋸木，造屋，拉車，搖船，少不得臂力或獸力。所以人類的的生活與活動，全靠動力。人獸的筋力，實在有限。倘使我們全靠筋力來改造，則出產品出得既慢且少，環境的改良，因此很不容易前進了。中國從古以來所用的動力，一是人力，二是獸力，都是筋力，用的最多。三是風力，四是水力，這算超過了筋力了，但利用得不廣。筋力的最普通的，便是臂力，馬力，驢力，牛力，可總稱曰四筋力。筋力所產生的能力，極其微細，宜乎創造品出得有限，生活的環境便久久不得改良了。什麼歐美不歐美，兩百年前，他們所用的主要動力，也是四筋力罷了。所以他們所得結果，也無異於中國，他們現在的生存環境，他們做夢也不會做到。可是一隻發電機，一隻摩托，次第出了世，他們利用了這三樣怪東西的偉大動力，不但得到現在的環境，而且不肯就拿現在的環境算做滿意了。靠着這種動力，把全世界人類生活的環境，可以逐漸改良，更是無疑的呀。

那末，且擱起了大問題，說些呆話，來發笑發笑，或者我們的小朋友們，也愛着這麼講。有人問，那蒸汽機，那發電機，那摩托，既不是活物，怎麼自己會動呢？小朋友呀，他們並不是妖精。你先要知

道無論什麼動力，是熱量變成的。

(一) 蒸汽機，最普通常見的是火車頭。火車頭的跑，是因車輪轉動，車輪轉動。是由活塞柄，在汽筒裏一伸一縮。活塞柄伸縮，全靠水蒸汽在汽筒裏膨脹。欲想膨脹那水蒸汽，必用些煤來燒水。煤燒的時候，發出來的熱量，被冷水收去，便化成能膨脹的水蒸汽了。所以水蒸汽機的動力，還是一個熱量罷了。

(二) 發電機，要使發電機發出電來，須用蒸汽機來轉動牠。或者用瀑布來轉動。蒸汽機的動力，是用熱量得來，當然電也是熱量變成。那末，你問瀑布也從熱量變成的麼？哈哈，也從熱量變成的。待我下面請太陽出來講話，就容易明白了。

(三) 摩托，摩托是洋油精給他的動力，洋油精呀，煤呀，瀑布呀，牠們都是一個太陽，戴着種種面具來騙人罷了。』

小馬君的太陽是請了出來了，畢竟太陽燒得四壁要灼手似的，聽着太陽二字便頭痛，待下禮拜太陽斂點兒威，我們再請小馬君來講罷。

——一九二四，八十一——

十九

這兩天的太陽威風，的確平下一點了。那麼我正好把許多目前的牢騷，加牠們到少馬的太陽裏去。但是這兩天東奔西走，受盡冷冷熱熱居然要發起瘧疾來了。這個時候已經星期六晚間，頭腦發熱得了不得，只好高臥一宵，我的習慣，一宵一睡，是馬上好的。那末現在閒話少講，小馬接了上次的稿子說下去：

他說道：『熱量可以變爲動力，這句終結話就是百年來改造世界的種子，大家也方在知道燃料是好東西，將來燃料用完了，我們可以直接利用太陽的熱量，或者可以利用地球中心的熱量，等到那一天，太陽的熱量完全散於無極的空中時，動力的來源就此滅跡，地球面上的生物還能有存在之理麼？』

閒話少說，我們且來算一筆賬，立一張動力的表：

自太
 陽來
 古時
 人力
 獸力：牛，馬，驢，象，狗
 風力
 久為磨坊利用
 水力

動力

今時

蒸氣機：所用燃料：煤，洋油，木，炭等。
 發電機：利用瀑布（水力）或用蒸氣機。
 摩托：所用燃料：洋油。

將來（多一只太陽機）（直接拿太陽熱量變動力）

澈底的根究起來，無論一種動力，都從太陽裏來的。那省筋力的動物，天天要吃植物，植物裏含着什麼寶貝呢？含蓄着太陽光的熱量。蒸氣機，摩托要用燃料，而燃料的來源仍為植物，倘沒有太陽，那裏來植物。地球上各處的空氣，所受太陽熱量不一，太陽最熱烈的地方，空氣膨脹，體密就減輕而上升，他處較重的冷空氣，就跑到熱空氣底下來，如是循環而成風。太陽烘了海面，化水為氣，抽上天空，運至山頂或高原之上，成雨水而下墜，積多而成瀑布，可見得風力與水力也是全靠太陽。諸位好奇的朋友既然知道熱量可以變為動力，何不快快發明那只太陽機直接拿太陽熱量

變爲機器動力呢？

機器是什麼？世界上第一只天然機器是動物，若拿人來說，他同時是一只發動機，又是一只造物機，藉食料之在肚中無火燒化而能維持其體溫，而發生筋力，即人之爲發動機作用。手足受了腦筋指揮，能做各種簡單及繁雜的機械動作，譬如耕田，鋸木，造屋，造船，造車，開煤，打鐵，畫圖，寫字，即人之造物機作用，因爲他千變萬化，所以至今沒有得到專門名字。這樣說來，那一點事也不做的人，我想他倒有得到專門名字的資格。叫什麼呢？一只造糞機！

人造的機器可分兩種：一種發動機，一種造物機。發動機可省人的筋力，造物機可省人的心思與工夫。無論什麼機器都是五金做成，鐵的最多，只有中國織布機是木頭的。外國五金工作之大發展是在發動機發明之後，發動機發明之後，方有一只一只的造物機出世。造物機出世後，各種工廠就滿地皆是，而原料之變成一切人生用品，經工廠用天然界的動力，用靈巧的機器創造，就此大大進步，快得非凡，多得非凡，好得非凡，享用的人也當然不少，人生的景況，自然漸漸完善起來了。發動機出了世就有火車輪船，汽車，飛機出現。外國人發明了輪船，居然就能跑到中國來。

我們本來沒有火車電車坐的，沒有輪船乘的，沒有汽車飛機駕的，外國人做好了給我們現成事用，大家可承認廢去這些東西竟不用牠，而專門考究精神文明麼？承認的人真是有神經病的人了。

大家既相信有肉體的動物，不能不講物質文明，那末快讓我們死了之後，肉體無用了，靈魂果還存在的時候，讓我們的靈魂去研究精神文明罷。

講到機器本身，可先講造機器的原料，最重要的是鐵。中國從古以來早有鐵鍋等物，打鐵店也有，可見得中國五金工作，早早就有，所不幸的是從來沒有拿鐵來做過玩具，玩具者即機器。現在一定還有很多人見了鐵火車，看了那無數的鐵輪，鐵柄，鐵管，鐵皮，果然自問曰：從這樣硬的鐵如何能做得如此精巧呢；哈哈！聽好了，想你們都看見過轉糖的小市販，一個小錢轉一轉，可得白糖的鯉魚呀，鷄呀，狗呀，人呀，諸如此類，好造很多鐵的東西與造白糖的玩物是用一樣的法子，是拿鐵燒成流質倒在各色模型裏做成的。終之造鐵的東西，不過如此罷了。可惜各種鐵製物的造法，不是三句話講得完，以火力煮着硬邦邦的鐵變為流質，傾入砂土的模子，加上打磨工夫，便是

機器。機器的構造，固然千變萬化，不可盡言，只能替大家說無論什麼機器，都是集合許多簡單機器而成的。至於機器的動作亦有限，二個圓形動作，一個直形動作，一個曲形動作，簡單的機關也不外乎一個圓的輪子，一個圓洞，一個圓棍，一條柄，一只螺絲。那個人本領大就能拿這些零件巧的配弄，做成腳踏車，電車，汽車，飛艇，輪船，造鎗機器，製彈機，及千千萬萬的造物機器。請大家仔細想想，用天然的動力與精巧的機器，替代人工多少有趣。

中國不及外國是不及在打鐵鬼身上。外國的打鐵鬼裏，着實有些有學問的，中國的聰明人却一個都不屑打鐵。噫！快快防人家拿鐵來打你罷！快快自己做打鐵鬼罷！

小馬君呀，這些話太普通了，我們很歡迎說些專門淺話來，亦自無妨。

——一九二四，八，一八——

二十

余處病榻，適鄰床便是我的朋友默士君。他是住了半年，差不多沒有病了，所以天天買些報紙消遣。乘我睡醒，便來同我談話。談的話是東扯西拉，談得很多。今天談到留學問題，也無非牽到

了科學工藝，互相歎氣。忽想到編輯話不能待我起床，又要做了。所以我求默士君把我們的問答寫起來，就去充數編輯話，撒一回爛污罷。默士君說：『我的記憶力不大好，不如你再在枕上順了次序，把我們的問答，複述出來，我便隨手寫在紙上，你以為如何？』我說，很好，以下所寫的問的便是默士，答的便是稚暉，寫的通是默士也。留着病榻上一段因緣。

（問）爲什麼學堂不認真的自己在國內建設，要叫子弟奢費的到國外留學呢？

（答）就是爲了倒霉的科學工藝。我常自己好笑自己，罵人不要專教洋八股，最好是要注重科學工藝。倘真有人都依了我，科學工藝學堂如何開法呢？真買張科學週報算教科書，真買些斧頭鑿子算工具麼？所以國學院哩，文哲大學哩，法政專門哩，教育專科哩，甚而至於商科大學哩，經濟學院哩，說聲開辦，五樓五底房子租好，某某大學的招牌，就馬上掛起了。規模闊大一點，有巡閱使，督軍，省長，也來和興的，便公屋一大座做了校舍，官款若干萬一年做了經費，堂哉皇哉，真好像比隆牛津，即刻耶爾了，然而文理兩科是基本，或則文理法商，或則文理教商，終算放個理字，來回科學小姐，送着秋波，而工科少年，竟老實被他們一脚踢開，已建設名目的，也趕緊裁撤了。你道這

是他們根本反對麼？不是，不是，他們是沒法亂掛招牌就是了。

（問）建設科學工藝學校，沒有錢是實在的，難道已經派遣了留學生多年，連教科學工藝的人材，還沒有同文哲、法、商、教之類的人材一樣，可以自建學校麼？

（答）哈哈我們說話，說到別處去了。若說起人材自建學校，不必談到科學工藝，就是現在所謂文哲大學的校長呀，法商專門的教授呀，出身是牛津呀，耶爾呀，頭銜是碩士呀，博士呀，究起實在來，就中有幾個，配有資格在外國大學裏做助教呢？少數很少數。配做校長，教授，竟把專門學校，交付他們麼？大多數就在中國，也止做個中學教習，是很算盡其材了。至於說到任何一門，人數大致還沒相差什麼，掛個科學工藝的招牌。在外國得什麼學士，碩士，博士，工程師的也不算少，真把銀子不招兵，用幾十萬，幾百萬，立起許多理科大學，工程大學出來，一樣也請得出某博士做校長，某碩士某工程師做教授的呀。

（問）那就對了，可見我們止要有錢，自己立學堂，可以完全立出來。我所問的是，我們關了門，自己到底立得出全套的一副學堂來麼？

(答)說到全套的一副，我忍俊不禁的想起一件故事來了。二十五年前初開北京大學，張洽秋做着監督，他就有句最漂亮的聰明話。他說：『我們止要把外國大學的教科書，精選了全套的一副，譯了出來，我們便三百年停停當當自開大學，無求於人了。』現在曉得全套一副的大學教科書，也無從「精選」起。當時也還不會到了一個「無求於人」的地位。現在却門門大學教科書，已得了活的博士，碩士，工程師可以自編出來。什麼洋八股的文科，理科（紙上理科），哲科，商科，法科，教育科，成績已不算沒有了。止候有了錢，實際的理科，完備的工科，躍躍欲試，可擔任的也不少其人，這豈不是全套一副的自立大學。可以完全實現，無求於人的地位，已不知不覺的達到了麼？但是這套「全套一副」的大學，與當時張洽秋理想中「全套一副」的教科書，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果已達到了「無求於人」的地位否乎？

(問)揣你的意思，我們中國，還是不能自立學校，還是要認真出去留學，對不對呢？

(答)你這種發問，算最好笑了。自立學校自是自立學校，譯教科書自是譯教科書，認真留學自是認真留學，在中國還不會到無求於人的地位，都是緊要。不能主張了一端，便排斥一端，甚且

以爲可以代用一端。自己立學校是多多益善的。真還有精選大學教科書把他翻譯出來的人，也是多多益善的。認真公費私費出去留學，也是多多益善的。但是自立學堂罷，翻譯教科書罷，出國留學罷，終是略略減少和洋八股數目，多些科學工藝的數目，終是比較有益於這個垂亡的中國。所以真是不把銀子招兵，多立些理科大學工科大學，雖化這冤錢給那銀樣蠟鎗頭的博士校長，工程師，教授，也不算很經濟，究不如資遣留學的值得；然而什麼鑼鼓，終需自己鬧出場來。罷了罷了，真有許多理科大學，工科大學，跟着現在的牛鬼大學，蛇神大學，同樣的多數出現，也可以「慰情聊勝無」的欣然色喜曰：科學週報應當引爲盛事，速說，吾道不孤，吾道不孤。

（問）你說學校必要偏重科學工藝，較有益於垂亡的中國，又說銀蠟鎗頭的學校，開他不算經濟，不如留學值得，我就不大明了的你用意。可以簡單的使我不了解得清楚點麼？

（答）現在先答甲的偏重科學工藝，有益中國：學校要有「全套的一副」，本無所謂偏重不偏重，自然各有他相當的數量。但是中國數千年偏重了文學哲學，自無可諱言。最近數百年又被聖功王道的八股思想統一了一陣，至今餘毒未清。因此改了洋文學，談起洋哲理，插進洋聖功王

道的法政學，加入洋經世文編的商科理財，結以洋周秦諸子的各種洋九流三教，（什麼主義，什麼主義）遂弼成了洋八股的偉觀。所以若再聽憑他百千大學，開設了使他休明出來。結果是有飯吃便把官僚政客，土豪游民，做他們的尾閥去排洩罷了。那種博學鴻詞科式的太戈爾，也必定盛極一時，過他們高尙亡國奴的生活，因此欲矯枉而過其正，非鼓吹一個乾燥無味的物質文明出來，不足以淡此瘴氣。（謂洋八股）乾燥無味的物質文明，是止有偏重了科學工藝。才鼓吹得出，不是還靠理想所能鼓吹得出的呀。中國還是同印度一樣：要古代的虛名，實做亡國奴呢，還是要同日本一樣，有國家的實在，實做大國民呢？（做了大國民，才不肯做，吾敬之重之，如最近羅素又勸人不必偏尙愛國心，他自對英人說，真有意義。倘如太戈爾對印度人中國人說無抵抗，是不要面皮罷了。他真能實踐其言，亦何必一受北京人的批評，便十分不高興，馬上趕赴日本呢？保護個人，如此其忠且謹，保護一國，乃慨當以慷得像煞有價事，說穿了，還有絲毫價值麼？）

現在再來談乙的無聊學校，不及留學：我先要除開假留學來講。我們假留學的朋友，充塞各國，也正同假讀書的學生，充塞於內國各校。這另自一個問題，要別作討論。本問題止能把成就於

內國的人數，比較成就於外國的人數，兩者所費的金錢，多少若何，拿來比較比較。比較出一個誰值得，誰不值得。假如目前內國有一個學校，他的經費是五十萬元，他的學生是二千人，又各自私人化二百元一個，共化一年四十萬元，兩共化去九十萬元。一年畢業的是二百學生。再把這九十九萬元化在留學生身上，二千元派遣一個，共派四百五十名，內中每年得畢業生一百五十名。數量是少了五十。但是質量便發生問題了。我很懂得內國大學畢業生，實有少數卓卓者在內，實際恐留學生所不及。然其數目少極，也不是我一人說罷。至於那一百五十個學生，碩士，博士，工程師，十分可笑的，也必定不居少數。但引得辦實業的說，有某人在，開學堂的亦說，可請某人，似乎使人心上熱鬧得較多。且而實際上，這些學留生，略見過了世面，自己也不氣餒，還有勉力得真比內國大學生較進步的，亦殊不少。便是今日敢開口說「學堂止要自辦」的，他十有八九，必是一個留學生呀，就拿自辦學堂一句話做口實，辦起來還是多請留學生，做他能辦的條件，便見得還是甚可憐的中國罷。有些人簡直落開了牙床，告訴大眾，說中國留學二十年，人才太多了。我便問他，譬如無論歐美日本提起一國來講，算他有大學五十，我們學生算個個學校有三人，每年也不過畢業

一百五十人。他們自己五十校每年應當有一千五百人畢業。（少說點）大家在那五十學校畢業的，學力乃一定同等了。他們每年一千五百人，人才還不見多，我們一百五十，人才已經太多，豈不笑倒胎兒麼？留學既十分經濟，留學又十分需要，何能說到不留學的一句話？還有一句尾聲，我算留學經費，却把二千人自己費用，也算在內，未免太顛預。現在自開學校，姑不問畢業如何，學校中終收了二千人，如此留學，止四百五十人，還有其餘的一千五百五十人如何安放呢？應之曰：請他各捐出二百元來，另籌五十元，自己在家中吃吃飯，看看書報，還比遠去校中談洋八股強得多。然出了自己二百元，自己輟了學，讓朋友去留學，有此一千五百五十的豪傑麼？笑答曰：一定沒有半個。我為一個算賬，以為總和的所化若干，得效若干，此非孔二先生所謂「言非一端而已，夫固各有所當」也者。

默士君還要問，我嘴也酸了，他手也痛了，再待下次罷。

——一九二四，八，二四——

二十一

病榻支離之中，滿院的兩脚動物，口有道，道江浙接觸；耳有聽，聽江浙接觸。真怪矣哉！今年八月二十二乃是火星與地球能最近接觸點。這種接觸是何等的大事，支那病夫淡焉漠焉，若不知有其事。乃千人萬人驚駭轟傳，注意於毛細之江浙接觸，真怪矣哉！本報幸有高曙青先生惠寄「火星與科學」一文，俾於地火接觸這麼一件大事，亦有所表示，誠不勝感謝。高先生每當大地震，大混沌一類的現象與謠言發生時，即本其彌綸宇宙，經緯兩儀的素學，殷殷在日刊雜誌，此處彼處，教誡於人。因為我們人類，止是不明白科學現象的最大接觸，或則淡忘焉，或則震駭焉，有如去年八月十五日唐煥章說要天翻地覆，大家比江浙接觸還要憂惶。這為什麼緣故呢？就是好比地火接觸一類的正經大事，却隨便聽他淡忘，於是胸中便橫了門閤般的閉塞不通，止要聽見要他性命，要天翻地覆了，就不問情由，竟相信得了不得的憂惶着了。所以高先生職在勝天明道，拔去那蠢動物胸際所塞的門閤兒要緊，便回回不憚煩的苦口婆心，教誡於人了。

我本此意，再闡明幾句：我們做了兩脚動物，若並不知我們在宇宙間是何位置，我們的生命的存在是何等繁複，宇宙一切大法，牠的科學的因果，如何信必，止是麻麻胡胡的活着。卑鄙起來，

自稱吾儕小民，什麼國事，社會公益事，世界改進黨，皆掩耳不聞不問，一若彼此朝生暮死，尙不值一塵垢粃糠的微生物也者。然而誇大起來，又是財產他所手創的，子女玉帛，他所占有的，性命呼吸他所受於上帝，十分貴重的，若要毀損他一點，便罪大惡極，惟有他的「吾儕小民」是無論如何荒廢腐敗，都是鎗砲應該尊重他的。哈哈！可惜鎗砲起而致詞曰：惟執事平日什麼國事，社會公益事，世界改進黨，都不願管，已任我販賣國家，搗亂社會世界，養成我之巍巍矣，到此則爾之財產，子女玉帛，自然聽我支配，爾之性命呼吸，自然聽我予奪。此如火星地球，走至若干年，則成一最近接觸，乃有必信之理。江浙接觸，乃百姓惰性所養成，是一種宇宙大法中之小因果而已。嗚呼，地球火星固順軌者也，故緩衝之地，綽有餘裕，不識逆規的江浙接觸，能留下緩衝地，使公等「吾儕小民」偷息乎？

默士君曰：現在科學週報又要編輯話了，當此天上帝火接觸，地上江浙接觸，你的牀上蚊子與臭蟲接觸，姑且勿談不關緊要的留學，我將爾所說的幾句廢話，暫去充數可乎？余應之曰可。

——一九二四，八，三十一——

物質文明與科學

臭毛廁與洋八股

去年這個時候，我剛到了北京，在東城一個石塔子廟裏住着，便有人對我說，無錫新報要出個特刊，容許你也在上面說幾句話。我聽了，自然很高興，況且我是發願不做文章，想着了便拉拉扯扯，信筆的寫下去，算做賣朝報也好，我自信閒話是很多的，所以欣然的答應了下去，不料當時睡了一晚，明天拿了筆要寫，却作怪起來了，自己先問，說什麼話呢？無錫城裏的父老，是看慣你拉屎拖鼻涕，你可以瞎說麼？於是覺得自己問的自己，倒也不錯，姑且閣了筆。想想再寫，那知糟了，愈想愈沒有頭路，今天推明天，一幌便是半個月，眼見得特刊也已經出了，用不着寫了，竟閣到現在，現在真容易的又是一年了。無錫新報又要替新年徵文了，倘若再錯過了這個機會，別人容許你說話，不趁着興會說說，豈不可惜呢？所以這一回，不管三七二十一，趁無錫新報催着發稿排板，我就拿了筆，借目前一件小事，敷衍一篇大議論出來，我今天晚上，剛到五福弄去辦了「恭」事回

來，去的時候，已經打過了十一點。這是特地候到晚一點才去的。否則人才濟濟的時候，共有四十個缺，倒有六七十人同時擠去，那便有二三十個側身在狹路上掩鼻候補了。但是夜深了，雖幾百步以外，先施永安兩個公司的電燈，還是照得像白晝一般，那五福弄裏這個排泄公所，却黑得連五指也辨不出來，在刺骨的北風裏，刮了三四根火柴，才刮着了一根。尋照一座兩腳踏台。沒有什麼麵糊漿一般的東西黏着，就放心的一躍而登，那中間的好東西，已經堆積着與踏板一樣高，那就只好不要看見，知道再刮一根火柴起來，也徒然違了「眼不見爲淨」的金言，反是無益的。好在比較蓄起一個穢水滌淨的木桶來，把白肉嵌着，通暢以後，把老虎錢眼的蓋子掩着，細纏了滿間屋十幾點鐘，早上聽了一聲大叫，還要提心弔胆的招呼開門；現在到公所交卸過了，早上舒然而臥，視吾鄉鄰之旦旦而擾，則亦此善於彼。况且一踏上中國的貴領士，那裏有什麼改良的餘地。對於這件事，饒你什麼坐馬坑了，金漆馬子了，叫做無貴無賤，壓着無罪，一天之內，吃是肥甘了，睡是輕暖了，讀書寫字會客談心的處所是雅潔了，惟有這件事，罰他受罪片刻，消消舒服的孽帳，從前偶有少數的受享獨福人，什麼用水銀充滿了桶子，所有黃白物掉下去，就杳然無蹤，他那種癡愚

的辦法，煞是可笑；但他亦覺得這件事應該改良，說他的重大，自然與吃飯睡覺讀書會客，一樣重大，老實拆穿了西洋景講，人是一個造糞動物，要叫出貨之際，十分安適的，確與人生的幸福，大有關係的呀！以上這種臭議論，都在踏板上仰視天空，一起一落的悠然深念，一半也有叫排泄容易。但又想到我家賃居在倫敦，小小八九間屋的一個四等居民住宅，竟樓上樓下，有兩間比佛龕都潔淨的排泄房。白磁的盆子，可以打麪，油木的坐板，可以下棋。「恭」事方畢，引手把銅鍊一挽，所出之貨，已送向十八層地底。還賸一隻潔白的磁缸，後面冰梅花紋白玻璃窗，半開半掩，清氣往來。前面五色玻璃之門，緊緊扣着，十六炷燭光的一盞燈，剛在頭上，照得手裏的一本小說，字字清楚。然我當時還夢想倫敦城心的大客店，睡房之後，連結一寬大之排泄房，織花絨毯，縱橫丈有八。白磁面盆一，精瑩照眼，排泄耳目口鼻之穢，白磁浴缸一，機括靈便，排泄全身毛孔之穢。白磁毛盆一，排泄兩便之穢。三事皆位置於一隅，專供一客之需。此房懸美麗之電球一簇，錯列而四，皆光百燭，毛其外如精珠。我則提議毛盆旁當置一最精之書架，排日換置名著古籍於其上。昔歐陽公所謂作文三上，廁上其一，足見人生幸福之全部，此事實居其一。人類由穴居野處，排泄如貓狗然，當街行

之，泄畢便算，無所謂拭以瓦片棉絮粗紙也。稍有進，便若庫倫之蒙古人。釘兩木於排泄處近旁，相離尋丈，橫繫一大草索。各人於恭事既畢，就草索而闖之。索上既累累塗油漆迨遍，乃易新索。再進卽爲印度阿三事畢，以手摸索塗於壁，復尋少水滌其手。但必左手爲之，右手將以搏飯拈香，戒勿爲也。再進則五福街風味，坐馬坑，金漆馬子，相與競爽矣。然而草索塗壁之人，將以爲泰乎。吾人必笑之曰，以爲泰乎，我欲行禮耳。彼又將曰，人生亦知足可矣，子欲行禮，如此其不憚煩乎？金漆馬子方顏頰無以對，白磁盆起而引咎自責曰，然則過矣，草索塗壁失之野，五福街，金漆馬子，正奢儉得中。故東方文化之美，羅素氏過五福街而有餘慕焉。便是我們模範縣之無錫，要保存國粹，昔有暴徒的民政長，曾塞坑破甕，反古之道。不久又有商彝夏鼎，陳於壁脚，秦坑漢窟，遍於街末，還我舊物矣。好了，這一大段的臭議論，要叫無錫新報排在報上，亦覺難堪。我將告罪。我是託歐陽公三上之義，借地引起正文，文勢到了此地，正文也就躍然欲出。我說，我們人類，經達爾文先生證明在三百萬年以前，由猴子變來。至少二百萬年，還是過着猴子的生活。連衣皮食肉，都說不到。變到能夠揀着一塊火石，把他一段打銳了，那就割着禽獸的皮，穿到自己身上，這要算到第一步的物質文明。

猴子們用不着要寢暴類之皮，他們看見「人大哥」那種狐裘皇皇，定說他不能歸真反樸，暴殄天物的呀。到石斧石箭做得很精緻，年代也又過了一百萬年了。忽然燧人氏尋了火出來，共工氏治了金出來，不到一萬年的短歲月，雖然非年老人要剖斗折衡，列禦寇的前輩要毀壞養成機心的桔槔，止是不中用。三里橋米行公所的較斛，算做重要商規；芙蓉圩裏竟用打水機抽水了。所以辦恭事的一件小事，也由當街畢事，掉頭不顧，草索塗壁，進化到金漆馬子，坐馬坑，五福弄司門汀踏步，不能復反於掉頭不顧，或草索塗壁。這就是人類生活的標準，猴人是猴人的見解，石器時代人是石器時代人的見解，庫倫人是庫倫人的見解，印度阿三是印度阿三的見解，我們金漆馬子人是我們金漆馬子人的見解。於是天然趨勢，白磁盆人當然也應有白磁盆人的見解。白磁盆非乎，草索子何嘗果是折兩用中，金漆馬子之是，亦沒有什麼上帝能諄諄而命。那麼，我們覺得草索塗壁，人類的幸福，有些不夠，也就定要使金漆馬子，搖身一變，變起白磁盆，才不枉猴子不足，變到了人。就是得到了白磁盆，還是要努力換個勝於白磁盆的，才更不枉猴子不足，變着人呀。所以汽車止一閒人坐着，還要把阿木林任意壓死我亦大反對的。若說汽車不該做我們人類的普通代步

物那種割斗折衝的精神未免有點氣罷。我也深惡那種新世界屋頂上「電火炙兔子」的文明，然而希望用一百炷燭光的四盞電燈，照了我在白磁盆的廁上作文，我是堅決的要替我們人類努力的。如何努力呢？譬如無錫家家要換白磁盆，個人的經濟問題，倒不成問題，因為現在的人處辦居宅，也是習常蹈故，顛倒錯亂。五千元造個住宅，門造大廳最是空好看的东西，倒化三千元。書房也肯化一千元。臥房也肯化一千元。極要緊的廚房，倒止化二百元。毛房則化了三十元，已經肉痛。所以五千元住宅，叫他化三百元，造個內有白磁盆的毛房，不算失了比例。而最大的問題，却在磁盆裏掉下的黃白物，送到他那裏去？不要說十八層地底，就是一層也叫做勿層。沖刷磁盆的水，來勢洶湧，塘高的壓水櫃，普及全城的，又是影踪也沒有。那是白磁盆白磁盆，鬧了半天，真是廢話。還不是金漆馬子最便；他的尾閘，又不是蹙脚的夏鼎商彝，街末的秦坑漢窟，最算適宜麼？因此追下去設想，第一步是我們無錫模範縣的溝渠工程，到底那一天經始呢？現在世界開明人類，都曉得四通八達的河渠，是拿他灌溉的呀，拿他排洩的呀，拿他轉運的呀；不是拿他食用的呀。大市橋城河的水，無錫文明人曉得有碍衛生了，所以公園前的公井，也踴躍的開鑿了。然而美哉江尖口

西水墩之水，皆看做露醴泉，以爲莫予毒；雖放到顯微鏡裏，不忍着看，然又以爲我輩抵抗力，乃自天賦。一切敲罐頭，送羹飯，都不願劃幾分之幾的閻王帳，歸到飲料上去的呀。而且清水不從龍頭放來，濁水不從深溝排去，一切洗菜淘米洗衣打裳，皆苟完苟美，性命暗爲孤注，清帳也無人能算。水以桶取，自然門窗地板，無法多濯。水由擔來，自然深巷暴火，無水能灌。種種不衛生，不清潔，不康甯，皆由于在無錫也者。河渠洞達，何用自來水之謬說而來。究其實，造池埋管，固不資，能積幾十年之醫藥卜筮，酬神禱鬼之資，暗由風水而化費者，將倍而又倍也。充此謬說，白磁盆又永遠不能出現。金漆馬子將與夏鼎商彝秦坑漢窟而千古，但是從臭話說到潔話，說了半天，把北京爭鬧北辦不好的自來水，把上海都不會做的大陰溝，責備到無錫，豈不又是廢話，然而把蘇州常州也會有的工廠，居然開到無錫，就是極遙遠的時代，居然把處處可做交易的米，也在無錫成功了什麼蓋幾省的米市。因此，在一千幾百州縣裏，做了全中國的模範縣，考在第一名。凡事皆止要努力，只是無錫人吃過甜頭的人，應該相信的。除是不進不退，地球上獨讓中國會耕田鑿井，保存永久的世外桃源，否則把進化的公例說起來，終在一短時後，無錫也跑到是上海一樣，中國才能站得

住。或是傷心點說法，也同上海一樣，讓人來逼住了改觀。一定是沒有第三條路的呀。凡事先要有堅確的信心，及健全的輿論。無論什麼大事業及大工程，都有希望，成功的一天。最糟的，便是孟子所謂自暴自棄。橫呀輪不到我們，豎呀可以不必，那就只好讓棺材到了，才淌下眼淚來；看着別人在靜安寺徐家匯住神仙的別業，我們止配聚在五福弄左右。不定多少年後，江尖嘴成功了，無錫洋市長的公館，臨流列植了太陽不晒進的高樹，對好了黃埠墩，噴水管在那裏終日不斷的飛着。我們擠在崇安寺前，還止是一條巷合用一個水管，大家已眉飛色舞，指着洋井來，把民國十三年的老怪物，好像說天寶宮人，這一樣的珍怪。無錫人是或用不着自來水，自來水是一定要咄咄人造在無錫地皮上的呀。就是上海，他還不會有十八層的大陰溝罷了。他那三四層的小陰溝，無錫也還不會夢見。上海十八層的大陰溝，已經鬧了二三十年，近年來因傷寒虎列拉等，不斷的要想猖獗，幾位洋大人一議再議，建造的時期，定是不遠了呀。我今天觸着臭話，說這許多廢話，並不是要無錫馬上造自來水，馬上開大陰溝，馬上做白磁毛盆。我是望無錫人沒有了自來水，要覺得難過，六神不安。不要儘把那些無錫也者，河渠洞達，用不着自來水的謬說，讓了自己，還讓子孫。我這

篇文章的主旨，還止在此。我說，無錫常州的比較，無錫人蠢笨，不願意做市井小人，摸兩個賣買微利。常州人是聰明，都送子弟進官場，好比如陶鎔一流的滑吏，神不知鬼不覺，却扒了民國幾十萬，撈在荷包裏。但是，一筆總帳算起來，無錫的子弟，還是清光大來。學實業，學科學的，屈指數不盡。他們的老實父兄，却有許多，成功了叫做什麼區商，叫常州人又羨又妒又氣。常州的子弟，多半簽事主事，科長科員，在全國做蠹國病民的寄生害蟲。而且落泊在大都會客棧裏，想鑽狗洞，鑽不着的，也不知多少。這就是一念之差的分別。若叫常州要追上無錫，至少要過半世紀。我是常州人，罵常州人是公道的呀。所以我只篇文章的主旨，要勸我無錫的小朋友，一不要學常州人那種做官，二不要學蘇州人那種文弱。盡我們無錫人本分，會燒火酒燈，會看顯微鏡，會拿斧頭，會用算尺。那就父詔兄勉，朋儕友誼，不但在他們的能力上，造點陰溝，造點水管，不算什麼一回事。而且工廠再多了，洋房再添了，不用白磁盆，他們也自然而然而不舒服了。朋友們呀！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不料新文化，却成就了洋八股。什麼人生觀呀，什麼新創作呀，簡直坐在馬坑上發昏。製造了許多洋八股家事情還小。竟引起了闖草索的那班老先生們，直截把老八股配合起來，那是萬劫不復的退化了。

無錫還是一個肯做賣，肯做工的人種，不要叫那種洋八股的微生物生存，那是中國的一線生計。這是我在五福弄內薰昏了頭的激急話，大家見恕罷。這篇的副題目叫做臭毛廁與洋八股，就說拏洋八股同臭毛廁比例也好了。

復蔡子民書

子民先生於今月二十一日放洋去歐，其少子柏齡君數歲即讀羣書。數年前由法返國，讀所携法文書已罄，不可續得，即讀大百科字典。其遺傳文學之頭腦有如此。乃先生此去，特遣柏齡君習工藝，且將置之於比國一甚低級之工校。來書欲得舍甥馬光辰等合居，恆感傷於年來國論之不定，教術之謬誤，聚盈千累萬政客式之學生，而行洋八股之教育。有道士，更昧於孔子富後教之次序，欲以空言挽世運，雜以孔學佛學理學，揚扇其毒波。嗚呼使伏見丸凌湘波南下，就曲阜大學，文化學院，遣齋居靜坐之人生觀學者，坐長沙城樓上，左擁玄學林，左列創造隊，可以對付者，吾可以無言。否則吾安能辭舉世之唾罵，而不為號泣以諫耶。先取所

復蔡先生書，以見吾意。或更將於此處彼處，多所反抗，以畢吾說。

（上略）此次陡聞先生以愛子弟習工，愉快異常。弟以爲吾中國人民，羣以爲思想及道德，不弱於人，弟亦可相對贊同。然科學工藝太後於人。我等不能爲人類亦盡備物致用日進無疆之義務，於人道終覺得有虧。如此，對於二者爲積極之提倡，乃吾民之天責。科學在二者中爲尤要。但工藝則向與我國數千年士夫之氣習不合。故僅僅提倡科學，尙恐依着舊習慣，而爲坐而論道，科學家亦陷入玄談。倘經最高等之名流，出其子弟，多趨工藝一方面。於是舊式之稍矜門第者，亦觀感而不以習科學爲鄙。若銳意革新之一部分人，尙止有勇氣習寬袍大袖之科學，而門第自矜之徒，仍以文哲爲可尙。此所以弟對於先生遣文郎等習工藝，以爲將大有影響。

令內姪等之素學，弟未深知。文郎則弟所素佩。文學之美，非尋常少年所及。彼之習工，誠乃大奇。然弟尙有大言，欲爲文郎進一解。非曲阿先生，而高視文郎。文郎之習工，吾將望彼爲工程界惟一大師。非若時論所謂人必藉勞力自食。於工則食力較易。不若習哲理文藝等，入世往往不免於依賴。此雖亦是一義，却非弟所注意。弟所注意者，猶吾素持之說，惟大學問家，可以提高一切。今國

人言職業教育者多矣，吾敬之重之。然不願其爲教育終極標準。就職工中之工藝而言，倘造就甚多之普通食力人才，若無大工程以容之，其勢必大爲難。惟於一方面，更造就多數大工學家及大工程師，雖實業競進之烈，談何容易，而能卽刻有發生多數大工程之希望。然既有多數大工學家及大工程師，經其熱情野心，作困鬥之膨脹，或有萬一之希冀。所以一方面造就普通食力之人才，先救赤貧。一方面又造就大工學家及大工程師，以圖永進。自應雙方並馳。然國人貧迫之狀況，救死皆恐不贍。故爲稻粱之謀，止圖一紙文憑，不恤捐其子弟，陷入牛馬官場。作萬劫不拔之勾當，尙且忍爲。（世家大族拔茅連茹，以官場爲本營，輒笑窮措大子弟習職業爲寒乞，幾所在皆是。一等第一名之名流張奮公，尙不恤以「又使其子弟爲卿」之陋習，強二十餘歲之愛子，爭議長，充專使，反令年少墮落，流爲敗壞國家之一分子。彼老不知，新近尙用其力與自己抵觸之舊道德，漫罵新政客。此真可云楚固失之，齊亦未爲得矣。）安能窮年累月，担任其子弟之學費，俾從容以成大工學家及大工程師乎？凡入職業學校之人，無非寒微之家，無力競勝於官場者耳。偶遣子弟海外習工，亦因其不適於文哲各科，聊以解嘲者耳。故亦有人以爲十數年前，公家重視實業，所派工學

生亦已不少。我則笑而應之曰，在國人目孔中以為不少，在他人心理上幾等於零。大胆計數，三千工博士工學士頭銜者，我可相許。然有三人能跳上世界工壇，對世界工學團，自命為大工學家及大工程師乎？吾恐面皮雖長成一尺厚，無一敢自命也。嗚呼傷矣。故真欲佑助子弟得為大工程師及大工學家，必望有最賢之父兄，能歷萬困以遂其子弟之志。先生即最賢之父兄，文郎等即大工學家及大工程師之選。所以弟進此大言，深望先生寄語文郎等，在此從容而進，勿更搖動。非區區洒羅埃工校，即算一生事業。將來深望多歷世界名校名廠，與世界大工學家及大工程師相與携手。

但弟又以為推而廣之，自當有無窮奢望。若要腳踏實地，又不妨就最低之限度，從容以進。文郎等肯習工藝已一奇。習工而僅往入比國洒羅埃所謂工術大學者更奇。然吾且願倘至彼處，或因初到而語言未熟，或因普通學問有小端未嫻，不妨竟入彼之中等工學一二年。因文郎等非但負有大工學家及大工程師之責，且將負有澈底担任提倡工業及一切工業教育之責。我不入地獄，叫誰去地獄？若自己止入高等學校，講高等學理，絕未經歷一切創造始基之組織，於經驗為不

完全，辦事亦或失之高遠，所以在先生之子弟，未欲使之刻期畢業，靠文憑生活，遽以字畜累之者，正似可不必置此淺嘗之滋味，以爲徒耗日力也。且弟近來思之思之，留學局面，亦可慘憺。即使卑之無甚高論，文憑卽算終身大事。然按步就班，紮硬寨，打死仗，得步進步，亦未爲失計。吾以爲無論上了日本歐美之岸，第一先將外國話說得熟溜，第二再將外國文寫得暢達。吾所以教猥升木，不恤授以撒爛污之祕訣者，以他年作惡在是，而入學聽講亦爲重要。無此程度而入學，皆掛招牌，騙自己者耳。欲於斯二者有益，就按着程度，縮淺一點，爲游刃之有餘，終比勉強躡等者爲從容。吾將授以撒爛污之密訣，設不幸而從此輟學回國。吾不勸彼爲顏惠慶顧維鈞王正廷諸大外交家，藉口舌得官也，吾亦不望能如刁信德陳友仁馬素諸君子，能以時論爭國利。吾但望彼作一外國文教師，亦良教師矣，較之掘苗助長，變戲法，借講義，強購一文憑及頭銜而歸，作一世欺人勾當者，似乎遠勝。至較彼並助長而不得，憧憧擾擾，一年遷移數處，羣聚而爲鬪爭，思吃天鵝之肉，鬧得雞犬不寧者，自尤遠有益也。此雖不必告諸文郎等，然弟則言乎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乃凡爲有意識之留學生，所可共同注意。不必志在遠大，卽鄙棄粗淺。弟因區區洒羅埃，豈足以彼之池中，可長羈蛟

龍。故一有普通謬誤，而不可終日之勢成，卽入憧擾之境矣。普通謬誤之甚可笑者，可舉一例，以結吾言。最近有僅挾所謂中國學校上中教育程度者問我，彼云言乎教育之方法，則美勝，言乎教育之學理，則德優，我學教育，我將安適？弟笑謂之曰：二者皆無與於公事。公所欲者，僅區區所謂大學智識而已。於美於德皆足以答公。公但酌乎自己之現狀，去美便，卽去美去德便，卽去德迨至究及勝與優之時，美之方法家不懂得德之學理，安稱大師。德之學理家不懂得美之方法，亦安稱名家。德美僅隔大西洋一衣帶水耳，公今任往何一國，從容畢業其所謂大學，迨說得到勝與優，更往來各地研究，此本來不可少。其人乃不甚了了而去。凡國內不自量力之學子，及一竅不通之父兄，無論對何學問，皆先作此計較。而且許多留學生卽本此觀念，而爲歐美之相非，東西之互訟。此正如止在總督衙門及將軍衙門裏挑水，倒各自鋪排那一衙門的體面，何與於公等之事，而爲此擾攘耶？此更屬於旁文之旁文，然日久必有以爲洒羅埃是什麼地場者，甚足以起撞擾，此亦少年人不可不知也。

轟報新年雜話

轟報是一個文學廣告，君穆血使是社裏的兩員健將，他的老太爺，自己是一位文學老將，他還前賢畏後生，不願意輕易的加在裏頭去作戰，現在倒替社主吾兄觀蠡（稱呼仿秋桐子對於瘋二哥）要我折腳狗來投稿，這不但是開頑笑，簡直是嫁禍老朋友罷。我自從二十多年前，當時瞎下了惡毒大咒，叫做「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從此更不願拿毛錐子雕蟲，要想提起斧頭，（做個工頭）幫中國吹牛。那裏曉得因循，整過了二十五年，對文豪一方面着想的確僥倖變了沒字碑了，一個弱蟲也雕不起來，這是可賀，但是對工頭一方面着想，依舊斧頭要用背來砍，大匠也不叫代斲，手也不會傷過，止吹張把小牛皮，勸勸朋友們，說道，東洋鬼的機關鎗打來，城頭上黏着玄學講義，文學作品，是不中用的呀，可惜「無諸已」倒要「非諸人」反裝了過來，就是聖經賢傳也不靈，撞進幾千年文學老大哥（大哥便是複姓支那。別號老怪物的那位。）耳躲洞裏去，化作一陣秋風，引了一笑，這又是可弔，要想兩個車輪，打了底子，姑且造了中山式的二十萬里尋常鐵

道起來，然後再加造單軌車，叫他後來居上，成個轟字式，一方面許多人對着酒精燈，叫什麼金也結晶，石也結晶，豈不大好。那知竟叫做倒打千里鏡，目的是越弄越遠哉呀，還祇是學富五車，先拿三車出來陳列，恐怕暗無天日，所以雖不能十日並出，也先用三光普照，取我們唐僧的老法寶，駕起筋斗雲。希望卓立在西天活佛的手心以外，那就恐怕胡博士嘲笑張天師，說他還在人手掌之中，一定成着識語了呀。更可怕的，被小英雄打倒的老妖怪，乘你們引鬼上門，他便是將莠亂苗。四十年前花旗國裏的傅蘭雅先生，便詫怪輕氣養氣之外，我們世界無雙的八股，偏還有正氣俠氣等等，當時我們雖純粹一個八股徒弟，聽了那種恭維，也曉得額上爆出了汽水，不料十多年前，輕氣養氣還不會紹介得道地，正氣俠氣倒又似波浪般洶湧了起來，現在他還借着新文化丟下來的氣壓機，壓成流質，居然有了甜味，裝着瓶子，大登廣告發賣呢。這是你們貴同鄉丁寶書先生告訴我的，宜乎一位好好兒的老秋娘，新近自願變了一隻黑猴，鑽向「墨」裏去生活，弄得昏天黑地，也要替他瘋「令兄」一般，補那煤山七怪的缺乏了呀。早知如此，也何必當初，如此近墨者黑，爲什麼不早在黑籍裏挑選八股文豪，編了鴉片鎗隊，征服世界呢，還會工農村去吸新空氣麼？

你想我恨咬文嚼字到如此，偏有那曹老文豪，還代幾位頂聒聒的新文豪，叫久沒了毛錐子，止有一把缺柄斧頭的折脚狗，到雕龍繡虎隊裏去做文章，這不是笑話麼，如何交卷呢？但是幸虧那位老太爺，曾經題出一張題目牌來，他說「如能將各國新年俗尚，略一記述，尤所深幸。」我看見他現在便想過新年，而且中意各國的新年，我是出新年六十歲的人了，可以僭大點說一聲不禁老淚橫飛，感激還有人曉得虞國有臘。雖然改正朔易服色，是個野蠻俗尚，然而既然欣欣然五族變了共和，禮失而求諸野，來用了周人建子爲天統，就使主張行夏之時的孔二先生，他也會必恭必敬的定要元年春王周正月做他春秋的史筆，千不該萬不該，口稱夏歷，心感清恩，把什麼鬼共和屁共和，看成無物，國歷止記在月份牌，新衣要穿在二月初，表顯他一百個不高興這種鬼國，所以何怪丘八也上追黃巢張獻忠，一天一天的發揚國粹呢？可憐的小蠹報，記得這個民歷，要替她喫十三歲的留頭麵，叫我來胡謔幾句，湊湊熱鬧，我豈敢不將斧頭柄倒轉來，也蘸些墨翟不用墨，來胡謔幾句，發發笑呢？然而各國新年俗尚，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老太爺明知蠹報紙幅矜貴，所以他說，「字數不必過多。」但是我的斧頭柄，比亂壇裏仙人的毛錐子，還要潑刺，一開機那裏收

束得住呢？所以正文還不會說到一個帽子，已經夠未完未完，要分登過周朝的正月半了，（現在別人考據出來，連禹也不會有這麼一個人，那裏來什麼夏歷。）還好揭出百科字典來，儘抄儘抄，敷衍成各國新年俗尙麼？倘真過都越國的寫下去，不成西遊記，也變鏡花緣，又要給亞東圖書館去加上新式標點發行了，所以只好虎頭蛇尾，說幾句現身說法話，算做正文，便算塞責，最倒楣是去年今日（十二月十七日）從法國船上了岸，急急忙忙，要上北京去看看第十二個民國元旦，那位黎菩薩也吹牛，說他曾算做第一個手造人，如此，民國十二年的元旦，也一定同民國二年的元旦，可以彷彿，所以在上海不敢久留，於民國小除夕，下了前腿，奔到了北京，豈知陰冰冷氣，比我所住西河沿的集賢旅館小客棧，還要陰沈，止在什麼前門外，什麼總統府前，有幾十盞比蠟燭還暗的電燈，其餘一品大百姓，還是做他的賣買，算沒有那回事。朝晨幾面乾癯的破旗，還是巡警老爺奉行故事，壓着挂的，我想他們表示反對軍閥麼，這也是一義，可不料一到他們的夏歷，便不同了，除夕通宵的燈火，元旦琉璃廠的擁擠，簡直暗示，他們還爲着老佛爺，抵制什麼鬼民國，屁民國罷了，然而真比到老佛爺時代，那種震而驚之，鄭而重之，過着新年，他們鬼鬼崇崇，也就出不出特

別風頭出來，所以變成了「武進唐駝」，跌交，兩頭勿着實，民國新年，也不成民國新年，清朝新年，也不成清朝新年，所以老太爺要我說說新年，我便現身說法，止有兩回新年，比較揚眉吐氣一點，一回還是說我受恩深重的清朝新年，不記在那一年，終是我年紀同現在的民國一樣的時候，那年除夕，我到黃埠墩的卡子上看放關，那年幾位扞子手刁難着，故意把時間延挨到很晚，那些大小船隻，載滿淌關貨的，便齊聲鼓噪起來，大聲嚷着，難道你們存心不叫我們元旦到家，早些去安息麼？一位師爺，聽見河下鬧，踱了出來，聽到這裏，馬下便揮斥扞子手開柵，幾百條船，如飛的，向江尖渚雙河口，兩頭拚命趕了，我也感動着年初一齊夜，若不在家裏聽老鼠做親，是再說不過去的事呀。這是從前覺着一個鄭重的新年，一回便是老太爺所謂外國新年了，民國十年的昨天，（二月十六）我到了柏林，二十五那一天，便在柏林的「曉洛登布」一家住家，同三位俄國人，兩位波蘭人，一位希臘人，一位塞爾維亞人，兩位法國人，三位德國主人，我同湖州一位褚先生，男女一共十四位，大約十三位是他們所忌的，所以湊了主婦的小姑娘，成了十四位。一棵五尺高的柏樹，上面綴滿燈綵，陳設在棹邊，這便是我們客人公份送的，吃鷄吃鴨，先過了外國冬至，（上海叫他

如此。二十七匆匆回到巴黎，忙到三十一除夕的破曉，才能去把護照加上一個英領事館的簽字，預備簽得成，便馬上上倫敦，簽不成，就是元旦動身也不妨。困以英國止是過「外國冬至。」元旦是不大鄭重的，倫敦車是早上十點鐘開，我是八點半去英領事館，曉得他開門也要九點，豈知二年前極熟悉的英領事館，到了那裏，牠竟搬了場了，幸虧街上有位法國人，他熱心的湊上來把英語問我，你豈不是找英領事館麼，我說是的呀，他便指手畫腳指點我，後來他明知我不容易摸到，他說，你坐了汽車去好啦。他們的汽車，本同上海黃包車一樣，是獨個人的，惟一代步物，街頭巷尾歇着候生意的，但我們還常坐電車，輕易不坐汽車，當時也只好浪費一點了，那法國人又對車夫說了地點，頃刻便到了，正打九點鐘，我想磨碰下來，又要刁難的盤問，又要經各處手續，就是簽得成，也趕不上火車了，并且一入門，什麼辦事人，大半不會到齊。迎面有一個三十多歲滑頭模樣，的，坐在一個辦事位子上，我也不去看他，明知英國人是不大睬人，而且沒有經過門房給號數票，等着大衆齊進，沒有希望商量的，那裏得知，那位滑頭，那天却分外要好，他招呼就說道，你要簽護照麼？我說是的，他還淡淡的說道，你上英國去幹什麼呢，我說，我的家住在你們倫敦十四年了，就

在什麼街上，他便欣然的戲弄我，說道。Do You Want to Say happy newyear to your wife
我說 Certainly (這一問一答，似用原文更得神，若變成中國話，改動改動，便是他說，你要回去對
你老婆說恭喜發福麼？) 我說，就是那麼一回事，被你猜着了，) 他便馬上將什麼手續，都一個人替
我辦了，不到六七分鐘，便叫我懷了護照，興沖沖的出館門，上汽車，到着火車站，還有半點鐘時間，
在行李房久候的褚先生，也賀我成功，大家提了行李上了車，還在車上坐談一回，車子才動搖，褚
先生走下月台，搖着帽子，同我分別，下午到了英國海岸的「犢阜」，照例也要盤問一個不休，那
知這一天也一句都不問，笑迷迷的請大家趕緊上車，回家過年去，六點鐘準到了倫敦，真就一對
牛鬼蛇神的他同她，坐在一個屋子裏，婀娜滴滴的講話了，哈哈，他同她做了四十年老夫老妻，從來
正有那英國滑頭說得如此「丰韻」，真該附入新愛情的脚本裏去了，我在英國，也曾過了八九個
新年，我不料他們鄭重新年，也會宛然像黃埠墩淌關一樣，這也算出乎意外，好了，奉了老太爺字
數不必過多的上諭，終算止寫三千字，克已極了。但還要致意我們的社長家兄，不要因我好像着
實埋怨了文學家一頓，文學家便掃了興，從前我有位高徒湖州的徐恩元先生，他在倫敦勸我們。

他說，「你們演說革命，不如戴了紅頂子去說，還要有力。」又有位敵友張靜江先生，便接下去道：「對極了呀，可惜戴了紅頂子，便忘記說了。」現在說不說，也不必去管他，倘戴紅頂子的人，果然能演說革命，才徐錫麟真可以刺煞了恩銘。所以真是一個文豪，無異已經戴了紅頂子，倘若他還口口聲聲，苦勸人去拿着斧頭做工頭，才真正變了有力量的革命演說，否則天天好像在亂盤裏過日子的神仙，反對物質文明，鬧着科學破產，止把太白濟顛來傳統，把風花雪月來生活，便像一戴紅頂子，一定要擺出阿鼻地獄裏鬼怪的面孔來，那就曹老太爺開起米行來，叫做糟了，對不起呀，若恐怕占了你們的篇幅，你們就塞地在字籠裏罷。

論工黨不興由於工學不盛

自分工之學說大明於斯密亞丹以來，而資本勢力亦即因之以鳴張。蓋欲善分工之能事，則必由於資本之集中，幾乎在學理上爲無可如何之趨勢。且集中資力，以之製造人生所必需，亦新世界共同生活所應有之組織，然則製造大工場，本人類進化中不可少之產物矣。

顧當教育能力薄弱之世，道德之理性，不足勝欲望之獸性，大資本之事業，適足以爲野心家壟斷一切，蹂躪人類之資藉。此又資本家世界所不可諱之事實也。

觀於歐美二洲，方寸之地，皆爲大地主所營業。一廛之屋，尺布之巾，皆爲大公司所營製。尋常人民，無非田之佃，市之傭而已。總而言之：皆謂之工而已矣。

夫以工自食，固亦吾人仰不愧天，俯不作人之良好職業。然而在大資本世界，彼資本家心計之工，減工值而輕其成本，不問他人有八口之待養；加工力而減其數額，不顧他人有一夫之不獲者，固又趨勢然矣。

故野蠻國僅以怠惰而失工，而文明國并勤苦而亦失工。野蠻國人，所謂誅茅結廬，釣水而樵山，捆履而織席，責怠惰人而以勤動得食者，在文明國皆不可能也。其個人苦力，爲田主廠東出節省之計畫，而屏除者，止能仰視雲日，待盡其生命，寸草不能拔於野，以爲炊，一物不能成於巧，以爲市，以贍其須臾之生也。所以野蠻國之工人，可以貶值加工，媚悅於資本家，傾軋其同類，而使或則食粟於工，或則食貧於野，各行其所是；在文明國則不能。傾一人於工外，無異擠之而入於死路。未

幾卽向之擠人者，倘爲人所擠，亦卽入於死路而無幸。此工黨所以發生，而羣以公平之理與資本家相持，以互愛之道與其同類之工人相恤，庶不致釀成資本家之專制，作踐人類之勤苦生活而無餘。此正與政治上人民與政府爭其公平，以保有其人權相同。

吾東方本享有野蠻幸福，無所謂工人與資本家也。無如西勢東漸，文明潮流相逼而浸淫，外國之資本家與內國之資本家，如春筍之暴生，已密接於海內海外。我工人若仍以野蠻智識，欲常媚悅傾軋中求生活，數年之後，其不至多所自殺者幾希矣！

其惟一預備救濟之方，如政治而有政黨，則工人必有工黨。然我國政黨之終不能盛，卽現所有者，亦以不良見譏。其理由所在，識者皆歸咎於教育。一言工黨，則尤可浩嘆。我工人之蚩蚩，完全醉生夢死於媚悅傾軋之中，未嘗知有所謂工黨。卽或有之，其暫時之不良，亦可推見。其理由所在，豈不仍在於教育。但所謂國民工人者，皆出學齡之外，與學校教育無關。故以之爲國民而教之者，必恃有一種通俗國民教育。以之爲工人而教育之者，必恃一種工人補習教育。

今與我工人而言工人，所謂工人補習教育者，書報與設夜校，爲歐美各國所通行之法。故近

來工廠中，每設煤補習夜校，而工人住宿區域內，亦必由工人自設書報閱覽部等等。凡此皆所以增進工人教育，以求結合良工黨，而後工人得爭存於資本世界。

今吾國之工黨，固寂寂無聞也，悉由於吾國之工學，我工人曾不措諸意。然則我工人將何以生活於此資本勢力所成之文明潮流乎？

——一九一八，三，二十一——

工人俱樂部之娛樂品（篇上）

吾向者以爲工人之受困，其故由於工黨之不興。工黨之不興，其故由於工學之不盛。顧工學於我今日之中國人，豈易言乎？世界趨勢傾向於科學，工藝者，已垂兩世紀。日本後進國，猶及於五十年內急起直追，略備其組織。至於我國依然沉沉長夜，學校則缺少科學，工藝之學校，書籍則缺少科學，工藝之書籍，器具則缺少科學，工藝之器具。爲少數學齡青年，勉立科學，工藝之淺科，於校內者，尙設備不完；而供多數年長工人，能爲科學，工藝之補習於校外者，自闕寂無聞。青年之有力

者，尙能求學於他國，工人則無此希望。然則我中國今日工人與工學，遂決無相聯屬之一日乎？吾意殊不以爲然。

試問十八、十九兩世紀，爲科學、工藝上之大發明，開今日之新天地者，爲誰某，誰某。大概言之，且半不屬於學校之學子，幾皆屬於科學之工人。新世界之最要者，莫如汽機，至今雖有摩託，爲之變相，然畢竟尙可謂今日之世界，爲汽機世界，發明汽機者，爲華特氏，卽秤具工店之學徒也。今日恃交通利器，挈萬國而接近之，縮地球而狹小之者，卽輪船、火車兩物也。創造輪船中之一人，有辛明登，乃接鉛管之鍛工；創造火車惟一之一人，爲司梯芬孫，乃抽水機上燒煤人之助手。今日衣被世界，利賴於羣生者，其首要則爲棉布業，首先創爲紡紗機器者，爲亞德賴，則薙髮匠也。諸若此例，不勝悉數。彼等遭逢當日之世界，其不幸幾過於我等。所謂學校內科學，工藝之淺科，自皆不完備者也。學校外科學，工藝之補習，自亦絕無其機關，加之當日各國之荒陋，皆相等，絕無出國求學之可言；不必言廉價，卽高價亦無舶來之書籍、器具，可供玩索。如是，而彼等當日，皆能研精工學，且爲工學上萬古不廢之大發明，則何哉？無非其人之志行不薄弱，能就天地自然之現象爲師資，能

集古今不完之品物爲變通，隨在致力，則其精神奮固，心力銳利，能通所不可通，成所不易成。較之學校講師注入之功能，且已遠勝，自更非淺薄補習之智識，所可同日而語矣。

其爲術奈何？所謂天地之現象，古今之品物者，將何取材？則質而論之，亦淺易甚矣。汽之爲物，足以掀甌冒，脫壺蓋，灶婢之所知；迨有人焉，試量其確然之能力，知方寸之水，將化汽千有六百倍，於是鍋汽之容積與力量，可得而定；大熱之火，足以礮石流金，又野蠻所及覺。自有人焉，歷試五金，各予以百二十或千八百等之鎔度，於是軸必爲鋼，筭又宜銅，皆得其正確。凡此皆現象之所明示，特有心人能耐煩而分別之，遂化腐臭爲神奇耳。至於以尋常日用品物，應用於科學，工藝之中者，幾無不備有，觀於學術上之名詞，卽可知其大略。如釜者，煮食者也，乃汽機煮汽，亦名釜；燈者，照夜者也，乃化學燒具，亦名燈；輪者，載車所以行道，乃並不行道而飛輪，亦名輪；鏡者，磨金所以鑑物，乃並不鑑物而透光，亦名鏡。故今日神妙繁複之機件，或實有古時便溺糞除之家具，變形而爲其重要之部分，此諧言之，可謂無論何等體大發明，不過有待手善於利用廢物者覆手成之耳。今日之工店學徒，鉛管鍛工，燒助手，與夫手握機剪之薙髮匠，用於火車，役於輪船，或在紡紗廠執業者，日

見汽機，視若無觀，饑苦備嘗，終爲工店學徒而已，鉛管鍛工燒煤助手而已，薙髮匠而已！視彼等當日汽機，大車，輪船，紡紗之廠，一無所有，僅執半似家具之機械，而集合其有若齒輪者焉，有若彈簧者焉，又有若螺絲者焉，謀議於私鑄之盜，鎚鐵之匠，竟爲大發明以開工學之光路者，其人之賢否爲奚若？彼亦工人，我亦工人，吾將何以自處？

故今日工人而願研求工學，惟患志行薄弱耳。否則雖既不得與聞學校內之淺科，又且不得致身學校外之補習，亦何嘗不能有以自奮？今日我工人所在之地，雖落寞如內國，亦已不若華特氏等當日，止有半似家具之機械，所遇者止私鑄之盜，鎚鐵之匠者矣。其况竟居海外，則所見所聞，與夫所可求而得者，皆華特氏等所遠不如者耶！吾姑不爲悉數，僅爲利用，俱部之娛樂品，俟下篇詳之。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工人俱樂部之娛樂品（篇下）

今日普通所謂俱樂部之娛樂品者，無非臺球也，網球也，鋼琴也，伐胡林也，胡琴也，琵琶也，圍棋也，象棋也；終繁忙之餘，得片時之娛樂，藉是數者，用以柔身體，養性情，吻談笑，誠爲不可缺。我工人與操執各業之人，同此身體，同此性情，同此談笑，則此爲彼俱樂部之設備，亦若是而已矣。

雖然，娛樂之於人，固種種不同；徒以積非成是，習焉不察之故，遂與俱樂部之娛樂品，共限於以上揮球等之數者。豈知在昔支那歷史，實有身爲帝王，而好木工，終日引繩批墨操斧運斤，以國事見報，卽揮而去之者。不工之於國事，此之是非，乃爲別一問題，今可不問。我等所以引說之者，爲此木工。自有人以爲其中亦有可樂嗜之，且與玉盃，象箸，酣歌恆舞，同一顛倒。如欲奪其木工，轉而娛之以臺球，鋼琴之屬，所不適也。木工之可樂，乃至如此，還問木工於我工人，則一揮汗操勞，強博衣食之事，已固厭苦之，人亦矜憫之，何娛樂之有？

我工人食藜藿之食，強迫而作工，粗劣不變之工作，終歲不輟其勤動；以較夫彼人，持梁齒肥，以木工爲娛樂品，作輟隨其意，技巧盡其能者，同一木工，而寡味與多趣，既萬萬不同，自苦樂亦遂萬萬不同。相提並論，斷乎不可。雖然，以昔日帝王所好之木工，與我工人實地勞動之木工，兩相比

較，固自不倫。至於我工人，既由工作之暇，得放假而赴俱樂部，俱樂部中之工人，雖頭銜止是一品大百姓，而其自由適志，究亦何讓於帝王。假若於俱樂部而更操木工，作輟自亦隨其意，技巧亦可盡其能。昔日帝王於此，得少佳趣者，其佳趣將亦予我工人，含有佳趣之木工，而勤動其手足，又止與擊球之出力，彈棋之運思者，需同等之勞力。是工人俱樂部之娛樂品，固可摹仿昔日帝王之娛樂品，於臺球，鋼琴等等之外，增添木工矣。且可去其臺球，鋼琴等等，而代以木工矣。並如臺球之外，又兼鋼琴，推木工而廣之，且可兼金工，鑛工，化學，工藝之屬，擇工人向日所操勞而厭苦者，盡轉變之，為俱樂部之娛樂品。是工人且將百帝王之足樂矣。故卑之無甚高論，切要而質言之，姑為擬一理想之工人俱樂部，其為設施如左：

假有三間兩廂之樓房，為俱樂部之全部，則下層中室為書報閱覽室而兼招待來賓；其上平列書架者四，兩架分儲有用冊報，及近人名著，與夫地理，歷史，輿圖，遊記等等；其又兩架，則購理化博物，工藝與夫農產，商業之書報，為種種工作娛樂之參考。如是此閱覽室之裝備，約銀圓四百。

下層左室為木工室，置削削之木馬於室之中央，又置雕鏤刻斲等所徙倚之堅木巨桌於兩

旁，其上則分懸三數架鑽鑿，刨錘斧之屬粗備，此室之前廂，附屬於木工室，約銀圓二百。

下層右室，爲金工室，其前廂亦附屬焉。購置車床二架，而輪轉之鋸，與夫機動之鑽，亦各數事。凡應用於金類之鑿鑽錘等事，亦如木工工具之粗備。此金工室之裝備費，約銀圓一千，最爲巨款也。

此下層三間屋後，必得附屬之平室，其右與金工室相對者，置一五匹馬力之汽油摩托發動機於其中。如與市上電燈相接者，可省此機，但置一發動摩托，以便牽行金工室之車床等等，如不與市電相接，既備五匹馬力之發動機，除牽行車床等外，又可兼備檀乃木一具，發生電力，供全俱樂部二十四盞電燈之用。而實驗機械電工之娛樂，即可於此室行之。此室之裝備，約銀圓五百。對於中間書報閱覽室居中之餘居，可爲翻沙室。其左對於木工室者，熾小冶金鑪二三於其中，兩室之裝備完具，冶金翻沙之工具略完者，約需銀圓三百。

樓之上層，其中爲標本與模型陳列室，惟少半購置，其大半則由會員自製，且爲娛樂工作中之成績品也。裝備此室約銀圓二百。

樓上之左室與廂房爲化學實驗室。廂房或兼作照相工作房，備具化學試驗器具及照相工作器具。約需千圓以外。然其間一部分可用會員私有之個人娛樂品充之。（如照相鏡等）所以公備置具之款亦預算千元而已足。

樓上左室爲物理學試驗室，其裝備約銀圓五百。其廂房則樓上休憩室與會計室在焉。

如此，俱樂部不在市而在郊，有廣園繞之者，則花圃園蔬之工作爲一部分會員嗜此者可實行矣。總計此俱樂部之設備不及四千元。苟以有餘不盡之零星小款并計，籌有五千元，斷無不成立。

粗觀以上之所舉，則有若小工場者焉；又有若補習實業學校者焉；初無所可樂，迨處以帝王娛樂木工之精神，則日入之後，苦工告畢，手持煙斗，三兩赴會，電燈明耀，談笑互協，見精良之工具，羅列於全部，或則談刻木鬪筍之巧，或則講金屬性質之殊，或則自炫一新式之玩具，或則仿製一滑稽之奇器，按籍而信口模擬，逞才而壓伏羣輩，運斤熾炭，削鐵磨鋼，調藥腐片，因不必刻期而成器，計日而量功，則忘機之娛樂，雖操作甚苦，而自津津有味。將與擊球之奔堂流汗，圍棋之焦勞苦

思，同一樂此不疲矣。

然則如非積非成是，習焉不察之故，何至俱樂部之娛樂品，僅僅限於臺球等等乎？固不惟木工、工、工等之工具可轉變為工人俱樂部之娛樂品，卽以此等娛樂品應用於種種之俱樂部，亦何嘗不適當乎？以工作為人類娛樂之品，庶幾知坐食之恥，而成人人作工之俗矣。以此而求成一最新式之社會，庶乎其近。不惟由此而成俗，可以促進支那之實業，以富強其國而已也。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七十年前的日本官不識石炭

我活了六十年，那日本明治四年的誓天維新，照例我也已經七歲了。我呢，從此年起，識方字哩，熟讀四書五經哩，揣摩名家文爛墨卷哩，直混過了二十歲。又跟着什麼「樸學復興」的潮流，今天服杜，明天馬鄭，要做什麼名山事業，好像止是生長中邦，才有這樣的幸運。草起檄文來勸人燒教堂，據着經義去駁人鬧無君，衛道的功勞，自以為也不在禹下呀。可憐剛剛交着三十歲，就是叫

做甲午年，正因趕考不利市，留在北京，跟着一個得到出身的朋友——丹陽王英冕，同住在官菜園上街的鎮江會館。那科的新貴狀元公張謇來拜他的同年，我隔了堂門，偷聽談講，張便是所謂翁六先生的得意門生，他的口氣，很同江標文廷式一班名士表着同意，決計助翁主張着撻伐倭奴。客人去了，我同王君都歡喜得了不得。七月初一「迎頭痛擊」的上諭發了出來，靜候不日掃平三島。無奈一天不似一天，到十二月二十四的下午，塵沙遮天，我擠在萬頭攢動的當中，看那失守平壤、鴨綠江的衛汝貴，黃瘦的臉蛋兒，橘皮般的小麻子，坐在無頂的轎車裏，擁到菜市口的街心，下跪在一家乾菓鋪的門前，明光亮的鋼刀一揮，他就做了衆名士的犧牲。閱文不要敍，論理，中國卻用得着說，從前種種，譬如隨衛先生同死；此後種種，望他跟倭奴並生。所以康有爲出來公車上書，梁啓超出來做西學書目表，我們不揣冒昧，也出來搖旗吶喊，做那明治以前「尊王攘夷」的鼓吹工夫。萬不料隔了整整的三十年，什麼教育呢，還止是洋八服；什麼實業呢，還止是販賣場；什麼革新罷，共和罷，止換了許多招牌。倒說又要把那粵海堂，詒經精舍，南菁書院等的骨董把戲，叫做東方特有的文化，拚命將矢概掘出來，率領衆癩狗一同咀嚼。叫我在今年今日，還要在這裏寫這

種時務報式的勸人爲善文字，真要氣破肚。這個東方病夫的痼疾，真是無法醫治的呀。

有名的惠爾斯 Wells 進化式的歷史在三年前出版，跟着美國朱家角大學教授勃里斯 臺特 Breared 他是什麼哲學博士法學博士，教授的是東方史，又是什麼東方語學者，學了惠爾斯，也做一部古代史。前年我在印度洋船上向朋友借讀，覺着他記載得還比惠史顯豁詳贍。他叙到希臘王亞歷山大戰勝波斯，全是亞王發明了鉤連鎗隊，波斯沒有。希兵深入，波斯一敗再敗，波王息勒斯忿不可遏，罄了全國的力量，決個最後的勝負，那位勃先生無緣無故的插說道：「可憐呀，有如中日交戰，中國止是失了時，勝利便歸日本，波斯早先也同樣的失敗了。」這是在歐游心影錄以後出版的嶄新進化史，他是東方語學者，卻不領略中國特有的精神文明，正贊嘆着日本破產的物質文明。無論這種破產學者替日本宣傳，叫人對中國難過不難過，我們自己先問失了時沒有？失了時，是否便是吳下語所謂失了鋒，或普通挪揄所謂落了伍？我們落伍之處究屬何在？

前天有人在一品香請客，幾個實業界的銀行家閒談。「什麼實業不實業，中國真不得了。什

麼紗廠呀，麪粉廠呀，都虧空得一塌糊塗。麪粉廠是反向美國定了粉，送中國牌號的袋子去裝。紗廠是其勢一齊要給日本收買去的。日本真利害呀！便是英國的紗業也有些怕他。」哈哈！如何日本受了大地震的災害，還有力量收買乾淨中國的實業呢？這一定是中國人不屑做這種市井小人，張四先生還希望拿出老本事來，替國故發點光輝罷了。

呀！「不出戶庭，日行千里，」這是形容推磨的情狀。我們中國的變化，不就是俗語所謂鬼推磨麼？自以為早已翱翔到九天，不料人家看了，還是在藩籬邊嚼矢橛呢！什麼機會，儘讓他好似站直了做夢的過去。千頭萬緒叫我怎樣的說起呢？姑且還是不說，來敘着七十年前日本的不識石炭罷。

這段故事是載在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十月二十號倫敦插畫報上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這個倫敦插畫報已經出版了一百年。至今還是刻得絕精美的每週發行。便是上海地方也尋得出十分八分。那一八五五便是前清咸豐五年。正是洪秀全建都南京的第三年。這年方同胡林翼曾國藩把武昌奪來奪去。亦是英法聯軍幫着土耳其同俄羅斯大戰，正要講和的一

年。從這年再過兩年，英兵又要大燒廣州城，把總督葉名琛捉到印度，死後蜜在糖裏，叫他不腐，穿了紅頂花翎，擡在玻璃轎內，遊行恰爾恰太街上，叫太戈爾的父親瞻仰不朽的精神文明。日本是正在德川全盛時代，明治天皇睦仁還是一個喫糖的孩童。新聞是十月刊登，登的是四封信，是四五六三個月接連寄回的。現在擇要照譯如左：

『七張精雕的銅版，是白描出來，把日本人民生活活躍地描寫着一點。（按插畫不載。四幅是日本山水，一幅是一個頂梳髮結的日本翻譯，一個是北海道的牽狗野人，一幅是日本瓜皮小艇。）本報訪員向居中國的一人，他乘着皇家三桅船「雪畢爾」Sybilie。寄給我們四封信，現在刪繁的刊登報上的，便是他信內的話頭。第一封好似一日記，是四月二十八號所寄，其時雪畢爾船正離開香港有二十天。第二封是五月二十三所寫，寫時船在日本北海道西北的海中，離開箱館約有三百英里。第三第四兩封是六月十三及六月二十九發着的呀。』

第一封「一八五五四月二十八雪畢爾船駛近箱館。同去兩船，一「霍奈」Hornet 1「皮吞」Btern投錨附近。正午時候，從岸邊來了一隻小艇，中間是三個小官，一個說荷蘭話的繙譯。

我們艦長叫我招呼他們到艙裏去。他們進艙後，便問將要漂流何處，目的何在，艦長何名，來自什麼國度？我告訴他這船是英國王后所有。我們是從香港出發，將往何處，連我們自己也不會知道。艦長囑我問他們，從前有無英國船到過此地，或者到過這一帶的海岸？我問過以後，又本着自己的意思，問他們有否俄國船來到此間！繙譯回答，從未有英國船來過。但說到俄國船，看他好似很爲難的，說不出來。我示意艦長，要否窮問？艦長說可以不必。所以到底有否俄船，當時不會問出。嗣後到了岸上，才從一個日本人口裏，露出一點消息。有一美國橫帆船名「壳洛倫」載一百五十名俄人北赴西伯利亞東岸，曾泊此間。（按，俄人歸赴戰場，紅海西歐均不能達，故道西伯利亞歸去。英船赴日亦非漫游，目的乃在偵察俄敵。七十年前黑海戰局，影響便擴到日本的北海，我們到甲午時徐桐剛毅輩尙止知夷人不過殖居窮荒數海島，宜乎夢太公尙留遺今日一般的夢遺少。）

四月二十九早上七點鐘，五隻小艇載着伙食前來，是二百五十斤的鮮魚，二百六十斤是甜山薯，六百斤的青菜，二百斤的大梨，分裝四箱。又二千個雞蛋，共價二十七個墨西哥銀圓。今天是星期日。午前有日本官員數人來船。前艙懸一維都利亞女王之像。其中有一官問我曰，船員都對

此畫像禮拜麼？我不等他說完，便說道：你使我駭怪了。這張紙便撕去亦無妨礙，豈有向他禮拜之理？我又搖頭道：沒有這事。將手指對着天指說道：我們止拜住在天上的一個大神，便是英國王后他自己也是拜他。這官聽我說着，儘望着我，好像很可怪的。少停，我便將十數冊的日本文新約——是倫敦某僧正所給——贈與他們。（按，我想畢竟用不着，也同我們的四書五經一般。）午後一點半，艦長偕余率同船員登岸，留在岸上，約有四個鐘頭。日本的守兵一對一對排着道，領頭是隊官，跟着我們。什麼街都許跑過，什麼區處都許走到，惟不准跑進什麼人家；亦不許購買物件。止有一個廟門外，擺設一個攤子，供我們買物，想來是從每種店鋪，特別運到這裏來出賣的。並且一切鋪子都閉門不做交易。我們看過三個廟，並上小山之麓，看遍全個的風景。所有房屋本都是木製。我與一日官談天，彼說日本對萬國無不優待。我言美國是與我們同文。我們的教旨，也是博愛。正談得親切，艦長同着兩個船員，走往山頂，囑我們在山麓等候，就更做許多的劇談。

五月一號，我想向日官刺探一些切要的問題，不料我雖很和氣，小心的發問，他們止是眼睛尖銳的看我，冷冷的高興回答。

五月二號兒箱館的那一邊有船在海中，並無旗號，我們的霍奈同皮吞兩船都拔錨去探看。這船見着我們的艦隊，牠便離去了。今日是預約拜會箱館府尹。十二點正午艦長領着我們，穿過一廟屋，同到府尹署。進門至第一廳事，約有四十衛兵手執七尺長的長鎗，站立兩旁。稍進，又有全身着甲的三十將官對面站着。從頭廳至二廳，又立同樣的人數。至禮堂，一條廣座爲雪畢爾船員十五人而設的，早已放在堂左，座上覆以紅布，艦長及其書記之座，另設於上面。右邊對客則設府尹的座位。離府尹之座尺許，置一大簿，有日官席坐記載，凡客所說，都寫下來。府尹身後，肅立着三個官兒。起先候各人一齊坐定，他方從裏面踱了出來，對客點頭，似乎一一都招呼着。大家坐談了片刻，便有人送上旱煙管子，每人一枝。隨後又有糕點水菓，又有日本茶，都放在日本小几上。於是府尹告訴我們，他是第一次得見英國的官員，他很喜歡個次的會面。艦長愛柳君 Elliot 回答道，日本皇帝同英國王后現在很是友好，我想，英日的和約，必定已經在長岐，經我們的提督斯妥林正式簽定。府尹說道，他聽得一個英兵艦新被五艘俄兵船捕去，此信即從長岐傳來的。（按，所答非所問，真是惡極。不知那正式簽約的提督，可在那俄國捕去的兵船之內？）艦長道：這種新聞恐

怕靠不住。府尹道，英俄的戰局，到底要延長到什麼時期？中國的內爭，到什麼地位了？有人說北京已被洪秀全占據，到底確實麼？我便插嘴道，我們離開廣東的時節，頗有戰事。但是我們南中國的情形，還知道得不多，那內地同北方如何，更是茫然了。府尹說，倘在日本海上發見俄人蹤跡，我望愛柳君不要傷害他們。愛柳便鐵青了面皮回答道，我願敬重日皇同長岐箱館等處的府尹，望他們不必想到這許多。說完，又接着道我甚喜府尹能造我們船上一次。府尹道，我若身體很好，極樂到你們船上一走；現在我派我的次官代我回謁罷。忽然談到石炭，府尹說日本有兩種，一是純黑，一是有鐵鏽的黃色。罩着純黑者想係最良。但是許多從官都說道，他們從來不會看見過石炭。艦長說，待霍奈艦回港，他定把英國的石炭給他們觀看。（按，不會見過石炭，亦是尋常事。但他們將不會見過，算做席上的應酬話，簡直以為不辨菽麥，止是他們的高尙，他們自有聖功王道在胸中。彼時正是漢學定於一尊，所以同現在我們鄙薄物質文明的「大儒」是一鼻孔出氣。）分別的時節，府尹深表這回相見的歡樂。他按着禮節，他卻先退入內堂去了。我們出來的時候，所有站着兵將，還是森嚴的站着。』

以上譯出的是第一封信，還有五月六月的三封信都說英船沿着東西伯利亞搜尋俄艦，會彼此礮轟等事；因為不關我們的石炭，也就不寫下去了。到底日本官曾去英船觀看石炭麼，三封信上也就不曾再提。我們要注意的，便是目前上海是常燒門司的石炭。就使我們萍鄉開了一個大煤礦，也被日本官把持着了。因為石炭以外，還有了鈎連鎗同機關鎗的問題，我們使對石炭雖司空見慣，也就同不識一樣了。

甲寅游法記

余寓居英倫之八年，以甲寅春假之第三日，赴觀法蘭西儉學之狀況。是日之晨，敦倫巴黎間之鐵道公司，有特別廉價車者，以學校及都邑節假日，半其尋常之價，供貧士又窮民之出游。對難於交通之人，資助其交通，互游觀其都市名勝，比較其生活自治，與夫機械儀器之更新，建築美術之進步。各使大多數之學子與人民，皆有世界對觀之智識。而後各欲增進其鄉里，知開明人類必先繕治開明之人境。閉戶拘墟之士少，自治之事業，多熱贊，少阻力矣。况游觀之中，更有種種交換

之利益，操舟車業者且以廉價招徠大羣，反得意外之厚利，此真所謂兩利者。余寄宿於倫敦西南之近郊，九時半攜小手包一，入維都利亞車站。售票室之小窗甫開，購票之人魚貫相接，已亘三丈之路。然後至者無一人肯躡越而前，因倘有躡越者，將羣焉目之，隱憫其失教。余亦隨一肥且碩之老婦後，繼續至者更數百人而未已，皆接立於余後，且行且前，得票者羣赴月台。余至票門口，以三十二仙令八便士，得一二等往復之票。廉價車票固無不往復者，且學生例可乘三等，特以英設特例已八年，凡三等客隸外國籍者抵英陸必受關吏之盤查，恐回英時多留難，故乘二等，即二等之廉價票，已稍廉於尋常之三等矣。

是日，早春時節，風和日麗。綠旗一揮，汽笛數聲，三四十節之長車，早曳一二千游客，馳行於英南如畫之林野間，輪聲不絕而去。英人不好劇談，每一車箱八人或十人，皆各手書報，色怡怡如，寂靜中偶聞微欬，目不相矚而坐，若偶一窺人，爲所見，即自喪其矜重之氣度也者。余上車時，恰得一臨窗之前坐位，可以便眺望，觸景感懷，回想在內國時，即往來於最富饒之上海南京間，雖平疇綠野，天然之風物，儘有因土壤肥沃於人，亦足動過客之流連，然逼而視之，纍纍者荒塚，斷續者蹊

徑；葺芽頽圯之村落，架板朽敗之橋梁；牛豕繫於糞堆；婦子面有菜色。嗚呼！黃帝堯舜所經營，周公孔子所教誨，三四千年所得人境如此！爲之傷嘆。時而展閱車站所購之日報，又適見執筆者咎英政府競爭中國利益，後於他人，不能乘中國專恃借債度日之時機，着着進行。中國雖富有利源，然其偷惰癡愚之人民，決無能力開闢，理宜得之於彼中昏擅政府之手，吾人代爲經營之也。所謂挑撥瓜分之日日電報者，如是云云。煞風景哉，遊興爲之頓減！

車行約一小時有半，遂抵牛海芬海埠。車停，紛紛登船。此船爲對渡英法海峽之用。每日定時往還。船大能容千許人，僅分兩等，三等車客許附二等艙。艙中餐室、休憩室、盥洗房等，皆精雅寬廣。艙面羅列帆布椅，納微資，供士女雜坐。三兩遊行，船首尾平眺海面。牛海芬與法境提愛布相對，鼓輪對駛，需四小時。故彼此不見陸影，此爲常車渡海往來最闊處。別有兩綫，渡海時間皆止一小時左右。在法岸能望見英之蠟粉石壁者。余攜有上海寄到之華字報，出門時郵卒送來，納諸皮包者。至是，急就休憩室，倚錦墊讀之。因余曾飽閱印度洋及大西洋之風濤，區區峽中海景，不似英人之初次泛海者，必聚艙面互遞遠鏡稱嘆也。渡方半，日已正午，餐室食客稍聚，余亦飲茶一杯，餅事兩。

仍讀華字報。既盡所得，似聞艙面有舉提愛布三字問答者，登艙面觀之，果海堤上遠遠有數十人聚立，或搖白巾以迎其所知。須臾入港，遂登法車。沿途地力之盡，與英正相伯仲，以修整尙或不如。復行三時許，抵巴黎西城森樂祚車站，鐘剛指十有八時，蓋四年不到巴黎，花樣翻新者，又不知幾許矣。法人富於合理之新思想，於此可見一斑。

時晨鐘分一日爲小時二十四，昔時曾有行之者。故英倫格林威治經度起點之天文臺，壁間卽嵌一二十四小時之大鐘。伊大利之公建築，亦間有此等舊鐘之殘存。不知爲何種妄人所主張，改爲十二小時，區以上午下午之界畫。無論上下午之紛錯，普通每易誤會。卽以郵印電碼，因此上下午之記號，占地位，耗電費，盲受無量之困苦；若改二十四小時，但標以亞刺伯數字一枚或兩枚，早晚之情狀畢呈。如日十八時，頓時可悟爲夕陽在山之際，決與僅云六時，知爲侵曉，異其感覺者也。故法境火車時間表已一律革新，且鐘表機輪，不必特造繁細，卽就分畫十二時之舊製，但於鐘面加數字一圈，使一與十三直，十二與二十四直，可一無所更張，而得無窮之利便。森樂祚車站因欲飾觀，乃於舊鐘上加一簡易之機括，鐘面複置玻璃兩層，前層於時間處圓其孔，後層綴數字，

行至正午，機括一動，一至十二之鐘面，遂變爲十三至二十四之鐘面，行至半夜，復變爲一至十二之鐘面，此亦簡單而至易改造者。乃英人驟見其製，而羣聚大譁。嗚呼，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至庸無奇之改革，篤舊者往往託言習慣，反至殺人流血而無悔，英人僅有譯者，不至怒於色，怒於言，亦可謂難能哉！誰謂法人輕躁者？前民利用，皆爲天下先，是亦可所證狂者之能進取矣。余友數人，相見於車站，遂共歸儉學出版部，圍坐作夜談。

其明日爲星期日，蒙達爾城之儉學團方開兩週一度之講學會，主持其事之李石曾君，特邀蔡子民君爲本期之講員。余遂與一行人隨蔡李兩君同去。蓋蒙達爾城在巴黎南境二三百里外，爲法蘭西之中原。李君習農最先至，近年遂家於此。汪精衛陳璧君諸君，亦偕朋友親戚卜居焉。其地有農校工校及普通預科校女校各一，諸君之朋友子女，分學其間，儉學會諸君之一部分，亦遂相集於其城。余固久欲參觀者。諸人皆先後仍聚森樂祚車站，八時發巴黎，歷兩小時而至，出蒙達爾車站，徑直走列樹之長街里許，皆幽雅之居宅，過一形似公園之曠地。方至市街，通衢二三。市廳劇院，大店小肆，都邑之所有，應有盡有。其地人口面積，雖僅等於江浙間之一市鎮，而氣象仍如割

巴黎之一部分，清麗雅秀，則或過之。其地僅有岡坡，無山巒。城居迤下之處，故方里之中，導爲清溪數環，以容積水。溪旁皆石木森立，整齊而奇偉，愈顯全城之古茂。最大之長谿能通舟楫，平橋架其上，橋旁美麗之公園在焉。市廳矗於其中。公園隔水有居宅，適對平橋，望之如在畫圖中。汪君家以同居者過多，已以三十元之月租得之，將分居其人之半。三家皆環市而居，各去公園不半里。汪君之舊居，普通預科校在其對街，學會諸君之預備語文及科學者，有二十餘人，皆在此校。本日講學之會場，即設於校中之廳事。校屋爲四百年前之舊物，然亦崇樓閣，整古色斑斕。英國園橋與牛津兩城，各有大學之連合校，二十載，甚多千年以上老屋，足使學者蒞其地，已有與古之聞人，師及一堂之想。余於此校亦云。聞將於年內改建新式，其實甚可不必也。因當日在校之後院，古木參列，外得平場一角，適其時法國教習及學生，皆以春假散歸，住校者惟儉學會諸君。平場之上，少年七八人蹴球爲戲，身處其間者或不覺，過客意影中，則自然有畫圖中人物之感。儉學諸君中多吾國高識之士，故當日既開會，蔡君演題，爲德儒康德之空間時間說。其餘興又令余述中國新製音母之狀況。諸君在此校，俟語文既熟，即直接考入大學。吾國除一二宗教學校外，往往對於外國文，皆鹵

莽滅裂已，語則尤隔膜。故諸君頗有學識已甚富，但短於語文，不能不暫居預科。就中語文進步較速者，則在中國曾習英文之人。在中國習英文一二年，頗適宜於赴法一，則改習法文易，二則大學必兼外國語，其英文適當一科也。

日曜日余宿於蒙達爾。月曜之晨，與李君暨其令子等，同去參觀農校。農校在蒙城郊外，城中遙望密林間校屋之鐘塔，隱約可見。諸人皆遵坦平寬廣之泥道，徒步而往，道中時時有鄰之小康者，馳摩托車入城。既至，校屋巍然聳崎，不華不樸。其時亦因春假停課。校之房屋，校長列居宅在焉，入其鐵樊，校長正修治其摩托車，將他出，油垢滿其手，以小指在褲袋中出鑰匙一束，遞與李君，囑彼自啓關，與往校中雜觀，再三道歉而別。

入校左轉，入飯堂，化學試驗室在其旁。由此登樓，曲折過種種課室。復登樓，爲臥房，巨室之中，羅列數十床，堅木之櫃，亘其中，中可藏物，櫃上臨睡時可置衣褲。法國宿舍風味，二十年前，上海朱君樹人得其意於記載中，後曾實行於上海之南洋公學，整齊省儉，易於照料，養成共同之習慣，殊較英美一室數榻，形似旅館者爲佳。校具皆堅樸無論，有數百年持續氣象。類此之農校，法之全境

共有數十，彼蓋作爲地方世世子孫講肄農事於其間，企圖人類事業無衰退而所積漸之進步，非如我國年來立校之精神，每因貧弱，不勝其忿忿，故欲操豚蹄而祝滿車，冀以一校驟致富強，富且強矣，學校本如芻狗之可棄，致謀國是者隱隱紆學校之與富強相遠，竟視之如無物。

校之對面，爲家畜飼養所。別以老農主其事。雞棚、鴿棚、豕圈、牛欄，位置井然，學生輪番飼養，脞草和麥，皆按法爲之。入一豕圈，麥麩之味，酸敗不可嚮邇。李君令子，生於綺羅之族，年又嬌雅，獨怡然習其法，跳躍導客入圈，觀白毫豬，其大若驢。此子聰慧而溫厚，向學至勤，校試輒前列，而又活潑流動，馳脚車若駛。李君之意，亦欲其竟此農業，有健全之體魄，習勞苦之行動，於一切博物理化，皆同農事而得切實之智識，餘優勝於普通中學。如是彼誠復欲役其腦者，更進以理論記聞之學，由是進入大學，學文科可也，學質科亦可也。

出家畜飼養所，更觀植物試驗場。環校舍方里之地，分栽各種穀蔬果木。桃杏之屬，皆縛繫於籬壁，交互擎攬，有若籐籬，幾無復樹形。執一以類推，各物皆就其性之燥溼寒暖，栽植輒矯其態，以求改良。立試驗場邊而回望，平原曠蕩，腴壤鱗次，小而整潔之村舍，三五相聚，圍以林樹，處處相望，

其情與英之郊外僅若公園牧場者，初不相類。余始憬然有悟：悟法爲農國，我亦農國，故顧瞻風土，雖蕪潔不侔，而景物宛同。復聞諸君學於農校者，皆云：『學生半日講習，半日耕作。終歲師弟之所食，取之於本校之產物而有餘，復可助『費』。洵如是，中國當此財力困難，子弟遊惰無事之日，可立之學校，莫過於農校矣。得公田數十百畝，或租自田主，撥閒房一座。由一度之捐資，置備校具有熱心任事之教習數人，聚一鄉子弟，讀書無成未有恆業者數十人，招爲學生。半則無異強之方田。因貧學生名義，俾可不恥於田作。且其人亦經農學所包淺近科學之講授，與夫實地之試驗，覺林野之間，隨在有增長學問之深趣，人格因之高尙。一方優秀子弟，既不習於飲博，亦不務於鑽競，風俗且爲之加厚。課室之學理，由子弟而習聞於父兄，由珍談而流傳於村氓。迷謬之信仰，爲之漸破。至其農場之工作，溝塍壅培，獸園之處理，芻豆飼養，本可爲鄰農所習見，日久羨其豐獲，自然遠近之田事，以此而改良！至於遠省僻郡，興學爲願，並能借此農校爲師範之取材，暫可不必別設師範校。若中國能遍設農校於興學之先，真可推行盡利。然余亦知當日之感想，乃爲當前真實之見聞所激動，憶兩月前在英倫與余所爭論農學，猶加諄讓，謂非當務之急。並至妄說我國東南地方已

盡。及茲深愧不能知設校爲何義，是以深怨國人之不知其義者正多。上文所云云，必羣焉目笑爲理想。則嘆智識所不及，時論未附，事終莫由舉。且卽區區一農校，將遍設焉，儲材烏可不預。世界著名之農國，凡三華法美是也。美爲大農之國，惟華與法皆限於國情，止宜小農。故華人習農必於法，華人能多見法國之農業狀況，必油然而有所觀感。農學之關係於中國者又至重，赴法之習農者應多。李君首肯曰：『是正所謂千載一時之機會，吾人之需農於法者，如是其重，適法之農校費又極廉。全國數十校，皆能容吾學生十數人。南方校費尤廉，儘能儉至無可儉也。農學關係中國之重，誠有如子所云云矣。吾又有所獨見者：以儉學出國，語文之未嫻，強於理論之學校，尸其名，不若習勞於農校或工校，一二年畢業，語文以雜居於彼中人之間而大進。普通科學，得實地之試驗。進則循序入大學，而其址甚固。從而輟學，亦得一業以自食。似計之最便者也。』於是復入城，同觀所設工校，以春假，門盡扁，校長亦返家，無從入觀。李君爲言此種工校，全國亦至夥，學費又尤廉。既學一二年，能由校中薦至工廠作工，一面藉資實習，一面能居外閱歷數年，不需措資，余擬廣勸鄉人子弟爲此。——因說甚長，當別爲一篇詳論其事。——月曜之夜，余與法重君仍同宿蒙城之旅店，雖

爲市梢一小旅店，亦清潔無倫。

火曜之晨，余將回巴黎，汪等邀約順道同觀方登布魯之森林。且儉學諸君之又一部份，卽在彼處之普通校。方登布魯者在蒙達爾及巴黎之間，巴黎鄰近一最有名勝地也。拿破倫之離宮在是。拿破倫挫敗，人民迫使退位，其退位之手書，卽在此間離宮所作。寫罷，以劍擊其几有痕，今與手書同藏宮中。宮雖金碧輝煌，然俗不可耐，與神廟相等。意在裝點尊嚴，不求安適者也。宮後新設中國美術物之陳列室，多半皆前清英法聯軍焚掠圓明園所得之物。森林亘數十百里，歧路紛錯，穿行其間，必顧識途之馬車。千有數百年及八九百年之古木往往而在。林間有多處設茶棚，並售木製之玩物。此林亘連山而上下，有時路出高峯，卽俯視谷中，萬木若薺。諸山布高樹如連檣。新有一處遭火，延燒半里許，積翠之中，獨見出石嶙嶙，故森林火禁甚嚴。方登布魯之位置，絕似吳中天平上方廬巖諸山之地。屬在都邑之鄉，決非窮山老林，觀於栽培林樹，繁茂若此，而我所謂名都之郊野，雖非牛山濯濯，然久已材木無存，仰給邊遠，此亦足證法人地力之盡也。方登布魯亦富有市街，幽雅之居宅，布滿二三里之間。一建築閎廣普通校，卽去密林入口處數十步而近。我國儉學者十

許人寄宿校中，是日僅見四川某君，餘皆因春假出遊。全校師若弟爲法產者，已盡歸其鄉，僅有助教一八，導我等參觀全校一周。校中之設備，自較蒙城者頗周至，而教授實際，則亦相等。於英廉值者，只有私校，公校有宿舍，能容外國學生多人寄宿者，絕無所聞。此亦法國儉學界之優勝處。蓋公校科目較備，寄宿數十百人之大校，習語較易。英之私校雖多，可以人居一校，圖習語上之便利，然教授常毫無規則也。余是夜歸巴黎，留滯巴黎三日。土曜清晨，又與蔡李吳三君車乘赴觀提愛布相近之人工絲廠，華人作工於其間者五十人。工餘之設備，無異一補習校。余等皆大感動，已別爲一篇以記之。參觀既罷，諸君共赴提愛布海岸，坐沙際，披夕陽，睹海波之浩瀚，縱談許久，握手道別。蔡君等乘車回巴黎，余遂於夜半在提愛布登船。明日侵曉，泊牛海芬，又登車。抵寓剛八時，寓中人猶未起也。

——一九一四年——

機器促進大同說

仗著先代的遺產，或倚靠壟斷的資本，號稱富人。犧牲了無量數的同胞，使他們少衣缺食，暴露奔走，方供給得幾個人能夠衣是必需溫厚，食是必需鮮潔，居是必需軒敞，乘是必需飛速。惟其這樣，所以凡是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的東西，都被有道的朋友，看做可以傷氣；看做可以痛心。而對了製造溫厚，鮮潔，軒敞，飛速各樣東西的器具，——尤其好像多餘，不該有在世上。古代若周朝的老聃，近世若俄國的託爾斯泰，一班主持消極道德之賢哲，他們論調偏激起來，似乎要剖了斗，折了衡，毀壞的機器，世界才會正當。

我亦以爲耕着田而食，鑿着井而飲，天地可算廬舍，鹿豕可算朋友。羲皇以前的人世，未嘗沒有至樂；但是人類的祖先，僅僅塊然的一條小獸，演到成了猴子，尙不知道耕，亦不知道鑿，廬舍的思想也沒有，朋友的往來也極少。自從變了野人，慢慢的將演成羲皇，食就忽然要耕了，飲就忽然要鑿了，廬舍沒有，廬舍的思想有了，朋友不多，朋友的往來多了。這也算得會多事了。爲怎麼要這樣忙法？不才區區，是答不上來；恐怕就是一等有道的朋友，也統是答不上來。

然而若照在下信口開河，鹵莽滅裂的回答起來。如果我們單從人類抽象的着想，把他要耕，

要鑿，要廬舍，要朋友的慾望擴充着講解，他實在是一種不怕煩惱的動物。定要仗着勞動，而且定要仗着工具，替代他的勞動。不耕，做到耕；不鑿，做到鑿；沒有廬舍，做成廬舍；沒有朋友，結起朋友。而且衣是必定要做到最溫厚，食是必定要做到最鮮潔，居處是必定要做到最軒敞，往來是必定要做到最飛速。而且希望製造那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種種東西的工具，必定要做到最精良，愈可以替代他的勞動。由替代一分，至於替代得十分，替代到人類不要勞動，止讓工具勞動，乃爲愈滿足。列位如不信，試就他的耕着看：最初是用一枝樹幹，叫做耒耜，後來他用鐵犁了。又就他的鑿着看：最初是用一片火石，冒稱斧頭，後來他用鐵鍬了。這就是叫老聃與託爾斯泰兩位先生去耕鑿，雖決不願上美國去購辦田機器，也必定採用鐵犁，鐵鍬，決不再用木耒，石斧的。由此看來，仗着最精良的機器，替代勞動，把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的東西，製造得完備，叫人類統統享受，是人類所希望。有道的朋友忿激了，要人人返到耕田，鑿井的地位，不替窮人去爭富人的享用，却拉富人去嘗窮人的滋味。這未免是癩狗下水，拉鼈貓也下水，變成吃砒霜藥老虎的局面了。若問享用是什麼東西，難道桎梏於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的東西裏的人物，必定是快活過耕田，鑿井的麼？這我可回答。

的，一定未必。然我又可疑，難道耕田鑿井的，一定快活過於蠕動喙息的麼？不才區區，是答不上來，恐怕就是一等有道的朋友，也統是答不上來。

所以世間夢想大同世界的，就有兩種：一種是愛好天然，讓他一團茅草亂蓬蓬，使山川草木，疏落有致；在清風明月之下，結起茅屋，耕田鑿井，做着羲皇之夢。這種空氣，自然清高的境界，在下也十分贊成。然而到了狂風苦雨，連綿旬月。我廬我田我井，漂蕩無存；否則蓬蓬亂草之中，蚊蠅跳蚤，叫苦連天，毒蛇猛獸，驚心動魄，就不免有些躊躇了。所以在周朝井田闡闡，已經修治的世界，在俄國城郭宮室，尤較美備的人境，偶然有我們幾位別致朋友，快活著村莊生活，自然好像羲皇已經接近，浮生大是可樂。若真正是羲皇以前那種耕田鑿井的大同世界，恐怕只是片面的。

又有一種是：重視物質文明。以為到了大同世界，凡是勞動，都歸機器，要求人工的部分極少。每人每日，止要作工兩小時，便已各盡所能。於是在每天餘下的二十二小時內，睡覺八小時，快樂六小時，用心思去讀書發明八小時。在這二十二小時睡覺快樂，使用心思之中，凡有對於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等條件的享用東西，應有盡有，任人各取所需。到那時候，人人高尚，純潔，優美。屋舍皆

精緻幽雅，道路盡是寬廣九出，繁植花木，珍禽奇獸，豢養相當之地。合全世界無一荒穢頹敗之區，幾如一大園林。彼時人類的形體，頭大如五石瓠，因用腦極多之故。支體皆纖細柔妙，因行遠升高入地，真有現成機器，遍設於道路，所需手足勞動甚少之故。這並不是烏託邦的理想，凡有今時機器較精良之國，差不多有幾分已經實現，這明明白白是機器的效力。

可惜機器的力量，畢竟單薄。那單薄機器的力量，又被所謂富人占了。仍役許多人工勞動，幫助那單薄機器，專門爲少數人覓得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等的享用。於是一若機器無與於人類全體幸福。但是這少數人占據機器，又是別一問題。多數對於少數爲正當之革命，推翻其根據之組織，凡我們有道朋友的書報中已此處，彼處，講個不盡。在下現在也無須臚雜。別講我現在所要說的，是那占據機器的富人，固是我勞動人的魔鬼。若機器自身，畢竟是我們人類減少勞動的天使。我們人類有發明機器的能力，自然有那一日，我們不用勞動，但請機器勞動。故我勞動家，一方面對於占據機器的富人，爲繼續正當之反抗；一方面又須幫助機器改良。機器改良發達，至於不需人工之時，即使彼時對於富人占據之革命，未能完全奏功，而工人既無工可食，切膚之災愈甚，其

革命必非常劇烈。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機器公有之日，即在最後一天。否則有如今日機器力量單薄，需我們勞動之處還多，則雖反抗時起，止要加幾個工錢，便安然無事。甚而至於仇視機器，一若我們一種人類，應該勞動如牛馬，止需多給草料，便已滿足也者。這種直覺的狀態，未免太可憐了！況且惟其止有勞動的精力，沒有機器的智識，一到抵抗之時，但能毀器加值，便結不起勞動組合，也仗機器，為吾工人作勞動替代。得公平的衣食了。

故總括一句，便是說機器是替代人類勞動。機器到力量充分，可代人工之時，乃為全般人類製造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等享用的東西，綽綽有餘。斷沒有人類尚需用着手足勞動，博些草具，苟延性命也。

——一九一八，七，二十——

青年與工具

坐吾於一室之中，悠然四顧。惟吾此身與相對之一貓，及窗前之樹為天然品。餘則上椽下席，

筆硯几案，衣飾襪履，藉貓之褥，支樹之檨，皆非天然所能有；概稱之曰人爲品。蓋莫不一一皆造自人也。苟其無人，則此椽，此席，此筆硯，此几案，此衣飾襪履，與夫此褥，此檨，皆無從出現。貓則藉草，樹則枕石，皆在山川雲物，邈迤回盪之中，生活於天造之草昧而已。縱亦有獸竄之穴，鳥築之巢，蜂成之窠，蟻聚之垤，稍與天造爭別異之觀，亦止點綴於天然品之間，非能相對爲物，有兩大之勢。有如今日人爲品之聳塔於高峯，建市於平原，連橋於巨川，郢軌於大陸。一若山川雲物，必待城郭舟車共組而爲世界也。然則吾人言人事所以表異於天然之界者，惟此世界互待以爲組織成分之人爲品而已。

吾決非崇拜物質文明之一人。惟認物質文明爲精神文明所由寄之而發揮，則堅信無疑。幸福者，果何物乎？慕吾以天，席吾以地，纏籐葉於吾身，坐山石之上，歌聲出金石，固何歉乎？精神完固之我，而不認爲有一種高尚之幸福。但此種幸福，皆在物質備具，充養吾之精神，已使演進而有餘。而後偶任吾個體之返本自適。遂有若天地甚寬，其樂反未央耳。若真在籐葉纏身之世，共幕於天，共席於地之同胞，皆苦籐葉之不供，吾纏吾身，懷寶卽罪，殺身之慘，可以區區章身之籐葉。安在而

能如戒約完具。盜賊屏遠之人境，有晏然之山石可坐，即非出於人與人之相害，以籐葉自纏，苟焉生活之人功，豈能使蛇龍咒虎，斂迹深林，而多乾淨可坐之山石。而且歌則有思，哭則有懷，縱原人亦自有嗚嗚之天趣，然安在所謂聲出金石者，而望簡冊之富，縹緗不具之人類，足生吾人代爲設想之繁感。是則吾人理想中高尙之幸福，一若全發揮於精神者，亦幾乎實由物質文明伸縮之區域，爲其發揮弛張之區域耳。且認識幸福於自身，由慊然不敢備物之天德，覺與物質文明之進退無關。倘推舉吾爲幸福之製造家，則吾將造蛇龍咒虎交相騰躍之山石，而坐吾同胞於其上，爲盡職乎？抑將張羅設阱，驅蛇龍咒虎而遠行，潔災害不生之山石以坐之乎？循此以推，將使終年露坐於川石之上，與嚴霜畏日競烈於朝暮乎？抑將教之編茅伐竹，蔽山石之半，俾可朝坐而暮息，晴出而雨休乎？一一備物無休，而物質文明，遂與人類幸福相驅而並進。於是幸福中不能不含有巨大成分之物質文明。吾視整然吾椽，潔然吾席，對精良之筆硯，憑堅適之几案，衣飾襪履，莫不周體。備貓藉於褥，瘦樹扶於櫺。吾草此文於其中，方風雨之瀟瀟，而吾晏如。隣之人力車夫家，大風吹折其樹枝，破椽瓦而去，雨水積床前，坐三足椅上，扶破桌，身着單衣，颯颯寒戰，磨金不換於盃底，執大蒜

頭筆，伸表心紙作書，乞貸鄰人。彼此之情狀，製造幸福家，厚吾抑厚彼？若謂所予之幸福，果分厚薄，無非備物以貽吾兩人者，周與不周耳。是則物質之文明，決未可於人類之幸福，有所蔑視。

物質文明者何？人爲品而已。人爲品者何？手製品而已。故夫手也者，一切人爲品之產母也。生類萬物之造作，其工具以角，以口，以足。角與口足之外，更無別種之工具。人之初祖，立其兩後足，使能支持其全體，乃以兩前足轉變爲手。自有手而生類最良之工具，因以出世。何也？惟手之爲工具，能產生他工具。若角，若口，若足，皆不能，攀枝而爲杖，拾石而成斧。此產生最初簡單之他工具。手能擊燧或引日以取火。若角，若口，若足，又不能。火之利用，溥杖且悠焉爲矛，斧且悠焉有刃。由乎產生之簡單他工具，又產生較繁複之他工具。於是網，罟，耒，耜，弓，矢，舟，車，以漸而備。自書契以來，經六千年之演進，於百年前十八世紀之末，尤繁複之工具，所謂蒸汽機者產生焉。蒸汽機既產生，不惟蒸汽機自身爲工具，千萬倍於手之作用也。卽有所謂機轉之刨床者焉，他鑽所不能創者，刨床能之。又有所謂機轉之鑽臺焉，他鑽所不能鑽者，鑽臺能之。又有所謂機轉之鋸座焉，他鋸所不能鋸者，鋸座能之。不惟能創，能鑽，能鋸，擴張無限之力量而已；而且由刨床，鑽臺，鋸座之所創，且鑽且鋸者，

能得千分萬分之一精密，決非手之所能爲功也。此類之刨床，之鑽臺，之鋸座，儘有號爲機轉，不過有機焉，可手搖足踏，非必盡轉以汽機。惟此床此臺此座，能具精密之機件，可手搖足踏，而功用繁富。其所具之機件，固必造自汽機。所以自汽機之產生，汽機自身，固突然而爲古來未有之工具。由彼產生之刨床，鑽臺，鋸座，之類者，亦皆爲古來未有之工具。蓋由此等工具，皆能產生若斧，若鑿，若樞，若括，無數能力皆備之工具，以佐吾手之不能也。

吾今卑之無甚高論。以今東方不能備物之民，與西方備物甚富之民較，固無異由人力夫車夫家之短垣，以窺吾室。備物周與不周而已。其備物不周之故，推想於物之所以備，卽工具短缺是矣。工具短缺之情狀，普通皆有覺悟，如所謂主張推廣機器製造也。所謂傳佈實業主義也。所謂注重科學教育也。無非間接直接，亦望增多其工具。雖然，如不能成真正工具之嗜好，普及於青年間，則所謂機器製造，所謂實業主義，所謂科學教育，皆如隔雲霧而談天際也。古之青年，負篋於外，略具自治之能力者，其篋中必有小剪，有縫針，有修腳刀，或有鐵錘。今之青年，則有進於上數者之外，又有裁紙削筆之刀，有開瓶之鑽，有起釘之鑿，甚而至於有剗孔之螺鑽。此人人認爲與時辰表，寒

暑計，畫圖規尺，爲青年之所必備。嗟乎，此真中國之青年，欲知他國青年之生活，正在夢中。

西國鄙諺，卽眼前品物而比較文明野蠻者，以吾所聞凡三：一曰國之文野，可以肥皂店多寡分之；二曰國之文野，可以硫酸製造所多寡分之；三曰國之文野，可以工具發售處多寡分之。三者各有其持論之目的。吾以爲工具發售處，尤爲其母親。肥皂之廠，硫酸之器，皆從極便利極精密之工具，得保有廉價，保有良果，始能日以發達。正如甲生携有小剪縫針，方不至足穿裂縫之襪，裙曳垂落之鈕，如乙丙各生之去家方遠，常露其窘態也。吾國昔年，除張小全王麻子之外，曾否有正式之工具店？大匠之所具，百工之所爲備，或專有一匠，爲特別行業，鎔造於隘巷，或就普通鍛鐵所，由求者口講手畫以指製，所可是市而求者，不出乎小剪，縫針，修腳刀，鐵錘而已。間或有裁紙之刀，所謂開瓶之鑽，起釘之鑿，剝孔之螺鑽，必於洋貨舖。求他物於洋貨舖，吾所不忍提議。惟就洋貨舖而得工具，能得其製造之母親，得之而久之，可以不復更得。此正所謂借矛攻盾者也。然中國之洋貨舖，能求得機轉之刨床否？能求得機轉之鑽臺否？能求得機轉之鋸座否？吾恐吾青年，既未見其製，或且未聞其名。有之，在上海鬧市，方用於廣東甯波之工匠者，確有無論何種青年，當備於其家中。

自修之室。而乃概駭之爲機器，不曰工人所用，卽曰機匠所需，與社會普通青年無關。有所關涉，亦工料之青年而已。嗟乎，此真中國之青年，欲知他國之青年之生活，正在夢中！

幸而世界事業演進之發達，循自然而推。暨年來工具之輸入，有所謂五金店者，月推而日盛。苟其吾之青年，能聯合全國青年，開一歡迎五金店之大會，而中國青年之生活必開一新紀元。其故無他，吾所謂機轉床創者，五金店間可以求之。所謂機轉之鑽臺，機轉之鋸座，五金店且盡可以求之。節縮青年製裘，觀劇會食，種種銷耗無益之資，先求創床，求鑽臺，求鋸座，置於家中自修室中。開其手匣，有小剪，縫針，修腳刀，鐵錘，裁紙削筆之刀，開瓶之鑽，起釘之鑿，剝孔之螺鑽，無不舉備。捫其衣袋，時辰表，寒暑計，圖畫尺規，亦無不具。於是燒蒸水之玻璃瓶，蓄電氣之積累機，與所謂普通釜鑿，若樞若括之支架，相位置於創床，鑽臺，鋸座之間。復有六經，三史，圖譜，哲像，互相點綴。此等青年，方爲文明之青年。此正如古人驕養青年，其父兄跨能永給子孫之驕馬，無所用其手足，遂任天生之工具，萎縮而不用。今共知以驕馬廢其手足，緩急之苦累無窮，所以今日無論家富驕馬者，亦主張有相當運動，發展其天所賦予之工具。推而進之今日開明人類，知欲充吾天然之工具，至於

相當者，不必發高論，而普通之所謂機械品，宜人人附於天然工具之一手，皆求而有之，而後充一普通人之能力乃完。故吾不望青年爲偉人，僅望青年爲普通人。當求刨床，求鑽臺，求鋸座。

吾略据英國之青年爲報告。其十二三以下之青年，其自修室中，大都有玩具 Toy 所謂刨床，鑽臺，鋸座，皆刻以木，或製以馬口鐵，運動之以火酒。此意焉而已。而尋常之鋸，鑽，刨，鑿，皆由歲時即求備於鄰近之五金店。十三四至二十以外之青年，遂有模型 Model，模型之爲物，則影響大矣。鼓吹此等模型之報，邑有十數。交換此等模型之古物店，市有百數。製造此等模型之工廠，資本達數十百萬元者，亦以十百數。此等模型之能力，所謂刨床，鑽臺，鋸座之類者，能連結於五六匹馬力，十數匹馬力之汽機，油機，馬達以動。而廣東甯波工匠得之，能設機器巨肆於虹口洋涇浜之間，皆常出現於彼中青年家屋內自修之室也。即借此刨床，鑽臺，鋸座之能力，自製一半匹馬力至兩三匹馬力之汽機，油機，馬達，以自牽其刨床，鑽臺，鋸座，不僅倚恃於手足，亦每日下午放假以後，聚議於公園球架之旁，至尋常也。所以去吾鄰居之半里，有中校焉。爲生徒者七百，其中三百人，家中皆有可用機力牽引之刨床，有正式製造小物之能力。自軍火立部以來，所謂愛國之青年，皆因出

少力以助公家。於是於星六及星日，此三百青年者，各領鎗子三百，兩日中就其自修室之刨床而竟工焉。蓋一中校遊戲工具之所助，乃週助六萬「必馬」。以青年不幸而造殺人之具，此別一問題，自當特別研究。至就作工之本題能力而言，吾青年僅藏小剪，縫針，鐵錘，而罷者，方如具有工具之人類，各止有若角若口若足者相比例矣。然而英之社會，自戰事發生以來，猶痛詬其青年，以為工具之教育，遠不如日耳曼。日耳曼即一車夫之家，皆有「工場」(Work Shop) 惟用Work Shop表意乃顯。譯曰工場，嫌太廣。曰工作所，又嫌太狹。所謂 Work Shop 即種種工具，如牽機之汽機，油機，馬達，作工之刨床，鑽臺，鋸座等，無不格外具備。工作可以完善。(工場何物？我之青年必對曰：在裘信昌及製造局。豈曾夢見自修室中有之乎！)

故吾決非崇拜物質文明者也。如稍有一毫不能打破備物以為幸福之理論，請吾青年視其手，又視文明之工具。決非工科青年，方當注重於工具者也。

再論工具

余居英時，重感歐洲人職工思想之發達。前日爲青年與工具文一首，略罄積想。隨便填塗，得就商榷於我國高尚之青年，不勝欣幸。今果承陳先生蓬心，急表同意。且欲提議要求商廠製造，廉價出售，廣惠青年。聞之更爲氣壯。陳先生欲詳叩刨床，鑽臺，鋸座等之形製。愚當時隨便舉此三品。因此三品，爲機械工作最有能力之器具。且皆爲東方人看作工廠機件，不以爲青年家庭玩弄之物。故特舉例於文中，將藉以見西國青年之自修室，往往備有工廠器械。其實青年所玩弄，與真正工廠之所具備者，固尚有間也。（若上海小工作店所用者，往往不及西國青年家庭自修室之所用也。）推而至於極盛，而德國則尋常車夫家皆有『工場』Work Shop 『工場』之意，則裝備更完，非如英國青年家庭自修室中之尙多苟簡。故吾前文會言戰事發生以後，英人尙有自譏其國之荒陋者，無論得稱爲『工場』固以刨床，鑽臺，鋸座等爲其間主要之品物。然其適於手頭，日不可離之小件，以對木工金工，如老虎鉗，如手鑽，如手鉗，如刨，如鑿，如種種量尺等，應備之品物

多。即尋常西國青年家庭自修室中，備如刨床等者，皆在成童以後。（自亦有少數偏嗜文學等而不備者。）若手鑽，手鉗等等，則在兒童時代，早已爭講。父兄親友，亦以此爲玩具中之適用贈品。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傷心於我們幼稚之狀態，及寒儉之生活，計其初步，且可喜五金店之逐年興盛。姑先各購手鑽，手鑿等之小件，無端而斷木斬金，結成嗜好。且惹起工匠之興味，附加於我國紳士子弟之習慣中，稱詩述禮，與修凳鋸桌，備於一人之身，自結青年之善果。苟其有力者，竟問鼎於刨床，鑽臺，鋸座之類，自愈償私願。惟吾前文之所舉例，固未有以爲一切奢望，皆可包括於刨床，鑽臺，鋸座之三者，即青年自修室中工具之能事已完。彼三物者，不倫不類，隨舉其要，以實文料而已。惟彼三物如姑以萬能之廣義評判，暫相假借，亦實無愧。所以陳先生既就三者而欲先以形製說明，恐僅當略答一二。惟圖形則不及製板，姑缺之，實爲憾事。

刨床者，西名Lathe。舊時有名刮鐵床者，有名旋床者，大約以旋床之名爲最適。前文倉卒名之爲刨床，偶偏相於刮使外光之功用，因其未有定名，行文時隨便填舉一名。後頗以爲不安。因如刨木刮去平面皮層功用之具，實另有刨床專器。西名Planing Machine。前文意不謂彼，故今

當改名旋床。中國旋床之製，則有旋木之車床，旋製桌凳圓足之類，想亦有之甚古。西方今日之刮鐵旋床，爲工具之大王者，其機件自然還繁細，其原理則同。此器大至巨廠，小至青年自修室，凡欲以機器產生機器，皆有不可須臾離之狀況。且面目屢變，其構造之原理，終不出於一旋床。旋床之功能，能鑽，能刮，能鋸，能刨，能鑿。即前文所舉三物，而鑿臺，鋸座亦可以旋床爲代用。上海大小工作之刮鐵店，所在皆有。其中皆有一二旋床，旋床之品質，似甚多，出於中國之仿造，或竟有即爲商務印書館所造者，亦未可定。其上所含機件，粗細至不同。中國價值，余未深悉。若西方青年玩弄之旋床，其粗者約價三四十元，精者百元，亦有價至二三百元者。

鑽臺西名 Drilling Machine。今凡上海工作之刮鐵店，吾之所見大小皆有一具。即南京路之銅器店等亦有之。鑽用輪機，在寸厚之鐵板，開一徑寸巨孔。一二十分時，即可完事。其小者購自五金店，約十元以內。西方青年之精良自修室，則有備三四十元一具者。聰巧子弟，貧不能得旋床，即以鑽臺轉變代用，頗能適合數事。

鋸座者西名 Saw Bench。用機械動作者，大都爲圓鋸，此則特別工作所急要。尋常青年之

自修室，備有手鋸外，每借旋床代用。卽上海工作店備此物者亦少。其價最簡單者止五六元。

前文所舉三品，固不過隨便舉例，以實文料。非有以爲必備之品，審量次第，而特別叙列也。今欲購求工具於上海，除旋床必特別訂講外，餘則頗可隨便得之於較大之五金店。陳先生之意，欲商務印書館之周先生厚坤等者，自行製造，以適於我國青年之要求，鄙意十分贊同。不惟可以利不外溢，且此等青年工具之玩弄習慣，所以造成者，西國全賴有此種專門書報，與供給此種品物之專門製造所，兩相促進也。周先生必有興會以答我輩之希望。或者彼正從事着手之矣。亦未可知也。余則一物不知，僅有一種強烈之感想，無可切實提倡，甚憾事也。

——一九一六，十一，一——

卷二 語言文字

二百兆平民大問題最輕便的解決法

敬恆雖然常喜歡弔詭，但標起『這一個』題目來的時節，却會再三斟酌出之。所謂二百兆，所謂最輕便，皆止有『形容不會盡量』，決未有『一毫過頭』，然而這『最輕便』三個字，終怕難得一般人之同情。因孟子說得好，『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是『不遭磨難，不起信心』的動物，最劇烈的政爭，要拋擲無量數頭顱的，大家還肯曠日持久，因不愜意於十六兩，最後爭到了一斤，才心滿意足；何況區區無關大利害的教育，比較的，止多化點『金錢』與『心血』，時間，如何不讓人城頭上去出喪，繞着一周，跑個酣暢，大家能考量徑路的價值麼？但一條最輕便的徑路，我們倘自覺看了出來，若竟不把他盡量饒舌，忠實的貢獻着，於心不能自安。因此明知是一個不能成熟的試驗，亦就不敢辭着躁妄，姑來曲折的把他一說。所以說起來必要曲折的緣故，就爲是那『最輕便』三個字，膠黏在千頭萬緒的當中；任憑從那一方面簡單的說說，便隨手被另一方面許多問題掩蓋上來，決不放他顯出真相。止有曲曲折折，澈底的把許多膠黏而不相干的頭

緒，一概理去了，那就很簡單的『最輕便』三字，便沒有人看不起來的了。我自覺我的心中，謬妄的自問，還算了了，然我筆下的能力，能否理得去許多膠黏的頭緒，那就不敢必了。還止是謬妄的努力一下罷了。

今先列目如左，以後再就每日申論，且把我自己的頭緒，先免去膠黏則個。

(一) 如何是平民？平民如何是二百兆？

(二) 對於平民，什麼是最要緊？要緊是補給他們學校外的相當教育。

(三) 教育什麼？教育是他們必需的麼？依鄙見，有兩個大問題：甲，善進惡亦進，求暫時的惡制於善。乙，與世界各國為知識總和的比較。又有若干小問題。

(四) 如何實施？用口耳交涉，效大而力小。用筆目交涉，效薄而力大。取力之大，故利用文字書本。

(五) 依今日平民的環境，能識得漢字尤善。

(六) 『灌輸平民以漢文』的試驗，自然以最近的平民千字課為最好。他的推行法亦備。算做已到了極輕便的地位。

(七)但現今的平民教育，不曾與注音字母合作，就是鄙見所謂不曾達到「最輕便」。

(八)他們忘了與注音字母合作，乃為推行注音字母人，不肯分類進行所誤。他們以為注音字母止是為着音字，或以為止是為着國語。

(九)注音字母當分四大類：

(甲)中外音韻學家的注音字母。他們用不着注音字母。注音字母止是他們極陋的參考品之一。

(乙)希望製造音字家的注音字母。注音字母，是他們一張椎輪大輅的草稿。他們將來一定要另造適當的字母。

(丙)統一國語的注音字母。他是解決國語裏文字聲音的一部，不是靠他解決國語全部。注音字母四十個，是專為國語字音造的。他是對國語字典負責任。他可與國語漢文相終始。國語漢文廢，他也自然無存在的餘地。這一類現在推行甚力。

(丁)平民留聲機器的注音字母。注音字母的狀態那種癡愚，便是為這個目的而造。她可

以把國音四十字母，隨着方音，或增或減。增着的，叫做閩母。平民教育的千字課，再與一座整脚留聲機器合作了，可達到『最輕便』解決的地位，便是她。（記好，丙是他，丁是她，庶幾兩不相混，清光大來。）我做這篇文章，就爲她。從前許多造音字簡字的朋友，用意專門爲她；不會替她定了漢字的『家主婆』名分，是諸位朋友們的失策。中國的生死存亡，就看能利用她，不能利用她。（按，從前人所謂音字，與乙項的製造音字，大異其趣；不可混同夾帳。）這一類，是極荒謬，可痛哭的，尙未有人注意。

（十）平民留聲機器的注音字母，她現在錮入冷宮；大謬誤，是保護國語注音字母人，以爲不與他成家，他能格外專；豈知他沒了她，也陷於淒涼的境遇。小謬誤，是製造音字人要專將來之利，不許她先來小本經營；豈知她在貧民窟裏先出風頭，幫助你更得大多數的了解，直比日妓爲殖民地先鋒，還要有力。

（十一）因她而得之利益，相助乙丙外，更亦大有造於甲；普及粗淺音理，搜羅殘存古音。

（十二）轉入本題，她能助平民教育而有合作的價值何在？增多傳習的方面，減短教授的時期，

擴充漢文的字數，加添複習的機會，及其他。

(十三)妨礙漢字的記憶否？發此疑問，其誤似以學校兒童教育，比例成人平民教育。或以學校注入教育，移殖平民自動教育。

(十四)純粹留聲機器的功用：漢字止算她的保護人，不干涉她的自由。教育未發達的音字圖，止暗合的用了留音機器注音字母，不會明白的准用，真叫失策。任她牝雞司晨，是朝鮮人的糊塗。請她互助罷勉，是日本人的聰明。

一 如何是平民

平民的涵義甚多，就是現在教育界上，所有什麼平民大學，平民中學，平民夜學，及上面目錄裏提到的平民教育，平民雖都是平民，而『一般民衆』的意義，雖大家一齊包括着，然而各有特別的目的，各自做起界說來，可以各不相同。我猜平民教育的平民，與我所謂二百兆平民，止是指着那種人，不會受過學校教育，或無機會能受學校教育，或略受過學校教育如未受者。這種百姓，雖

則大多數是貧窮，然而亦包括很富的年長工人，很貴的高等太太在內，所以不能叫做貧民。爲什麼要注意他們呢？因爲他們都是國民；若無國民常識，便無其實而有其名，很爲危險；故要注意到他們。但竟稱他爲國民，若再加上教育二字，便要與義務教育習慣稱爲國民教育者相混，所以又不稱做國民。如此，所謂二百兆平民者，就是說不能進正式學校，應在正式學校外，要給他們教育的百姓，中國有二百兆也。換言之，在正式學校受教育者曰學生，在正式學校外受教育者曰平民。此則我這篇文章裏狹義的所謂平民，似亦即平民教育之所謂平民也。

平民如何是二百兆？平民狹義的界說，既有如上文所言，則更粗率而質言之，亦無妨曰：平民者，『不識字的百姓。』已顯著的現狀，經余日章先生的調查，中國識字人，百中止有七，則中國不識字的百姓，爲三百七十兆。最近報紙有人約計，亦爲三百餘兆。自然這皆不是確數。這個爭點，我們且可以不管。據我粗率做一個統計，不但就現狀而言，且可適用至未來之二十年內。因爲在未來之二十年內，就使內亂馬上停止，國政馬上振作，教育馬上興盛，而國民不識字的數目，至少還要如我統計內的數目。因建設學校之力，二十年終不能追及他人百年，或五六十，或七八十年者。

則斷然可決。我粗率的統計如左：

(一) 國民四百兆人

(二) 男國民二百兆人

(甲) 十六歲以下六十兆人 能被教育者竟算四十兆 失教者必將有二十兆 (三分之一)

一)

(乙) 十六至六十歲一百十兆人 已識字者三十三兆 繼續正受教育者三十三兆 竟

已失教者當爲四十四兆 (三分之二)

(丙) 六十歲以外三十兆人 曾識字者十二兆 已失教者十八兆 (三分之二)

(三) 女國民二百兆人

(甲) 十六歲以下六十兆人 能被教育者算三十兆 失教者必將有三十兆 (二分之一)

(乙) 十六至六十歲一百十兆人 曾識字者二兆 方受教育者十一兆 已失教者九十

七兆 (十分之九)

(丙)六十以外三十兆人 曾識字者算一兆 已失教者二十九兆(百分之九十七)

照右表，我們二十年內，教育無論如何振作，若專恃學校教育，定應有不識字人二百三十八兆。中間必有少數，神仙亦無如之何，姑棄去三十八兆人，不算在內。其大部分應使吾人注意者，當整整的爲二百兆人。此卽所謂平民二百兆人。這二百兆平民，是學校管不了而丟下的。誰去管呢，或竟不管呢，國民止有四百兆，成問題的平民，竟是一半，所以就應該成了大問題。成了大問題，則將奈何也？無非把解決他們所最要緊的，大家來討論而已。

二 對於平民什麼是最要緊

最要緊，原是應該給他們學校。然他們便是爲了學校不夠給我們而遺下的；而且大多數還是爲他們也沒有進學校的可能，所以只好失教的；在學校上着想，於他們沒有解決。因此，要求解決，自然應當着想在學校以外。

要緊是補給他們學校外相當的教育，在學校外想出教育來，便是解決這二百兆平民的大問題。

三 教育什麼

教的，原無非是教他做人類的知識，教他求本領的知識，教他保健康的知識，還是陳舊的分類，所謂德育、智育、體育等所可包括的許多東西而已。學校教得有次序而詳細點，教育平民，教得遷就而粗略點就罷了。

教育是他們必需的麼？這一個問話，看似問得發笑，實在是一個最要緊的疑問。所以人人口中都說教育是必需之物，而實際還是看得甚冷淡，便是這個疑問。大家不會澈底根究之故。什麼大教育家，及什麼熱心教育家，也止是被神聖的威權，要切住了，習慣的美詞，束縛牢了，所以必需，不啻若自其口出。若有人悍然訟言，教育非必需，人人將叫他狂易，其人定要見擯於人類。其實人人鑽進被窩裏，獨自深思，則必還自問曰，教育而為必需者，何以遠學於重洋以外，得學士博士歸者，猶為賣國賊，猶為賄選豬仔？則彼蚩蚩平民，予以一點遷就而粗略的德育、智育、體育，將見什麼反應？教育果為他們所必需麼？這是人人在被窩裏偷着自問，幾乎沒有人能夠自己解決的呀。因此，嘴巴裏儘管說得熱烘烘，心窩裏實在是冷凍凍。講到公家，教育費終放在末一着。講到私

人，教子弟也終成末一事。不是軍閥是特別反對，不是淫博的父兄是特別玩視。推到極處，還是一個『似乎非必需』在那裏作怪。我是到了七年前，在印度洋船上，想起一件故事，方自己算明白。現在敢斷然答復上面的問題曰：教育是人人所必需，也是他們所必需！

依鄙見，有兩個大問題：必需與否，皆就功用言；故所謂大問題，無非亦就功用言。若是泛講，本有一個更大問題：卽所謂吾受教育，本是愛智識而求智識，無所謂需不需；吾予人以教育，亦不過推己及人，吾愛智識，人亦愛智識，亦無所謂需不需。這種陽春白雪，也未嘗不可偶爾一奏，予人以清空氣，然不在討論功用範圍之內，恕不夾敘。今請止論我之所謂兩大問題。

甲，善進惡亦進，求暫時的惡制於善。我在印度洋裏船上閒想，想起一故事：民國元年，多人夜談，丁仲祐先生戲謂我曰：『我給你百萬元一天的薪金，請你把世界上的人都教好他。』那自然立即搖頭曰：『我不能。』丁先生說：『莫謊莫謊，還是給你百萬元一天，請你把世界上的人都教壞他。』我止是笑而搖頭，座中亦無一人敢答。這件故事，在四年後觸起了我的解悟，便斷言道：教育是教好人更好，教惡人更惡的一樣工具。善是藉之而進，惡亦依之而進。假有三十學生，同在一

班，做先生的，雖是神仙，也猜不出那個將來是做強盜，那個將來是做巡警。假如功課是教他們施放手鎗，先生止有盡心竭力，把機括準頭，向三十個學生一齊教成精練。不幸而將來二十個去做強盜，止十個做着巡警，巡警被強盜管了，就算亂世或亂國。倘僥倖而結果倒了過來，強盜被巡警管住，就算治世或興國。到世界末日，止是如此。就換了一個星球，還是如此。善惡的數目，可以粗率的條舉如左：

A 人類一半是善，一半是惡。

B 孔夫子說的『上智下愚不移』，乃是無可駁的真理。所以任舉一百人，可以說正極有一個上智，負極有一個下愚，皆不移。正極又有四個準上智，負極又有四個準下愚，皆難移。正極又有十五個次智，負極又有十五個次愚，皆不容易說移。如此，兩端去了四十，剩中間六十，可移性次第較富。第以三十個學生，忽會有二十強盜十個巡警，忽又會倒過來，似乎善惡並不平分。

C 任何興國，至多好人止有六十五，必有三十五個惡人。任何亂國，好人也有三十五，惡人至

多六十五。這就是無法把世界上的人一齊教好，或一齊教壞的緣故。這又是好人值得奮鬥，實有好人占多數的可能。

D 興國的惡人，一定比亂惡的惡人還惡。所以其惡不能發洩者，便是興國的好人，比亂國的好人尤好，足以制止對方。這就是中國自有出洋留學生，自有受新教育人，模仿高等惡人的機會，所以弄得惡人更惡。然而慢慢弄得得法，自有出洋留學生及受新教育人中的好人，來制止他們，不必悲觀。

E 大都會的惡人好人，他們善惡的程度，也比較窮鄉僻壤的，自然較高。譬如極伶俐的三等政客，何以儘在北京奮鬥，不上農村裏去魚肉鄉民呢？乃是農村所得的造孽錢，不足滿其慾壑之故。這便是歐美頭等惡人，亦不願來支那之故。否則倘有五十個頭等惡洋鬼子，願來中國，中國久已滅亡。譬如極蠢愚的刁生劣監，上了城，應對亦不能分明的，偏能在農村能做『大先生』，魚肉鄉民，鄉人且畏之如虎。這便是農村上的好人，其智識程度，不足制止此獠之故。

F 這就到了題目。社會有千百，千百社會皆當希望用好人去制止惡人的爲惡，這個法寶鬥起來，就看智識的多少。教育本是拚命想助好人的，雖無法可以預屏惡人，然而用盡了心力，暫時的勝利，必可操券。所以教育爲必需。

G 因此，對一人的教育，要課善惡的效果，真是不可必。若對全體的教育，求善數的擴充，就以說未之或爽。所以教育爲必需。

H 然一息或懈，惡即反動。所以無間晷刻，教育爲必需。

唉！宇宙善境，止有一暫。暫暫相續，偶得所謂長治。善亦進，惡亦進，乃宇宙之大法，教育家勿因是而逡巡——豈獨教育家！——善亦進，惡亦進，說過者甚多。但說者皆一味止合悲觀，此由不知或制於善，或制於惡，即宇宙生滅之大法。欲善制，欲惡制，又吾人可左右宇宙，而有自由的餘地的呀。

乙，與世界各國爲總和的比較。現在中國人的腦子裏，極不情願拿狹隘的國家主義看做重大，這原是一點好處。然在權利上着想，薄視國家的名詞，自然是對的。而在義務上着想，若也把看

不起國家來搪塞，那就不免造出許多錯誤。當國家的名詞尙存在之際——列如中華民國——那便合着所有的土地人民，過問而盡義務上的看管的，止有委之那國，一如一個人的手足頭腹，皆委諸那個人自行管理，痛癢都沒有自身以外的人來息息照料。就教育一端而言，中國人的智識程度如何，若不由中國人自行料量，還有誰何之國代他料量？他若弄到全體人民的智識，比較別國，太不及格，就彷彿像一個病人，廁於許多壯夫之中，不必說取亂侮亡，招來橫禍，例不能免，便是惹同居者掩鼻而過，或深怕傳染，豈不自慚形穢？所以中國人願意不用國家主義去侵略別人，我是五體投地的贊同的。若中國人今日便看自己百姓，止是世界一個動物，願別人包荒，恕他們的野陋，這是做着中國人說不出口的事呀。

所以若抱狹隘的國家主義，倒止要造就了小部分的大人物，能夠殺日本鬼或西洋老舉一個下馬威，他見我們怕了，我們便還是閉了關，做我們八股，喫我們鴉片，過我們家窟的生活；你若強，我便拳頭不認得了；也或者是個道理。但就是挾了這個目的，也恐怕要靠少數大人物來霸道，便深可惜的是，忽必烈時代已經過去。當此止靠羣衆智識，甲國乙國來比並，都要把任何一方面

全國智識總和來比並的時候，就是手段也要改變。何況我們吹牛，都有世界眼光，那就拖拖曳曳，帶了我們無數智識蠢如的老同胞，與世界各國相見，把別人每一國智識的總和，同我們敵國智識的總和，來比較一下，我們如何對得過世界呢？這就是我們二百兆平民，無論如何，終要替他們想法的緣故呀。

若說起總和，便同燒一鍋菜飯，就增減一粒鹽，也關係全鍋的鹹淡。所以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大家可以雜然繁然的並進，不要嫌效果力量薄弱而不為。湊起來，在總和上就大了。

又有若干小問題：例如最近上海美國人的大陸報，他批評平民千字課，除熱烈的贊同外，歸結到中國若照現在不識字人之數，至十居其九，則人民決不能發生開明輿論，及管理國事，故今日中國根本問題，無有逾於平民教育。此就國事言之也。至於我的鄙見，還有公道批評，即從高等人愛智識而求智識的原則上脫胎出來。我以為對人而給他求智識的樂趣，比給他衣食還好。此又就人類同情心言之。終之關於平民教育的必要，所有小問題，是叫做不勝枚舉。既非這篇文章所專及，可舉了兩例，不必再贅。

四 如何實施

用口耳交涉，效大而力小。用口耳交涉者，便是開設補習學校，多派演講員之類。用此等方法，給人智識，一則能詳細指陳，一則能趣味甚多，自然收效極大。故曰效大。但他有兩個大阻力：第一個，此級設備，化錢極多。款項的難籌，萬方一概。所以設備此等補習校，及派遣此等演講員，必為數有限。第二個，口在那裏說，耳在那裏聽，必口耳同在一個時間，及同在一個地點，方能行此交涉。那就其人能夠如期常來聽講。又變成少數。拿有限的設備，與少數人交涉，那就可用的力量，變成非凡之小。故曰力小。

用筆目交涉，效薄而力大。用筆目交涉者，便是用書報傳布。書報儘管做得生龍活虎，終沒有口講指畫的容易感動。所以他本身的效力，比較教授演講，自然遠不相及。故曰效薄。然而他有兩樣優點：第一樣，製作書報，費用既小。輾轉傳布，推廣容易。而且一次未能解喻，再能得無量數次的複讀。第二樣，用他手來寫着書報的人，既可在任何時間，及在何地點，把他寫起來。用他目來看書報的，亦可在任何時間自看，及送到任何地點去給他看。那就書報的數目，既可籌備較多，平民與

書報接觸的數目，亦可較無限量，辦這個交涉，能夠使出的力量，便非凡之大。故曰力大。

取力之大，故利用文字書本。雖然用文字書本之先，也先要給他一個能讀書報的工具，便叫做識字。在給他識字的工具時，自然免不了籌備補習校，及籌備演講員。然但爲識字而籌畫設施，比較爲暫。將來一切灌輸不斷的智識，便可請文字在書報上做工夫，而常時期之補習及演講員，可以大減。此所以如何能令平民識字，法子愈想得簡省愈好。時賢想到的，已精極備了。我做這篇文章來幫想，或可助千慮之一失，當亦時賢之所許。

五 依今日平民的環境能識得漢字尤善

照識字的速疾，漢字自不如音字。然用音字，將用何等音字？若照朝鮮諺文辦法，用注音字母，造出一個「有音無別」的音字來，我個人也可以相對的贊同。但他的短處，便是國語尙未統一，用一種音字，便通行甚難。若要待國語統一，然後爲之，則二十年內的平民，止能讓他死的死了，老的老了，置而不教再說。若隨地拼音，我也是不反對。然對一地，籌備一分書報，便能夠使出的力量，弄得過小。而且識了音字的平民，將來止有音字書報，專爲他們做的，才得快讀。所有無量數的漢字

書報，依然不能讀，豈非他們的幸福，亦就有限，這是他們二十年內，一定對了漢文書報的環境，還是叫苦連天。又高深智識，及契約記載，均非有音無別的音字所能擔任。日本和文所以夾用漢文，不效朝鮮的諺文，便是爲此。就算平民將來，談不到高深智識。——實在少數亦需高深。——而一切田契認牒之類，想二十年內之官，未必允許獨用音字，如此，教了音字，還止能在田契上畫一個十字，在認牒上聽狀師胡扯，捺個指模，豈非他們對了漢文契約的環境，還是縐眉不能對付。至於商店招貼，賣買單據，尤爲契約中日用不斷的要品。二十年內，誰能廢除漢文，能把一個完全音字的環境給他。

至於有人要并棄注音符，採用羅馬字母，做一種極有條理的音字出來，竟代用漢文；那就不怕高深智識，契約記載，皆可處辦。且一定強迫官廳商店，一律承改；所有書報，無不遵用；這種過屠門而大嚼，後面再或一論；現在只能說，二十年內，決難實現。把他給二十年後的平民享福可已。二十年內的平民，則斂手謝曰，心感之至，可惜沒福。

照上述之諸環境而論，所以現今主持平民教育諸公，斷然在漢字上想法，我個人是一百二

十分贊同。他們置注音字母於不問，亦不會再進一步設想時的自然趨勢。

六 灌輸平民以漢文的試驗自然以最近的平民千字課爲最好

僕於此種漢文簡省教授之法，向少研究。於從前所謂限授二千字，或約成六百字等法，無不心嚮往之。然其作物，都似乎還未能如平民千字課的周匝活潑。後來居上，亦固其所。

他的推行法亦備，傳習之法，不惟主要人勢力的鼓動，爲尋常所僅見；而且幫同想出的良法，報章亦不斷的出現，皆從極簡效的方面進行。

算做已到了極輕便的地位，解決二百兆平民的大問題，四面八方人想法的亦多；到這種輕便，已爲前此所未有。

七 但現今的平民教育不會與注音字母合作

平民教育，不能專託注音字母，前面已經論過。這是我板起了面孔要對注音字母說，『專託你去處辦那平民教育，你還沒有這個資格。』然而忘了與他合作，乃是極可惜。

就是鄙見所謂不會達到最輕便，僕替平民教育解決二百兆平民到了『極輕便』的地位，

要再換一個「最」字，想來想去，止有一法，就是與注音字母合作。這篇文章的題目，叫做「二百兆平民最輕便的解決法」，就是使注音字母與平民教育的千字課合作。以上說了六七千字，都是浮話。以下說的，就是主要。且容小可慢慢告稟。

八 他們忘了與注音字母合作

乃爲推行注音字母人不肯分類進行所誤，注音字母是什麼東西？說他是三頭六臂的上帝，他也當得起。說他是糞坑裏淹死的一條三腳貓，他也喊不出冤枉。照這樣尊視賤視有用無用的分着察看，可分起數不清的類來。如何混同夾帳，糊裏糊塗，給他一個單獨的綽號，叫做字母，就算完呢？然而過去的事實，止是如此。所以平民教育家便對他拱拱手說道：「你既是字母，我們另有字，用不着你來母。」把他們一個朋友，硬看做陌路人，這盡是傳達姓名人通報得不好。

他們以爲注音字母止是爲着音字，這是怪不得他們平民教育家有這「以爲」自從注音字母一出世，衆口一詞，中國也有了拼音字母。革新家拍手拍脚的快活，以爲雖比不上西洋字母，也可以比肩東洋假名。老頑固屁滾水流的着急，以爲這就是漢文的謀殺犯，漢文要結果在他手

裏。『鄭人相驚以伯有』莫不以爲音字早晚終要由注音字母而出現。

或以爲止是爲着國語，平民教育家都是數一數二的通人。他們又一個轉念，也曉得注音字母與音字有什麼連帶關係，似乎還欠幾分可能。僅據現狀，注音字母與國語的標準音，實生了不解緣。卽一般大多數的國語推行家，亦好像注音字母便是國語，國語便是注音字母，乃是一莫名 妙的糊塗結帳。

這便是寬一點講，注音字母或是音字的字母，自然要問與漢文千字，有何關係？狹一點講，注音字母止是國語標準音的字母，漢文千字，不一定要教標準音——這是十分合理——乃就是想不出關係。

千錯萬錯，要歸咎到至今談注音字母的，不會有人肯破些工夫，把他分做幾類，分開來加個說明。所以我現在且把他分一下子，再講我們要與他合作的正文。

九 注音字母當分四大類

注音字母本像孫悟空，他有變不完的相。任把他分做多少類都可。現在分他爲四大類，乃便

於這篇文章的討論，止講他一鱗一爪。你們不是替注音字母作行狀，用不着說得詳盡。

(甲) 中外音韻學家的注音字母

便是說，從中外音韻學家眼光裏看見的注音字母，他們作何感想。

他們用不着注音字母，他們以為既不合古，不能用他紀綱古音，或等韻；又不合理，不能用他條理發音法。

注音字母止是他們極陋的參考品之一，凡講音韻的人，無間中外，他們對於一種作物，若已被特殊條件，採用於一時者，自有參考的價值。注音字母為兩種很陋的有益條件所採用，應認為參考品之一。（兩種，即後面丙與丁。）

但音韻學家認作極陋參考品之一，可已；若抹去其特殊應用之條件，忽欲強進以合古或合理，至事勢不可，而復嘵嘵議其後，此音韻家之蔽也。——例如議其不會用純粹發音原理製母等，皆癡人說夢。

(乙) 希望製造音字家的注音字母

便是說，真正要想廢了漢文，造一種有條有理，可與現在西文同價音字人的企畫。這種人決不是止要造日本和文。自然更不屑造朝鮮諺文。尤其萬萬不是止造什麼傳音快字官話簡字等等而已。從他們眼光裏看起注音字母來，又作何感想。

注音字母是他們一張推輪大輅的草稿，他們最先的下手，自然先把漢語的含音調查分明。這是任取一種記號，都可以打那草稿。既然注音字母爲漢文標準音而出世，就借他做了打草稿時的記號，也很便當。若說就把注音字母來造字，我先第一個搖頭不許，不要請教高明如造字的諸公。

他們將來一定要另造適當的字母，他們有的主張用羅馬字母，有的主張照發音原理製母，皆說得理由充足，現正熱烈的進行，先要準了注音字母，或於注音字母之外，做起一副造字的字母來，那件事，我亦贊同之一。但造字自造字，注音字母自注音字母，兩件事絕不相關。現在亦有少數造字家，不會將兩造的職務劃清，若恐注音字母終有倚仗賄選，謀正大位之嫌疑，急急乎詆訶注音字母，罵他不適當於造字。注音字母若能開口，必慰之

曰：『奶奶，你不要弄錯，下官本來止管吃鹽，原管不着吃醋的呀。』而且做了造字文明字母出來，倘注音字母的功用，先請他來兼代。如把他來注漢字的音，把他來權充簡字，這豈非與買了新飯桶，本要候請貴客使用，却先把他權代馬桶，同一樣的顛倒麼？

所以造了一副造字的新字母，把漢語斟酌盡善的，造起漢語音字來，果真能代漢文，乃是進了一步。——再進一步，自然是世界同文。——這少說一點，乃是千年的大計。與那種惡陋便於今日婦孺的注音字母，二十年後定要請進博物院者，真叫做絲毫無連帶關係。

至於不在造字上連帶着想，要待注音字母，與日本假名一樣，對內用假名，辦西洋外交，便用羅馬字母代表假名；我們也替注音字母做一副代表了辦西洋外交的羅馬字母，我亦十分贊同。因為這個例，不是假名先開，便是我們漢文，也無法不辦此外交。譬如我姓『吳』，對西洋人，却姓了 WOO。所謂日用由之，而不知也。

（丙）統一國語的注音字母

現在無算無算的人，把國語便看作他，把他便看作國語者，便是這怪物。這個怪物的注

音字母，第一個大目的，正亦專爲國語注音而造。這就是他複姓『注音』表字『字母』的原由。

他是解決國語裏文字聲音的一部，不是靠他解決國語全部，國語者，有聲音，有文法，有詞類，皆發生應爲國語標準，或不應爲國語標準的問題。合着三種問題，解決出來的，才算國語。注音字母僅爲解決國語裏標準音的工具。顛預推崇點，就算他能解決聲音一部分，也已僭竊極了。如何便可認他爲國語？若嚴格的講起來，他止單純爲工具，聲音也並非由他而解決。譬如標準者，有京音官音之爭，今把一個良心的『心』字，論定他的標準音；若以京音算標準，便把注音字母來注一個丁一；倘用官音爲標準，他就注一個乙一。解決標準音的，還是討論國音的人，並不關注音字母的事。注音字母娘來娘好，爺來爺好，他有什麼能力，解決什麼聲音。所以姑許他是解決國語裏文字聲音一部分，已是顛預說說。如何能說他便是國語，真要拔舌。

注音字母四十個是專爲國語字音造的，現在注音字母的數目，既不三十九，亦不四

十一，剛剛是四十，乃是什麼理由呢？乃却是專爲國語標準音而造。因爲未造注音字母之先，先定漢文的標準音。標準音需用得到拼切的，便製起那字母來。標準音需用不到的，如標準音無西洋 B D G 等的濁音，注音字母卽無此等字母。合起應有盡有的來，剛剛四十。故注音字母之數，便不三十九，亦不四十一，止爲四十。

他是對國音字典負責任，廣泛的說個國語的聲音，也不是嚴格的注腳。他實在止對了一本國音字典負責任。凡國音字典上定出之音，他都能拼切。國音字典以外者，他不能拼切的正多。

他可與國語漢文相終始。國語漢文廢，他也自然無存在之餘地，因爲倘使能廢漢文，必是最有條理的漢語音字，已經製成而代用，還要注音字母幹什麼？倘漢文未廢，則與漢文同有適於蝨拙之應用，其詳當見下文。

這一類現在推行甚力，這是可喜的一事。惟許多人認此便算國語，一若習了注音字母，便算已經習成國語者，既甚可笑矣；而又因注音字母學成，國語尙未能說，便說國語之難。

成者，愈覺痴愚；更進一層，有以爲國語非短時所能學成，——極對——並以注音字母亦不易學者，則真荒乎其唐矣。然而現象則實有如此，此亦支那人不求甚解之老習慣也。

(丁)平民留聲機器的注音字母

這個意思，便把注音字母，不看做專注國音的東西；看做空谷傳聲，或如鏡花緣上的『剛庚公古』一般。什麼聲音，都可用他來拼切。正似留聲機器，什麼聲音，用什麼刻痕留上去，他便還出那個聲音來。只不但注音字母有這個功用，便什麼字母，什麼反切等等，都有這個功用。例如 A B C D，不必專拼歐文，可以拿他拼我的名字，如 Woo Chi Hei ㄨㄨ ㄔㄞ ㄏㄞ，也可不必拿他當假名，也來拼我的名字，如ウテホエ。又如『問道於盲』，又可用『吳郡大老倚闥滿盈』來拼，這本是讀者諸公做小學生時代，已經深知的事情，我還來說明，近乎叫做痴人說夢。但有時轉了一個灣，連音學博士的『師曠』也會呆了起來，所以我止好討諸公惹厭，不嫌詞費的從頭說下。

借反切，或字母，來作留聲機器，本從極古極古以來，一路有人試驗。先拿反切講：自從說文上

的某聲某聲靠不住了，便創出讀如讀若的法子來。又嫌沒有系統，孫炎老夫子便想出反切，用兩個字扛一個音。這個法子，雖說是觸機於古來的之於爲諸，丁肇爲鉦，我想一定受了梵文之影響。現在顯明的證據還是尋不出來，而線索不是沒有，這裏是說不到，姑且不必屢說。於是童謠也借他來用，市翻也借他來用。謝靈運一班人，又直把梵文十四音來整頓一番。到唐朝，便出現現在等韻式的字母。從而空谷傳聲等法子，都依傍他造出粗劣的留聲機器來販賣。這都不脫反切的圈套。又拿字母來講：想從前所謂鮮卑語契丹語等，也定有梵文式的字母。但他們既於反切上無多影響，又於中國留聲機器沒有成分。字母采作中國留聲機器的，定從歐母開始。黎錦熙先生說是清初便盛。我是在四十年前，親見西教士用歐母來做甯波蘇州廈門等的留聲機器，至今還是各處都有。據我所見，大約在這四五十年內外，又有人反對舶來品，如王炳耀（鼎鼎大名王亮疇的阿父）盧憲章蔡錫勇沈學諸位先生，便摹仿洋式，造起土貨來。名目便叫做拼音字母傳音快字等等。直到後來，又從反切裏造起來的『愛國布』鬧得最算熱烘烘的，便是王照先生的官話字母。勞乃宣先生又略加修飾，稱他爲簡字。以上皆可算在字母的項下。

終之什麼反切，什麼字母無所謂文明野蠻，其原理還是一樣。並且十六兩還是一斤。不過彼此改頭換面，大家喜歡自作聰明罷了。當他一座留聲機器看待，任取一種字母，皆有這個資格。慢來，既如此，請問爲什麼又要造注音字母呢？這很容易回答的，無非老店新張，終要改副裝修，換塊招牌，如是而已，猶之乎留聲機器的喇叭，或突於前，或隱於下，皆有各適其適之條件，以成種種的變態。注音字母原亦有其求適之條件，因而改造。有如不用歐母，非但自有其蠢拙的應用，較歐母爲適當；而且亦有中國獨有之音，若ㄨ、ㄛ、ㄩ之類者，必於歐母上多添記號，卽亦不甚爽便。此一端也。又如漢語改造音字，何日實現，尙在討論；而先事之計慮，則不可不有。造字勢必用歐母。倘因注音之故，鹵莽滅裂，將歐母添損形式，至習慣而改正，非易，豈不反爲後日之累。不如注音於蠢拙漢字之上，仍用一蠢拙之附屬物，將來合法造字，再將歐母妥慎採用，界限較爲清楚。此又一義也。又如採用蠢拙記號如偏旁之類，有若日之假名，舊之簡字者，倘任用一家已成之製物，固未嘗不善。然當民二讀音統一會開會之際，全國造成偏旁字母者，有數十家之多，誰有采用資格，未易解決。如國歌，作者紛如，最後止好等到卿雲一歌，用歷史來壓到一切。注音字母采用完全簡單之字，

聲音各有關係，其歷史上立腳點，皆諸家所不能不俯首。此又一義也。於是十六兩原是一斤，在字母界實爲疊床架屋之贅物，所謂注音字母者，竟出世矣。

注音字母的狀貌。那種癡愚，便是爲這個——留聲機器——目的而造注音字母，雖比較日本假名也不算十分醜陋。然仰攀歐母那種高貴（？）便使凡欲以支那也有字母自豪者，十分掃興。故一方面她被戴瓜皮帽者罵做西洋妖孽，而他方面被戴學士帽者又憎爲漢朝古董。其實牠並不是字母。把牠配着漢文，做着中國留聲機器，與黃童白叟耕夫桑女交涉出來，牠很夠漂亮。大家看得慣，可以同上大人孔乙己一般，如舊相識，彼此忘形，不致駭怪。所以請讀者諸公定要澈底了解，注音字母決非用牠來造字。造出牠來的目的，一是將他來注音，一是借牠做着留聲機器。她可以把國音四十字母，隨着土宜，或增或減。既是借做留聲機器，與注釋標準音截然爲兩事。留聲機器之於聲音，應當無所不能拼切。故對注音的注音字母限於標準音者，有時不能無減，有時不能無增。

曾着的叫做閩母，閩母之名，亦經教育部所公布。惟全國果需若干閩母，因這最重大，最關

生死存亡的『留聲機注音字母』誤未與『標準音注音字母』同受國人的歡迎，故無製定之成數。能於聲母濁音，既有加增記號的部令，聲母幾無閏母可言。止韻母應增數母。例如英文 *a* 之音，*w* 之音，*a* 之音，法文 *eu* 之音等，必不出十母，可全國通行無礙矣。全國如此其廣大，方音如此其複雜，決無一人能完全代表一縣。如此，必集數千人的大會，方可議定。數千人的大會，在事勢上決難成立。故閏音之添增，正待各處皆把注音字母，當作留聲機使用起來，而後因逐地加增之必要，將閏音逐漸添出。在學理上，固於審查增添，毫無困難。且可隨宜加增，本無需限定成數也。止要各處添增之後，各自通知教部。教部候各處造有異同，再審定頒布，使歸一律。例如英國 *a* 之一音，無錫初以天字代表之，蘇州又以地字代表之，上海又以元字代表之，杭州又以黃字代表之，教部則審查元字最宜，於是頒布『元』字一母，爲 *a* 音之代表。無錫蘇州杭州即改其『天地黃』之舊，同從新『元』。既一頒布，凡全國有需 *a* 音者，自皆用元母矣。然話雖如此說法，實際且不需如此麻煩。在上海廣東等處，製成閏母者，商務印書館已有許多曾鑄銅模。全國所需，可以說十已得到六七。止待我們羣起而整理之，半年工夫，可望十分完備。（謂大家使用留聲機器注音字母半年，非謂要

一與勿皆加記號之濁聲。已應當另製閏母，或加記號。此皆適於無錫之留聲機器。字之右方注標準音。左方注土音。今教無錫音，故左方的無錫土音全注；右方則標準音與土音合者不注，異則始注之。我在上文，已一百二十分贊同不拘標準音，今又注之者，可於教授時說明，請來學的人民，但管左方土音，右方所注標準音，可視之如無。可以如無，而又注之，其意外之益，可於下文更說明。——供比較——不費之惠，亦落得兼存也。

然如上之所爲，姑不先言其好處，而先解釋其難處。一則必先有人以爲印備課本之困難也。這有三法可解決之：其一，如該處果需課本至二三千，則由當地紳士請書局特別注印。其二，如所需甚少，索性止教師買一印本，學生之書概用真筆板油印。其三，止將每課生字寫注油印，讓學生將課本對勘。第三法終算簡便無倫。學生既可仍得精印之課本讀之，教授又止要總備一張千字的油印音釋。大約三張紙頭可以畢事。如此，決無印備課本之困難矣。二則又有人以爲各地自擇『方土標準音』之困難。因此廣泛說一無錫音，似覺極易。若嚴格的追問如何叫做無錫音，即便大難。城心音乎，北鄉音乎，南鄉音乎，相差可以甚遠，將何去而何從？（此即主張北京音爲國語標準

音人，每因此等小不同，受人攻擊。則又應之曰：注重留聲機器的朋友，止知求其無憾於留聲機器。所謂『方土準標音』，又是酸秀才的肉麻。學究聚訟學理，自亦甚要。若平民教育，非所過問。平民教育不主張授國語標準音，他們對於讀音，便是以教師爲本位。譬如吳稚暉是住居無錫，尙向平民教育的主事人告奮勇，無錫的平民千字課，我擔任教授，我想必能得到允許。如此，我去立在無錫崇安寺裏教起兩百個平民，我就老實不客氣。不管那四百隻耳朵，是那地點的耳朵，我吳稚暉一張嘴，却止喊出吳稚暉的無錫音。我也無從另用別一種音，要遍適不同之耳。倘忽然有一天，我却有事，而又不能告假。我想兩全，便取出一塊百代公司的新蠟片，用『說進機』對着一說，就叫人送到課堂，『放音機』一開，居然惟妙惟肖，還是一個吳稚暉在那裏，說無錫音的『先生教書學生讀書』。蠟片既不嫌用吳稚暉的口音說入，然則那油印音釋，何嫌何疑，而不用吳稚暉的聲音注上呢？不過油印的留聲機器，比較蠟片的留聲機器，整腳點罷了。那就肉麻的選擇『方土標準音』又大可不必。以教師爲本位，最合理與最直捷的便法也。三則最所疑難者，便是漢文以外，要多教一注音字母。這個解答，我在此止簡單複說。統合此文的前後所說，自尤能了解。就注音字母

本身而論，止有四十字，增添閏母，亦所多無幾。無論師或生，無論如何蠢惡，化一月工夫，必能將字母認熟，拼法教會，拚切熟溜，便無餘時。今俗論以傳授注音字母爲難者，皆夾雜別種問題，如『國語』『音理』之類，反牽掣變成困難。若用孔老先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辦法，本來至容且易。——真要使知之，等到拚音極熟練後說明，亦容易說懂。若不會懂得拚切時，卽與講說音理，非但對牛彈琴，而且增其疑難。

至於多化此一月的工夫，而可以省許多工夫於後，而且贈這留聲機器於平民，於彼將有莫大之好處，姑待下文再詳。

我做這篇文章就爲她，注音字母的效力功用，與百代公司的留聲機器正同。不過音吐聲腳一點，聽是聽得出，而不甚美，如是而已。然真正留聲機器的價格，未免太昂，而且又不輕便。這個注音字母的留聲機器，止需破筆粗紙，便可製造。一手可握千百具贈人。郵筒又可放出放進。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恩物。將何恤乎吳稚暉之手，及東方雜誌之紙，不爲她盡力鼓吹麼？

從前許多造音字簡字的朋友，用意亦專門爲她；不曾替她定了漢字的『家主婆』名分，是諸

位朋友們的失策。他們豔慕西洋文，喜歡學着朝鮮諺文一樣，使那『有音無別』的拼音字獨立，非但受蒼頡造字的嫌疑，爲老頑固所駭；而實際以拼音冒充文字，亦極可笑。且離開漢文而獨霸，實與平民漢文的環境無益。倘早知充作留聲機器，作漢文的內援，安守了家主婆的名分，與漢文跬步不離，那就能夠看得出她的好處的必多。因爲譬如我們『人』，無論中外的小孩，到三歲，必定曉得自己是個『人』。英國小孩聽人喊『人』，中國小孩聽人喊『人』，都一聽便知喊的是人。然英國小孩到七歲看字，字作 Man 他拼音已經知道，就不要先生一念竟出。念出之音成『人』，卽知是人。中國小孩七歲看字，字作 人 兩筆，便看不出什麼花樣，非經先生讀出不可。若字作爲 人 他若已懂注音字母，他便不要先生，也能讀懂。故漢文的東西，亦可相對的贊爲極美。他的短處，正是無音可讀。若能替他娶一注音的老婆，配合起來，漢文或者也可算天下之至美。據我鄙見，若漢語合法音字，成功不易，儘可將所注國音，竟組入漢字內。如天作 天 四筆增上六筆，還比麤字筆脚遠少，寫麤作 天 他亦累墜慣了，何在乎更多幾筆。明知要合作到如此地步，原是太自由的理想。然略師其意，以便平民，亦何所顧慮而不爲？况把這位太太，正位中宮以後，她對於丫頭老媽

子，自能瞞過漢文老爺，獨自替他們傳書作簡，這又是平民界的真正一個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呀。

中國的生死存亡，就看能利用她，不能利用她。這句話，並非說得故意矜張。二十年內，要想補學校之缺憾，弄到國內則惡制於善，對外則總和非弱，自然全靠平民教育。她助平民教育，幾可說，能擔一半干係，安得不在生死存亡上有出入麼？

這一類——便是留聲機器的注音字母——是極荒謬，可痛哭的，尙未有人注意。二十年前，止有一勞乃宣先生專一的注意於她。

十 平民留聲機器的注音字母她現在銅入冷宮

大謬誤，是保護國語注音字母人，以爲不與他成家，他能格外專壹；豈知他沒了她，也陷於淒涼的境遇。用拼音旁注漢文，幫助國音統一，原是應該鄭重的一件大事。然統一國語，止能望少年人民，及未來兒童，副其目的。若已老大之平民，及難入學之兒童，既無統一的可能性，亦無論教以國音之傳達法。一線生機，却惟有望彼懂得土音拚切的方法，然後徐圖夾雜灌輸一點，已算意外

之獲。照此最淺的一層看來，非要各地先用一土音留聲機器，操練其耳朵，然後再教國音不可。再進一層講：即學校兒童，亦要先教土音拚切，然後再教國音，則順理成章，因為教育必先就已知之條件，作一比較，然後輪進未知之條件，自然受之甚順。即如注音字母一物，凡與會讀東西文，或通曉反切者言之，無不立時了解。而與素不懂拚音爲何物者說之，即格格不入。成人尙然，兒童豈不更需『預養』。拚切土音，有味而易入。劈頭即教以素不習之怪音，其強迫注入之苦，宜乎現在小學反以注音字母爲虐政。此即『國語注音字母』之他，不請『留聲機注音字母』之她相助，故弄得他淒涼萬狀。現在無論何學，皆有『比較教授』之一法。獨教極易而亦極難之拚音，倒無需乎比較教授，這是什麼理由？如上文所引讀書之『書』，若硬教無錫童子尸×音，必縷眉苦其怪誕。倘先教以尸音，彼固如逢故知，欣然順受。然後過了兩天，比較若左之式：

尸又 訓之曰：國語要多一×母，雖十六兩還是一斤，而駭怪之情，在我亦覺稍減。何況小孩。
書 故學校教授注長音母，在鄙見，必先教本地方音半年無錫兒童，完全不要先拚『他

們』，儘管先拚刀已方一。到拚音十分精熟，方拚不習之音。他們二字，儘可於漢文的國語讀本拚

讀訓之曰，ㄉㄚㄩㄣˇ，就是國語說，ㄉㄚㄩㄣˇ。這種老講解法，亦無所謂不合。

時人聽見把注音字母拚切土音，即不管三七二十一，呵以為將破壞統一，這算真最無意義的謬誤。失却比較教授，其損失既已不小，還令已老大的平民，難入學的兒童，失却留聲機器，使平民教育半身不遂，尤屬滔天大孽障。

請問對於此輩與國語終算不生關係的平民，施以漢文教授，既可取標準音，而取自由教授，如何用注音字，偏又不讓拚土音，必令拚國音？此一矛盾也。對於此輩，平日施以演講，尙人人主張必以最親近之鄉音，使之入耳，而了解愈易。然則何以作極陋的書報，以代演講，偏又禁止用土音解釋？此又一矛盾也。終之這便是封鎖注音字母，使她成爲極可厭之廢物。將可鼓舞兒童興會之事，變成酷虐兒童頭腦之事，真方今傳達國語諸公之自殺也。（民八我在長沙，勸用注音字母拚切土音。一西教士來大反對。他說，審定國音，統一國語，聽說你也在內。所以我們的聖經，依着你們的計畫，都注了國音。現在你又作怪，鼓吹土音，不是我們的聖經先受你的影響麼？我說，先生不要着慌。我鼓吹土音，便是爲着你的國音聖經。請問先生，現在把注音字母傳達國音於平民，是動

遭白眼，他們說，我們用不着說官話去做官。他笑道，情形是確的。我說，倘使用一個方法，說道，我來做你字母一個月，學會了，便將長沙話句句能寫，他們不是喜歡的便多了麼。字母教完，四十個國音字母已包括在內。他既能拚長沙音，自然他看見了你們的國音聖經，亦能拚讀。這就騙他們來上當。他大喜，握我的手道，好法子，聰明聰明。我笑道，這個道理，實在是極平常的。譬如造大屋，不是總先要在屋外搭一座難看的架子的麼？若駭怪的人，以為何以大屋未造，先糟蹋地皮，造一個難看的東西，一定不許造。那就造大屋時困難，也達到極頂了。他正色道，對了，謝謝你。

自注音字母出世以來，發音學亦因之而興盛。傳達國語諸公之中，傳達音理者，不可勝數。請此種學者反己自思，是否將發音學徹底研究以來，所有世界之音聲，知之愈備，於是自覺便習任何一國之文，通其音愈易？果如此者，欲平民及兒童習國語，反并其本鄉土音，可得比較者，而亦禁止其理會；一若單純止知一個國音，即國音可以強迫注入。真所謂高山滾鼓，不通不通。自己鑽入被窩思之，亦必失笑。

小謬誤，是製造音字人，要專將來之利，不許她先來小本經營；豈知她在貧民窟裏先出風頭，

幫助你更得大多數的了解，直比日妓爲殖民地先鋒，還要有力。這不容詳說。貧民窟中人，若待竟讀新造文明之音字，一定無此幸福。倘使先有那醜陋之她，與之相習，而後天仙下降，彼已鑿破混沌，或者癩蝦蟆，也有想吃天鵝肉之意。博得他們跟着叫好，亦不枉她去開路在先。

十一 因他而得之利益相助乙丙外更亦大有造於甲

普及粗淺音理，從前反切時代，雖老師宿儒，亦以略解雙聲疊韻，便已算翹然自異於衆。至今康熙字典卷首極淺陋之等韻，莫名其妙，而視同天書者，還居多數。反之，則洋涇濱之露天通事，五個母字，兩個半母音，十九個子音等，無不脫口而出。卽注音符母推行以來，全年兒童能知聲母韻母之分者，已有數萬人。並知四聲如何狀況者，亦較從前神童詩三字經時爲多。倘再能藉留聲機的注音字母，普及於一般平民，則全國中充滿了拼音空氣，於調查聲音，傳佈外文等，皆較順利。况音韻之事，語其深，大博士亦莫敢自詡精通；語其淺，卽灶婢亦能暗合。比之於數學，亦復如此。深則相對論家尙坎然不足；淺則其人不識數，定算痴愚。以最底限度而言，人類之於算數，終應熟知加減乘法，亦能扯扭，除法可以勉強，此各無所知，要已不失爲平民。如此，有音聲，第應先知聲音可棄。

於是明白聲母韻母的分別。從而知聲音可以幾百個包括，並非幾千幾萬的無限。這也是新世界人類個個當視同識數一般；此而不知，當算痴愚也。那就何惜每人捐以二三十天工夫，借注音字母，予以人類應視同識數一般之知識麼？

搜羅殘存古音，收聲尾音各國有之。而中國北中兩部，除NG N外，概行失却。然N K T P，竟殘存於閩廣，所以音韻闡微亦言，K T P之語尾，中國有之。——按K T P已有，則G D B F V從同——惟S L R無有。我便以為實存於ㄙ ㄨ ㄩ之中。此等怪物，至硬置支脂中，使行韻不能諧，又令注音字母家韻母莫能製，皆尾音緊緊壓入於本字中之故。猶夫東冬江真文元等字，老古董以陽聲目之，同一謬陋。然欲此等問題解決，非大索通國，莫能為功。又如胡適之先生對我言，無錫不能讀O，因甯波之波，河南之河，概讀為e；我對之曰，無錫之O，在麻韻。除進車等字外，一概並不讀e而讀O。戈之讀O，亦晚近事。汪榮寶先生已有考訂。足見無錫若不把他的方音全部獻出，胡先生可以斷定無錫為無O。我嘗以為談古音者，縱分之，則曰易古音，詩古音，離騷古音，漢魏音等，分之是矣。然詩之周南召南齊風魯頌東西相去，今之方言，且不能同，古能同耶？可見遍搜方

音，精密探討，一定等我吳稚暉迷信的物質文明增進後，交通便利了，圖表賅備了，儀器完全了，必有我們的賢子孫，來做這事。然則我們做窮祖宗的，無所幫助，却靠留聲機器注音字母，替他留着許多方音書報，陳列於各處小書攤上，供他們參考，他們也一定喜動顏色，把我們對了關漢卿，王實父，羅貫中，吳敬梓，曹雲芹，招子庸等，一般的愛敬了呀。

如此看來，留聲機的注音字母，她能幫助國語進行，幫助造音字人的便利，既已如彼；借給音韻學家之多，又將如此；而其本身之關係於平民，又有中國死生存亡之重要；竟用阻礙統一，莫須有的冤詞，置彼於牢獄之深底，中國國民之常識，如此其顛預，真荒乎其唐。

十二 轉入本題她能助平民教育而有合作的價值何在

增多傳習的方面，譬如今之千字課，其人非自度能繼續數月，每次出席，便不能報名。現在在一個月後，能使挾了音釋課本，在家中自行摸索，隔三數日出席一問難，以正謬誤；則日需放牛，夜需搓草索之牧童，與終日拉車不能一閒之車夫，亦可任意自抽時間，不必按開講之鐘點而至；湧躍報名者將多。不肯出門之婦女，可就彼村莊，教授短時的注音字母，嗣後即以韻釋本子，供彼

等之摸索。牧童之子，車夫之夫，新畢業者，皆可權爲之師。因讀音已有注音字母在中間爲硬憑證，不虞授受遞相乖謬也。此卽傳習方面增多之說也。

減短教授之時期，今談千字課者，有六閱月可畢業之說。今則將注音字母占一月之期。此外解晰字義，可以兩課之數，並於一課。因學生於受教之際，字音不煩苦記，得專注於義解，則精神可用百倍。如此，六閱月之課，三月可畢，合之注音字母之一月，已縮六月爲四月。此教授時期減短之說也。

擴充漢文的字數，千字課善矣，然此乃最低限度之末策也。在諸公非不知千字之不應於肆應，亦非不望多而益善，自有待於徐圖推廣。然限於字數，則編刻通俗書報等等，皆將牽挂多端，不能縱步而行。那就課本外之參考品，不獲自由傳布。諸公亦知倘能如日本之書報，小童老嫗僅識之無者，亦滔滔而讀，雖雜以高雅漢文，無所阻難，此卽假名在旁之益也。如此，我們現有注音字母，何以不利用？至於所注之音，儘可以主筆爲本位，譬彼爲講演家。例如吳稚暉登上海城隍廟之板凳上，用七勿搭八的無錫式蘇杭話亂喊，可以聚杭嘉湖蘇松常之平民，懂個九成八成七成，

至少五成，如此則吳稚暉自由音注書報，其結果亦有如此。這便是『三笑』『珍珠塔』通行江浙的舊例，難道彼中所說，果與江浙各處語言詞頭，樣樣通同麼？諸公試想，我們自稱讀書人，讀起書報來，常極多不識之字，未知之語，任他含混過去，無礙我等之智識日增多。難道平民讀書報，便要算他如宋儒讀經書一般，一字不了了，恐他窮思三日，瘦損了十斤肉麼？況供給平民之書報，篇幅有限，何妨放大字粒，右國音，而左主筆先生杜撰之方音，弄到十分周到，使無誤會毛病呢？所以方音音字報，則弊病甚多，扞格亦大。若有漢文居了正位，方音不過陪伴，正可無絲毫弊病。從此以千字課為基本，而如兒歌，小唱，方俗成語等，做成小冊；故事時事等，做成小報；千字外之漢字，皆仗注音逐漸輸教。此漢文字數擴充之說也。

加添複習的機會，平民授課後，無複習機會，則容易遺忘；甚而至於日久則學如未學。近來陶孟和先生特地做了一篇文章，專論此事，這真是最緊要的補救。他於廣告商標等等，皆要想法得其幫助。我於其中讀物的一層，尤加注意。果得注音字母，用鹵莽滅裂演講式的方音音釋，能使通俗書報發達，不但增識漢字，慰悅平民，有極大關係，即最小效果，亦可望千字課教授後，有不斷

之複習矣。此複習機會添加之說也。

又其他，我輩多識之無之人，自然看了平民千字課，叮嚀反復，爽豁近情，以爲六個月之長時間，無患千字不能輸入。然我等老大而讀外國文，卽自咎記憶力之怪短。假如今有人在六個月中，教我芬蘭字或印度字一千，我我不敢力承容易。縱平民之於漢文，自有日用已知之預養在先，可稍減困難。然視我輩讀芬蘭印度文，所有了解之條理，又彼所欠缺。勻扯過來，進行的難易，可說相等。那就千字之課，已經談何容易。况要求一個平民，有數月的長期，能規則常川出席，又一難事。所以不能不作退一步想。倘在更短時間，有一尤小結束之物，於彼適用者，先行給予，進則平安畢業，退亦可望彼能据音繼習，如此半途而輟之人，可不致全功盡棄。若說据書自習，恐記音而不記字，此我所承認也。然昔日兒童熟讀詩書者，明明其字便在詩書之中，甚至到老不會又在別處能讀。教學而能得半，願望既已極奢。日本小學號稱振作，所教漢字，尙不止一千。然出校以後，看讀書報如飛，似報上字皆舊相識矣，豈知止讀假名而已。漢字已大半奉還於先生。此卽幸有假名救濟。否則如我國昔日百家姓神童詩論孟幼學的五六年學生，及今日國民小學生徒，皆教過二三千

之人物，竟有出校後，賬亦不能記，家信亦不能寫者；此即寫不出之字，無拼音姑代之，故只好攔筆。愈攔筆，便愈失可能之力。我們試想，千字課能優勝於舊日六七年之蒙塾，目前三四年之國民小學麼？故還不想一種設有不幸可得小獲之工具，來補救於意外。一定要使我們氣悶到放手的呀。

又況我們對於平民教育，望他真能運用漢文，看讀便利，固極可喜；即不然，能夠漢文是半通不通，拼音是極爲熟練，能如日本平民，自由看讀通俗書報，自由取假名爲親戚間之通問，我等亦能藉音釋的漢文通俗書報，指導他興業，勸說他衛生，致意他畱心公益，運動他反對國蠹；我看我們要感謝留聲機注音字母，必不少於漢文自身的呀。

十三 妨礙漢字的記憶否

發此疑問，其誤似以學校兒童教育，比例成人平民教育。音釋於字旁，有認音而不認字之弊，我自不敢不相對承認。但此弊於未學之人，發於被動及自動，大有逕庭。學校兒童大都爲被動，藉音釋節省其注意之力，以供遊嬉，自然造弊較大。至於平民，果願來學，彼心中即熱望能識所教之字，可超進爲優良，所以視音釋止爲彼等緩急之顧問，決不看作敷衍之妙品。所以用我信託成人

之理想，又可說音釋而教，但有好處，決無弊病。

或以學校注入教育，移殖平民自動教育。注入教育，在有反復之習問，從容之時間，甚大之強迫力者，收效亦可速。故若現今學校教授外國語等，主張連書本多不許用；不知其法對於數年居校，專心讀書，有賞有罰之學生，自然效果甚大。若在平民，教之人既不克多方誘導，彼又年歲長大，無法排除一切憧擾，去專壹注意，止能斷續間歇理會。設無『有痕迹』之記認，供其複習，如何倉卒入聽，歸途即去割草拉車者，能把握無遺。先生又未能設賞罰督促之。若又不許其從容憑着許多補助的記認，自行追想，那就只好弄到走頭無路的，避而不到罷了。故學校教育之與平民教育，注意之點，正然分別者也。

十四 純粹留聲機器的功用

漢字止算她的保護人，不干涉她的自由。二百兆平民，真能用千字課，希望教他漢文者，無論如何，得十分之四，已算收效極大。其餘十分之六，如村僻的婦女，苦役的婢僕，繁忙的苦工等，尙沒有機緣，能與此等千字教育接觸，彼等亦且無此勇氣，能與許多文字奮鬥。所以止可望讀過字釋

課本之鄰近平民，及彼等自己家中讀過國語教科書的學校兒童，皆受平民教育者之鼓動，令彼等輾轉傳授注音字母於所親，希望彼等皆能按着音釋，讀讀最粗淺之通俗書報，已較終年全無所聞見，實於智識總和上，生大大之不同。而且彼等利用諺文式之音字，人家一灶婢，亦必居然能親自執筆，寫信寄往數百里外幫傭之母。下階貧民社會中，自添一層樂事。全體人民的總空氣，活動的額量，乃不言而喻的大增。這就除了留聲機器的注音字母，無物再能夠担此大任。所以希望推行國語人，不可視注音字母爲國語專有品。更希望平民教育家，不可視注音字母爲陌路。我們當約同了，把留聲機注音字母，看作二百兆平民的聖母。讀國語教科書的兒童，習平民千字課的平民，卽是護送聖母，降臨千家萬舍，遍及山陬海澨的衆天使。我們終望注音字母的流行散布，如大旱鬱蒸後的甘雨，密雲層推，崇朝而遍天下。

教育未發達的音字國，止暗合的，習用了留聲機器注音字母，不曾明白的准用，真算失策。到無法可施之際，卽利用留聲機器，乃人類天然的救急丹。先說我們本非音字之國，極古老牌的留聲機器，稱呼自己，無法使他象形指事會意，只好借呼俄頃之『我』。對於對方之人，亦無法製字，

只好借稱窗櫺之「爾」。動作頓逗，造字亦難，亦或借獸類之「爲」，或借鳥類之「焉」，聊以傳達。未登大雅之堂的留聲機器，北京的牆壁，常見用「王巴旦」代忘八蛋。上海的街堂，亦用「五車」代烏龜。此等不規則的留聲機注音字母，自古迄今，不勝毛舉。如何「我爾爲焉」，「五車王巴旦」，卽不爲怪。一見用丫丫丫代爸爸，「丫丫」代媽媽，卽躊躇不決。至於本爲音字之國，諸公亦習見外國小說，凡形容下等社會中人，卽將拼音故意舛錯，以表示俗陋。拼音舛錯，卽五車王巴旦之變相。簡直不算寫字，是寫的天然暗合的留聲機注音字母，惟人類通性，無不守舊。彼中止是默許，不肯明許。所以在平民教育上，失却許多大益。流俗之人常顛預其詞，若曰：「止要是拼音文字，便學習極易。按之實際，惟留聲機器，有音無別，連上下文而達意，自然容易到不成問題。若既稱爲文字，我敢堅決的斷言，象形稚音，同是不易。」——象形字惟在印刷及索引，乃大劣。——每類文字，必繁設條例，藉以馭攝高深。拼音國傳統的位格頭尾之變化，已較象形文字遠離。卽以聲音本身言，彼固演聲，然亦未嘗不演形。就所略知之英文言，彼中文字之沿革，非我所悉，不敢廣泛鑿說。惟曾在

牛津大學出版 Murray 氏所編之 New English Dictionary 的例言上，得一例證。彼言：古於

『見』『海』『草地』同作 See 後恐用繁易混，故改海爲 Seas 實際之音則仍舊。此與作气之氣。稟食之食，漸漸併家，止能改稟食爲餽，同一手續。此皆非留聲機音字之所有事。惟其爲文字，終是多設變化分別之條例，使學者教者，皆增重重困難。不惟吾人讀西文，三四年可未通順，常常製造誤拼的留聲機器。即彼本國人民，在高等小學以下程度之國民，未有不留聲機之誤拼字，奔赴筆端也。而且國民程度，達到十有八九，能用留聲機寫誤拼字，已要英法德比瑞典那威丹麥等國，方有此盛象。至於西班牙俄羅斯等國，即世人盡知百中有七十五，皆爲沒字碑。諸公欲問學習二三十字母，與一些拼法，有何難處。既懂字母八法，即留聲機的誤十字，手去照了口來寫出，亦必做得到。乃竟會成沒字碑，是何緣故？我則對曰，一是拼法條例太多，進一步，又是文字上的變化分別亦多，就索性駭到了，連字母也不敢學。設使如西班牙各國，有通達之平民教育家，變通一法，允許人民用留聲機音字，亦可作通俗交際往來之文字，並刊此等書報，爲彼等之讀物，我想必能救濟一部分平民，使「假識字人之數額，可以增加。今以英文作例，如 Tail 尾 Tale，故事， Taelo 銀兩，一律可作 Tello 又如 Right 右， Write 寫一律可作 Rait 又如 See 見，草地 Sea 海一律可作

如此，安見口所能說者，筆即不能寫乎？即使其人口本錯誤，便令寫出其錯誤之語，亦足以通情愫。如英國亦有不完全之廢人，說起『我是人』一語，竟可說 *Me is a man* 則亦何妨竟寫 *Mi izen* 麼？此等變通，在英法德諸國，自己不屑措意。至於西班牙俄羅斯若非想出此等救濟之法，在國民智識之總和上，終無法可令速高。一則老大幸存，一則閉門亂嚷，雖有七十萬之李寧，其奈三百兆之蠢農何？理想的大同世界，終恐止好虛構於北海邊冰雪之中也。

任她牝雞司晨，是朝鮮人的糊塗。把留聲機音字濟急，實係聖品。然竟把他代用文字，又變癡愚。文字之所以著變化，異狀貌，設繁多之條例，乃隨事類繁賾，學理艱深而滋乳，出於不得已，非故爲其弔詭。若供俗人達淺意而已，留聲機音字，自以無條理而優勝。至於名理欲玄曲見達，契約欲嚴格標指，即非留聲機所能爲功。朝鮮人造着有音無別之諺文，欲適用於平民教育，初意或亦有當。然竟與漢文嚴劃鴻溝，諺文不入漢文一字，漢字亦不入諺文一字，且使諺文所負職務，未免太重。非但算爲留聲機器，竟且認爲普通文字，置漢文爲高等。——此等策畫，即從前傳音快字家等，亦有如此傾向，皆誤豔慕拼音文字，却又未有造字方法。——是高等的漢文，自然變成敬鬼神而

遠之，而音文遂牝雞司晨矣。從此高深之學問，卽停滯而難治。失之毫釐，謬以千里。故我等若欲利用留聲機音字，必處處請她受漢文監督，最好出入必借。復壓抑她使常在貧民窟，不許普通應酬，竟私背漢文而兜風。要音字兜風，待合法的音字出世再說。

請她互助黽勉，是日本人的聰明。先要申明一句，吳稚暉雖無賴，亦不至顛倒是非；見朝鮮人倒楣，便批評他；見日本鬼強盛，便承奉他。乃是事實具在，非我所能捏造。我便更大胆的奉承一句曰：日本的文字，但以文字功用說，竟是世界最占便宜的文字。——惟一部分做他重要的漢文，在印刷上終欠優良。——不是我又折過來說，若嚴格的用文字資格繩他，他連到不能算做文字。故止可曰最占便宜，不能曰最爲優勝。什麼叫做最便宜呢？我們來條舉於下，自然便見。

(甲) 居然也可算拼音。好在幾幾乎聲母韻母都不分。在文字上失資格，固卽爲此，而在拼用時十分簡便，亦卽爲此。

(乙) 假名獨用，諺文的功用，卽已包括在內。我所要請願於平民教育家，采注音字母爲留聲機器，便是這端。我又請西班牙俄羅斯許用混拼，也要叫他們學學小鬼。

(丙)倘若要陳說高深學理，或要分別契約條件，他老了面皮，竟夾入漢文，也不顧非驢非馬。——我們許多人，常鬧不南不北是最好國語，不文不俗是最好國文。無如王者大一統，建中立極的聖賢後裔，終覺不舒服。——日文真暗合有圖有說，聰明要算到絕頂。觸類細想，有如中國詞類中以謂助字，『者也乎哉』即；；。？。此類乃『爲別』重，而『達意』輕，何需無可製字，還要假借他字，夾入文內糾纏？西洋人尤聰明，即變爲最簡單的點子，放在文中，多少的分明。所以弄到東方人疊床架屋的采用他。——如既有哉字，又加？號之類。——其實西洋人還有欠點；即介連各詞，亦最好用『異於字形』之物，使轉折接續之間，愈加分明。日本人竟把ヲハノ之類，輕易不用漢文，亦頗有斟酌。故日文粗看則罵爲雜種，細看竟饒有深意。朝鮮便較與聖人之邦接近，期期的不許爲此混同夾賬之事。不料反弄成所謂高等漢文者，中看而不中吃，普通諺文者，能屈而不能伸。

(丁)矮脚鬼却於諛墓頌聖，吟風弄月，裝飾品的文字，又能也請漢文撐場，無朝鮮之蠢而有其雅。——孔子是大聖，箕子是大賢，故老支那的脾氣尤進。同秦漢魏六朝唐宋之文，本未嘗禁

止去刪詩書，定禮樂，諛慕頌聖，上壽弔喪，他却要拿來做報，拿來議憲，真不可思議之怪物。日本有如是最占便宜的文字，所以幫了他，能夠學理精造，仰企英法德美智識普及，遠過西班牙，俄羅斯也。我們的環境，及區域的廣大，自然稍有不同。師其意，不必盡襲其貌。使可剛可柔，伸縮更有餘地，亦未嘗不可尤佔便宜。姑擬便法如左：

A 古書仍舊，不必議及。

B 高深學理之書，暫可盡寫以漢文。

C 中等書報，皆寫以漢文，有願加國音於旁者尤好。

D 通俗書報，皆寫以漢文，惟必加國音。最好，並要多作專供局部之通俗漢文報，右方注國音，左方注方音。

E 局部極淺俗之書報，或用D法，或竟雜用字母及漢文，與和文相同，亦好。如寫不出的助詞等等，不必強借不相干之漢文爲之。

F 丫頭老媽子，小工洋車夫，彼等自己寫信，任他全用注音字母，各拼方音。於關乎契約同

等之音，彼人能寫漢文者，雜入漢文一二亦好。

G 局部告白，倉卒不及用漢文，大衆本可憑注音字母而了解者，即聽其全用注音字母。終之，字母與漢文，離之則兩傷，合之則雙美。平民教育若能與注音字母合作，倚恃雙美，最輕便的解決二百兆平民大問題，似非理想。深幸是正其謬，共垂察之。更望現在熱烈推行國語的同志們，亦小小一回顧也。

十三年一月

移讀外籍之我見

自從侯官嚴氏替譯書標了「信達雅」的三個界說出來，就把譯事粗粗的得了一個準則。那「雅」字由我個人的見解，止是說譯文的構造，無論用古體文用語體文，都要有個規則。所謂「雅」也，「雅」便是有條有理的說法。不必用着周秦漢魏的隱僻古語，教人一時不能了解，才算是雅。所以雅的一個界說，是執筆移讀外籍人，當然有一個公共守着的傾嚮。況且這是屬於執筆人構造

自己文章的方面多，於傳譯意義方面少，於譯事實際，關係很少，便也不成問題。

惟有那麼作譯專中堅的信達兩界說，要討論一個完全辦法，頗有些不容易。故時賢的主張，有偏於直譯的，他的意思，是重信不重達；有偏於義譯的，是重達不重信。但由我們公平批判，若就廣義的解釋，達即是信。張東蓀先生說：『信有二訓，一謂原意之真切，一謂語法之畢肖。』前者便是義譯，後者便是直譯的；倘於原意不真切，但求能達，恐怕在一章一節裏，顧着語氣貫串，還是容易，然而通着全書看去，必然有自己矛盾，牛頭不對馬嘴的地方。如何算得達呢？故達字能做到張先生「譯釋」的地位，原是做著原意真切的工夫。於是我個人常喚義譯是繁難的信，喚直譯是苟且的信。坊間專尚信的，終不免有費解之句，便是時賢所謂直譯。張先生不滿意，趨重於義譯的達，正着他們的闕失，其實便是張先生下筆的時間，同下筆的勞力，增着幾倍罷了。所以原意真切的意譯，不但是達，簡直是經營慘淡的信，把直譯算信，直是苟且的信。

爲什麼那種苟且的信，所謂直譯的，時賢也不菲薄他，有人還說日本當年文化發展的速度，全靠一票直譯的西籍，把他增加了呢？就是我個人，也很主張我國也可以鼓吹用一大票直譯的

書來，教過着屠門的大嚼一番。這在譯書的軌道上說起來，原是不合。但，

(一)是我們的智識界，浪費的時間太多。特別的是麻雀撲克，尋常的是閑講白嚼。拿些工夫去直譯些外籍出來，就使不必有益於人，於自己常理會有益的書本寫出來，比隨便看過去，終要真切了許多。

(二)是我國人數，十倍於日本。有智識慾，而又恰恰能夠需要那直譯書的，雖為數不多，但合起來，必然也可觀。常聽見書局的朋友說，印一部書，能銷過二千分，便不虧本。照這樣說起來，也絕無行銷不開的恐慌。因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程度，有一個時代的需要。譬如二十年前，日本那種直譯書，現在放在神田區夜市破麓裏，賣一個銅子一冊的，當年却出過風頭來。又如現在所謂文化運動的直譯本子，何嘗在文化運動裏，沒有絕大效力。那幾個與文化運動密切的人，自然觀感得不少，惟有那不在這風氣裏，專門在文字上敲嚼的，有些滿不了意罷了。又如三十年前的西學啓蒙之類，固屬淺陋，然也無特別的短處，不過是個直譯。現在看得懂原文的，還要稱他語法畢肖，雖他的本身，價值畢竟沒有多大。但

是當了從前的時代，我們都被他開化出來。所以當時梁卓如先生，也把他列在西學書目表上，看做一時代的救急靈丹。這也證明直譯的書籍，雖然沒有永久確當的價值，也未嘗無一時代相當價值。

(三)在紙墨上計算，雖然我們有個同鄉，他怕語體文比較古語文冗長，恰做了「紙荒」的大梗。但據我個人的觀念，地不愛寶，紙荒二字，還用不着他們中國人來恐慌。我們現在印書，都用什麼有光紙同報紙。講起有光紙來，但把世界上包着蘋果廣柑的有光紙，印起我們的直譯書，已經可印恆河沙數種。至於報紙，更不必說，就是我們那裏無聊的政客機關報，雖為數是可憐，而拿他印那快郵代電的資料，合起來一年糟塌幾千「林」印起直譯書來，也就可觀。因此若是恐怕直譯書白糟了紙張，那議論也有些誤事。

時賢的不菲簿直譯書，與我個人的也極贊成，雖一半是執着上例的三個理由，然一半又是為著義譯的繁難，直譯的容易，飢不擇食，感情聊勝無罷了。澈底的討論，終究是一個苟且的辦法，那是無可諱言的。

倘使有原意真切，進到十分圓滿的書，同時也多出些出來，豈不更好。因為那直譯的，止是限於供給一種智識慾極熾的人，那智識慾極熾的人，又大都是不能得着直譯書，便可促進他去研究原文。至於還有多數應開通的學者，非譯本不能使他與知，非極達不能得他一顧，那就不是直譯書所能支配了。這種學者，也不可看輕，不能開他們的化，在文化運動上生出絕大阻力，已是緊要。開了他的文化，增出無限的幫忙，關係尤其重大。所以侯官嚴氏，他個人雖被人嫌他打主意不定，他那兩部譯本，支配了那些非達不可的學者，轉變了許多高等義和團，國人終是不肯丟了他的功勞。

況就狹義解釋，原意真切是信，達卽如張先生所說「有時爲達故，雖稍虧於信雅，亦非所計。」另有一種不拘於原意之達，嚴先生便好多是這種辦法，這就所謂食古能化，借那本書，達那種學理，並非一章一節的中間，沒有格格不吐之弊。就把全書合起來，也能不拘原書，前後均就我範圍，無自相矛盾，牛頭不對馬嘴之病，却又失不了原書的真切主義。這大段就是嚴先生同張先生狹義論達的焦點。這確可但認爲達，不必混入於信。但這種達法，一是達的稍虧小信，終究不失大

信。其所信的程度如何，全看執筆人的學力。二是那種經營的艱苦，全非直譯所可同論，這畢竟是文化程度高着時的現象，不能在我們文化幼稚時代可自信。可自信人的學者，居極少數，把單純之達，作爲普通滿意之主張，止望苟有少數人，不恤着艱苦，化加倍的勞力，譯些能達的學術書出來，便馨香禱祝。還有說部之類，儘許他增損原本，自由曲達，打起人的興會，任憑介紹得原義幾分，便算幾分，不必苛求，也未嘗不可。

但以上之話，說了半天，必有人以爲似乎像直譯也好，義譯也好，沒有什麼解決，這是應該承認的。我於二者之間，本是解決不來的，所以我就生出了移讀外籍之我見，以下便專述那我見。

惟讀者諸公要原諒。所謂「我見」，那是解決譯讀的一部分，並非解決全部分，不可誤會着，衝動了變亂譯界的惡感。況且於譯書的體例，雖算是新創的，那根據的方法，還是陳舊的，不過自信於幼稚的文化運動，也可以生出些助力。所以懷着這個意思，已經多年，現在且草草的把他提議出來，或者得着高明人的變通，可以開出一新世界。

扼要的一句話，便於何不於譯外籍之外，添出一個注外籍。注外籍奈何且等下文四面八方

的說將攏來。

讀古書的不能懂，與讀外書的不能懂，程度雖有差別，那情景確有些相像，不外乎

(一) 懂不得他字眼的解說。

(二) 看不慣他句法的構造。

縱然古書同外籍兩相比較起不懂的程度來，一則有如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雖懂不得若稽古卽是順考古道，放勳卽是放上世之功化，但如若如稽如放如勳，皆明明能識他的字，亦且能稍稍揣測他的講究。一則有如 *Philosophy means he love of wisdom* 在不會讀過西文的，但看見許多 A B C D 的字母，簡直莫名其妙，所以兩個不懂的程度，確而有大大的差別。

然而細細的想起來，雖然不懂的程度，大有差別，那叫人懂得的手脚，用起來亦止是一番。因爲前者倘沒有注釋家下了個「若，順也；稽，考也；放，方往反勳功也」的解說，亦一定要查了字典，再三思索，再三配湊，方才能夠略懂。如此比例起來，後者也止要查上一番字典，那略懂的效果，何嘗不是同樣。換言起來，倘也先下個注脚，省却查字典，作爲「*Philosophy*，哲學也；*means*，其意若

曰也；the love, 言那愛也；of wisdom, 言屬於智慧也。] hilos ophy, 注了「哲學」means 注了「其意若曰」與「若」注了「順」,「稽」注了「考」,兩相比較,不會增什麼特別的勞力,所以說叫人懂得的手脚,止是一番。

「曰順參古道帝堯,曰放上世之功化」偽孔傳雖化了注釋的一番勞力,與直譯家譯爲「哲學,其意若曰那愛屬於智慧」同是一個迷迷糊糊,止可稱爲略懂,不能算做真懂。所以前者必須再要有個孔穎達,加上一個疏釋,說道：「曰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帝堯能放上世之功,而施其教化」於是意義方才顯豁呈露。所以後者也止須不滿於直譯,再加上一個「譯釋」,說道：哲學一個名詞,造字的本意,便說他是有那一種之愛,這愛是屬於智慧的愛,也就分明了許多。但那說明的勞力,亦不會對於後者是要特別加多,爲什麼對於古書就肯化上那些勞力,對於外藉便直譯義譯,好像省却一個字算一個,要受盡費解的苦處呢？

我們先民讀古書,發明了注疏的功用,他的不憚煩,堯典二字釋了四萬言,固然太荒唐,便是這「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疏譯着「曰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

事，曰此帝堯能放上世之功，而施其教化，」也就算得道地了。他還要加上一大篇說道：

『若順釋言文，詩稱「考卜惟王」。』洪範考卜之事，謂之稽疑。是稽爲考，經傳常訓也。』

……言順考古道者，古人之道，非無得失，施之當時又有可否，考其事之是非，知其宜於今世，乃順而行之，言其行可否，順是不順，非也。考古者，自己之途，無遠近之限，但事有可取，皆考而順之。今古既異，時政必殊，古事雖不得行，又不可頓除古法，故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是後世爲治，當師古法，雖則聖人，必須順古，若空欲追遠，不知考擇，居今行古，更致禍災。若宋襄慕義，師敗身傷，徐偃行仁，國亡家滅，斯乃不考之失，故美其能順考也。……勳功……釋話文，此經述上稽古之事，放效上世之功，卽是考於古道也。經言放勳，放其功而已；傳兼言化者，據其勳業謂之功，指其教人則爲化。功之與化，所從言之異耳。』

這種加倍的道地，想來古人事閑，沒有我們新文化時代人的繁忙，又他們看經典太重，沒有現在有價值書的汗牛充棟，所以他們才刺刺不休的寫起來，我們是沒有這種工夫。話呢一定不錯的；但是他們當時，筆墨的矜貴，鈔寫的繁難，比不得我們搖筆卽來，記一場演講，動輒萬千言，用

打字機排印，頃刻成數十萬紙。況且我們現在學校如林，寫手之多，也至少說過乘法比例。所以我們也止要高興，實際亦何嘗不能照辦呢？講那注疏的功用，演而爲漢宋解詁家，簡直所有高等古書的義理，都靠着注解，沾溉了恆河沙數的學若。少少進着學堂，請着教師，便通了經史奧義。（學堂但死讀本文，或粗說字詁，講師止爲特別條件，偶有講學等的形式）所以這注疏的功用，用在古書上，已經有了成效，用在外籍上，如何便無價值呢？

近來每有人說，我們譯書，惟佛經譯得最好。然由我個人細想起來，佛經止是一個語法畢肖的直譯，將印度文，粗粗轉變爲華文而已。轉變了華文，他的不能懂，直與最奧古的古書相同，此是公言。所以佛經沒有說法的講師，便不能通。此正如直譯了羅素氏的著作，許多費解，再請勃拉克女士講解一遍，便頑石點頭。到底那點頭的功效，是講解的所給的呢，還是直譯的所給的？我願還問稱贊佛經譯得最好的朋友。要懂佛經的第二法，便是讀着有注解的佛經。若說有注解的佛經，比無注解的佛經好懂，這便是譯佛經的，譬如把大象的尙書，換寫了隸體，兼做着些簡單的注釋。如 Philosophy 偶譯哲學，常譯斐洛索斐，還不會做到現在的直譯，抵得過若順稽考也的注釋。

做佛經注解的，便兼任了梅頤同孔穎達職務。所以就實際講起來，叫佛經使我懂得，便是時隔千年，經過了幾個人的辛苦，還是成功了「我見」中所謂釋注的外籍，然後發生着懂字的效力罷了。（至若佞佛家以爲佛經不容注解，止須熟誦千萬遍，便生超悟，這是另是一件物，在這裏用不着加以信不信的批評。

所以我望譯書界，於全部分直譯義譯爭論不定之外，割出一部分，把譯外籍變成注外籍。注外籍所根據，便是一是根據讀外籍無異讀古書，二是根據佛經譯了又注。與其延長千年，讓幾個人完功，不如一徑讓着一個人又譯又注。終之是利用着我們中國人特長的注疏方法（所謂陳舊方法）外人之 Notes 不過像我們村塾讀本的尾注，說不上注疏，惟他們解說希臘拉丁古籍，頗多注疏意味，是又可見注疏體於通甲種文的，使移讀乙種文，爲必然應要使用的公器。

拆開注外籍的組織成分，便是：

（一）是存原文，

（二）是直譯當注，

(三)是「譯釋」當疏。(張東蓀先生所謂「譯釋」蓋師日人之「解說體」。我未能讀日人之解說體，不敢說與我心中的譯釋，是同是異。我所謂譯釋，即指詳細疏解，大約不無異同，姑借用其詞而已。)

存原文，所以便校核。佛經刊去了原文，所以他的譯得好不好，畢竟是無證據的批評。存原文固涉於繁重，但於譯寫，印行，經濟各方面，都有相當的解答。這個存原文，不但在譯事上，完全了一個真信，且於何以要注外籍，便是渴極的要吸收外學。既外學如此渴極的要吸收，那就一種著述，能生出兩種效果，即是讀了所注的外籍，不但懂得外學，並可研究外文，豈不更是兩美。那研究外文，需要於所注的外籍，是另一大問題，本文無暇撓說。故於譯寫，印行，經濟各方面的解答，亦在彼爲重，在此爲可略。現在也姑弗撓言。(若說這便與華洋讀本，或西文函授講義，或對照譯注的西文雜誌，大同小異，這未免簡單得錯誤。然現在却也沒有工夫來細細分別。因爲若要一一的列出體式來，對照比較，於本文便未免冗長了，故現在但請知道，增注百家姓，二論引端，高頭講章，確不可混充注疏，便不致誤會了。)

但注讀外藉，無非就望轉變外文，對了外藉，可以直接移讀，利用注疏的特長，工夫還不過做了一半，大段就是解決了第一個問題。所謂懂不得他字眼的解說，而今懂得是已。還有第二個問題，便是看不慣他句法的構造。這個問題，古書同外藉，便有較大的差別。所以注古書的注疏家，遇着這種困難較少，偶爾遇着了古今句法的不同，就在解譯裏面，隨便講說得通，便也算了，想不到要用特別的方法。惟有外藉與已文，（不惟華文與外藉如此，故不稱華文）句法構造的同異，大都很是利害，故語法畢肖的佛經，反語法畢肖的直譯，稱贊他可說是信，說是接近外文；不滿意他起來，便是晦澀，便是費解。然而解決這個問題，也有一個陳舊方法。即日本人的「漢文和讀法」是也。日本人一向靠着外藉生活，所以他的感覺也多，方法也多。把日本人的漢文和讀法批評起來，他在古代，已暗暗合着一點數法的意味。我們中國人，簡直不曾夢見。所以那語法畢肖的佛經，及語法畢肖的直譯，若恭維我們，說我們要改良文體，接近外文，也算用一個指頭，遮着面孔。然而原來的意思，果然是如此麼？自想也未免滑稽。倘並不會有意接近外文，乃語法畢肖的直譯，直是全不理會彼我文例的異同，睡在鼓裏，做那無方法的勾當罷了。

理論文法是世界的是科學的。我今省些筆墨叫他「文法」。實際文法是國別的，是習慣的，我今叫他「文例」。日本人能發明漢文和讀法，便是能暗用文法的段落，轉換彼我的文例。中國人語法畢肖的直譯是一毫不管文法的段落，所以彼我的文例亦就無法分別，籠統的單注意着去執柯伐柯，不曉得反變了畫虎類狗。

充塞宇宙者，事物二者而已。他的變動出來的迹象爲物，物之相互變爲事。單就名代，靜三部而言。是止標着物，幾用不着講話。合了動作一部，方是標事，所標卽便是講話，所以講話止是說事。宇宙沒有事便沒有講話。事是變動，故講話的主要部分爲動作。（中國文例靜詞可作云謂語，這不但可云已經轉變靜詞爲自動，卽嚴格的講起來，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宇宙本廊如，忽被以名代之詞而有物，卽成變動的預備。蓋有主動者，動作自不能已。有名代不算，又把靜詞替他區別，何爲無端而區別，動機豈不預迅。故亦可云靜詞實已出入動靜之間，在變動的玄黃之交，看介詞可同了所領之詞，成爲靜語，他的本有動性，自然越顯。）然動作的舞臺，離不了空間同時間及空時變相的程度，緣故，理由，歸着等等，（以後稱作其他，省些筆墨）是卽副動作也。因而副部立

焉。其餘介部，自身本動詞之變相。合所領之詞，十二三爲靜語，十六七等爲副語。連詞直抵一動作，用以連字者，似像正動作；用以連句者，卽顯他的專爲副動作。（論品詞頗有與常解不同處，鄙見自有說，今不暇舉。）

句中的段落，若概括說明，便是一是主動的段落，然爲分配上的便利，不如還依了舊法，分成六原素：

(一) 主原素， (二) 賓原素， (三) 補足原素， (四) 云謂原素， (五) 狀原素， (六) 副原素。

每一原素，前四者大都自成一段落，後二者往往分居數段落。彼我文例之不同，無非就是各原素，段落排列的不同。和漢顯然差別的，如賓補兩原素和文必在云謂原素前，漢文常在云謂原素後等是也。西文和英法兩文，彼等自己已經不同，不能普通同華文相比。現在單把英文來與華文比較，他的最顯著的差別，是狀原素同副原素。狀原素雖詞則華英相同，常在所狀者的前面，語爲子句，華文則還是常在前，英便常在後。然狀原素的異同關係，一則差別還不算多，二則容易理

會，故生出彼我文例的阻礙還少；惟有副原素，說他的分量，既然佔了全句十分的六七，意義的糾紛，全似由他而生，他又標着時間，標着空間，標着其他種種複雜得非常利害，加起華英排列的差別，非常之大，故可以說英文的苦了華人，止是那副原素。

華文的副原素，或列主原素前，或列其後；或插入云謂原素之間，或列其後；或直列賓補兩原素之後，或數個副原素，分插各段。他自己的排列次序，大都時間副原素最後，空間副原素在其前。其他副原素尤在其前者爲常，偶亦有不循此例。華文則副原素列主原素前，或列其後者最普通；特別亦有列云謂賓補之後。其自己排列的次序，雖不純粹的同英文恰恰相反，亦可說十有八九。蓋時間副原素最前，空間與其他副原素或相前後。我國學者喜高談名理，中小學生時代所習的粗淺文法，常不屑措意，故若執筆時全不理會副原素段落之排列，不分動作的正副，單靠望文生義，以求語法畢肖，未有不深入荆棘者。所謂費解，便是錯了排列的反應。

其實若的如日本人早悟文法段落的分配，從容將彼我不同之點，照文列轉變起來，怎麼會瞎做語法畢肖的好夢，反致落在費解的浪漕裏呢？然我曉得粗心的聽了，必還有忍俊不禁，拿十

年前的和文漢讀法相譏者。但無論和文漢讀法之所以報我學界亦不算薄，即他自身的價值消滅，因彼止爲漢文和讀法的還原。因人成事，不會化費多少勞力，自然聲價便遜。至於漢文和讀法的聲價恆爲高貴，不但可算日本古代文明之一，即彼二千年經史大義，普及通國，何嘗非全受他的報酬？我們現在仿了他，要想做個西文漢讀法，亦不像故起和文漢讀法的容易。苟不是經過多數高明學者，悉心研究，尋出條理，便不見得能像漢文和讀法的規律整然，普通可行，所以這西文漢讀法，還輕易不許我們薄視。

仿着日本人的漢文和讀法，定起西文漢讀法來，幫輔着我們古人注疏的特長，有什麼信達雅不能完全解決呢？這便是移讀外籍的我見。惜乎我的智識不見高明，但望高明的鑑其意思也還對得，就請替我改了錯誤，主張着罷。因爲有大部分的書固然止要譯不必注的，但也有當相的一部分止要注不必譯的。即是前年胡適之先生在六味齋說起，他要介紹一叢刊，專收世界文學名著。我當時就上個條陳，以爲文學名著，止好注的，不好譯的，譯起來，大段要弄到吃力不討俏的。這就是應注不應譯的一類也。但今不過舉例於此，其詳細的分別，止好再討論罷。

書神洲日報『東學西漸篇』後

寂照氏原著云：日本漢學家槐南陳人氏，近著東學西漸，揭於東京日日新聞。其詞曰：東學西漸，爲予數年來之宿論。至於近日，見聞所及，益益見其盛旺，使我文學界爲之一振，而不再發典型泯滅之歎矣。

近日歐洲刊行關於東洋（東洋二字兼中國言）學術之新著，頗有日月加多之勢。顧溯其初期，則彼中所有者，多不完全不譯述，雜以西人自鳴得意之皮相臆見，而又加以武斷，故可貴者絕少。至近日則不然矣。蓋輓近西人能解識中國之語言文字者，漸漸輩出。如我所謂唐本（Chinese Text）頗盛行於彼之學術界，而爲彼人所愛讀。是蓋東學西漸之機已熟。苟非棲心注視之人，殆不信有此現象也。

當今年春間，得英京倫敦二三書肆發售之書目，觀其有唐之部類中所列者，有十三經註疏，

有史記、有前後漢書、與屈子之離騷、文獻通考、漢魏叢書、廣羣芳譜、三禮圖、朱紫陽之通鑑綱目、朱時珍之本草綱目、寰宇記、東華錄、聖武記；其餘並有大清會典、康熙字典之類。凡考索中國文物禮制之書殆皆具；就中尤有特別之珍本，別行標出者，則郭璞所注之爾雅，於其全部，附有三卷數多之密書，爲黃綢美裝本，蓋由一千九百年北清拳匪亂時，得於北京宮庭者。是書有此圖畫說明爾雅之名物，殆嘉慶年間翻刻影宋本，爾雅圖之初印本也。彼書賈並標其價爲英金三磅餘，由此以推其爲今日歐洲學者所垂涎爭購，可想見也。

且此書目之次，尙列有煩文諸籍，頗無倫脊，中有許慎之說文，其次又有水滸傳、西廂記，又有性理大全列於玉嬌李之下，復次又有顧野王之玉篇，蓋如歐洲『降兒哈亨多』之例，不足異也。復次更有戰國策之高誘註本，與東周列國志比肩；又有陳壽之三國志，與羅貫中之三國演義接武。其餘有元曲漢宮秋、老生兒、灰欄記等。復次更有明清兩代之小說，如好述傳、平山冷燕、紅樓夢等書。宛如吾人夏日曝書於齋中，森布羅列，頗能津津助人興味。

我國（日本）文人學士，比來頗主廢漢字之假名，而腐心於採用羅馬字，其說之當否，今猶

紛聚未定，庸詎知東學西漸，已有如斯之盛，宛似半夜荒鷄，足使聞者起舞耶！

（神州日報記者）按槐南氏爲日本漢學家，故其持論如此。近日吾國後進之士，亦頗有主張棄漢文而采歐字者；此其未解，殆與日本極心於歐化者相似。吾今亦無庸折之，惟候其久而自反耳。蓋漢文初非完善，故議者往往謂其艱深，或又謂文法不具，而易流於出入左右；又有一種議論，則謂空疏乏實理，此皆欲棄者所持之原因也。夫艱深者，實由未得良善之教法。果用造字之原則教授，引伸觸類，吾未見有此病也。至文法不具，是在作者修之而已。至謂空疏乏實理，其在物質之缺乏，吾固無庸曲諱；然如修己治人之方，則吾見歐洲近日之英德碩師，其所講演，始能默合吾國古學之一枝一節，斯固不可掩之事也。且吾國學術，欲求其真，尤當分別深觀。誠以當戰國之世，早已儒分爲八，墨分爲三，後世所崇，殆僅八中之一，道術之裂，遂釀褊窄於人心，非學術之罪，而學者之罪，此可斷言也。且吾學者最深之結習，又在死守藩籬，而深隱其所自故，如宋明以後之儒術，其最有力者，原衍台宗之緒餘，（記者別有考）

然而世儒顧乃深匿曲諱，轉以排佛之論，致飾於外，此又千年未抉之一痼蔽也。昔劉融齋先生嘗云：自世說新語出後，人必受其範圍而一變，以其所演若皆老莊，自華嚴經出後，人心受其範圍而又一變，以其所演者皆禪宗，此言最具見解，而深切著明也。居今之世，若得好學深思之士，博學而通會之，行見漢學將大光於世，廢棄云乎哉！

西人亦人耳；人類之進化無窮，故在比較級上論氣質，雜有善惡。普通之弊習，以西人較於他族之人，一切皆有。偏於甲者，每謂西人之異於我，不當從我，即反對槐南氏者之論也；偏於乙者，又謂西人之同於我，自可從我，即贊成槐南氏者之論也。雖輕我重我，彼此有別，而認西人即爲道理，固無少異。

吾人論世間事，皆非一己之私事，誤與不誤，皆不必迴護。彼此之所以認西人即爲道理者，無非急求論證，可以強詞駁難，故遂不暇研究其誤點。記者無所知，然執筆與寂照氏商榷，願盡去其客氣。

西人之好古，在近世之比較級上，似過於吾人。吾人以好古有名於世界，復以好古見諛於世界，豈知有以有名者則爲妄，所以見諛者則有故。有名之妄，一語可以解決。以現狀而論，一切搜求古物，保存古物，隨在自不如西人，則無其實而有其名，故爲妄也；其見諛之故，則因西人之於古物也，珍之，珍之，故以供參考者十之七，以供潤飾者十之三，而摹仿而服從之者，吾亦不能以爲無有，然爲數至少，故不能列於成分。吾人之於古物也，尊之，尊之，故摹仿而服從之者十之七，以爲誇耀者十之二，以爲參考者十之一，（蓋僅僅金石等列於參考經籍之用，一切所有雜繪瑣器，荒邱廢木，極爲粗淺，可證明歷史上之種種者，皆漠然如無所覩也。）摹仿而服從之，而不究其得失，是卽認古人爲道理，其足以見諛可知。况挾己之摹仿而服從之物，隨在不適於競存，其重爲世界所戮笑也亦宜。

西人不惟好古也，在近世之比較級上，其好學亦過於吾人。彼之好古也，從羅馬，希臘，直上溯埃及，巴比倫。（若科學家則搜求至於人類未生時代。）埃及，巴比倫，固爲彼中之文明所自出，然其人視之，固淺化之人類也。吾人可不必妄自菲薄，彼之視吾人，亦知開化已五千年者，豈有並不

能與埃及、巴比倫爲靳參？豈特如此，彼之視印度，視巫來由，視斐洲，甚至於視西印度紅種之區域，皆以爲有可供參考之資料。彼之所以參考於古者，直欲提鍊其廢料以擴己之能力也。（提鍊是製造過者，摹仿是活侖吞者，中西優劣之比較點，卽在是。）所謂采葑采菲，所謂竹頭木屑，近日西人蓋實行之，彼之好古，實爲好學，彼其略得進化之果，卽成於能自好學之因也。

以西人好古好學之故，故東洋一切舊文明，素知考求。卽以圖書一端而言，彼勃烈顛博物院之華籍，素不讓於吾國文瀾閣，天一閣等之書庫。二十年以前，特苦於交通不便耳。近日車軌航路，隨在通利，又加以中日、俄日兩次之東方戰爭，中國、日本之名詞熟於人耳，中國又因拳匪一役，更留大名於世界，所以搜求日本、中國之古物，以供參考者，日多一日。磁器之類，雖有工業上之參考，然大部分爲潤飾品耳。供參考之用，自必及於圖書館，及於器物，並恨不能深入中國之內地遍搜於地層，此卽近日華籍漸多銷行之原因，異日必且更多。雖槐南氏所見之倫敦二三書肆，未標其地址，以吾度之，卽勃烈顛博物院對面之數家，吾亦見有如是之書目。其書目之排比，在敦倫印局，刷印排手，仍日本人也。此真至尋常事，出千百憫購一中國磅瓶者，幾乎日日有之，出五鎊食一波

羅密者又有之，豈有出三鎊餘金購一仿宋本是爾雅圖，足稱爲異數？即吾輩所見西人，願習華文者，近來亦日多於一日，吾等又可斷言，再過幾時，習華文者更多。

然吾人當記取：彼特習之欲得參考料耳，其料即現爲可提鍊之廢料耳，與購取破布敗絮，用以造紙，其事會無少異。吾人與寂照、槐南兩氏，皆信西人習華文，必非爲代用西文之張本。如此，恐布絮之喻，諸公皆以爲褻，特再正詞以明之，則曰：西人之習華文，特參考東學耳，非習東文也。（東如東洋之例，統中國、日本而言。）依本篇標目之義，稱曰「東學西漸」，吾人敬對曰：然毫無異詞。惟世俗之見，稱曰亞人歐化，即以爲亞人降服；稱曰東學西漸，又以爲東人勝利。曰師，曰弟子，云，則羣聚而笑之，其風亦遠來矣。然今之自好者，往往又曰出洋留學，既西來矣，且正其名「留歐學生」。學生則必有爲之師者，出洋留歐，明明言以西人爲師，若照世俗之成見，中國多一學生，是即外國多一俘囚，然而凡居學生之名者，初不作是想，因人類之相師，固與相制異也。故東學之西漸，豈自今日始哉！羅盤、印器等等，來自東方，明載西籍，固無所事於諱匿。特用其原理，變爲新製，不害其爲西器，雖並列於賽會之場，使周日、馮道之舊物，屏諸航海術印刷器之陳列室外，遷於古世

雜物庫可也。是卽宋儒提鍊禪理，證明心學，賣珠賣積，吾姑勿問。然而必其爲旨，絕爲異物，故不害反爲禪學之敵；亦如證論今之無政府主義，甚得達爾文氏等進化學說之宏益。然達氏等心量之所造，固與無政府主義爲違反。終之，原子之多寡雖同，而成分各異，則爲毒，爲平，爲甘，可以絕殊。物理如此，推之事理亦同。所以或漸，或化，各當順乎好學之自然，而迎受之耳，無榮辱包於其中。

槐南氏固未嘗明以西漸爲可榮，然實曾以歐化者可感。所謂腐心采用羅馬字云云，其情已見於言表。但喜我之能漸，不願人之來化，自足爲拒善，已可詫矣；而且所論者爲學術，而所以論者則僅指文字，則尤其可詫！

『米子出在蘆包裏，『字紙拭穢爲褻聖』久矣，東方人初不知學術與文字，爲同爲異矣！以廣義言之，文字固亦學術之一，若就典型泯滅，漢學大光等云之狹義言之，學術自學術，文字自文字，可不必遽取別證也，卽以寂照氏之案語證之，則亦已足。禪宗之說，其源非記載以梵文乎？何以譯爲華文之華嚴經等等，梵文稍滅而佛理仍在，並且見采於宋學之華嚴經等等，又消滅而佛理之存在如故。則公佛有靈，當無戚於腐心采用支那字筆畫，廢棄梵文之字母也。以寂照氏之光大

佛學爲比例，倘英德碩師記載中國之學理，亦以光大漢學自任，誠哉！漢學必光大矣！然與假名與羅馬字之問題，固相去十萬八千里也！

學術之問題，言之長矣。在本題當姑略二氏之意，皆僅僅注目於文字，故今專論文字。

文字者，不過代表學理之符號，其粗淺者爲結繩，其繁納者爲文字。文字繁細之分劑，則與學術之分劑爲比例。

姑先論寂照氏所指漢文之三短：一曰艱深，此言筆畫製造之不善也；二曰文法不具，此與文字無相干，爲脩詞者職其病，故寂照氏亦云，是在作者脩之，蓋文法爲名學，文字則實學也；三曰空疏乏實理，此似牽混於學術，惟下文云物質之缺乏，當卽謂漢文所有之符號不足盡載今世物質之理，此言個數應用之不信也。筆畫製造之不善，及個數應用之不備，皆我等所當各銷其氣意，再三商榷。此非我等私事，倘我等言之不當於理，甚願受熱心人之惠教也。

筆畫製造之不善

一見而其別卽顯，始可載玄深之理；一見而其音可誦，始爲便於學習之人，二者達不可偏廢。支那中古之慣習，禮不下庶人，明明成人，尙以鄙野之故，可屏化外；豈論及文字之高尙，必當注輿及於童蒙。故不幸而古人之原始，製作此用音之文字，竟爲鉅梗於初學童子者。吾人人類中之後民，非不足重輕之一物也，少年多費腦力，卽異日少發明理，亦卽人類減損幸福。

支那文字之爲別，可姑許之爲美備矣。故寂照氏欲求簡易之術，仍舉其所長而言，則曰：果用造字之原則教授，引伸觸類，吾未見有此病也。此卽二十年前，吾人親持之謬說，所謂以說文等教訓童蒙。今則世界又反於黑暗，而謬說復活者也。經典之文字，一亂於隸書，再亂於今體，支那無所謂學術，惟周秦漢魏爲以之古書，公認之爲學術，自此以後，千秋萬世，惟尊信之，惟注釋之，否則闡演之而已。故若欲考知古義而不謬，必識造字之源，此乃通經之階梯，而非識字之丹丸也。論者言此，當非不知說文爲何物者，夫以今體之舛僞，引之就正於篆籀，旣知篆籀，然後再議識字，此卽欲求喫飯，先教種田者也。語其謬，一如向日以學庸等教訓童蒙。子非童子，安知童子？我輩識字之苦，旣過，覺一見說文頭頭是道，殊不知當我輩未識字之先，初亦莫明其妙，徒於今體外又記一篆文。

而已。說文之在漢文，卽如臘丁之於歐文，能通臘丁，則通解歐文爲較易。然此特指中學校以上之學生，將習文學者言耳，曾未見攙訓臘丁於小學也。有之，則在昔年黑暗時代。故說文非不美，徒重童子之困，猶夫學庸之名理非不精，不必童時能解之也。然則所謂用造字原則云云，僅能減損高等文字分別上之繁難，非能解免童子學習上之繁難者也。（姑許說文能減損高等文字分別上之繁難，亦非能謂學習之而不繁難也。惟既研求漢文矣，又必欲通解經典之古訓，雖繁難亦不能不學習。論者當深悉百數十年以前段之諸家之歷史矣，說文通經者也，未及專一經而通之，而研究說文，忽忽已一生。然則說文者，固屬於精粗之問題，而非屬於難易之問題者也。）

漢字不惟無音，（若云諧聲字卽音，此卽秀才可識半邊字之笑話。有此原理，無此實用也。）而且不便於排印，不便於檢字，爲文明傳布，庶事，整理上之大梗。然將以羅馬切音代之乎？則笑而不許曰：尙無此資格，尙無此資格！

上文言之矣：文字者，當一見而其別卽顯，又一見而其音可誦；果如此，則爲完全之文字。切音國之字典，詞典也，吾人之字典，則音典。（此音字西人名曰「息拉勃」）譬如英人曰 Photograph，

華人曰寫真，英人曰 Photography，華人曰寫真術；然英人於前一字用三個『息拉勃』當作一字，於後一字又用四個『息拉勃』當作一字，華人之字典，則將寫字、真字、術字分入各部，以備各種名詞之拚合。因有時不必拚合之時，寫固一詞，真又一詞，術又一詞，亦不得不分也。此特名詞耳，或從此並將兩合、三合、四合之詞，皆加入於字典，藉可爲切音上之分別。然動狀各字，大都單音，所以從前中國日報，曾因論簡字之故，指問『庭，廷，亭，停』若何分別？此實不可諱之困難。若以苟簡之切音，與滿洲字之類相等者，即可算字，西文俱在，當不至若是之陋。蓋其爲別之精，又或突過於我也。

此又不必廣徵博引也。卽日本唐時之假名，亦止有切音之功用，而無歐文字母等製作之條理，故凡爲彼中自有之事物，皆得以假名切之。至於採用漢文，卽不能不兼載漢字爲誌別，因彼時之學術，自在漢文，於彼當時之切音術，又不足代爲漢人造作有分別之切音字，故急不暇擇，遂雜漢字以別之，此卽苟簡切音，不足爲字之明證也。

漢字既不足以字母拚切，而其舊有之狀，又可別不可名，（不可名，猶云不識之字，無從就狀

而得其讀音也。將用何法以爲改良應之曰：漢字者，爲早晚必行廢斥之一物。（廢斥之故詳後。）若在短時之間，因大多數人方恃之爲交通宣意之符號，而必苟且承用，則如不適用之廢屋。然短時之間，不能不藉之以蔽風雨，惟有用最廉價之便法，稍事脩繕，使風雨不侵而後止。萬不值得費如何經營之苦心，化如何拆卸之高價，出重造之價值，仍得一不適用之建築也。

苟且脩繕之法，最妙者莫如舊音少讀，卽於初學之書冊上，附加讀音，加之之法，最省便者又莫如學日本之通俗書然，漢字大書，讀音旁注。其讀音之筆畫，附加於野蠻之漢字上，又莫如卽用野蠻筆畫，與之相適，則莫有過於日本假名之狀，卽近日官中正提倡之王照氏勞乃宣氏等之簡字是也。

書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後，卽已略引其端。猶是今之所說，當再錄於此，以相印證。彼文之意，以爲上策必徑棄中國之語言文字，改習萬國新語；其次則改用現在歐洲科學精進國之文字；其次則在中國文字上附加讀音，其附加讀音之說如左：

『中國文字，本統一也。而語言則必有一種適宜之音字，附屬於舊有之文字以爲用。於是聲音亦不得不齊一，有如日本之以東京語音，齊一通國也。此相互增進之第一步也。今日所謂簡字，切音字等，忘其苟簡之術，不足爲別於文字之間，故雖舊文而獨立，附於作蒼頡第二，遂失信用於社會。就創作中國切音然論，惟作者箋注字端之術，莫能再良，然又何必虛矯陳腐，必取晦拙之篆籀，爲梗於淺易之教育？蓋附益於今隸之旁，莫妙於仍作今隸之體。文字有二職：一爲誌別，一爲記音；中國文字誌別之功用本完，所少者記音之一事。今原字之筆畫四者，並記音之筆畫而六之，七之，八者，九之，十之，其狀如日本通俗書之刊刻法。最要者，當先刊字典一冊，卽如日本新繙印之中國字典，字附讀音於其旁。凡小學讀本，及通俗之書報，皆照字典各附讀音於其旁。至於最粗淺之幼稚園讀本等，則以音訓之切音字大書，而舊文字爲蠅頭細書，注之於旁，所謂規圈之屬。（規圈卽指舊日學堂經書，以朱筆圈四角爲平，上去，入等之分別。）既音訓不與舊文字相離，則等之與聲，皆舊文字表而出之，無需如昔日之學堂經書，增益無謂之圈記也。（曾聞作簡字者，亦有規圈，以爲四聲有別，則分別較多，殊不知『庭，廷，亭，停』皆屬平聲，更如何分別哉？故分別而欲離去舊

文字，雖多設方法，徒致音字之叢脞。此由於不知西文爲何物，故以苟簡切音，輒想作蒼頡以造文字耳。一笑。而所謂應送博物院之經史，供考古家之抱殘守缺者，皆可仍舊，不必追加音訓於其旁。因其人既有閒情別致，能誦讀此等死書，彼自當略通小學。且知所謂古今音者，不需通俗之音訓也。

以上即脩補中國字價最低廉，功最省便之善法。語其省便之處，有如左：

(一) 讀音既非字母，不必妄慕虛名，減少個數，反增條例。西文字母三十五或二十六，因欲爲別，故利用其少。如 a e ai ee 之屬，正得分別之功用。然因此則三拚四合，長音短音，條例略繁。彼爲一種之文字，自不得不然。今特記音而已，何必爲此紛擾？多認音母一二十，不過多數日工夫耳。從此與音母之音同者，即以一母注之，音母中無此音者，即以兩母切之，必不用及三母，爲道彌簡而利便，初學者亦彌多。大約遍切中國之官音，有母五十左右，可以足用。曩年曾略見王照氏之舊作，(本約即今簡字) 正有此數，其狀亦如假名。惟中間數母，其音既與假名相同，自當即用假名，如

西洋各國之同用 A. B. C. D. 不當故相違異，專與世界增不同之點。簡字既已通行於數處，即用簡字之母，大爲省事。夫音母者，又不過代表母音子音之筆畫也。筆畫用歐母，可用回文，梵文，蒙文，巫來由文皆可，用假名及高麗字母亦可，即用從前所謂沈學士，蔡錫熊氏，王炳耀氏，盧贛章氏，及雲南某江蘇朱氏等之所作者亦可。十六兩還是一斤，不過各有蒼顏自負之野心，故各換其面目，以表神奇。其實諸公休矣，說穿了竟不值一笑也！以西文字母切土音，乃耶教徒之慣法，凡天津，上海，甯波，廈門，香港等處，所有曾入耶教之華人，莫不各有其土音之西母文字，若驟令好以華文變歐母者讀之，必當狂喜。殊不知造作文字，固不若是之易，而所謂字母，能切字音，本狗屁不值一錢之天能現成法，亦不至如死讀西文之人及自喜能知聲轉等者之意中，有若彼之難也。（讀西文者，以爲中國人不知切音，乃衆口一詞。最奇者，中國所謂經學於師，略知聲轉之故，遂自以爲神祕。故有革命巨子某君，常自負能通聲轉，所以能於古今音之源流分析秩如。以吾觀之，直與自負能知喫飯無異。）惟取歐母回文等筆畫，或供造字則可，如其僅僅附於漢字作一讀音，莫如用漢字筆畫最善。故粗俗言之，以爲可以不必肉麻，即用簡字之筆畫爲老實。否則如沈學士之十八筆迴環，

可轉蔡錫熊氏之速記字，粗細相間，豈不花樣大翻新乎？無如其不適用於用。母音，子音，出於天然，雖上智莫能更巧，雖下愚不能獨拙，簡字卽或有僞複之處，以三分鐘功夫釐定之有餘矣；此製母甚省便者也。

(二)附注字典，其道甚簡。如稍鄭重其事，在北京或上海亦復不難。特設一三個月之短會，延十八省所謂能談中國『之乎者也』之名士，每省數人，每天到會半日，書記將字典揭開唱曰：『一』候大家議定官音，當注何音；又唱曰：『丁』又候大家議定當注何音。每日注三四百字，有如『庭』音既定，則『廷，亭，停』可不復多議，故三月必可訖事。決議之際，苟無十死不通之經學大師在內，不將古音等橫掃無謂之問題，似解決亦無所難。（此種愚人甚多，以爲此音一定，卽古音之音訓全淆，殊不知每物予以一名，不過便於稱謂而已。如官音謂『花』，南人曰『呼』，日本人曰『哈那』，法人曰『勿亂』，彼此習慣，皆於花之實際無恙。故卽附注字典之名士數十人，皆荒謬絕倫，故意字字注以奇怪之音，則此後卽用彼之奇音，以相通用，亦無不可。因講求古音者，古書俱在，仍可資其嚼甘蔗渣之研究。雖新改者，至離奇亦不過於漢字古今音源流表上，添一沿革之大

故事而已。且所謂官音，官者，言通用也，言雅正也。漢人之祖宗，稅居於黃河兩岸，故漢音之初，近於北音，南人則雜有蠻苗之音，然北人亦未嘗不離胡羌之聲。故以通用而言，即以今人南腔北調，多數人通解之音爲最當。其聲和平，語近典則，即可以謂雅正之據。吾聞能作官話者，莫如蘇州某君，彼生長北京，其言發聲則純用吳腔，而出音則字字真足，既方，既雅，人固莫不以南京官話誚之，其此即改良新語，所最適當之音調也。若近日專以燕雲之胡腔，認作官話，遂使北京韃子，學得幾句擊鳥籠之京油子腔口，各往別國爲官話教師，揚其狗叫之怪聲，出我中國人之醜，吾爲之心痛！

（）字典既就，即任人翻刻。但勸刊刻小學讀本者，照字典各注讀音，否則亦可由教師在黑板上寫出注之。惟於國文讀本一種，其餘皆可仍舊。及考試之際，必令默注若干字，作爲功課分數之一種。於是學校之讀音，譬如『大學之道』，此後之官音讀如『帶血知到』，北京人讀之而然，上海人讀之而亦然，福州，廣州人讀之又無不然。二十年後，其功效遂不可思議。

試言其功效又如左：

（甲）近見學部所謂分年籌備清單者，既稱頒布簡易識字課本矣，何以又言頒布官話課本？

吾實不解中國所謂官話者，究何話也。若能作文字可寫之語，而又不雜以一方之士俗典故，使人通解，而又出以官音者，是即官話也。其字數略增減，配搭略異同，固無礙其爲通行之官話。如其以土俗之典故，作爲彼非官話，此乃官話之分別，豈將舍『醫生』通行之名號，疵南人之『郎中』非官話，必用北人之『大夫』以爲是官話耶？或將舍『鼠』之通行名號，疵南人之『老蟲』非官話，必用北人之『耗子』以爲是官話耶？故官話而有課本，吾將發一大噓。如以爲其中之音讀有不同，則簡易識字課本，又是何物？豈真簡字又獨立於文字之外，別爲一種新字乎？其怪象真不可思議也！如謂我國文字，過於典雅，凡近俗語者，皆不得謂之文。官話課本，即係通俗之文，是真不可缺少。然惟其爲此，故不可仍目爲話。雖『話語』與『文字』字面可互通用，然以各國爲例，必稱之曰國語讀本，或曰漢語課本，方爲適當。各國近語之一類文字，亦文之一種，除習外國語外，曾未聞小學校有會話之課程。乃必在學校中會講官話，是亦不可思議之怪狀。此其病，坐以北語爲官話，初不問文字本統一。惟讀音不同，是無異強欲以大夫、耗子等之北人士俗典故，強南人習之而已。否則各棄其土俗典故，各講文字可寫之語，各讀字典附注之音，更何官話之有。

所以只需編刻漢語課本，而注之以簡字，則二十年中，中國學校之讀音可齊一。於是魯人與粵人相遇，則將學校所讀之音，彼此南腔北調，（此言口氣，口氣乃不易消滅，所以粵人誚吳人習外國語中多吳調，而不知吳人亦誚粵人習外國語中多粵調，其實彼此皆不能免，雖無論如何純熟，隔牆聽之，一爲外國人，一爲中國人，必歷歷可辨也。故腔調爲至難消滅之分子。）依文字可寫，不用土俗典故者，（如吾鄉謂『看』爲『瞧』，爲『什麼』，爲『的呀』之類，皆卽土俗不可通行語。）互相對語，其意無不達，是卽言語統一矣。通行之語既有勢，土語自然漸滅。

（乙）所謂注音之母，附於文字時，則當一讀音之功用，取而獨立。又可以爲至粗俗不識字人之交通具，其較文雅之功用，不與文字相離者，卽出白話報等，仍以漢文大書，以字母旁注其次，漸與文字相離。如火車軌道上之告白等，言『此地不可通行，於性命有礙』，則以字母大書，而以小漢字注之，又其不足道，直截獨用，卽如教會以歐母教人拚土語。又如向日之老笑話，有徽人託友寄百銀元於其家，中附一信，畫鼈八枚，畫狗四枚，帶信者匿其半，其友之妻曰：爲數當一百，因八鼈六十四，四狗三十六，合之則一百也。如此，而簡字類之音母，既通行於學校，則炊婢灶媪，自能與知其

筆畫拚切之法，又爲天然易解，豈非停停當當，一簡字學堂，可包括於其中，聊以解嘲，亦如胡清之有滿文，便可言中國亦有切音文字。（真不值一笑！）

奈何簡字諸公，不思及此，而必敢於作蒼頡第二，離於舊文字，炫耀之以爲創造新字？且至今分爲簡字課本，官話課本，惹得保守國粹之諸公，又有天雨粟，鬼夜哭之景象，若喪考妣然，在中外日報，時報等屢打蛆蟲混鬧之筆墨官司。至於簡字到處切合土音，報館主筆惱懼，以爲將分裂中國者，簡字固妄，主筆亦愚！夫苟切簡音，如何算作文字？何以能分中國？漢文者，同人所認定以爲野蠻之文字，然其爲別之條理，亦爲數千年野蠻學者所釐定，根抵至盤深矣，而欲以苟簡切情直截代之，眞夢嚙耳！至於簡字之妄，則自忘其有統一言語，利便婦孺之功用，而乃以之爲反切之小用。自簡字既出，揚扇而之者，絕不肯稍加思想，止互相驚怪曰：「無論何處之音，皆可切合，習之半月，即可卒業，神奇！神奇！」夫 Ba 爲倍，Bo 爲皮，眞至無足道之一術。母音者，其聲從喉管出，子音者，其制聲之機自外動。有如吹笛然，母音爲吹口所入之氣，放第一孔卽「凡」，放第二孔卽「工」。故從管喉出 A 音之聲，用 B 字將兩唇一撞，而倍音卽生，若無喉管之 A 聲，則將嘴唇撞破，必無倍

音，若無B字，將兩唇一撞，卽有A聲，亦不成倍音也。此乃器械之作用，最爲粗淺，若簡字諸公，則不知之，則太鄙陋，若早知之，而故意欺人，是無異『打火管』、『作由科』爲江湖之賣弄矣。宜其智笑愚駭，反對之者甚多，而不知反對者，自然可笑，實亦簡字諸公自召之也！

(丙)讀音既注於字典，復普於學校，則知之者稍多，於是一切應當順序之件，用偏旁大繁，用韻目亦不易檢尋者，卽可如日本之用「伊呂波」而以音母爲順序，此實適用之處甚多，非可小視之也。

蓋所謂隨便使用廉價將漢字一修繕，再使用一短時者，其說已盡於此。

至於日本改用歐母之問題，則與漢字略有異同。因彼和訓之字，本用假名，動狀各詞，大都不用漢文，用漢文者，惟雙疊之詞，有如『提挈』、『經驗』、『繁華』、『簡單』之類耳。(雙疊之動狀詞，漢人習焉不察，僅目之爲掉文而已，其實有時非雙用不能達意。卽此可見名詞固不能專用單『息拉勃』矣。而動狀等詞，亦未嘗能止用單息拉勃也。)又日本新學詞頭，採用於歐書者，近二十年之所增添，大都不喜譯意，而用假名譯音。然則一經將日文改書歐母，於其和訓之字，本不過改換

字母之面目，至於譯音之新學詞頭，即可還西文之舊，前之譯意者，亦可並還其舊。觀於彼中和英和法諸詞典，已秩然其有像，爲別之易，固非與漢文之繁然無統者，可同日語也。改革之際，不過姓名題署等之粗迹，驟然可易，稍不適於篤舊者之觀聽而已，並無淆雜於應用上之困難也。故日本一旦果廢其假名，而以歐母代之，未嘗不可爲稍改良，決非如槐南氏之意，有所謂大謬不然者在也。

惟吾人之意，以爲日本雖改易歐母，而於日文固猶是也。歐母之國，雖英俄德法各有小異，然尙不失爲大同。而以日文加之，其異遂多，是特於歐母文字中，增添一面目相似，詞訓絕異之怪物，使爲大同之梗耳。當思所以必欲採用歐母者，亦以己之文字，較不適用於彼。然假名亦能記音，所以含假名而以歐母爲代者，又欲彼此之交通較齊一耳。既挾較適用，及較齊一之目的，與其仍乖異於歐母文字之訓詞，不如竟舍其舊文。上則採用較公用之文字，如萬國新語等，次亦採用任何一國通行較廣之語。如採用英文，則使旅行或經商遊學者，由英適美，由美適日，由日適濠，由濠適南斐，皆無語文不通之憾。即採用法德語，而世界不同之點，亦以減縮。譬如巴黎用法語，東京亦用

法語，則東京與巴黎從同矣。用德語，則柏林、東京又從同。既知彼之較適用，較齊一於我，不得已欲仿之而改良，則又何必專殉國界之私見，必造異點於世界？雖父壞母舌等之無意識語，西人之迷信有過於我，然可恕其僞謬之惡根性，貽自彼之劣祖宗。今但問道理應當何如，上文已言之矣。斷不能即認西人所言，遂爲道理也。所以採用彼之文字者，因有不可掩之比較，實彼良而我劣耳，非因西人所行用，從而遷就之也。

至於採用他國文字，自棄其國文，直與服從無異，此真無意識中之尤！無意識者，吾人曾因他端而詰問持此說者矣。如此，美國服從英國乎？比利時服從法蘭西乎？滿洲人服從漢人乎？反而詰之，印度人未服從英人乎？猶太人之分居各國者，未服從所在之國乎？彼保守其較不適用之文字，故意與他人不相齊一者，徒見其阻礙於智識之活潑而已！

文字者，不過器物之一。如其必守較不適用之文字，則武器用弓矢可矣，何必採用他人之快鎗？航海用帆檣可矣，何必採用他人之汽舟？文字所以達意，與弓矢、快鎗、帆檣、汽舟之代力，非同物歟？何爲不寶祖宗之弓矢與帆檣，而必寶其呆滯樸塞之音，板方符咒之字哉！是真所謂以僞傳僞，

習焉不察者也。

個數應用之不備

文字者，對於意想事物，使之代表於相互時之符號也。意想事物，隨世界之進化，由簡單而至於繁複，此不可易之定理。雖中國人之思想，從春秋戰國之時，非常發展，忽遭專重儒術之障害，二千年文明停滯不進，所以中國人之腦中，常有古勝於今之謬誤。然不知普通人之思想，雖遭杜遏，而離奇不成片段之心思，未嘗不散見於畸人、逸士、山林盜賊、江湖賣技者之中。至於事物，自必暗隨人類喜新厭故之公性，二千年中，已增添一可驚之數額。卽如區區細故，古人用手搏飯，其後用箸（或作筯），箸必略似法國喫生菜之木杓，介乎筷杓間之一物；故今人雅語名筷爲箸，而名小杓又曰茶箸。古人席地而坐，飲食加席於前，几則特別爲顯者所用；其後稍稍廣用，其後遂有桌檯。於是復有椅凳，故凡經典所無之字，見之於通俗字書者，不可勝數。說文才九千餘文耳，今日通用之字典，已達四萬有餘。其實此等俗字，實皆後人對事物而無以爲名，故隨時增添，以求與古物別異。徒以尊古薄今之賤儒，牢守其引申假借之陋法，如兩竹或木之條爲筷，筷則俗字，不可入文，入

文必曰筵。又如四脚高聳曰桌，或檯，卓檯皆俗字，不可入文，入文必曰席。筵與席，雅固雅矣，無如其物則非。互相欺僞，殊可噴飯。

故每有能文之士，有時記一器物之賬，述一兒女之事，則瞠目不能下筆。略知古今通轉之源流者，則又盡用墟墓間之俎豆，高曾時之陳迹，替代其詞，使普通之人，驚其方雅，而實不知所云。吾非謂古世之雅文，必非今日俗物之本義，亦非謂古字之一文，不能概今日之數事，惟今日既有普通之公名，則亦何必因好古之成見，必強以似是而非之綽號加之？又古人一文概數事，不過如祖宗之世，生活儉陋，止有一室，喫飯在是，睡覺在是，讀書又在是。若至子孫時代，既家道小康，自應飯廳、房間、書齋，一一各生分別。故如上文椅檯二字，尤俗字中之至粗俗者，其起源椅必爲椅，檯必爲臺。然因椅臺二字本義，爲用亦廣，遂取椅檯之木名相代，一見而其別卽顯，此其爲道至合。

總之，以上云云，不過借以明思想事物，隨時代而增加，則文字個數之應用，亦必時時顯露其不備。至與嚼甘蔗渣人之好談古義，同人決不願與之爲節外生枝之問題。因漢文終究爲字籟中之一物，以道理斷之而必信，故不必妄費腦力，多爲之改良。

自二百年來，科學時代之思想與事物，實世界古今之大變動。不惟操漢文之簡單，自必窮於名言，卽西文亦何嘗不奇字日出，詞典年年加厚哉？應知科學世界，實與古來數千年非科學之世界，截然而爲兩世界。以非科學世界之文字，欲代表科學世界之思想與事物，皆牽強附會，湊長截短，甚不敷於應用。故若自由添製新字，尙恐拘於文字之舊例，阻礙甚多。豈有拘牽古文，欲以個數太簡之符號，輾轉引申，假借而能達意，名物一無所缺者乎？是徒爲脩學之魔障，自畫其智識，不能與世界共同進化而已。

科學在二百年來，忽湧現於西方，此非應西人獨得之智識也。此乃人類積時代爲開明，適至此時，人類之心思與材力，適足取科學而發明之，於是世界有科學，起點在西與在東，不過發腳之先後，世界既有其物，固必普及於人類者也。此如由茹毛飲血，於是而火食，於是而酒漿；又如由石器而銅器，更能用鐵。在古世不交通，亦不謀而相合。東方學者之意中，視物質與名理，每有形上形下之分。卽如寂照氏之意，亦以科學之物質爲形下，而以脩己治人之方爲形上，上下之名，由輕重而得，因而有貴賤之分，遂成脩學上之謬點。殊不知物質與名理，止足以言表裏，決不能分上下。理

學至隱，必藉質學顯之。故科學之名詞，不專屬於物質，其表則名數質力，其裏則道德仁義。凡懸想者，爲哲理，而證實者，乃科學。道德仁義，不合乎名數質力者，爲懸想，以名數質力理董之者，是爲科學。故自科學既興，以聲光化電之質力，遂至名數益精，名數益精，而心理計學之類，成爲專科者，其理道之深微，皆用尺度表顯，豈如古世希臘諸賢，及我春秋戰國老莊孔墨之徒，以及禪學之經典，僅有無理統之懸想，所可同日諸乎？此吾所以說明以非科學世界之文字，欲代表科學世界之思想與事物，其個數必至缺少甚多也。

個數之不備，而欲以漢字添湊，支絀太甚。然在補苴漢文，暫時使用之際，或者稍造新字，以適於雜置漢文之中，爲道亦無不可。故如化學之加金於辛甲，如度量之加米於千百，如算數之造三角，方程等字形，諸如此類，皆應急所不可少。

惟此亦隨便添湊可矣，無需多費腦力，繁爲體例，以求其久遠。因漢文之不適當，必應由吾人而自行廢滅。卽或漢文添改脩補，造至至完備，可以代表科學世界之思想事物，或後日之科學，又惟中國爲獨精，各國人皆不能不留學中國，然以漢字之不適於排印，不適於檢查，作種種之障礙，

我國人則忍之終古，復強世界人各遭其困難，此爲何等無意識之作爲乎！人類者，進化向善之一物，非有我無人之物也。況我而抱此不適當之文字，則亦與受其累，豈非損人不利己，並未嘗能享小人之幸福乎？

故以吾人自由判斷，西文新名詞，或可卽以原文雜漢字內用之，不必改造漢文。此卽徐立探用西文之基礎。一方面上策卽探門公用之文字，如萬國新語等，次亦採用任何一國通行較廣之語，其說已詳於前節，不復復舉。

人類之進德，由於服善。遭天然之淘汰，必由於自大。中國人能知廣求智識於世界，正在萌芽，惡政府踐之而不足，復經新黨踐之。若神洲日報者，在濁世爲佼佼，猶復刺取日本頑舊漢學家之腐談，揚國粹之謬說，究欲何爲乎？真將以國文發起人民之愛國心耶？愛國之說，言之長矣。然其起意，不過欲以愛國心，增添抵抗外族之熱度，吾當嘉其志。然吾請問寫漢字，讀漢文，而作滿洲之官，拖滿洲之辮，國文之效力何如？曾從漢文上稍增愛國心之熱度否耶？我輩之類，應有泚也！

評前行君之『中國新語凡例』

中國現有文字之不適用於用，遲早必廢；稍有繙譯閱歷者，無不能言之矣。既廢現有文字，則必用最佳最易之萬國新語，亦有識者所具有同情矣。一旦欲使萬國新語通行全國，恐持論太高，而去實行猶遠。因時合勢，期於可行，其在介通現有文字及萬國新語，而預爲通行萬國新語地乎。編造中國新語，使能逐字譯萬國新語，卽此意也。酌議凡例，就正有道。如蒙教誨，不勝感幸！

(一)接頭接尾等詞：萬國新語中之j，擬譯以『們』。表形容詞之a，擬譯以『的』。aj擬譯以『們的』。『的』表副詞之e，擬譯以『然』或『上』。解俟共同商議，再行酌定。

※ ※ ※ ※ ※ ※ ※ ※ ※ ※ ※ ※

於形容詞加『的』，於副詞加『然』或『上』，皆甚切要。在彼從成語或名詞等轉變而來之形容詞，或副詞，尤宜加增『的』『然』等字，以清眉目。今中國採取日本譯藉，加增『的』『上』等字

者，已極普通，若能定爲中國新語之詞例，自然尤好。惟西洋詞法，以古世階級分別之鄙陋，及野蠻笨拙之習慣，積非而成，由之而不知，不合名學之理者正多。（華文自然亦多。）今柴門氏所作之萬國新語，雖條理之而刪汰之者已不少。有如冠詞，不以性別；動詞不以人別；數別之類；皆能力排各國之陋見。然懾於積重之勢，不肯違衆過甚，從而照例敷衍者，亦殊不免。卽本條所舉之名詞單複數，形容詞單複數，是其類也。凡句合諸品詞而表完全之意，每詞各有其獨立之本職，庶於語意爲不漏亦不贅。假如有句云：『一千中國學生，分居歐洲各國。』照西文詞例，學生與國皆爲複數。然國字爲複數，而以j等之複數符號，省代「各」等之「不定數」形容詞。請其爲制字之簡便，自無不可；若改學生爲複數，使「一千」之「指定」形容詞，信用不完，空爲糾紛於文法之中，殊屬無謂。况複之之意，所以表明不止於一數，則所謂一千複數之中國學生，其實卽謂不止一千。辯護者每盛稱西文複數之精密，有時或指定之形容詞遺脫，尙可據複數之符號，發見其不止於一數。然則二之與一，有其別矣。二與二以上之恆河沙數，其別安在？此正所謂習焉不察者也。至形容詞之必隨名詞同變，凡僅習英文等者，無不尤致疑怪。然其疊床架屋之病，亦僅與名詞在指定

形容詞下之改變複數相類。一則習慣之者更占多數，故覺其稍近情，一則略有他國不相習遂若愈無謂耳。總而言之：西國古人制言之習慣，彼以爲愈相應，乃愈精密者，殊不知在名學上，適令他品辭不能完固其獨立之本職耳。試以諧語譬之：吾郡鄉僻小市肆中之傭保，傳喚餅食，有曰『餛飩八十隻。二十隻一碗。二十隻一碗。二十隻一碗。二十隻一碗。』其趣妙精密之處，卽在總共四個二十隻。此較一千下，更加以中國學生們，尤爲要言不煩，精核之至。記者又憶向日有生長南洋各島之華童，留學歐洲者，吾友教以中文。一日彼等告我曰：『我等不料中國文字野蠻至此！區區代名辭之第三位，尙不知分別男女。如此，將措辭之間，一切混亂無序，我輩甚覺其毫無可學之價值也。』彼等皆習英文者，吾詰之曰：『然則述第三位之一男一女，英文有別乎？』曰：『此男女相雜矣，故無之也。』曰：『然則述兩男或兩女，他國亦有分別矣，英文有之乎？』曰：『此多數，可無別也。』吾笑曰：『如此，君等所習之英文，猶未盡文明，無怪乎英文中，凡述許多女子之事，讀者每以爲敘述男子之事，凡述許多男子之事，讀者又以爲敘述女子之事。常常至於混亂無序，貽誤要事。』彼等曰：『否。子遊戲其辭耳。代名辭者，自有所代之名辭在。在一篇之中，彼此承接，

語氣自各有所屬。果能通其辭意，自能定其爲誰。』吾應之曰：『如此，君等早知分別男女性之不通矣。』彼等乃曰：『單數總以分別爲是。』吾漫應之曰：『唯。』諸若此類，皆卽吾上文所謂古世階級分別之鄙陋，及野蠻笨拙之習慣也。何國無可笑之陋習。區區數目字之簡單，尙有如巴黎市上之七十是六十又十。八十是四個二十。雖通材博學，口之筆之，而不知羞。故適他人之國，而習其文法，自當一遵彼國之習慣，無復通與不通之可議。若我輩欲爲未來之世界相謀，另爲一種新語，自不能再三斟酌也。故如此條，名詞之複數曰「們」。至於「不定數」之複名詞，在中文向加「凡」「諸」等之形容詞，或加「類」「等」之接尾語者，今概加「們」字自無不可。形容詞之複數曰「們的」。倘有人造句曰：『一千維新們的中國學生們，分居歐洲文明們的國們。』不稍嫌累墜乎。

(二)使筆劃簡易。中國現有文字筆劃之繁雜，枉費無數光陰。於文明進步，大有妨礙。今擬只用四種筆劃，全不用頓挫撇捺，且用小寫帖體，并刪去太繁之筆劃。四種筆劃：卽平畫，直

豎，斜弦，圓點。試舉新例如下：

前行君所舉之例，卽門字小寫，龜字省寫等。新世紀報排字處尙未延有刻字之人，故凡遇鉛字所無者，卽無從排印。前次已有某君交來一稿，中間夾論製造新名詞，甚爲精善。當時因不能排版，竟從割愛。前行君此稿本，因所舉新例，不能照排，久擱未刊。嗣君更寄片垂詢，故缺其舉例之文，先將前後論案登出。幸以新世紀報之能力不足，恕之。

平畫者：正橫至平之畫。直豎者：垂直中正之豎。斜弦者：如正方之對角線。圓點者：至圓之點。凡四種筆畫，概不得露尖形。

中國文字之遲早必廢，本稿已言之矣。故欲爲暫時之改良，莫若採用二法：（一）卽限制字數，凡較僻之字，皆棄而不用。有如日本之限制漢文。（二）卽手寫之字，皆用草書。無論函牘證憑，凡手

寫者，無不爲行草，有如西國通行之法。

第一法行，則凡中國極野蠻時代之名物，及不適當之動作詞等，皆可屏諸古物陳列院。僅供國粹家好嚼甘蔗滓者之抱殘守缺，以備異日作世界進化史材料之獵取。所有限制以內之字，則供暫時內地中小學校及普通商業上之應用。其餘發揮較深之學理，及繁頤之事物，本爲近世界新學理新事物，若爲限制行用之字所發揮不足者，即可攙入萬國新語，以便漸攙漸多，將漢字漸廢。卽爲異日徑用萬國新語之張本。

第二法行，則本條所謂筆畫繁難之苦，略可減免。而今所提議之小寫省寫，已不煩改作，自然能趨於此點。至於印刷之書籍，自有木雕，鉛鑄之宋體字在。筆畫之多小，無關乎書寫之難易。若在辨認之一方面言之，其難易似不在筆畫之多寡，而在結體之平易或離奇。以漢文之奇狀詭態，千變萬殊，辨認之困難，無論改易何狀，總不能免。此乃關於根本上之拙劣。所以我輩亦認爲遲早必廢也。然就漢文以論漢文，似乎爲一二字計，筆畫簡省，則辨認較易。若連簡累牘而書，倘筆畫之多寡相若，又生淆雜之困難，反不若繁簡相雜，記認爲便。此事在我輩七八歲認方字讀大中時，所屢

試而不爽者也。至筆畫求其平直斜圓，此法略與古時之隸書相類。揣前行君之意，將使爲便於鉛筆及鋼筆之書寫，惟限爲正平正直對角至圓，而又禁用尖形。則其拘苦似當有倍蓰於向時之筆畫者。新世紀略有排字處之經驗，漢文檢字，至爲勞苦。無論分門別類，記取甚難。加以字數太多，則陳盤數十，佔地盈丈。每檢一稿，便如驢旋蟻轉，不出庭戶，日行千里。以視西文之數百字類，總括於一盤，高坐而掇拾，其勞逸相差甚遠。惟漢文亦有省便之處，一則凡檢一字，取出卽已完成。二則每字正方，字字相銜，行行相次，排列至便。若西文掇拾數次十餘次，僅得一字。字母寬狹不倫，字體長短不一。排列之際，頗費躊躇。故同排一稿，中西字數相等，往往中捷於西。中國排字處所浪費者，止脚步之勞，一端而已。然而西文有一大便利，中文有一大不便利，則從機器改良後所發露也。西文書寫能用打字機，中文不能。然向日止在書寫上分優絀耳，於印刷上無大關涉。今則自「林琴太愛潑」發明英國之舊式者，固已能對稿掣機，按捺畢而一端之鉛版已就。而美國之新式者，復能使鑄就之版，逐母可分可合，與尋常所排之鉛版無異。偶有舛誤，隨便可改，不必重鑄。此等新器既出，而排版可廢。中文能乎否耶？故同人窮思極想，欲爲漢文造一打字之器，竟不能就。前行君議

使筆畫平直斜圓，若從此點著想，似甚有理徑可尋。以君之精思，必能爲此事闢一新天地。然若僅省筆畫而已，而每字萬有不同之方向，不能變改。或稍改之，不能畫一。或畫一之，不能簡少。恐此事仍有所爲難。故若平直斜圓，本非爲印刷上之便利起見，止爲書寫上起見。則本可以永用鉛筆鋼筆，以作舊日之行草。東倒西斜，隨各人之意境爲姿媚。即使頓挫撇捺之尖形不備，稍欠野蠻美術上之婉麗，然無礙其爲新世界暫時可流行之交通品也。奚必反限平直斜圓，發生無限之拘苦哉？或君別有取意，特引而未伸乎。

於一辭。
(三) 凡萬國新語中有一辭，中國新語中必定以一相當之譯辭。且祇定一辭，萬不可多

(四) 用左移橫行法。歐洲文字及萬國新語左移橫行。中國現有文字，下行右移。然算學書中算式，卻大多左移橫行。今姑不論其孰優孰劣，但二種文字中，斷不宜兼用兩種體裁。算式既以左移橫行爲便，自當通體一律。

(五)採用歐文句讀法。歐人腦理清晰，中人腦理糊塗，於句讀上亦略有關係也。

(結論)右稿急就，非爲定本。凡屬同志，務求賜教。此種新語，如果編成，爲受教育者設想，其較現有文字，易學何啻十倍，且學成後再學萬國新語三閱月可以畢事。中國若能通行萬國新語，外國人到中國者，亦必習萬國新語。於交涉上之利益有未可限量者。如能得同志十人，擬先編一字典，且創一種月報，以期輸入國內。

吾人於一二條略致商榷，皆瑣屑之細端。所言於前行君發起編造中國新語及推行萬國新語之宏綱巨旨，盡爲旁義。絕不足爲此事之輕重。吾人於前行君編字典創月報等之盛舉，皆熱誠贊同。並望同志協會，早日成立。

又原稿內乙云之畫一聲音一條。此事似爲編造中國新語之主要條件。曾否另想善法？蓋能合各國之語言，代表以一種之語言，是謂萬國新語，則能合各省之語言代表以一種之語言，始足稱爲中國新語。是亦一定之界說。語言者，聲音之事，固非可於筆畫間求之。筆畫不過爲聲音所附。

麗之一物耳。請賜大教。以慰懸念。

一九〇八，三，二十八。

新語問題之雜答

自前行君倡議編造『中國新語凡例』刻於新世紀報第四十號。近來論述新語之事，投稿者甚多。新世紀報紙幅甚隘，美不勝收，未能一一刊佈，甚以爲憾！今謹刺取有關係之問題雜答之。一以示諸家閱議之一斑；一以引海內新義之更出。則此事所得之影響當愈大也。

前行君續來之稿有三法：（一）採用一種歐文；（二）用羅馬字母反切中國語音；（三）用萬國新語。三法皆有評論。其歸重於第三法之一節曰：

『然則與其採用羅馬字母，因陋就簡，枝節更張，仍無補於畫一聲音之一大煩難；何如徑用萬國新語，挾左右世界之力，而并此畫一聲音之一大煩難，亦包括其中也。萬國新語，歐

人學之，三月可成。中國人數有四萬餘萬之多，入四萬萬人之國，其文字三月可以學成。（指中國已改用萬國新語而言）而不學者，除迂頑中國人外，天壤間無此人也。左右世界之力，并非臆想空言。

* * * * *

中國既用萬國新語，則他國人之對於中國，因貪三月學成，可以通語之便，故皆自然習萬國新語，以爲交涉，不再強中國用其英法德之艱難文字。如以此爲左右世界，欲誘掖當道，使之信用，然恐國界而仍在，則強者之對於弱者，苟有一隙，可以用其欺惑，則保護之惟恐不完，故利用彼所相習，人所不相習之文字，以爲外交上之權利，久矣。奉若科律矣。學成雖易，其如存心不學何？如此，則外交上利便之勸，終爲旁義。我輩姑可不必以之自歆也。若專爲世界之進步計劃，則有中國四百兆人者，一旦翕然共加入於萬國新語之團體中，而新語之推行，忽半於世界，此真吉祥之盛事。謂此爲挾有左右世界之力，乃真不誣。而中國人亦一旦棄其徒爲苦累之文字，忽得可習新學之文字，（文字爲語言之代表，語言又爲事理之代表，譬如日本古世之語言，止能代表彼人所發明

之事理，不足以代表中國較文明之事理；故雖其後造有假名文字，止能代表其固有之語言。若出於中國較文明事理之語言，必兼取中國文字代表之。今日西洋尤較文明之事理，即西洋人自取其本國之文字爲代表，尙再三斟酌而後定，通行甚久而後信。若欲強以中國文字相譯，無人不以爲絕難。故欲以中國文字治世界較文明之事理，可以用絕對之斷語否定之。居較文明之世界，不隨世界之人，共通較文明之事理，而其種可以常存在者，亦可用絕對之斷語否定之也。此尤所謂兩利爲利，無有更利者也。前行君徑用萬國新語之結論，最爲直截了當，參觀下數說，吾人信之更堅。

新語會會員某君云：

『編造中國新語，徒生枝節。其結果不外多造一難題。中國人之學萬國新語者，二三月可成功（按大約指其理法而言，非謂每字能記之也。因理法已通，記認之事，可自爲之矣。）通歐文者一二禮拜。萬國新語文法，不外十六條。此外更無所謂文法。字不外二千五百。用此

可以發揮事物之不能發揮於別種文字者。與其從事再造，徒多費時日於一種少用之文字，何如直接習此，而其用直普及全地球耶。如謂中國文明，存於舊簡。一旦廢之，珠爲可惜。然好古者固不廢希臘臘丁文矣，則將舊有之中國文，仍可隸於古物學之一門也。」

篤信子君云：

『我最懶惰，城頭上出棺材之事，不肯做也。我又最鄙陋，漫天下之大牛屎，不肯吹也。學問之事，譬之個人與個人：彼之勝我者，我効法之而已。中國文字爲野蠻歐洲文字較良，萬國新語淘汰歐洲文字之未盡善者而去之，則爲尤較良。棄吾中國之野蠻文字，改習萬國新語之尤較良文字，直如脫敗絮而服輕裘，固無所用其更計較。所當問者，如何能改用之而已。若必先造中國新語，以爲改習萬國新語之張本，此如欲人之長行萬里，先使之在室中推磨三年。長行與推磨，等勞苦耳。假如他人能捐數年之心力，信從吾說，以爲推磨之預備，何如即捐其心力，以達長行之目的。故人而并萬國新語之影響都無，本何有於可怪之中國新語。如人既渴望萬國新語，而欲預備之，正可直授以萬國新語，豈當更誤以可怪之中國新語。故中國』

新語之改作，正所謂出棺材於城頭之上者也。今日吹牛戾之人，不曰欲求改良文字，如何艱鉅；即曰必得政府設法，始可厲行。其實何必如此張皇。中國文字既當脫之如敗絮，更無需添表換裏，補綴脩繕，有如改良筆劃之各法，但視之爲頑固人所嗜之棄物。有如內山苗獠，彼喜固守其結繩之故物者，則亦仍之可也。此對於一部份者也。一切庶事，不能待萬國文字既改而後理。故過渡之際，正可如新嘉坡之兼用巫來由文字，香港之兼用中國文字。然則我輩中國人如有意在他日改用萬國新語，止當竭力勸人添習萬國新語。斷不可必即求代用以萬國文字，強爲政治上之專制禁勸也。今諸君子兼通數國文字者夥矣。如精神上直認萬國新語，爲子孫當授受之文字，即可兼認中國文字，爲暫時入內山交通野蠻之應用文字。此對於大部份者也。故卑之無甚高論，止有簡單之數語。則曰：『中國略有野蠻之符號，中國尙未有文字；萬國新語便是中國之文字。中國熱心人，願求其同類作識字人者，應自己學萬國新語，教人學萬國新語。』

篤信君之說，最爲簡便易行。然吾觀篤信君之意，斷非謂吾懸一說於此，純任自然之趨勢，而不加勉強之功。其意似謂與其枝節補直，取勸導者所耗之心力，及所設之方法，用之於無謂之預備，不若竟用於較良之代用物爲善。卽如無論編造中國新語耶？用羅馬字切音耶？或採用他一國文字耶？或就譯義改造新字耶？或苟簡之法，如近日國內之切音簡字耶？終之皆不能無格格不入之起首辦法；又不能無聯合熱心家成爲大運動會之辦法；又不能無仰仗小學校等，略帶政令上性質之辦法；又不能無對於何一部份，竟從棄絕之辦法。蓋集合以上種種之辦法，其心力能無孔不入，庶其事遂舉。否則其人坐室中淵淵以思，所獨獲之方法，誰無一得之可取。苟心力之耗費，不及其量，皆爲紙上之空談。如其欲盡其量，以耗衆人可貴之心力矣，則必有『與其』『不如』等之比較。故今就題論文，莫若用全力於萬國新語。

(甲)先講求免於格格不入之起首辦法：如編譯新語華文對照之獨修讀本文法字典等；新語之用處不廣，如何使之應用較多，以求興味增加等；又詳細說明現在通行之新語，其起源，及其根據之所在，實爲至精善，故今贊成之人，日多一日；等皆屬此類也。

(乙)急求聯合大會，以爲大運動之辦法。凡事信仰於政府之禁約，不如信仰於社會之好尚。(就原理而論，社會有好尚，於是有習慣；利用其習慣，一方面託言爲大部分去害，一方面實爲小部分集權，於是有法律。)中國人向來以交通不便，黨會有禁，故積極之一般好尚，除八股外無一物。(社會上向日對於八股考試，遠勝於對於今日之出洋遊學及辦學堂等。蓋考試之舟車關卡，於夜中放行，而出洋之咨文，有請而不得者矣。資人考試得翰林進士，則功德巍巍，面上有陰隲紋；而勸人立學堂，作學生，無異勸人造反也。諸若此類，皆好尚不屬之故。今學堂及出洋等，社會上之小部份人，已盡力激勸，將來必成一般之好尚。)消極的則吸鴉片，燒天主堂等，皆百年以來之新好尚。(好尚既成，故若吸鴉片者，明明有礙於衛生之一事，然即極高明之人，往往陷入其中。彼藉以療必死之病，而後吸之者，兆無一二；其餘皆無所謂而爲，欲享臭肉麻之小舒服，翹起隻腿，橫陳短榻，與密友爲親昵之談，不覺投入羅網者，居多數也。故又如巴黎之加非館，若春秋佳日，紅男綠女，絡繹往來，坐門外而流盼，似亦無惡於無賴之嗜好，乃風雪淒其，寒燈閃爍，猶三兩座頭，瑟縮圍爐而坐，真可謂別有風味。無他，亦好尚已成之故。)好尚之成，本非易事。然惟黨會爲最有力。今中

國黨會之禁，雖未大弛，然於此等講習萬國新語之會，無理之干涉，尙易對付。蓋新語雖爲勦滅華文之利器，隱爲頑固黨至猛之死敵，然其表面，實較簡字等尤爲溫和。蓋非天子不考文，簡字等尙有考文亂聖之嫌，而新語直不過爲一種無足輕重之外國文耳。卽其人果有尤較良之方法，無取乎新語爲華文之代用物，亦可入會習之。蓋卽歐洲已通行新語者，已有一千餘萬人之多；而新語之所原本者，又皆爲希臘、臘丁、法、德、英等之至純良文字，習之又至簡易。則雖節省其圍棋、賭酒之日力，無意中捨身入會稍稍習之，一可爲交通參考之小用，二可助成此後萬一可同文之盛舉。僕想亦無至頑劣之人，必加以反對而後快也。然此爲學問上極普通之小事，不必由吾人等所干涉。故願前行君等之一般溫和者，自行建設形式上之大會，在各國留學會館，發起此事。最好之法：一人簽名入會，卽擔承勸募親友入會者兩人，如此輾轉推勸，大羣易集。入會約以若干期限，互考成績一次，如此，庶不爲無責任之空言。先得一二人捨身入新語校，認真學習，精通其事，以爲加入歐洲新語會之代表。如何捐款集資，刊刻新語自修書籍，及會中題名報告錄，新語雜事冊等（或先設一小報亦佳）。此皆必得設有形式上之大會，庶可議及也。吾人本無暇提議於此等小事，因公

等所惠教，亦世界上有益之一事，故樂得而爲瑣瑣之評贊。

(丙)宜爲教育上之運動法，以求列於學校科目，徐收將來之效果。今日之一般愛國派，專以造就國民爲急務；故於小學校中，倡專教國文，禁習外國文之說，此師法各國之成事也。然吹開了尿缸之沫，返照一照，看貴國文爲如何之國文？惟其因此等文字，不足以發揮新文明之學理，故日陷於頭頭等野蠻之位，於是才有所謂興辦學堂之一說。若仍把這一桶陽溝水，倒來倒去，其去於造就義和團也幾希！雖曰：『此種野蠻國文，記述稍淺之學理，應用於小學校，尙無不足。』則對曰：『豈不良是！』然卽此寥寥數言，開門見山，隱情若揭。中國人者，深中遺傳之八股毒，聖功王道，止作話頭，無需實做。所謂新文明，亦不過能於喫番菜桌子上，五花八門，嚼上幾句閑天，便算第一等本領。故彼其人之希望於一般同胞者，其說亦言之成理也。若曰：『大多數之國民，苟稍知今日世界做人之大要，及國民應盡之義務，於今日之教育能力，其願亦足。苟有小部分人，能講求世界較深之新學者，更徐徐於外國文中求之，未爲晚也。』應之曰：『此種話頭，真若顛撲不破者焉。特不知止需於最淺近處，略加思索，其謬誤之點，已有可指者。中國儘有高才博學，廣覽譯藉，或借逕東

文談述甚高之學理。然惟其僅欠普通小學之西文功課，往往於述語之所推衍，周章無序，於平常西國甚淺之事物，又裝點之若甚離奇。全不能生與世界新文明爲直接結合之觀念，而興起其真正科學思想之興味。文字雖不過爲表意之記號，然其排列及書寫之面目稍異，不啻若圖畫之點綴，烘染各殊；雖條件未換，而觀感不同。故卽同一平常之談話，如有人問曰：『你們城裏歸縣官管的義學裏邊，有附徒沒有？』其意卽謂：『你們地方上縣立的小學校，有寄宿舍否？』然上一語幾成絕對的不適當，而且生人許多不快之感情；必且如下一語，采用許多日本字眼，才合新文明之條件。然卽此可以推見，便是專課貴國文，已不能不采用日本新字眼參雜其間。所以如此者，卽因貴國之舊文，已於新文明甚不接合也。如此推而廣之，又可見僅僅橫亘許多日本新字眼於胸中，有時與原來新文明之興味，又極多不密合之處。此所以往往有在日本書中鬧了半天，不知其爲何等怪事，及一經檢出西文原字，方笑而頷之曰：原來便是那件事。說了半天空話，且歸到題目上來：卽又可見所謂大多數之未來國民，今日將慢慢歸入小學校者，雖不必望其能通極高之新文明學理。然與其教以「製造局派」所譯述之國文，格致課藝，不如改教多攙日本新字眼之國文。

讀本。因新字眼於發生新觀念爲有力。然則由此推想，又可云：與其專教多攙日本新字眼之國文讀本，不如兼教一種西洋文，能發生其新觀念尤爲直接而有力。是可見小學禁習外國文之荒謬。且與日本限止漢文，隱取英文爲第二種國文之意，尤未體會也。故逞此聯合推廣新語之機會，先於社會上，與以正確之觀念力，闢小學禁習外國文之謬妄；并使人人皆知習外國文，不如徑習萬國新語之尤善。我輩但以道理造輿論，凡愛重道理者日多，卽主張此議者亦日多。則雖有人欲參取法令性質之勢力助成之，而法令亦安能違背輿論而發生乎？是又所謂信仰政府之禁約，不如信仰社會之好尚也。

(丁)所謂對於何一部份，有竟從棄絕之辦法者：凡事與其左右遷就，廢棄其心力，欲得淺近之效果，反生岐謬之阻礙；不若順序進行，專一其心力，直爲根本之維持，常成改良之趨勢。此如講立憲之人，與其爲柔媚之運動，薰染穢臭，漸毀小己之良德，并誤一般之大局，不如一味爲強硬，正直之要求，鼓舞國民之能力，狹縮政府之野心，其收效較良。然既能具如此要求之毅力矣，與其要求而得者，僅僅一立憲，猶爲絕無謂之胡狗，存一皇室之經費，貽累同胞，不如於推倒政府之際，并

此枯朽之胡狗穢物，同時除去，豈非尤爲世界造福？此所謂與其講真正之立憲，（彼以立憲求中國富強，能抗洋鬼子爲詞，全不思戴胡狗爲皇上，戴胡牝狗爲皇太后，爲尤可詫者，是皆僞立憲黨耳，是皆無恥之狗黨耳！）不如講破壞之革命。然與其能講革命，徒爲異日新總統，新元勳之利用，以共和爲欺妄之招牌，不如竟講現在世界較正當之無政府主義，其弊最少。蓋不惟既講無政府主義，於推倒政府尤爲熱心。（較文明之政府尙欲推倒之，何況極腐敗之政府？）於革命前途，力量加增。卽暫時教育未普及，革命以後，不能不尙有禁約之事，實則亦如會館內喫中國飯，打外國彈子，略具動作條項而已。以無政府之名義，互相維持，可保必無其人焉，悍然猶以大統領自居，或坦然仍食巨萬之俸金，從而儼然爲君子小人之分，如今日法美等之背謬也。故以以上之比喻觀察之，卽有如中國三十以上之腐敗士夫，及三十以上不識字之一般大多數，半皆止需惠養其天年，而不能組織爲新民；故卽推行萬國新語於彼輩，極相扞格。然不能因此一部份之廢物，暫設支節辦法，反使急需直接成就完全新人格之一部份，耗力均而獲効寡，隨之虛與委蛇也。故如上述一部份廢物之類者，必當直下斷語，不求其包入萬國新語之範圍內也。

書蘇格蘭君『廢除漢文議』後

文字爲開智第一利器；守古爲支那第一病源；漢文爲最大多數支那人最篤信保守之物。故今日救支那之第一要策，在廢除漢文。若支那於二十年內能廢除漢文，則或爲全球大同人民之先進。

附按：此語正可以返質支那之好古家。支那好古家不嘗自負曰：『中國之文明爲世界先進之文明』乎？然則中國人之祖宗，能於全世界野蠻相等夷時，獨先超進於文明，乃至於今之不肖子孫，每曰西洋不過如此，中國何能如此；作一跟屁股蟲，尙歉然自以爲不足。故中國所謂好古家者，持好祖宗之糟粕，未嘗能好祖宗之精神。一頭兩脚，儼然尙自命不凡，真可鄙也。

亦易易耳。（原注若今之大多數支那識字人，有如此偉大魄力，能廢漢文，則何事不可爲哉。）新世紀同人，既以增進民智爲唯一目的，則盍從設法廢除漢文入手，即不必全力務

此，亦當稍稍兼及。

附按：作者所謂『支那識字人能廢漢文』其詞婉而有致矣。凡天下之真理公道，苟從正相反之人，能不昧於良心，一旦翻然率先踐履，則其感動之效力愈大。假如今之德皇與俄皇，忽能倡議共棄皇位，盡力於無政府黨，則無政府主義之阻力，可以銳減；而達於大同之程期，必爲之驟短。故卽如小小漢文之問題，能廢棄較野蠻之漢文，採用較文明之別種文，則於支那人進化之助力，定能銳增。然能心知此意者，往往必不出於嚼甘蔗渣之徒，其人稍一提議，卽爲彼橫通之嚼甘蔗渣者，心疑掣擊漢文之人，皆爲不解漢文道妙之人。故彼漠然，曾不措意，其中之鄙夫，專嗜名譽，不信道德者，且疑後生小子，將以其所不學，代其所學。而從此彼不復得人之敬禮，故直相護持，盡出其磚頭，瓦片，破布，爛絮文學，作門客之詞翰考據，爲鈔胥之掇拾者，用以鬥薛仁貴之法寶，顯孫行者之神通。其意若曰：你識得麼？青年不屑過問，亦惟付之一笑。彼却居之不疑，儼然以保存國粹自命。吾人尤苦識字太少，常欲與此輩作無謂之爭論，深知彼輩未必肯信，故於廢除漢文一事，雖夢寐系念之，而提議却未能盡力。深引爲愧。今有某報之記者，固漢文學者中之威廉第二也。早已

自燬其德意志之皇冠，爲萬國新語之天使。朝陽旣昇，燭火自息，此事當稍有頭緒。同人得蘇格蘭君之忠告，亦當不管識字不識字，徐圖力行其補助之工作。

留歐美之學生，尙往往有誇張『漢文甚好』者，誠可謂『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

附按：此或別有一義，與保存國粹無涉。因誇多才多藝之人，往往無論有不相干之藝術，如敷粉，刷髮，搔頭，弄姿，一切種種，皆自以爲可以傲人所不能。如果漢文甚好，則督撫處之條陳，監督處之報告，皆能絲絲入扣，自足誇張其能力。

充類至義，卽稱漢文甚好者，爲文學博士。試問此等文學博士，於實用上有絲毫價值乎？卽充一文明事業之書記員，欲求其適用，非先習練一二年不可。

附按：漢文文學博士，卽可適用於野蠻事業之書記員。一笑。若文明書記員，同人不知蘇格蘭君究何所指，如一二年習練得來者，竊恐此事業，文明不透。

作一種語之達意文章，爲人人應有之職，否則宛同半啞。然凡不啞者，皆視爲經天緯地之才，豈非荒謬之極？

附按：如能操了一種達意之文章，到處不啞，自亦足以稱得經天緯地之才。所可惜者，那種達意之文章，說句笑話，遇着天文之天，地理之地，往往便經緯不過來。不啞如啞，便怪不得蘇格蘭君要說荒謬之極。

至於詞章考據，不過美術而已。稱美術家爲辦事才，非喪心病狂者不至此也。

附按：蘇格蘭君太質直了一點。恐終爲彼輩所不服。因美術自是世界上的一件事，辦事亦是世界上的一件事。皆爲世界進化所不可缺乏之要素。漢文之應該廢除，於美術上及辦事上，皆有廢除之原因。

有文學上之漢文，卽蘇格蘭君所謂美術是也。（文學二字，獨指詞章等而言。至於箋經，注史，支那所謂學者，當歸入蘇格蘭君達意之條內，出於文學之範圍。）

有名學上之漢文，卽蘇格蘭君所謂達意者是也；卽以之辦事者也。以之經天緯地者也。（經天緯地，吾人借指箋經注史，通科學記象數而言。）

文學上之漢文，應當廢除之原因，則據某君『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篇內之言，卽可劃然

分明。其言以爲無論何種文存，傳譯卽率直無味；自由著作，則能妍麗悽愴。此君於文章之事，可許爲心知其意。所謂妍麗悽愴也者，不必拘定其字義，彼亦不過於無可形容之處，聊借數字，以定文章有美術上之價值耳。此種美術上之價值，先賦於種性，而後卽充溢於一種族所創之文字，代表而出之。故欲保持何種民族之種性，必先保持其美術。（文字音樂彫刻等皆是）

既如是，若惟知保持中國人固有之種性，而不與世界配合別成爲新種性，豈非與進化之理正相反。故自今以後，如欲擴大文學之範圍，先當廢除代表單純舊種性之文字，（舊種性者，本於文字外充溢於精神。）而後自由雜習他種文字之文學。以世界各種之良種性，配合於我舊種性之良者，共成世界之新文學，以造世界之新種性。

如此，對於一種人，則爲改良；對於世界，則爲進化；對於文字，則爲能盡其用。

若必以代表單純舊種性之文字，以之保存舊種性於無彊，則質而言之，直爲一製造野蠻之化學藥料矣。

此文學上之漢文，應當廢除之原因，自然更多。今就彼等所主張之國粹言之，夫所謂粹者，當

指道理之精確，未能爲後世學說所非難者而言。如有此種精確之道理，不拘用何種文字，皆可記述，不必保之以中國文。

如其此種道理，在中國文字記載之中，則爲至精；若質之於世界之新學說，早已顯其謬誤。如此，而曰國粹，分明以此爲野蠻國學說之最精粹者，所以自生分別，自認非爲世界學說之精粹者，則國粹之名詞，自確當矣。然保存之，有異乎印度人之保存其頭巾耶？况關涉道理之一部分者，野蠻之國粹，亦可以無論何種文字記述之，何必兼保中國文字哉？

如其舍道理而言迹象，一名一物，凡不能不用中國文字，以留歷史上之往迹者，此實古物學，歷史學，陳列場之野蠻重要品。即使中國人種，從此滅絕，亦尙有社會上分功作事之一小部分人，情願理會此事者，一一爲之，理而董之，設一最妥當之保存法。又何必發糊潑粥，在亂毛裏之議論，禍及全體教育，驅多數之人，共爲此不相干之保存乎？故保存國粹，至保存將來博物院所不收者，或保存道理之奇謬者，此適如于式枚之保存其乾糞。其意若曰：此會在我之腸腹中轉化而成者，故可貴也。

至有謂國文爲根本者。所謂根本之說，大約想卽謂中國人能識中國字，則愛國思想卽油然而生。無論此等屁說，皆爲猶太波蘭等人之迷謬思想，效果未嘗有，徒留一劣感情於自己種族之間。然卽就彼之屁說，以相反詰，不知其成效何在？妨礙何在？普魯士能以德語統一薩克森等之學校，世人流口沫言之矣。然澳大利亞亦能之，何以澳則終失日耳曼共主之權，此成效何在？耶美人何以能操英語，反對英人？比利時何以能操法語，表異法國？此妨礙何在？故世間一闕之議論，至爲可笑。

若言中國人能讀中國文，便知愛國。則諸君試向腦後一摸，當亦啞然失笑矣。

文字外作用之問題，既已經無價值，止有就文字論文字，則種種不良，爲患於應用上者，不一而足。廢之除之，誰曰不宜。

終之，中國人暫時欲辦中國事，不能不貫中國文，此刻如欲往斐洲傳教，宜習斐人士語；欲往日本留學，宜學日本土文；同一爲應用上暫圖之便利。然惟其爲暫時所應用之物，卽當在教育上，先置於附屬品中，俟新文字代用之勢既成，便可消滅其蹤迹。然則此等附屬品，豈尚有鼓吹學習

之價值也耶？

一九零八，三十一。

書『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後

語言文字之爲用，無他，供人與人相互者也。既爲人與人相互之具，卽不當聽其剛柔侈歛，隨五土之宜，一任天然之吹萬而不同，而不加以人力齊一之改良。

執吹萬不同之力，以爲推，原無可齊一之合點，能爲大巧所指定，然惟其如是，故能引而前行，益進而益近於合點，世界遂有進化之一說。

科學中之理數，向之不齊一。今以兆分一秒之一，億分一秒之一，假定一數，應稱齊一，爲便於學理及民用者，其繁頤萬萬有過作者所舉聲紐之粗簡，尙能理而董之，何況語言文字，止爲理道之筌蹄，象數之符號乎？

就其原理論之：言語文字者，相互之具也，相互有所杆格，而通行之範圍愈狹，卽文字職務愈

不完全。今以世界之人類，皆有「可互相」之資格，乃因語言之各異其聲，文字之各異其形，遂使減縮相互之利益，是誠人類之缺憾；欲彌補此缺憾，豈非人類惟一之天職？

今之爲一國謀者，其知此義矣；故語言文字應當統一之聲，不惟震懾於白人侈大之言者言之，卽作者橫存好古之成見者，亦復言之。所謂紐文、韻文等之制作，不憚空費其筆墨者，無非由人之好善，莫不相同，故殊途遂至於同歸。至夫統一之術，非有奇法殊能，特矯於天然之適宜。語言文字者，相互之具也；果所謂語言或文字者，能得相互之效用，或爲相互所不可缺，自必見采於統一時之同意。故卽就一國之己事而論，如日本以江戶之音，變易全國，德奧以日耳曼語，英以英格蘭語，法以法蘭西語，而九州、四國、薩克、森、蘇格蘭、賽耳克、勃烈丹諸語，皆歸天然之淘汰。此在談種界者，不免有彼此之感情，而在談學理者，止知爲繁蕪之就刪，因語言文字之便利加增，卽文言文文字之職務較完。豈當以不相干之連帶感情，支離於其相互之職務外耶！

故中國人之智識程度，一躍卽能採用萬國新語，我輩日望之，而亦未敢取必。所恃者，人爲明理之蟲，有真理之啓人智耳。至於大概迂拙之進行，爲常智所能逆料者：

(甲)中國文字，本統一也。而語言則必有一種適宜之音字，附屬於舊有之文字以爲用，於是聲音亦不得不齊，一有如日本之以東京語音，齊一通國也。此相互利益增進之第一步也；(今日所謂簡字，切音字等，忘其苟簡之術，不足爲別於文字之間，故離舊文字而獨立，欲於作蒼頡第二，遂失信用於社會。今就創作中國切音而論，惟作者箋注字端之術，莫能最良，然又何必虛僑陳腐，必取晦拙之篆籀，爲梗於淺易之教育？蓋附益於今隸之旁，莫妙於仍作今隸之體。蓋文字有二職：一爲誌別，一爲記音；中國文字誌別之功用本完，所少者，記音之一事。今原字之筆畫四者，并記音之筆畫而六之，七之，八者，九之，十之，其狀卽如日本通俗書之刊刻法。最要者，當先刊字典一冊，卽如日本所翻印之中國字典，字附音訓於其旁，凡小學讀本及通俗之書報，莫不如上文所云，增附切音字之音訓。正最粗淺之幼稚園讀本等，則以音訓之切音字大書，而以舊文字爲蠅頭細書，注之於旁。所謂規圈之屬，既音訓不與舊文字相離，則等與聲，皆文字有舊表而出之，無需如昔日之學堂經書，增益無謂之圈記也。而所謂應送博物院之經史，供考古家之抱殘守闕者，皆可仍舊，不必更加音訓於旁，因其人既有閒情

別致，能誦此等死書，（西方以臘丁等爲死文，其例正同。）彼自當略通小學，且知所謂古今音者，不需通俗之音訓也。

（乙）講求世界新學，處處爲梗，於是不得不如日本已往之例：入高等學者，必通一種西文，由高等學入大學校者，必通兩種西文。所謂一切名詞，與其穿鑿譯義，徒爲晦拙，不若譯音而參核西文，尙有對照之功用。此相互利益增進之第二步也。（今覺以漢文譯文，不如譯義者，因無畫一之音訓字母故也。）

（丙）萬國新語，根希臘臘丁之雅故，詳審參酌，始每字能刪各國之不同，以定其精當之一。故在方來之無窮，固未可謂莫能最良，若對於已往，自足稱爲較善，所以制作未二十年而信從者，已達三四千萬人。惟今人知其善，而猶徘徊觀望，不獨中國人然，卽西人亦未嘗不然。所以如此者，因尙無用萬國新語教授之各種高等料學完備之學校，故所學不在是，因之赴之者不勇。然方一科學上互換知識之誠心，欲求人人能吸收全世界每日發明之新理，必徑必速，而討論如狂，故卽在此短時，必共知私豕則以新語著書，學校則以新語教授，除去學界

無窮障礙，如科學上共用法國之度量等。此事固決不待國界已去，始得大行，蓋止需各國校章，新語爲中學必修之課，入高等學及大學所必應修之外國語，皆代以新語，則圓滿之時至矣。而於是中國人方悟操一新語，則周遊世界，無往不得其交通之便利，修學之良果，乃始珍視萬國新語，一若今之珍視英、德、法語。至是，各國亦且厭棄其本國之語言文字，徒爲贅累；而中國人守其中國文，尤格格與世界不相入，爲無窮周章之困難；於是所謂時機已熟，當廢漢文而用萬國新語，遂得人人之同意。此相互利益增進之第三步也。

故作者滿肚之不合時宜，欲取已陳之芻狗，將中國古世椎輪大輅，缺失甚多之死文，及野蠻無統之古音，率天下而共嚼甘蔗之渣，正謂所『無當玉卮』，陳之於博物院，則可觸動臭肉麻之雅趣，若會之大飯莊，定與葱根菜葉，共投於垃圾之桶。作者如其不信，試懸我等二說於方來，遭後人瘟臭之毒罵者爲誰。

我且作持平之論：後人爲歷史比較之學，定當遠過於今人。故中國古代之文字，自足爲文學比較史學科之重要材料。倘有篤舊之士，能潛心於此等無味之蠟燭，亦未嘗不可謂能盡人類中

應有之一事；固求有其人而不得。若以爲此我之門戶所在也，我之聲譽所在也，必欲強世界爲之倒行，則諡其名曰野蠻，晉其號曰頑固，亦誰曰不宜？中國文字與萬國新語優劣之比較，不必深言之也。卽以印刷一端之小事而論，作者當不至絕無半點科學上之知識，試問：中國文字之排印機械，如何製造能簡易乎？作者亦必語塞。故不必種種世界最新之學問，中國人以不通西文之故，皆爲之阻塞而不能習；卽有健者，能一一譯之爲中國文字，使中國人不惟能治各種之新學，且能發明外國所未有，則在中國人固心滿意足矣。然學問者，世界之公物，外國人所未有者，自亦許外國人之傳習；則作者不難曰：外國人先可學習中國文也。是也！吾且以爲中國文而誠良誠便，外國人不但應習之，且將棄其本國文，或萬國新語者，使世界獨存一種中國文；如中國文而未良未便於今日之西文，或更未良未便於今日所有之萬國新語，則所謂未良之與未便，卽爲累於種種是也。乃因後日西人之學問，不如中國人之故，不得不棄較良較便之萬國新語，共用中國文，而在種種中日受其累，卽中國人自己於種種中，受累亦均，是誠何心乎？曰：世界惟我獨尊之故。然乎？豈其然乎！

一足在左則左重，一足也右則右重。對於萬國新語之提倡，我輩心力甚弱者，號咷勸之而不足，而一二庸妄者，談笑阻之而有餘。此如劉鴻錫之徒，在三十年前，陳其鄙悖之理由，阻撓鐵路等事，振振有詞，和者如蛙鳴，應者如狗吠，今日社會所受之影響，亦可以觀。至於萬國新語，我輩亦知與中國人之程度太懸殊，必且紆道而歷上文所舉之甲、乙，乃至於丙。在今日中國昏替之時代，或且作者等之邪說爲易入，亦未可知。我輩盡我輩之言責，不使後人對於往事，抱無窮之遺恨。如是而已。

至作者慮萬國新語，不足以名中國之名物，吾却不知中國有如何特別名物，爲他國所窮於指名？如其物爲不適於世界所用者，有如食之竹箸，賭之圍棋，敬人之詞曰龔，尊人之詞曰巫，有可以不必名者，亦有可以隨便比音附義，予以一名者，固無所謂可與不可。如其謂世界所適用，今日一新理新器之發明，曠乎爲前之所未有，萬國新語，尙能析其類例，予以確當之名詞，何況世界之舊物，有如中國之所謂「道」，果定其界說，驗其功用，爲未來時代，必當有一獨立之專名，則且譯其音爲「道」，而詳其界說及功用於詞書；於是又有專科之「道學」，使區域大少，意趣淺深，有

一不密合焉，用最精密之理數，必使密合而後已。否則如其爲無足輕重，爲一古代學術之名，則譯音可也，卽作者所謂擬議譯之亦可也。蓋其字有所區域及意趣，旣爲萬國新語各種學術之專名，所分析而包有，則中國一「道」之文字，其意義爲野蠻無意識之混合，絕無存立之價值，故亦無需爲之密求其意味。若某宣教師之言，謂抗，提，曳，抱等之分別，惟中國爲獨完，是則無異譽作者之學問，爲世界所獨高。笑之，抑譏之，作者亦自知之。蓋異日後人民腦理之細密，當別成美富之種性，豈野蠻簡單之篇章，所足動其感情？故無論擺倫之詩，漢土之文，不在摧燒之列，卽爲送入博物院之料。作者固亦知無論何種文字，惟傳譯則直率無味，而自由著作，皆能妍麗悽愴，是則不應改良之萬國新語，反在例外。故悽愴妍麗之篇章，必在萬國無獨多，而何所謂杜絕文學，歸於樸儻之有！總之，作者尙懷羊毫竹紙之智識，則我輩對話，豈能相喻？聽作者自爲詁經精舍之獮祭課卷，我輩亦自爲萬國新語之搖旗小卒，各行其是可也。

一九〇八，七，二五。

也是一個雜感

這一回中華教育改進社同教育部附屬的國語統一籌備會，都有訂求全國報紙採用語體的議案，煞是可喜。我們還來附說幾句：現時代一方面因為教育普及的結果，又一方面打算便把教育來普及，於是民衆的要求報紙，一天多上一天；報紙也希望合着民衆的要求，叫看報的更多，便帮着教育要普及，報紙自身也就更發達，所以記載也就不能不一步一步的通俗起來。新近申報出了一個五十年的紀念冊，叫做最近五十年。他第三編第八頁有伍持公君的墨衢實錄，他引倫敦星報記載記述英報狀況，內中有幾句，恰像替我們此番請願，添了一個例證。現也且把他引在下面：

「此外尙有一異點，則文字漸趨淺顯是。歐戰發生後，尤趨重於此點。誠以銷數愈大之報，普通人讀者愈多，故必文字淺顯，始能博社會歡迎。每日電聞 (Daily Telegraph) 向以辭藻典麗見稱於世。其記者在數年前名魚從不曰魚，必曰游鱗，今則亦不得不隨風從俗

矣。」

據我們的觀察，我們報紙的文字，近來亦多在那裏淺顯起來。把魚叫做游鱗的，很不多見。惟文言內夾着較難懂的話頭，時常還有。申報是報界的穩健分子，然他到了相當時節，也就順著潮流，做起中堅。看他的五十年變遷歷史，也就可知。他們從前本有非文言不記載的態度。但此次他的紀念冊，也就把梁任公胡適之君的白話文，同蔡子民君等半文半俗文，都盡量收容了。又請伍君把倫敦星報記者的新批評，也公布大衆。有這種老紳士的報界巨擘，都來領着我們提倡，真是可賀。

我們聽見願意改着語體文的，還有一些疑慮，便是恐怕字數增多。這一層在經濟上自然不能不着想。但是這個疑慮，也不十分的確。有時自然有白話字數多過文字。有時亦有文言字數多過白話。大約夾敘夾議的時事記載，每每文言字數反多。因爲一用文言，也有文言的許多廢話，連帶着搖筆而來。不是白話開門見山，來得爽朗簡單。至於瑣屑的小記載，白話字數每每多過文言，乃是實在。然同一本埠的社會新聞，現在京津有幾家報紙用白話的，部覺得狀貌豐富，趣味濃深，

叫人愛讀。最是上海各大報的本埠新聞，終是乾燥無味，屢屢有人要求改良。其實他內容並不缺乏材料，便是沿着三十年前遺傳的習慣，用幾句呆滯文言，做一個記賬式的報告，所以覺著乾枯。這種部分，似乎正要請白話來增添字數，使他活潑。有時平常記載，白話文言，字數儘能相等。故今且把伍君九十七字文言的記載，用九十六字白話記出來，好像達意也差不多。

「以外還有奇事，就是文字慢慢的淺顯。從歐戰發生，尤著重這一點。因為銷數更多的報，讀他的就更多普通人。必要文字淺顯，才叫他們歡迎。每日電聞本拿文詞典雅得名。幾年前的他的記者說到魚，從不說魚，定寫遊鱗。現在也不能不跟着通俗了。」

十二年九月二日

對陸德明釋文問

陸德明周易釋文，所引師說，或說爲淮南九師之訓；然其書於王弼注下云：「今本或無注字，師說無者非。其人在輔嗣後，非謂九師可見。陸氏言今本，係當時所見本。師說亦考正今本，蓋陸氏

並時人。則師者陸氏之師可見。然人多据新舊唐書，謂卽陸氏初從學之周簡子，其說亦非。釋文中引周說凡四，而不見其名。敍錄所述易解，惟簡子一家，則釋文所引爲簡子說無疑。如師說屬簡子，而篇中或舉其氏，或僞爲師，無此體。又井卦釋文，周云：「井以下變更爲義，師說，井以清絜爲義。」繫辭下釋文，鄭云：「爻辭也。」周同師說，通爲爻卦之辭也。以簡子說與師說連引，益見師之非謂簡子也。陳書儒林傳，張譏教授周易，老莊，吳郡，陸元朗，朱孟博等，皆傳其業。德明易義，授自張譏，是易釋文所引師說，定是譏言。譏有周易義三十卷，孔正義每引其說。釋文引張氏，有張璠，張軌，不見譏名者，爲師說故也。釋文自序云：「癸卯之歲，承乏上庠。」論者謂是陳後主至德元年，其說塙也。陸氏，在陳，據舊唐書解褐爲始興國左常侍，遷國子助教。始興王伏誅，在至德前一歲，宣帝，太建十四年也。以始興國除，因於明年遷德明國子助教，則與癸卯歲承乏上庠之語正合。唐書削去遷國子助教一節，本非。有謂此係貞觀十七年之癸卯者，尤爲譌謬。况舊唐書德明貞觀初拜國子博士，尋卒。又玉海四十二，引舊史注云：「一本云，貞觀十六年四月甲辰，太宗閱德明經典音義。德明，貞觀初已卒，貞觀十六年，太宗已見其書，安得云自序之癸卯，謂貞觀十七年也。然所謂癸卯者，僅陸」

氏自溯其作書以前之事，而書成在何年，三十卷之本，刊定於何時，則不言。考隋書經籍志、周易并注音七卷，祕書學士陸德明撰。祕書學士，爲德明仕隋之官，以成書在隋。故從隋官。周易并注音，卽釋文兼釋傳注之體。今易釋文祇一卷，蓋德明爲釋文初始於陳，入隋後遂成周易音七卷。後又以七卷之書太繁，乃另刊爲一卷，而以七卷別行。是勒爲今本三十卷之書，其體例實定於隋時。隋志有易音，無經典釋文。又唐志有德明周易文句義疏。舊書本傳有老子疏。隋志皆無，當皆是仕唐後始成。隋志斷自隋，故不得錄。然則釋文成書，已在唐時也。或傳成於陳時，或說定於隋代，豈其然與？

氏族先後辨

古之時，天子建德，因生賜姓。一姓之後，族類繁庶，于是乎有氏。列國諸侯，天子胙土命之。諸侯之卿大夫，以字以諡，以官以邑，有大功德者，諸侯賜之。亦有以事氏，以技氏，自氏其王父字之類，不待賜而稱者，則又一例也。支派代分，各聚其所親，則族立。族立而名有以統之，則氏著。氏族相附本歸一致。如羽父請族，魯公命之以氏，此卽氏族互稱之證也。或曰：是說也，固以爲氏族無先後可言。

也。然毛氏奇齡之言曰：魯與鄭皆姬姓，魯桓之子，分爲三桓，鄭穆之子，分爲七穆，三桓七穆，又分而爲子服游氏之屬，則自姓而氏，自氏而族，不可倒置也。答曰：是雖文字之巧合，實未之詳審也。氏族合一，豈有遞變之理？三桓爲氏，子服爲族，各舉一端，以便置喙。如子服之族，後更分之，其詞不竟窮乎？抑又曰：此自族而分乎？使之自問，猶當失笑。或又謂毛氏又云：姓分爲族者，彼徒以子服游氏之總，皆桓穆之族，不知桓穆者，族之總稱，非族之分稱也。答曰：氏族遞分之說，孔疏無之。王百朋誤會其意，遂以啓毛氏一分再分之陋。殊不知孔氏引釋例者，正以分合爲氏族互稱之據，乃若釋例以合言族，卽爲族先之證。恐其病已，故以爲族之名，當屬其分，不屬其總。將以難孔也，然拘虛之見，自取周章。毛氏知桓穆之爲總矣，不知姬之一姓，爲桓爲穆，已分之顯然也。后稷而下，皆當言分子，服而上，皆可言總。總之爲一大族，分之爲數小族。族旣分於前，氏卽加于後，如此則總與分之間，曷爲而遂有一分爲氏，再分爲族？以言其總，則族不當屬之別，不亦可笑之甚乎？或又謂毛氏又云：傳稱高陽氏有十六族，（八元八愷，分屬高陽高辛二氏。今未暇別駁，姑仍之。）夫高陽一氏，而十六族分焉，非氏之分爲族乎？答曰：以文字論，則高陽氏居上，十六族系之，塙然由氏而族也。此毛氏知之

也。以情理論，則高陽自有其族。十六族皆可。有氏。傳或云高陽氏之族，有十六氏焉。然則遂指曰此由族而氏之證也可乎？亦不可也。此毛氏未之知也。蓋拘文牽誼，猶是向之見耳。善乎鄭君之說曰：族者氏之別名也。謂之爲別名，則氏族相埒之理，不待曲暢其說而後明矣。蒙故推本鄭意，深闢毛氏強分先後之非焉。

安車輓輪解

安車之輪，卑於凡車。書傳略說云：「乘車輓輪」是也。其輪之質用柔木。後漢書明帝紀云：「安車輓輪」是也。輓輪注云：「以蒲裹輪。」據前書儒林傳：「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文。」蓋李氏不知輓輪自輓輪。蒲裹輪自蒲裹輪，兩制不可混而一之也。輪之剛與輓皆在木。攷工記：「斬三材」不言何木。詩魏風伐檀，卽爲輪輻之用。鄭注，今世轂用雜榆，輻以檀，牙以榿也。說文亦云：「榿枋也。可作車。」古來車輪，大都用剛木，轂以榆，牙以榿，尤木之剛者。爾雅釋木，柎榿注：「材中車輻。關西呼柎子。一名土榿。」是柎榿榿，一木而三名。風俗通：「柔桑作車。」又以榆爲轂，牢強朗徹。

聲響聞數里。(圖書集成攷工典，百七十七引。)故知樞榆爲木之尤剛者也。剛則輪顛。人所不安。是以安車必爲輓輪。輓輪者，不以樞爲牙。說文樞下云：「柔木。工官以爲輓輪。」(玉篇引奕作輓)徐錯曰：「奕輪者，謂車輪抱固之牙也。」段玉裁曰：「工官，若周之輪人，漢之攷工室也。蓋以樞作牙，其質柔韌。雖與土石相擊，不震躍，無聲響數里之事。人處此車自安，謂之安車也。」山海經郭注云：「樞，剛木，中車材著，又謂其性之堅韌。樞質柔而性堅，故中輓輪。若取柔木之脆弱者，用之必易摧敗。何以異於蒲縛車輻之愚？此輓輪自輓輪之說也。」蒲裹輪者，古之兵車有縵輪。吳子圖國篇云：「縵輪籠轂，」是也。漢之獵車亦有之。輿服志云：「重輻縵輪，」是也。周禮：「覆轂之轡用革，」縵輪當亦是革之類。兵車獵車，行山谷間，道旁枝杈嘗楞，躡據輪輻，空易錯入。物入輻則窒礙不行，甚且折輻，故掩之。彼以蒲裹輪，亦防有物入輻，膠蹉不安，故掩以示慎。其用蒲者，或取越席無華，以質爲敬。後世不察，妄謂蒲縛車輻取輓，而樞爲輓輪之事遂晦。輻縛蒲索，今北人載病老若，或沿爲之。輓脆敗，不利遠行。古惟封禪書秦博士有其說。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土石草木，」似指縛蒲輻端。然當時始皇卽言其乖異難施用。豈漢人獨有術用之乎？明帝紀祇云：「安車輓輪，」不言

蒲裹，李注殊非。徵士之車，用蒲掩輪輻，亦曰蒲車。（見後逸書民傳）此蒲裹輪自蒲裹輪之說也。然或又通輓輪爲輻輪，亦非也。輓輪言其柔，輻輪言其卑，亦不可混而一之。車卑則安，史記循吏傳，孫叔敖爲楚相，楚民俗好庫車，好庫車，卽貪其安，然不便馬。故古惟安車卑輪，餘不爲卑。循吏傳又云，「王以爲庫車不便馬」，攷工記云，輪已庫，則於馬終古登陁也，是也。安車意主安人，不復顧馬，因卑之。釋名安車蓋卑，是其證。輪卑如輻車，故曰輻輪。輻車，禮記雜記注，輻讀爲輗。輗崇蓋半乘車之輪。疏云，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今云半之，則三尺三寸也。說文於輗下云，「藩車下庫輪也。」庫輪卽卑輪。與鄭義同。一曰無輻曰輗，別一義。則輗者祇取其卑，初無輓義。若輗卽是輓，是說文檜爲輗輪，亦指卑輪可乎？

沽酒市脯解

鄉黨沽酒市脯，舊解訓沽爲買，本于漢書食貨志，漢志以酤之引申誼通沽，其字作酤，曰「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卽買之說也。狀施諸論語之文，殊有不可通者。沽酒，孔子之所不食，解以爲不

食買酒。情理殊有未協。後世剝竝耕之說者，自謂無所外求，素冠釜鐵，尙不嫌適市而易，豈孔子聖人，一飲之微，必自取足？其不可通者一已。漢志以爲孔子之時，酒酤在民，惡薄不誠。夫惡薄者，固不食，狀叔世衰亂，不應僞物相售，竟同一轍。孔子亦不當偶見其惡薄者，遂并市中所買而概絕之也。其不可通者又一已。狀則論語之文，當从何解？曰漢志榷酤之說，非經意，而沽酒爲惡薄之酒，其誼自古。周禮酒正鄭注云：「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疏以功沽爲善惡，此論語沽酒之正解也。且沽之訓惡，如夏官司兵注，「功沽上下」，疏「功謂善者，沽謂麤惡者。儀禮喪服傳，冠者沽功也。」注「沽猶麤也。」禮記檀弓「宮中無相以爲沽也。」注「猶略也。」疏「沽麤略也。」皆可互證。則沽酒爲麤惡之酒，有何疑哉？然或从周官之注，而通其誼于詩，無酒酤我之酤，以爲酤酒一宿而成，汁滓相將，其麤略可知。此又不然。古五齊，惟澄齊爲冬釀，三酒，惟昔酒爲久會，其餘皆臨事爲之。故禮經于卜日得吉，有命爲酒之文。一宿之酤，禮所不廢，安得謂之惡酒乎？夫酒之美惡，不在久暫；有一宿而善者，亦有久會而未必善者矣。必謂一宿之酤皆惡酒，是亦不達于理也。然此廩失之鑿耳。視買之說，盡失其本誼者，則優矣。乃近又有持沽買之說者，以爲沽訓功沽之沽，與市

脯之市，文義不對，此亦非也。案市，舊注亦訓買，漢書曰：「蜀民以賣脯連騎。」賣脯始見此。有賣者，卽有買之者，是不必謂古無買脯之事也。顧脯必自昔，與不食買酒同不近情。邢氏正誼以爲「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此說最劣。買物爲庖人之職，安有不知何物之肉，而可買以供者乎？或又謂沽酒市脯，小人之食，故孔子惡之。夫朋澹于市，以取醉飽，無論孔子斷斷無之，卽弟子亦不應以此窺測聖人。况孔子束脩以上，未嘗無誨，豈燕見之奉，亦先問所自來而後受之？其或得諸市中，卽擲而棄之乎？無是理也。市字定爲譌文無疑，字譌爲市，市訓買，因以例沽。沽之訓乖，益無問市爲譌文矣。論語後案曰：「市脯，古本當作束脯，有骨之脯，不可齧也。」易噬乾束，鄭君讀「束」爲「第」。馬氏讀「束」爲「脯」，訓有骨之肉。此束脯卽易之乾束，其誤爲市者，古市字與束相似，字多溷譌。如柿本作梳，隸書兕市不分，束遂作柿，正其例也。或曰周官腊人，「掌乾肉脯腊臠胖之事。」鄭司農以臠爲膾肉，杜子春以爲夾脊肉，膾脊肉皆有骨，則臠胖爲有骨之脯，而禮家用之，孔子何獨不食？曰：「臠胖之說，當依後鄭之說爲正。」無爲臠肉大臠，胖爲脯之腥。鄭注旣列先鄭杜注于前，而必易其說者，正以有骨之脯，論語所云不食也。若據先鄭杜注以相難，不亦慎乎。蓋祇知申舊注

訓買之誼，不求義理之安，故于古人闢之已久者，復膠執以爲之說也。歟！泥古之人，雖是非既晰，猶且惑于他解，不能貼合；如訓沽者，知其不爲買，仍據詩一宿酒通之，是也。凡皆不能察及聖人之意，是以一飲食之細，猶紛紛異說耳。

淺駟解

詩淺駟，毛韓異誼。蒙案毛傳是，而韓說非也。傳曰：「淺駟，四介馬也。」戎馬著甲，可歷引清人篇駟介旁，左僖二十八年「駟介百乘」及韓氏六月篇「車縵輪馬被甲」爲證。韓於此獨謂駟馬不著甲曰淺駟，誼不可通。序曰：「小戎美襄公備甲兵。」又曰：「國人則矜其車甲。」曰備曰矜，盛爲誇耀，必非不介而馳。若將往人，如今治韓學者之說矣。（近儒馬氏瑞辰引管子左氏傳，申韓詩之說，甚不可據。）毛曰四介馬，方與秦當時情事爲合。故是毛而譏韓也。肱申毛說者，其說亦有二，鄭箋云，淺，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其說似疑。其誼自密。毛傳言介，釋淺文也。淺，謂之淺，見上章。按之毛傳自合。近儒說「淺，淺也。」韓奕詩傳，「淺，虎皮淺毛也。」既夕注，「鹿淺，鹿夏

毛也。」凡毛之淺者，皆謂之淺。古者戰馬之甲，以他獸之皮毛淺者爲之。其說甚新，而有不可通者。一篇之內，淺收，淺也。以爲淺短。淺駟，淺也。謂之淺毛。誼兼虛實。恐非詩誼。况甲外有札，無取有毛之皮以爲之裏。左氏傳：「蒙皋比，蒙虎皮。」蒙者，蒙于甲之上。取虎皮有文采，足以耀武，懾敵人也。此臨敵應變之智。非可爲甲用淺毛之證。故傳謂之虎皮，不謂之虎毛之甲。然則淺毛之解，已屬牽合。而謂甲用有毛之皮，尤爲未當矣。如鄭氏言，前後兩淺，不致互異。塙守舊傳，不失師法。此其善者一。賈氏周禮司甲筵：「甲用皮。鎧用金。」分筵以嚴其別也。說文：「鎧，甲也。」廣雅：「幽，甲介鎧也。」檄文于義可通也。鄭箋：「介，甲也。」據檄文例，其實當訓鎧。薄金之札，鎧之制也。凡皮取堅而柔，薄非所宜觀。周禮：「兩人爲甲，取犀取兕，貴其堅也。」金之質重而利於薄。書：「馬隆討涼州賊，負鐵鎧，行不得前。是鎧不利過重之證。朕則淺薄之義，於金可通。於皮不可通。專取鎧制，誼極周匝。此其善者又一。不朕，申毛而不能合，與宗韓氏說者之不合於毛，亦何以異？」

釋爾雅名義

劉熙云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邢昺云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二家訓釋不殊其指小異劉氏之意謂書訓一以正爲主此書所述皆近正也邢氏則言讀書者近取是書足以正其訓義一指作書者言一對讀書者言各有深意然義均可通故後人兩主其說指爲爾雅通義都未深辨蒙謂爾雅張揖以爲作始周公談藝家取謚法解與釋故篇文互證稱爲有據又大戴記小辨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爾雅之名見稱孔子信其爲周公所定亦有本也但如劉邢二家之說爾雅兩文皆當虛會其指周初之書無此例或曰典或曰書或稱誓訓或取一事及人名名之各有徵實（或謂卽大雅小雅之比案雅樂名也不言小大單舉之如論語雅頌各得其所亦可稱若爾雅塵舉雅字尙有意義邪後人廣雅埤雅乃因爾雅而命名爾雅無所因不足藉口）「爾雅者」釋文云字亦作疋疋爲正文雅屬通借陸氏說是也雅說文楚烏也疋足也一曰疋記也爾雅字疋當作疋疋記也者言部記疏也段懋堂謂疏卽疋之今字疋部與言相轉注也疋又加爻作疋是疋最古一改作疋一改作疏三字實一字也爾疋者後人易疏書疏之例也爾如字說文爾麗爾猶靡麗也从口从彡其孔彡彡余聲詩采薇「彼爾維何」

毛傳：「爾，華盛兒。」毛以爾从茲，茲正似棠棣之華相交綴，其態靡麗，故曰華盛兒。引申之，即可謂衆詞交綴之意。爾雅者，猶言交綴衆詞而疏記之也。故立以釋字名篇，若劉邢之解，雖於書旨不背，別存一說可也。

始之養也解

禮記：「文王世子，始之養也。」鄭注：「又之養老之處。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言始，始立學也。」案，注言又之養老處者，先明視學養老之相因。又云始立學者，明經之言始，所以兼舉始養老之禮。鄭本甚明。五禮通考引胡氏說，乃謂「始，初也。之，往也。謂反命乃往養老之處。鄭謂始立學，非。」然養老在視學之明日，不得云反命後即往，此固誤。或謂言初往者，箸養老日天子之初至。然養老之處，即謂東序，既言之，不必更言適也。此亦誤。推鄭意曰，又之曰往焉，乃示視學後之必遂養老。所謂之與往，祇用字偶同，非即解經文之字。經文之字者，語詞也。全句之義，亦曰始立學之養老而已。鄭又恐學者誤離上視學爲兩節，故必箸又之養老處三語，以見上下相承爲一章；此注之

密也。蒙深信鄭言始立學者，以下釋奠先老知之。鄭奠先老，注謂親奠之，又曰己所有事也，言非可委諸有司。上視學祭先師先聖，惟命有司行事。此卻親奠之者，非反以先老爲尊。蓋彼乃春秋常奠，皆有司攝行之，至後世猶然。此謂始立學，始立學之時，先師先聖必親奠。上云凡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無命有司之文者，謂親奠也。以親奠先老，故知鄭注始立學之確。若非始立學，則先師先聖，尙命有司攝祀，而先老可知也。然則學者解經，固不可強護古注，而古注實有不能廢者。亦未敢輒據新說改也。秦味經氏安得取胡氏說，輕詆鄭君乎？惟孔仲達謂爲下釋奠先老之學，故云始立學也。若非始立學之後，則視學凡養老於東膠，不釋奠於先老也。此說亦未然。夫先師先聖之祭，終代不絕。豈有先老之祀，當始立學，一親奠之後，遂不再舉於理亦知其非也。孔氏禮疏於學校諸禮，多所未洽，申注不明，遂使後儒并注而疑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9260B

吳稚暉全集 卷二 語言文字

一五四

